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
叢刊

第 73 冊

DUXIU.COM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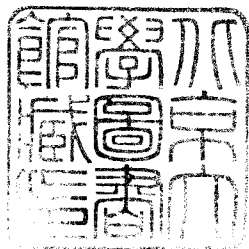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
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73 册



第七十三册目錄

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年譜	一
魏貞菴先生年譜	一四五
程山謝明學先生年譜	二五五
依思公年譜	三一
先府君年譜	三三五
寒松老人年譜	三五三
壯梅堂年譜	五二九
吳嘉紀年譜	五四一
紫雲先生年譜	五八一
梅菴年譜圖詩、圖贊二卷	六二三

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年譜卷上

得度小師嗣法孫超琦輯錄

明神宗皇帝萬曆四十二年甲寅

師江南常州府江陰縣人族姓楊楊氏爲延陵大族代有顯人世業儒父字振陵母繆氏夢白衣老嫗如世邈觀音像捧童子自牖送入遂娠師按師自著振陵公傳云族老僕楊興橫爲豪有力者所陷將致之死先大父坐中堂呼老人曰孺子來汝雅自負今某僕受誣且死汝年踰三十未有子可不以救人爲事乎老人諾而出直人邑庭邑侯方

赫然怒欲斃僕於杖下庭中譁然然無敢證其誣者老人突出直陳不數言邑侯動容稱快遂釋之而扶豪有力者然自是深中豪忌矣未幾會邑中例摘奸上直指使豪陰竄大父名籍中時直指號嚴酷不可犯下其事邑中逮且急老人與仲叔謀爭以身代老人曰汝父所至愛又邑中弟子員不可代代父吾事也乃奔告邑侯曰因某事今某人遂陷吾父至此邑侯驚曰奈何老人曰願以身代邑侯許之至雷都時直指方深惡代者輒以非刑斃之是日連斃數人老人適當其次提之急老人

厲聲大呼曰吾代吾父者也直指顧聞孝子名疾
召上訊問知其誣立麾之出聞者咸大異以爲若
有天助是年畱都歸果舉一子因名之救興生卽
不肖某實是年四月二十申時也又按太師母謂
師諸弟子云未得子時日計家口人省一文積累
行放生業遂得師未幾次子穉圭公生人咸羨爲
放生所感按章居士請師自題肖像云這長汀子
布袋阿師兩大人求他時端行放生業年來扣冰
築月惟以放生爲事云

四十三年乙卯

師二歲是春振陵公同仲弟西蓮文學詣古杭歸
依雲棲蓮大師振陵公法名廣馥西蓮公法名廣
翊代師求法名大潛故師每稱潛子

四十四年丙辰

師三歲不言不笑或坐或臥端默自如

四十五年丁巳

師四歲始語卽能隨祖母課佛朝暮不爽聞見稱
異

四十六年戊午

四十七年己未

師六歲按師自著振陵老人傳曰貧族嫻黨先大
父所素周急者老人歲時存問一如先大父時某
猶憶六七歲時承命率家僮餽遺往來心甚樂之
神宗萬曆四十八年

光宗皇帝泰昌元年 庚申

師七歲是年入鄉校岐嶷穎異語不妄發見稱於
童子師

熹宗皇帝天啟元年辛酉

二年壬戌

三年癸亥

師十歲在鄉校一長者令諸晚學各閉目一回返
觀念起衆人各言起何念師良久云某甲返觀無
念可得

四年甲子

五年乙丑

師十二歲是年四月十六日振陵公示寂按師振
陵公傳云公年四十七忽示疾時仲叔遠館江之
北召季叔曰吾事雲棲久矣今可於本師像前爲
我芟染於是延僧衆於三月晦代懺摩四月朔懸
雲棲大師像爲得戒本師而以耆宿某代說戒某

代秉刀某某輩爲證明且命不肖歛以僧儀身著
袈裟手懸數珠違者不孝示不肖弟兄曰不讀書
卽出家斯爲我子一日晨起進湯藥不納問曰不
樂乎曰樂樂如是三應而寂於四月初一不
肖生而愚蒙十餘齡聞生死無常不知爲何說見
老人體氣強健飲食兼人一旦示寂猛然而逝無
常之駭罔極之痛不可言喻是老人生我之慈父
卽教我出世之最初接引導師也師已篤信淨業
自此益知身世無常時誦金剛般若見經言久植
善根方能信心此經竊自慶慰七月十五詣西庵

薦先禮誦梁皇懺法遂惕然曰覩此而不知畏者
定輪轉惡趣矣自振陵公示寂師事母同守制讀
書負米共理家政按師與京兆戴公書云我年十
二而主家政又按師牡丹香記云余幼孤讀書負
米兩者日不暇給此外一無所知今日別山禪師
惠花二株清芬滿室此病僧耳根圓通也侍者錄
之以記我拙

六年丙寅

七年丁卯

懷宗皇帝崇禎元年戊辰

師十五歲見天琦禪師語錄知有叅究誰字法門
然以久信淨業以清靜自居不能起大疑情叅究
不甚猛厲

二年己巳

三年庚午

四年辛未

師十八歲按師別錄自敘云是年冬十一月母氏
強爲師婚自此打失從前淨境雖不甚淪溺靜中
檢點穢念時生因叅起念的是誰凡一叅究念卽
冰釋

五年壬申

師十九歲按師別錄云欲專一叅究託讀書之名借榻廣因寺經半載餘至七月十五方始歸家坐觀夫婦一如二屍坐既久卽欲起念亦不可得因打翻溺器驀地有省遂決志出家隔歲曾見先師示陽山法兄語驚異嘆息謂當世有如是大人遂往師焉按復京兆戴公書云先慈於某年方十有二歲爲父爲母爲師撫某成立某年十有九小舍弟年方十有二某斷無出家之理而出家萬牛難挽者專爲度盡冤親別無所爲按師九華人士誕

日懷洞如尊宿偈有杖履不輕離碧嶂扁舟送我
入南山之句又按先磬山贈楊西蓮居士送姪芟
染詩有遠帆因送姪投師別語叮嚀自可師之句
睿乃先磬山族姪西蓮居士師之仲叔也同送師
入磬山是則七月十五於廣因歸家獲省發決意
辭親割愛入磬山矣於七月三十地藏誕辰先磬
山卽親爲薙落示偈云昨日爲儒今日僧轉凡成
聖不多能翻思昔日靈山老也是其年得越城名
師曰某某字師曰林玳後示師掩關偈有一把無
鬚鎖深藏在玉林遂更字玉林芟染後復示偈有

十九已捐妻擲下文場筆一片赤心腸多生種奇絕之語自是日則執勞方丈夜則入堂坐香一夕未開靜卽進方丈山曰今夜香完何早師曰自是我不去坐也山云見甚道理不去坐師云卽今亦無不坐山驀拈案上石屋錄問云者個是甚麼師云卻請和尚道山云你不道教老僧道師云情知和尚不敢道山云石屋錄有甚不敢道師云隨他去也山云賍負老僧師這裡透不過直得大淚如雨一晚目不交睫立於單側至五鼓山呼曰不用急我爲你舉則古話當初有個龐居士初見人時

孤迥迥便問人不與萬法爲侶者是誰馬祖當時爲甚蹋進一步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與汝道師云某有一頌不侶萬法的爲誰誰亦不立始親渠有意馳求轉瞬隔無心識得不相違山云不問你不侶萬法要你會一口吸盡西江水師於言下大悟乃拂袖而出按師別錄云山翌日指香爐問師云吞卻這箇香爐看師云和尚起蚤猶眼花在山云悟則不無還假脩證否師云不假脩證山云南嶽道脩證不無如何汝言不假脩證師云不染汙卽是脩證別無脩證山頷之師復進謂山曰

大慶音義卷一
早知如是不用出家山云與麼則還俗去師云可
道我卽今是僧麼山頷之山後凡有徵詰皆當機
不讓山深肯有再來之稱

六年癸酉

師二十歲磬山有示師法語云旣爲大僧當行大
事立志要高願力要深膽氣要大心行要細心行
若細念念入微見到一念未生之前則不被境緣
奪去而爲麤心浮氣之所動作也膽氣若大始可
擔荷潑天門戶他日普化羣品能以無畏說法也
願力若深百千法門學而不厭縱遇諸魔障難於

中不動毫端了了分明一一順受勇猛精進也立志若高則無速求見聞知解塞自悟門不到徹頭徹尾大休大歇田地決不肯應點時流埋沒自己也若四種成就豈是泛常小根小莖祇圖熱鬧門庭不揣道力未充德業未辦見地不徹學問不廣背己逐物徒銜虛名而已也是夏侍磬山遇烏瞻山休夏六月十九小叅師有三玄三要問答又見人擬答十智同真師焚香求老和尚隨問隨答問答語俱備載磬山報恩全錄

七年甲戌

師廿一歲按是春宜與檀越入磬山請老和尚小
叅尙驀豎拄杖云大衆急著眼看卓一下云天得
之以覆育地得之以生成君王得之恩被萬物羣
臣得之報國祐民且道衲僧家得之又如何施設
師時侍側驀掀倒香案云截斷天下人舌頭便出
堂尙擲下拄杖擎兩手作脩羅勢振威一喝便下
座顧視兩旁一衆失色尙復轉身召云大衆便歸
方丈師隨後禮拜云適來觸怒和尚尙云好與三
十拄杖隨聲拈棒師迎上掌云卽今便打說甚好
與尙亦打師約住拄杖尙注視師卽聳拄杖云須

還者老漢始得竟休去尙擲下拄杖大衆作禮至
晚尙與玉峯洪師焚香對坐喚師云今夜洪師叔
在此爲汝證明我且問你譬如大將出征自家副
將可好衝陣的師云和尙作者個說話掉臂竟退
尙笑呼云來老僧亦要說些老婆禪峯云他驟然
一來四衆無不驚張的師兄下了座都還照顧不
來不出禮送尙云當初黃檗起來打維那我今日
轉身召大衆你道是同是別峯唯唯尙乃謂師云
你一向要坐關我今許你也翌日事尙飯畢擬收
盃出尙舉拂子語師云此拂收放自繇隨處用得

特付與你師收盃竟出尙廼懸拂禪牀角師後有
出山意乃白尙云某他去結廬求賜一扁尙大書
報恩堂三字與師復作禮云昔者師執龜毛拂謂
某云此拂收放自繇隨處用得特付與你某時放
之公所一任大衆觀瞻今思事無一向作偈收之
尙云偈響師拈拂便打尙笑云兒大欺爺聲未絕
師云不勞贊和連打兩拂而退至秋師往江上省
親磬山示師偈云母在澄江江上住爲緣省覲出
山去秋風飄飄秋水清幽鳥喃喃送離語丈夫不
獨念劬勞要施十方普法雨森羅萬象盡霑恩情

與無情咸歡愉佛祖命脈在汝躬蓋天蓋地僧中
龍光吞日月開頂目他年必樹臨濟宗不比尋常
人碌碌一刀未斷猶縷縷又云魔強法弱在當世
努力掀播自家的玄中玄要中要拈來說與鄉隣
道切莫輕忽出家兒出家自有僧中寶汝親見得
箇中圓白髮也須剪卻了云
上水墩靜室掩關磬山示師掩關偈云虛空闕不
住天地本無門一把無鬚鎖深藏在玉林半肩擔
祖印雙足蹋靈雲出入原無礙休言定幾春按師
荆山旅堂紀事云憶甲戌秋先師遷住吳興報恩

余時獨處江干野色無垠天光連水曾和老人寄
示偈云師闢山頭宇我撐水上門腳同蹋實地眼
獨空叢林小兒無繩尺曠蕩之言不謂至今多人
成誦云云

八年乙亥

師二十二歲是春在江干水關磬山有懷琇侍者
偈云我懷琇侍者見道夙根深兩載巾瓶事三春
鐵石心頭頭皆顯妙一一本天真繼我誰爲後如
斯得幾人連書促師歸報恩師不應一晚臨舟坐
月頓忘迷悟按師偶書中云幻祖送先磬山嶺南

掩室松門分袂乃曰汝去老僧無說話人矣先老人常舉以爲恨昔年江干死關者十閱月亦爲生平之愧師自甲戌解夏後省親八月卽掩關江上至明年乙亥五月是十閱月也蓉城衆士請磬山山不赴請親題小像寄師云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坐破蒲團豈有定止千巖萬壑之中虎狼羣隊之裏斐尋個張牙露爪的驀然撞着捋虎鬚不是我兮便是你復手示云老僧在報思不愁無錢糧不愁院子不成只是飲食日減精神日不如前而汝不在深以爲憂當知我必不久人世得書卽來有

最要語分付特此至囑師以滅磬山宗自任得書
破關過報恩見老和尚不作禮近前叉手云狂兒
國土父不容過這個峯頭還是老漢住處麼尙云
你且站下腳與你道師驀掀倒香案而出尙高聲
云將拄杖來師遙應云劍去久矣是年與先磬山
機緣不一備載磬山報恩二錄師在記室寮密邇
方丈一日偶失笑聲高山召師呵責師懺謝乞行
行補過爲衆收供時有信士沈君夜夢神人啟之
曰明晨有肉身大士來汝家次日見師到戶呼闔
門羅拜欵以盛饌師後常笑謂侍僧曰我當日收

供二十九日喫齋者三十月滿山仍令歸寮信知
先磬山家範嚴毅師之尊師受誨又若是至九月
廿三山示寂師瞻視湯藥日不交睫日夕不離單
次及將逝坐臥恒倚師懷恐師不勝勞力令侍僧
代師師辭之山顧謂師曰我終身靠著汝矣師後
示寂清江之日舉此話謂侍僧曰我四十年主持
法門應先磬山末後所記耳山臨寂遺命師方丈
侍龕俟叢林完備歸葬宜興按南礪問和尚行由
云時磬山報恩兩地執事一則欲迎龕歸宜興一
則要停龕在報恩主無一定時間和尚謂師曰我

自住監寺兄在方丈侍龕諸兄弟如前各領執事
於是杭州司理黃公所遠唐孝廉暨近地檀越同
爲啟請師於方丈侍龕後因事師避入徑山凌霄
之大山室復結茆大麓頂之最高深處問和尚亦
去東明按師與京兆戴公書云我廿二歲主叢林
卽侍龕時兼攝院事也

九年丙子

師二十三歲在凌霄室時雪嶠和尚住靜語風師
見雪勘婆頌特往謁之禮拜起便喝雪擬議師拂
袖出諸檀越連書請師還山師不應時報恩執事

四散庶事難支龕不可守至冬季叔方沈文學持
諸檀護書徒步上大麓頂責以先命力請還山師
義不可辭乃翻然歸報恩遂從衆請以繼席焉按
師戊戌春仲小紀云我年二十有三繼席報恩歲
丙子之冬季也師自是以法門爲己任全機大用
揀異辯魔提掇綱宗一掃穿鑿瞞盱之弊荒殘破
院百廢具舉由此報恩法道風行海內矣

十年丁丑

師廿四歲望風趨叅者磨至寺無恒產二時仰給
檀門師於春初卽往雲間行化得錢延尉元冲居

士施資春盡回山故行化歸示衆有去日庭梅甫
綻歸來屋後開桃之語佛誕度僧上堂報恩新長
老今年纔廿四黃面老瞿曇是他最小子古往今
來多少坐曲彙牀的大善知識凡於四月八日播
弄瞿曇老小的矢臭氣則有分還曾夢見瞿曇的
師麼者裏緇素得出不論剃髮不剃髮不虛親到
報恩者裏緇素不出直饒新報恩親手爲他剷草
也是對面白雲千萬里喝一喝下座師以昔來寺
址湫隘建造不能容衆乃更革向至廓闢新基於
舊址之前是年建法堂五楹於大殿基之後建方

丈五楹次法堂之後庶可左右以次落成是冬師復行化至烏戌總憲唐存翁及顧長白等衆檀越啟請師爲古山寺伽藍神索靖明王說戒師於座前說三皈五戒竟復爲說法開導下座神爲一方人民乞靈之所積歲宰殺不息神因有兆於耆老故諸檀請師爲說歸戒自是不以血食祭賽得斷淫祠復作勸止殺童羊偈

十一年戊寅

師二十五歲秋中行化至金陵得司禮監慈引居士施資歸於九月十五建禪堂七楹於法堂之右

建禪悅堂五楹於法堂之左其方丈左右之圓證
堂棲賢堂亦以次而成師雖興土木之役一師古
人儉樸不事高廣華靡畚土運木之勞日惟先人
而往故棟宇一新未嘗浪費檀資披事殷繁時刻
不廢叅請於是僧俗樂從者衆叢林日盛一日矣
十二年己卯

師二十六歲是年出外化長生米過清溪明道蔡
封翁謂就開封寺陞座演法到楊家塢行進行豐
緇白弟子謂陞座演法至平湖東林禪院衆請小
叅師云巖石眠來久渾忘雪擁寒入屨緣底事請

續個末後句看是日緇素下語頗多師復自代云
一任說多般行化歸蔡封翁請演法入新方丈

十三年庚辰

師二十七歲內外規嚴矩肅方來者悉正因叅學
之士然叢林在經營創始之際二時齋粥每或不
繼有瑞林上座勇於爲衆往南海抄募以緣不從
心乃赴潯溪而沒時豈凡金方伯家居意謂有如
是爲衆之僧主法者定非尋常知識率潯溪衆信
攢聚僧糧并送瑞之靈龕回山師特爲陞座舉揚
風勵一衆上堂云自慚少福住幽林淡薄辛勤歲

月深散衆欲眠峯頂石捐身爲道自何心仔細看
來竭誠爲衆的也有肯心檀護也有只要我輩專
精學道若不一聞千悟直須忘苦忘樂忘生忘死
歷盡艱難方能透脫復顧左右云世出世法非憑
一點真心不能成就故有此真心也可以自利有
此真心也可以利人有此真心也可以自利而利
人可以利人而自利徹此心源便見瑞林面目清
勝化儀自在報體淨滿金方伯與潯溪衆信凡受
瑞林所倦生一念淨信莫不皆成佛道卓拄杖下
座

十四年辛巳

師二十八歲是年大殿成是春出辯魔示衆時諸方共論高峯祖無夢無想主人公話雖各各有頌有語互相是非而祖始終悟道因緣灼知落處者稀卽有真實徹悟不坐擔板偏枯邪解者而亦以祖始終自述悟由或移前作後或以悟爲迷蓋以一悟爲休不知有悟後重疑之故也至有以昭昭靈靈認識爲心之妄見配合祖打破拖死屍句子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之悟謂之有主初進步以身心脫落主人公亦無之豁達空見配合祖枕

子落地透脫末後牢關之悟謂之無主末後正故
師不得不爲出手以明正之娓娓幾萬餘言申其
邪正自此稍不敢以祖覩真讚打破拖死屍句子
是認識神影子之非悟然究竟卒無知師所辨之
旨師旨旣不能辨則死關祖始終悟道因緣亦終
晦矣因思大慧祖之言曰如今浩浩說禪者總如
是楊岐正傳不過一兩人而已應庵華祖云這個
說話多年在肚皮裏信知在今天下無人理會得
况師今日之事乎蓋師之心亦良苦矣於是作懷
古四偈并辨魔自序以閣筆懷達摩大師難難難

是利人難猛念高山面壁寒中毒五番甘隱忍待
來刃臂覓心安懷六祖慧命絲懸九鼎危同塵混
俗自知時蟠桃千載一回熟頗耐尋常風雪欺懷
生法師當時若有人堪語何忍惟將石作徒一傳
衆咻成話霸至今明眼許誰乎懷明教嵩和尚祖
宗圖記傳千古增妬流言盡一時假使舌根隨火
燼是非畢竟有誰知辯魔自序云山僧心行至真
至直直故遇魔外不容不辯真故因羣魔慌爭不
容不明發其實跡一二盡此至真至直之心無非
爲天下後世之人一任人依我明辯之言求真叅

實悟直至悟境不存作過量大人也可依羣魔欺
瞞之說打頭蹉卻路認識爲心後便避溺投火曳
尾掃跡成轉輾謬亂外道也可山僧聊盡自心云
爾豈與魔輩嘵嘵令門外者類尋常是非看耶復
自敘數言作春秋之獲麟是冬答天童密和尚書
按判魔中云天童老人見師答書卽以已直說悉
毀板不有今之所存後人重爲刻者

十五年壬午

師二十九歲上年辛巳無秋春夏大饑僧衆赴堂
祇有青梅七箇故峯公住報恩小叅有先師乍住

遇年荒七箇青梅也赴堂之語又按蔡封翁寺記云寺初乞食供衆會己午歲凶某與同志倡長生糧賴以不匱是實錄也師於甲戌秋省親先磬山示師偈有汝親見得箇中圓白髮也須剪卻了之句後太師母於先磬山所起法名通光至是年冬於江上十方庵先磬山像前芟染秉具迎歸報恩草堂奉養一如東山周母之白蓮峯矣師有偈云脩行在行不在說萬事應須猛割截這回似斬一握絲一斬一切俱了畢頂上圓光含十虛從今更不重埋没非是山僧輕度親十載先師曾記蒯剝

那具足丈夫儀法名通究號悟徹不向他人行處
行管教步步蓮華國

十六年癸未

師三十歲藏經閣成藥師殿成普同增成師自繼
席以來僧糧建造每自出行化雖在年富力強其
勞苦有不勝言者然猶視爲枝末惟不負方來策
進內外究明大事爲急務一舉一動莫不以此切
劇至三八晦朔升堂入室之際必舉古驗今激揚
勉勵欲一一令知好惡時有謂師下視諸方譏呵
當世又亦以高峯祖打破拖死屍句子直得虛空

粉碎大地平沉爲非悟左袒邪說以誣祖及師故
是夏復出判魔直筆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

是歲江南猶稱崇禎十七年

師三十一歲按寺記云甲申前殿與諸寮以次成
貫以長廊通以橫衢登以拾級蔽以脩衙晝行其
間堂有規寮有務無露頂裸衣詬諍偶語之僧夜
行其中堂有巡香路有巡照寮有輪巡雖鋤山菘
圃力田重務亦必刻香危坐放叅始臥課誦必搭
僧伽黎晦望則闔院羯磨誓神發露故衲子非真
叅密行者悉望崖而退諸方以是嘆叢林清肅道

風巖峻報恩爲一時典型也寺初乞食雲間信士
姚士曇與其姪世柱又買長生田若干畝存寺供
衆云師自廿四歲丁丑至三十一歲甲申八載
中殿堂寮舍僧園物務以悉周備其間世故變更
歲時豐歉復不一然按師小叅云斯世斯時出世
爲人的如麻似粟山僧爲甚也肯居此位行此令
須知出世爲人不是泛泛然的莫是有佛法與人
商量故出世耶莫是有禪道與人故出世耶莫是
顛爲興叢林作佛事故出世耶若道佛祖恁麼出
世非但自己入拔舌犁耕地獄亦累佛祖入地千

尺無出頭分云故師雖爲建立叢林於出世爲
人之心志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卽師弟子如退庵
重白松豐不退勇骨巖峯寂庵洽韞荆璧全庵進
濟芝覺諸公皆於師早年廬鞠中出於是見師當
日出世之微意豈鹿鹿僅以建立爲心者可同年
而較哉

順治二年乙酉

師三十二歲是年奉先磬山龕於丈室已經十周
報恩叢林亦已完緒乃卜基建塏於寺左寶峯之
麓是年六月十有一日奉全身以塏焉師於塏旁

坐臥者四十九日師自是不復上堂惟隨時五叅
提掇按師小紀云吾年二十有三繼席報恩三十
有二而閒居歲在乙酉夏閏六月之既望也秋間
上船子庵再往雲棲天竺徑山法華山諸處隨喜
返雲覆庵度歲是歲寶華朝宗和尚有書與師云
不肖生不逢時遭法門變局已不利于俗眼矣生
平德薄習氣偏多又不足以浩歸天下衲子自揣
無補法門而當此祖道凋零魔風熾盛之日非得
一間出名宿何以迴狂瀾于既倒所以日夜焦思
引領而望者此也壬午冬初忽見佳刻諸種合掌

欣歎喜而不寐蓋以當世有人祖道不復終晦矣
是冬卽有普說請益二錄寶華有廣報
恩辨魔語正以千里
同風不謀而合令魔輩見之而魄喪耳滿擬三週
掃捨定獲面譚途路難行今已遣僧代祭矣當此
亂世晤會難期畧述數行少伸同志又以傳燈錄
自元至今未續近來凡遇士大夫無不諄諄道及
此乃法門大故幸不吝筆舌共爲鼓舞或有爲法
而興起者未可知也臨楮不盡欲言伏惟慈諒不
一師復書云我輩不能於尊宿林林之日向孤峯
絕頂蟠結草庵呵佛罵祖去乃以雞肋之力撐持

大厦之危辯魔斥異誠大不幸然以高祖始終悟
由竟無灼知落處者其他尙忍言哉不謂當斯世
而有室遠人邇如吾兄者區區之心亦無憾矣向
讀尊刻恨不一晤獲手書知盛心亦然不知何日
天假之緣也燈錄非明眼大才而更心直手公不
以佛法作人情者安可爲之得吾兄任此真法門
之大幸也諸惟爲道爲衆生自重不宣答示神鼎
澤法姪書

順治三年丙戌

師三十三歲是年前溪令安籍記僧師往大雄山

結茅冬出大雄獨上西天目禮高峯祖塏過雙清
庄畱題一絕去兩峯青拍肩雙溪寒共語中有一
徑清昔人此遐舉登死關祖塏掃除四十九日雙
清任持白車鼎公送被席米菜之屬供師師發願
世界清平我來脩復祖塏

順治四年丁亥

師三十四歲是春重至宜興磬山龍山諸處入磬
山有偈云隱居風範依然在說法堂前任草生莫
謂門庭能闐寂從來此道少人行遂由溧陽往金
陵隨喜華山蘭若於牛首祖堂聽素華法主講唯

識有禪者識是師遂去寓吉山古寺度夏按師有
吉山旅堂對客絕句云衣冠日垢敝樵牧復何疑
對客堆堆坐癡猷王老師又按師自題肖像云丁
亥春夏倚杖吉山旅堂不半載然余每飯不忘吉
山而吉山遠近諸檀越亦未嘗忘余此中山幽人
厚洵江南首善之地也云至秋往蕪湖適報恩
棲雲岳公與嵩雪倫淨圓果三人尋師至蕪湖遂
相從浦口渡江北行至鳳陽懷遠縣荆山下住止
北地廟多庵少惟此庵供觀音羅漢住庵止一僧
亦甚樸厚遂寓庵中度歲棲募糧邑中嵩拔茅爲

薪淨圓果令持書回報恩問太師母安并寄理安
和尙書時骨巖峯公挾袂訪師已年餘同葦渡楫
自淮上聞風趨至師前乃十二月朔旦也楫回淮
上峯畱度歲師宿破牀三人地臥按峯公錄舉師
於荆山度歲一日師問峯云如何是日間浩浩時
作得主峯云曲不藏直如何是夢中作得主峯云
真不掩僞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
在甚麼處峯連下數語師全不肯一日至師前師
復問峯云家無二主師云一個驢子繫在椽上峯
通身輕快遂大聲云有語了師云速道速道峯云

時值天寒請和尚保重師云此中難得禪和到與
你一盞茶喫峯云看這老漢一場敗闕師云何不
早恁麼道峯禮拜於是見師折旋俯仰無斯須不
以此事提掇後進者卽岳公事師行腳凡放袂處
卽持盃執爨得少間刻香令坐香消輒爲錐劄乃
於途次發明本分蓋師生平爲法之心乃如是夫
順治五年戊子

師三十五歲欲往臺山恐太師母年老憂思報恩
大衆懸慮書法偈四章授退庵重白松豐不退勇
骨巖峯以臘次先後命峯收偈於正月十五日南

歸報恩師與岳倫二人北上至徐州水大不能徒
往作望臺山詩而返荒濶三千里高閒一萬人當
年冰畔石遲我未歸身按師古清涼寺題壁記云
戊子二月戊辰乃初三月泉道人北還憇茲古清
涼寺八十二老僧畱飯甚樂吾亦可以不往臺山
矣追隨往返岳子倫行者但前夕丁卯夜雨早發
關口破履粘泥如蹋雪饑行十里良苦峯公於二
月望後到報恩三月朔師亦至大雄數年前有一
前坵居士求剃度師攝受之以石菖蒲一盆供師
丈室內有水晶應真一軀丙戌冬師行腳出外有

小兒竊像歸家至夜分小兒腹痛發狂自言我是
第四尊羅漢大雄和尚乃第三尊羅漢現身汝何
竊我像歸污穢地不急送歸不能生矣其父母兄
弟詢知小兒竊像原由卽晚辦香資齋供送像歸
大雄寺之僧衆初不知盆中像爲人竊去耳自此
聞動一方日逐男女成羣瞻禮是像凡有病者禱
之卽愈莫不詫爲神異師自江北歸大爲呵叱次
早俟衆赴堂乃持像投入龍淵師自乙酉夏先磬
山入壩以來或避人或避地或掩扇或行腳未嘗
久住報恩故諸方叅請者可望而不可見可仰而

不可卽是春歸大雄卽爲結夏諸方角立者駢集
師一日垂問佛未出世時道將一句來時先師初
在衆進語云和盤托出師云山僧今日困又一僧
云蒼天蒼天師云客作漢直打出顧謂先師曰你
這一轉語做得我維那次日結夏卽令首衆師因
閱統要舉公案十則令衆拈頌時芾溪森公在衆
頌世尊初生云月上山城征馬急雨過新水菱荷
香自此洞庭秋色好煙波聲裏鬪漁郎師擊節稱
賞乃令典客於是年五月囑棲雲岳來雲巖七月
十五解夏芾溪森美發溇寂庵洽德岩紹韞荆璧

慧楨孚慧樞地全庵進道昌桂九人同時記蒞以
森爲首座淳爲西堂冬歸報恩結制命勇任首座
豐任都監峯任西堂一時方來雲擁龍象蹴蹋非
復舊時景像矣是年閏四月廿八退庵重公坐脫
於報恩監院寮師爲建塏於寺東大覺璉禪師放
生潭上

順治六年己丑

師三十六歲報恩方丈命白松豐公主持師自往
大雄隈三十二人共住令書記與然緯公任院事
四來乞單者不可遏悉致怨于緯公公亦弗惜也

報恩寺北行六七里爲扣冰堂於左岸鑿方池十餘畝作放生所師親自率衆開鑿日無甯晷鳴鄒蔡封翁與吳興居士巖爾珪復置田若干畝以饒僧爲護生久計故師欲乘閒開池成全護生功德師以重新報恩酬先磬山恩德興復大雄報太師母恩德興建扣冰報先父師振陵公恩德振陵公久歸雲棲晨昏課彌陀如來太師母生平持觀音名號大雄早暮課觀音如來報恩則朝藥師暮彌陀亦各有願力人所不知也是年述太師母傳贊又自著潛子傳贊云潛子不知何如人自得法先

磬山力以大法爲己任嗣住報恩數載雖百廢具
舉未嘗一事營心數千指日環擁叅請未嘗有一
元字腳與人其許入室者愈臻立奧愈爽然自失
久追隨者多忘身爲道高年碩德之侶主法不讓
人情時有認昭昭靈靈以爲得本以識神空爲末
後無疑者明辯其爲狼跋其胡載壺其尾復有死
於棒下以心如墻壁爲明道眼等者直斥其爲將
成九仞之山未進一簣之土皆苦其盲引衆盲非
好辯也人不知而不愠其志潛值世危亂其時潛
布袋和尚贈以偈云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

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其行潛遂稱潛子贊曰汝
何人斯其三代之直歟抑乘願而來續垂絕之脈
者歟人徒描汝之形像汝只瞠目而熟視其潛子
歟

順治七年庚寅

師三十七歲師示寂庵洽公云東嶺西嶺木南山
北山泥忽焉相支拄喚作碧梧枝此偈謂題新屋
也可謂題一切人一切物一切賢聖一切旁生異
類一切世界一切殊勝莊嚴一切極惡濁苦毒境
緣也可凡一切法率以此偈題之但不知得意忘

言者誰耳潤州竹林法屬築關室以待師師次收
黃牛偈以辭之去歲曾將今歲期睡餘支枕自躊
躇掩關祗合深山角王舍城邊終不宜使再至必
欲期師一往師泛小舟藏於遠渚流連龍潭銅井
窮前溪之源過雲堂永福禪院有舟居二首其一
淡蕩寒烟古木孤懸雲浪輕帆只在尋常行處杳
然萬壑千巖二一葉千溪水三孟六月霜逢人不
舞棹高臥對斜陽使者三往返師三致書以卻之
舟中有閱筆語閱山谷書問懷睿公宿雲堂永福
禪院諸紀懷睿公云亡友睿公隱江干一丘一壑

一飲一食外百無所知延陵茹賤於草山居或一
二年不見或數年不知味聞者每舉以爲笑高臥
華山十餘年不能望見眉目者何限因送我入磬
山慨然一出庚寅春晚余三卻竹林之請藏舟河
渚啖乾菜飯旨甚恍見古人淡永之致

順治八年辛卯

師三十八歲住大雄崇福按書楚紙紀云近年少
至性衲子蓋稍有見處不能出頭天外全體受用
多以名利熏心學文字語言還知但患不成佛不
怕佛不解說法麼是夏六月絕糧按師紀云絕糧

累日衆進安衆長策山僧自若也午餘臥閱書諸
子侍次言及穀麥二熟前預計因拋卷長吟穀麥
二熟前預計住山可省篋三條諸子笑而去師見
諸方受用侈靡因書戒殺述云人未見性當遵佛
語佛所示人率性事也勿食肉勿著蠶絲蓋天地
同根萬物一體殺他利己稍有仁心者鮮不恭敬
波羅提木叉時當晚季稱爲見性者多穿綢着綿
一衣當殺千生一絮亦傷萬命非逆行菩薩果地
中來纔披能令羣靈當下解脫者吾爲汝危之是
年迎太師母於大雄之報恩堂按師紀云老親開

年七十日有定課誦持無虛刻惟性畏啖熱飯食
頃得久待談笑每設長几半圖書半果饌余因老
親多作幾字老親因余多進粥兩盂又云辛卯七
月庚子中堂捲簾橫案老親髮白如雪坐臨風用
醃雪花下飯一滿盂半案皆紙筆研墨作數字覺
我生平樂事無過此者

順治九年壬辰

師三十九歲是年春報恩豐公屢求退院師許之
時扣冰已託骨巖峰公主持亦求退於是師兼理
三院事有本是金峰苦行身芒鞋拄杖舞還新之

句按師西樓聞雪紀云壬辰夏報恩之住持供先
老人方丈重歸侍寮首脩殿公務攝客司諸禪極
不安潛子有餘樂也云是冬荆溪海會寺重請
師堅確懇至以向有先磬山髮墮在彼乃令豐公
代赴請是冬有僧自負久叅動氣爭執師鳴鼓集
衆示云你無明從自負來且問你盡大地是火坑
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僧云何處不稱尊師云者樣
逐塊何得放肆痛與一頓擲棒令別下語僧云通
身在裏許師驀拈棒僧無語師云頭破作七分僧
又無語師云你者鈍漢與人爭競閒氣作麼於山

僧驀拈棒別下語來僧無語師打云者裡何不道
奪卻棒打和尚莫言不道汝旣不能我便放過一
着你向頭破作七分下一語來僧又無語師云者
鈍漢放肆作麼死於機下正是死漢乃向旁僧云
者僧犯何約進云破口約乃擯出

順治十年癸巳

師四十歲按是年浴室對鏡偈自序云向侍先磬
山聞瀉山荒寂有願四旬體胖曳杖往往二十年
於茲矣適浴室臨鏡因此有偈不是瀉山舊住僧
年來四十骨稜稜金峰峰下堪鋤石待個英靈剔

祖燈又自題肖像云曲阿人荆溪釋成全報恩祖
庭重興大雄古刹身惟一關性喜作客事逐緣興
書空咄咄題此贊時年四十張侍郎靜涵居士欲
師擇一人主江上十方庵師復書云承以十方庵
繼住者見問彼中賢緇想皆在居士玄鑑中此間
不易其人虛辱長者之命奈何奈何大抵覓一好
說俗禪者易覓一善能接待者難海內狼藉殆遍
非師承有據手眼明正者潔淨杯土不如不玷汗
之爲愈也山中楮墨不備衆護法書不更裁謝晤
間幸叱致復嗣遠著公書

著公乃久侍弟子聞有謂師養親過禮以書上

師師故 復之 草堂老人凡爲吾弟子者當稱太師母餘
稱者非王制僧拜父母佛制父母不拜僧尊王制
應曰此吾父母也拜之父母應尊佛制曰此佛子
也當返拜之故曰出家父母反拜反者還也非反
常之反也此雲棲再三申諭之通論凡爲人子爲
人親者所當力行不悖者也至八旬與三歲之說
因度姨示敬非爲母訓也非示爲人弟子者待太
師母之禮也若佛爲母說法而有此言何以免斯
世無父之誚母師老人遵慈訓嘗在佛前作禮或
時展禮則老人反拜殷勤暗合佛制然答拜則老

人于僧俗皆然又不獨不肖而已至于朔望不開
扉新正半月靜坐不見人皆老人不欲以太師母
之尊勞人敬禮妙全王法佛法竊以草庵養親不
甚違世出世間佛祖聖賢之訓觀來書似不悉草
庵規範畧述廣聞或更有至論卓見幸不辭詳復
或爲一考雲棲諸書及經律供養父母等訓互相
叅定亦學問中一快事也是年太師母憶江干親
故欲往勸導存問師於五月初旬奉太師母還江
上住止敵山庵按師書自偈寄與齊高居士云到
處耕荒翻石笋今來坐月友寒煙半間老屋安親

膝五合香粳倩客煎古德云萬事隨緣是安樂法
吾江上報恩堂室難施席庭不容蓋得以閉門卻
掃此正禪寂膝下者之殊勝緣也與齊高居士寄
紙索書舉此拙偈儻會意忘言則安樂法當自得
之題程晏如藥師日課至秋太師母仍還報恩草
堂於是冬十二月十六日遂示寂世壽七十一芟
染秉具者十夏師於龕側席地跏趺粒米不沾唇
惟啜白水不見人不言語者七日七夜祇一侍僧
徹臥者立師側亦七日七夜至足膝黃水長流不
暫去大眾以師哀毀過禮亦封鍋閉厨師聞之垂

示云我作哪吒太子時如何時雲居嶺公爲第一
座進云樂則同歡師遂啜米飲令衆開鍋麻衣草
履寢苫枕塊跪捧二時及藥食者百日至期滿始
往江上卜葬地

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年譜卷上終

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年譜卷下

得度小師嗣法孫超琦輯錄

順治十一年甲午

師四十一歲春杪於江上覓葬地度夏敵山按師
大雄關室記振衣云丁酉五月乙卯坐關室南軒
松梧交陰清風徐來憶甲午度夏敵山如別一世
界至秋方歸報恩冬十月聞與然緯公疾欲革卽
理舟往視按師悼石頭緯書記序云緯書記乃甲
子孫自脩孝廉世居畱都令廣之陽江歸值申酉
之變償素事空王之志披削于本京清涼寺一盃

遊方不復問家十載叢林飲食起居力與衆俱後
過餘杭之懸溪爲士子所畱遂寓錫於溪上之庵
一日示疾卽不食道人聞之兼程往視至則喜形
顏色相對一日夕吉祥而蛻是某年某月日也

順治十二年乙未

師四十二歲是年春以振陵公昔年葬穴有水往
江上另卜地遷葬向爲太師母所營塋基在敵山
庵之右師欲先塋太師母再營遷葬以是年建塋
不合青烏兼其地宜墳而不宜塋於是卽以塋地
遷葬振陵公實是年五月十有三日丑時也至秋

始歸報恩草堂述三師說於苦次時師持太師母
心喪廿二月矣九月下旬理安問和尚至報恩掃
先磬山塢并交磬山是月廿七問和尚坐脫於吳
江應天寺師聞訃星夜往應天作封龕佛事不退
勇公亦於是年五月初八示寂於南嶽高臺寺師
聞訃說偈悼之汝有爲人誠人肯放捨子到處不
閒閒明珠投石齒又悼問和尚偈云風穴淚多誰
告語雲庵慮切自嗟吁攀蘿直上千峰頂火種深
埋面壁趺

師自註云時金峯死關方成

順治十三年丙申

師四十三歲是年持草堂老人心喪期滿故佛誕
小叅有三年不事事強起答羣賢之語師見法門
上下相蒙日趨日下勢不可以回挽惟嚴慎門牆
揀別濫厠爲救時之一得故有丙申三誓云重佛
祖慧命故立此三誓一非透向上關者卽精明教
理誓不獎借一非透向上關者卽精通文學誓不
獎借一非透向上關者卽富有福德誓不獎借又
自勵四誓一誓不與本分間隔作一佛事乃至一
稱一禮一誓不與本分間隔爲一人乃至交一言
一誓不與本分間隔閱一書作一字一誓不與本

分間隔一坐立一談笑閱夢遊集題憨山大師示
普瑞沙彌語云明神宗朝依教脩行善知識三曰
雲棲曰憨山曰紫栢皆行其所信不行其所疑如
是自利如是利他愚智欽崇古今瞻仰是亦不爲
無補于法門矣乃後之名利熏心者造大妄語動
稱悟道上下相罔賣拂賣衣雖竊有佛祖兒孫之
名畧無人天師範之實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
自墮良重何言利生識好惡者可不知所決擇是
秋往理安爲問和尚秉炬入埕荆溪諸檀越請師
主持磬山祖席師辭檀越皆先磬山弟子長跪固

請師亦長跪固辭

順治十四年丁酉

師四十四歲是年部署先磬山入塏事按是春復海會豐公書云入年來刻刻事先師之事先老人不入塏卽大齋不列二味耐病忘勞作報恩必不容緩之事非真爲生死者不畱非動靜在道者不進墻屋且令不漏不傾明年亦盡心料理入塏大事後年一一次第那時起期結制作入塏佛事纔是今已春盡常住成何局面輕言結夏亦可謂不知是矣

云

云

時各執首領雖備內外大端悉師自

爲董理按記幸云六月二十有四日上正寢禮堂
頭先老人訖步前庭梅陰深密雞冠花成林行者
供坐具設典籍讀風穴首山汾陽三傳動容曰此
法未滅世猶可在嘆曰何幸此生覩是極則事某
侍者時權金峰客司部署先磬山入埕海會又記
愧云乙酉夏以叢林交付龍天不謂諸徒能守之
雖衆聚不散然苦寒聞見所不堪自壬辰奉先師
居正寢年來得真實大道心人募米豆油醬又典
厨輩炊調皆嘉好潛子權客司飽於晉徵士幸甚
愧甚丁酉秋七月三日隨堂飯歸筆於菖蒲溪上

荆溪檀越以磬山乏主復至報恩再三堅請師允
來歲焉冬過大雄有面壁岳夜坐將赴磬山請偈
云愛此一牀月長年臥掩關先師案欲了破雪問
家山

順治十五年戊戌

師四十五歲西天目僧衆於丁酉秋以祖庭祖塋
傾廢至報恩乞師興復道塲師以二十金令脩葺
祖塋至是年正月復至報恩請師命首座慧楨孚
公於千丈巖守死關祖塋整理塋院師往磬山按
師小紀云壬辰奉先師居報恩正寢歷叙客司等

諸執謀歸先塏於荆溪舊隱尤閒中樂事具欲我
復開堂領衆非六十不可皆戊戌春仲年四十有
五赴磬山之召記於緬溪舟中乃是年之春仲赴
磬山也至菰城一登道場山有詩云望霞桃滿塢
棹雪水盈川塢在千峰上一筇鳥道邊過西川嶺
詩云嶺乃去海會磬山必由之路寂寞西川嶺花開古樹深興
懷動吟思十畝海棠林至磬山西澗滌石詩有昔
日擔泉處重來廿七年之句蓋十九入磬山至四
十五是廿七年矣諸檀越請師陞座演法後命雲
居嶺公爲首座師歸報恩理入塏事務畱衆以一

千二百爲限鐘板堂外以法堂爲枯木堂拔材具
精進異衆者送入餘瑞像精進圓證諸堂乞單者
既繁衆至一萬五千餘指結一百二十日長期爲
入塲佛事時

世祖慕道心切於是年秋九月 欽差內十三道司
吏院張嘉謨賚 勅至金車山報恩寺延師赴京
於本年十二月初十日到寺開讀 玉音有順風
而問朕將同訪道于崆峒之句師以入塲事辭謝
不能應 召天使三啟奏有 旨入塲事竣來京
順治十六年己亥

師四十六歲 欽差大人率諸官員隨師送先磬
山靈龕往宜興於正月廿九日入塏海會寺遂迎
師入京如影隨形寸步不離恐師遲延不果耳于
二月初六日離毘陵相隨者量空寬弘濟演等一
十二人按師虞山塏記云戊戌余被 召因先母
師草堂老人未塏具奏辭謝天使敦請激切當事
助爲勸駕因恐久留有擾地方具奏送天使過江
中途候 旨 云 過古城道中詩云面壁有寒骨
避人無峻辭避人須避世悔悟十年遲青州道中
作前征詩云餐霞衣栢客簫鼓載前征一月風塵

住聽泉夜夜情至天津病甚得

俞旨問道畢卽送歸葬親師感恩力疾辭謝於三月十五日面聖卽以方外禮接見供養西苑之萬善殿

世祖一日至萬善殿問師心在七處不在七處師云覓心了不可得

世祖問悟道的還有喜怒哀樂否師云喚甚麼作喜怒哀樂

世祖問山河大地從妄念而生妄念若息山河大地還有也無師云如人睡醒夢中之事是有是無

世祖問如何用工師云端拱無爲

世祖問如何是大師云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世祖問本來面目如何叅師言如六祖所言叅

世祖云六祖如何說師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
如何是本來面目

世祖問思善思惡時如何師云好善但好善惡惡但
惡惡正好善惡惡時卽叅者好善惡惡是我作用
我不思善不思惡時面目聾要一切處叅第一要
動裏叅動中得力靜中愈勝古人所謂從緣薦得
相應捷也

世祖問如何是孔顏樂處師云憂心悄悄

世祖退命近侍傳語云恨相見之晚自閏三月初一

至四月八日於萬善殿奉

御旨請上堂者四凡上堂 御駕必躬行禮請親臨

聽法下座後 御駕必復臨西苑謝法古今 帝

皇重法之心至是無以加矣

世祖一日問叅究用心之方師爲作工夫說 勅翰

林院侍讀臣曹本榮著序刊行又見師錄中客問

詳盡懇至於緇素叅學者多所裨益 勅中和殿

大學士臣金之俊著序兼爲評註以廣其傳

世祖請師起名師辭讓固謂師曰要用醜些二字眼師書十餘字進覽

世祖自擇癡字上則用龍池祖法派中行字後凡請師說戒等御札悉稱弟子某某卽璽章亦有癡道人之稱然師珍重

世祖之深信未嘗形之口吻楮墨凡師弟子俱以法兄師兄爲稱至四月八日佛誕道場圓滿師卽辭歸塋親上俞允所請四月十三日欽差內十三道張嘉謨近侍李國柱賫勅至萬善殿賜黃衣銀印師號大覺禪師兼賜帑金營塋仍遣

司吏院官張公嘉謨送歸師自前三月十五日面
聖留供西苑萬善殿者兩閱月日常不卸帽不脫伽
黎 上傳師真留供大內 恩蒙顧問者非一一
然 上如不問則不敢強對語不及古今政治得
失人物臧否惟以第一義諦啟沃 聖心蓋不敢
孤徵召僧伽之 明詔也後天童木陳和尚亦奉
詔旨入京一日

世祖以師真示天童見師真不露頂相乃謂

世祖曰五篇七聚一百應當學法中凡禮佛誦戒入
聚落進王宮不得覆頭犯者突吉羅後弟子輩以

此語請益師師曰此土以衣冠爲重惟罪人至公庭須除帽匍匐以見當事官長世尊具一切智設隨方毘尼若此拘泥則開遮之旨全晦亦何能識如來之所制者乎按一百應當學法第五十四不得爲覆頭人說法除病寶華山止持中釋義云覆頭者謂以衣物蓋頭也西竺以露頂跣足表至敬東土以冠履備整顯極恭然禮隨國制所行便爲虔敬之儀又云蓋律依西制結集時仍列開遮宜隨國風以護譏嫌庶無疑矣據釋義中語則師所謂此土以衣冠爲重釋尊有隨方毘尼師於如來

律制不亦明且審乎卽應當學第七第八二條不得覆頭入白衣舍不得覆頭入白衣舍坐釋義云覆頭者若以樹葉若以衣覆以衣覆頭如新嫁女招世譏嫌然則非僧儀冠冕爲覆頭者可知矣若所謂凡禮佛誦戒入聚落進王宮不得覆頭則應當學法中無此條相名目故辯于此師於四月十六日辭闕出京於東光道中有貧道如遊蓬戶還未嘗懷刺謁時賢之句又聞鴈詩云鴻歸疑已晚猶勝不知歸此地日炎熱雪山努力飛五月十日宿馬吳店偈云

去黃河將四
十里已入淮

生平愛月愛舟居

意味儵然返做茨來往一雙窮相手了無一物獻

尊慈六月朔歸至報恩

據圓照錄是初一

按骨巖峰公著

虞山演公塏銘云師初召歸山峰公趨迎於吳

門獲面慈顏師曰此悉遠出無甚樂事最喜者四

上座於巾瓶勞苦中了明大事量空寬弘濟演月

庭邇僧健敬也後寬演二公爲師之嗣敬乃不退

勇公芟染弟子令嗣勇公爲孫也蓋師往返長安

道上之心蹟於茲斷可見矣所賜帑金不敢當

天使乃致于蘇州織造公必不容辭師以十分之

九放生齋僧爲朝廷植福以一分畱爲塏費師

臨行時

世祖謂師曰和尚錄中付門人茆溪之偈最好送和尚回山之舟卽載入京一面師因命茆公卽隨舟同天使入京師歸至報恩草堂有詩云幻影歸草堂如臨秋水碧慈幃我所依松竹我所宅蕉葉入欄櫳濃翠溼牀席又秋晚書案頭紙云千峰萬峰頭石屋半間草其衣木其食吾本分如是古人云一道神光萬境閒或庶幾焉易日有他吝戒之哉

金太傅假歸掃墓

世祖面諭至報恩問安是冬卜太師母塋於虞山地

藏庵之後師卽於廬墓間度歲

順治十七年庚子

師四十七歲是年春師歸自琴川

世祖於十六年十月

欽差宣徽院雷先聲賚

勅書往報恩寺至是年二月十九日同本邑官員到寺開讀加封師號爲大覺普濟禪師紫衣金印師送天使復命卽往江上令慧雲潔公主敵山院事是年夏重編先磬山錄題壁有先師公案未會了手把遺書仔細看之句秋七月

世祖馬上有省

欽差大人張嘉謨劉之武近侍李國柱 詔召絡

繹請師入京證道并賫

御建普濟道場

勅書又特建

皇壇設一千五百僧戒法

御札云自杖錫南還時勤企念五湖烟景三江秀
麗荷衣松食致足樂也閭闔風至秋色依依益深
白露伊人之想自邇以來企徹禪宗勤心法寶慨
佛果應菴之復差近闐寂今雷音雖震而北方猶

若未聞故未法比丘少奉戒律其口談無而行在
有者又如麻粟也茲欲於都城建立皇壇俾衲子
一千五百人衆受毘尼戒七條一縷出自上方五
戒三皈重宣佛義然非禪師親爲羯磨正恐以最
上慈航爲人天階級耳惟冀荷擔如來闡明大法
不辭遠道惠然肯來則王城四衆重聞蒼荀之香
新學緇流頓長菩提之樹知禪師以佛法大事爲
先不以靜退小節縈念也遙瞻淨渡速慰悠懷金
太傅躬造敦勸師無已具三奏一謝

賜問一謝

賜葬一謝

賜刻先錄於八月十九日報恩起行舟過廣陵有
身心無一事穩臥泛揚州名利長安道閒人兩度
遊之句作豐干招寒山遊五臺頌三首并跋九月
二十二日到梁家閘遇蘇州織造張公同僧錄司
普慈上人奉

旨南來賚送師金盃金如意西洋衲衣等十月十五
日到

皇城內西苑萬善殿

世祖就見丈室相視而笑日窮玄奧

世祖謂師曰朕思上古惟釋迦如來捨王官而成正
覺達磨亦捨國位而爲禪祖朕欲效之何如師曰
若以世法論

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 聖母之心下以樂萬民
之業若以出世法論

皇上宜永作國王帝主外以護持諸佛正法之輪內
住一切大權菩薩智所住處

上意欣然聽決十七日奉

御旨於景山爲 孝獻皇后陟天道場上堂師拈
香祝

聖畢又拈香云者是

皇上昔日親爲

孝獻皇后覲面提持向上一著今日要僧秀向人天
衆前證明令天下臣民無遠無近見者聞者盡發
菩提心齊成正覺之句道場圓滿復請上堂有普
賢稱讚佛功德諸功德聚無有比之句二十八日
茆公奉

旨南還十一月初八日奉

旨萬善殿結冬兩堂坐七莊嚴

孝獻皇后仙馭道場請上堂有禹門孤聳絕躋攀戴

角擎頭把住關石磬高懸識者知龜毛付與小厮
兒先宗面目向人提將大海傾大海去之句十二
月初八日奉

旨於慈壽寺爲一千五百比丘僧說菩薩戒說戒之
次日奉

旨掃笑祖塔十五日於萬善殿散戒牒一千五百楮
奉

旨刊延請佛心印臨濟正宗三十一世浙江省湖
州府武康縣金車山報恩寺

勅封大覺普濟能仁國師爲菩薩戒得戒大和尚

順治十八年辛丑

師四十八歲元旦師卽萬善殿上堂拈香云者一
炷香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上同諸佛慈濟下洽羣
生悲仰三十二應似帝網交羅四無量心如河海
競注熇向爐中供養

今上皇帝現天子身作大法檀斂衣就座上首白椎
云法眼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起立云第一義諦
當陽舉似召大衆云齋時聞鼓鳴齊上殿誦無量
壽如來再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
座初二日早刻佟大人奉

旨往杭請茆公爲 上保母乘炬初三中使馬公三
次奉 旨至萬善殿云 聖躬少安師集衆展禮
御賜金字楞嚴經遶持大士名一千爲 上保安初
四李近侍言 聖躬不安之甚初七亥刻 駕崩
初八日 皇太后慈旨請師率衆卽刻入宮
大行皇帝前說法初九寅刻 新天子登位矣二月
初二奉 旨到景山爲
世祖安位二月初六重掃笑祖塋欲南還禮辭祖翁
耳二月十五日得 旨南還 欽差內十三道析
薪司尙公護送并 賜千金到西苑師力辭復送

到至第三次尙公曰和尙已亥出京曾受

大行皇帝千金此番不受恐持國大人致疑師曰己

亥之 賜實是 太皇太后賜臣僧葬母者今日

之 賜雖感 朝廷厚恩受之實無名也煩爲實

奏決決不受者尙公復命持國大人曰我等素知

此老和尙不愛財的不必強矣師自入京巨細師儀禮例皆不受

乘御馬至景山

大行皇帝前遶持楞嚴諸品神咒問訊而出卽晚到

張家灣十九日到河西務示衆有趙州頂草鞋大

隨鞋覆龜幾多逐塊者滿頭滿面灰之旬廿四阻

風天津衛師有節食一偈寄形天地間飲食惟接
氣翛然等個人明此淡薄意三月初三復阻風師
有石尤莫戲閒無事歸舟喜聽鼓聲頻之句泊臨
清師問衆瀉山撥火話有代語并舉雪祖頌過清
河縣有絕句云病餘二百日何幸得生還視此淮
河水終身樂在山至瓦窑舖有法語示久入室者
過金山一到竹林寺回至報恩已四月十五日矣
天使尙公一飯卽別去是年夾山復請師師命六
解恒公應請是夏有重歸報恩旅堂閒書近日學
者有二病一等弄聰明習外學一等守愚抱拙般

若不清楚二者皆不可與言道不識一丁者必如
六祖方可不撥文字者必須遠同西天龍樹馬鳴
近同永明明教始得無過山僧更與下頂門一針
諦觀雪巖高峰中峰三祖語錄可保汝會心印單
傳去在又題趙州錄云本學古人莫視流俗又題
趙州十二時歌非古佛無此家風非過量大人不
能歌此家風但恐會得全者少耳過大雄有詩云
辛丑返大雄萬壑恣遊玩一筇爲知己三生綠蘿
幔倦飛鳥知還飯蘖味永澹

康熙元年壬寅

師四十九歲是年度歲大雄磬山海會豐嶺二公
於新正謁師卽便言旋師說偈畱之有序云豐嶺
二子穀日通謁言歸頗切說偈畱之大雄方絕糧
故落句有淡薄偏憐客三十年家法也又題海會
磬山兩長老稿云樸直耐久乃自利利人之樞機
否則至道不凝宏業莫守海會磬山豐嶺二子咸
具此二美故余每事重託亦欲相從者見賢思齊
也因呈兩山小叅示衆之語示此以見余慰祖庭
祖塏之得人也壬寅燈節前一日潛頭陀書於大
雄面壁巖師積勞已久春夏間隨緣山水至秋方

歸

康熙二年癸卯

師五十歲作清涼吟二首其一云自肯住山年半

百橫擔柳栗細搓摩誰來隔嶺知擒縱透過當門

火一爐

琦云第三句明得面目現在

是年起藥師道場四十九

日遊食浮慕者羶聚且過客樓至無以容執事者

或嫌之遂騰謗訕夏終師或行腳或舟居值九月

二十三日先磬山忌舟居雲間白龍潭有偈云先

師此日示全身法雨瀰空物物春彌勒釋迦眉併

結遮那盧舍眼交親百千劫遠非來去廿八年周

絕故新一榻虛舟閒遯客諸山萬指薦溪蘋歸報
恩卽以院事及扣冰命棲雲岳公主持師往大雄
康熙三年甲辰

師五十一歲是年春抵秣陵東山禮臨濟正宗廿
四代海舟祖塏師拈香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
主得意忘言人不向句下死有理何用高聲兒孫
今誰滿地驀喝一喝師拈香語祖復至吉山按師
自題肖像云丁亥春夏倚杖吉山旅堂甲辰再過
諸檀素心十八年如一日爲之喜畱數日有欲爲
余謀立山茨者又共繪余小影請題他日或當復

來此乎爲荆溪趙羽明作救生長生偈并叙羽明
道人欲糾同志日省衣食之資一釐救物命之在
急難者死而生之危而安之歲得三百六十長生
福德人則日有銀三錢六分爲行慈之具衆擎易
舉施微功鉅誠盛舉也乞言爲引喜而述之并說
偈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本來面目無彼無此如
何世人迷頭認影以強凌弱戕他肥己止殺己善
救生彌良自利利人大祥之祥一士如此士士皆
然一邑如此邑邑皆然舉世如此現在樂邦浮峰
晦曇和尚遺書至設供沐浴面壁巖前澗雪咀嚼

菖蒲溪上庭梅躬行忘白首任運樂閒居猶龍者
厭大患嘆鳳者悲逝川吾兄遺書脫解不其然乎
雖然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吾於法門良深此慨復
過浮峰爲秉炬浮峰嗣先磬山冬十月爲蘇州織造馬公
秉炬

康熙四年乙巳

師五十二歲春初泛舟隨喜洞庭有絕句云天與
登山腳年當避世春枝枝梅下座直似洞庭人登
縹緲下宿水月寺遇華山鑑泉堂監院堅挽過寺
復畱一宿有題記時二月八日是年天目首座慧

楨孚公示寂廷丞岵瞻戴公謂鼎革兵燹之餘非
師親自入山無以起祖庭之廢與杭郡紳衿於潛
邑宰泊本山檀信僧者合牘敦請師於五月朔旦
入院岵瞻戴公設齋請小叅師云掩關行腳廿年
餘祖翁田地悉荒蕪今朝杖笠歸青嶂萬仞巖前
葺舊廬現前大衆盡是祖師家裡人應明祖師室
中事且道如何是祖師室中事良久云一關坐斷
十方萬古高山仰止師登山禮祖後卽爲慧楨孚
公起龕秉炬六月十八日入塋有題慧楨首座塋
偈并跋十年守祖塋不知冰雪寒百世侍祖塋同

遊法海寬孤清譽素著簡永德難刊人有不爲者
有爲良可觀塏在斷祖塏側小布水之西二十步
許在中祖塏東逾一大布水一小石礶三百步遠
近王子癸行龍轉亥入首坐乾向巽庚辰庚戌分
金六月大士成道前一日入塏并識時禪堂寮舍
無幾成甲乙于院者十六畜雞鶩豢羊豕至有烹
割過歲醉酒罵巷者師知惡習已久且未爲誠斥
其一二老成知愧者念與禪寮互處久非兩便或
圖他適或思別構有曲全叢席之意師知之令以
房室產土隨直取價以償之餘衆亦漸相率以歸

售變廢之產再與回贖於是外則重闢甬道以啟
門徑內則增新移舊次第禪室土木之役日無甯
晷者矣故有未敢登山侍祖燈傍溪縛屋欲安僧
之偈師短衣竹笠日則視其作息夜則入堂策發
旬日坐三勉其叅究禪侶有規嚴務重粥薄香長
之語蓋師雖時臨晚景猶希於祖庭覓一個半個
知好惡人也師自入院後復百廢具舉歸丈室亦
惟危坐未嘗安息年漸高叢林漸復舊觀方少損
時殫心護持以完美叢林之不足者廷丞戴公之
力多矣後之居于是者念師垂老刻苦起祖庭之

淪墜克以道德是謀勿耽逸豫勿營勢利勿使後人復廢祖宗當年之心緒德業可謂善於守成不負師興復檀越信心者矣苟不如然咎何所歸

康熙五年丙午

師五十三歲是年春寺東水碓初成作八詠命題并序曰東山曰東山草堂曰東山槽廠曰曹溪曰高岸曰高步曰獅子峰曰篩溪詩載後錄新安于升黃檀越費重資建黃山四面佛殿成懇師一爲到山師以祖庭初復辭之天目左右之鄉悉用石灰以肥田灰所及處魚鱉蝦蟃靡爛無孑遺者師

目擊傷感作止殺偈二首有獅子峰前千派泣救
取石田蛙蚓泣又望去山田起白煙道人坐石淚
珠懸之句蓋祖庭殘廢已久寺前僧產十七爲富
家之物子院僧爲人作農佃秋收之際僧房莫不
殺鷄爲黍以食之非師入山茲佛祖道場化爲富
家之庄舍矣凡所贖之產嚴禁壅灰至今六十餘
載救護生命亦不可以算數計矣是秋有薑桂吟
喜頭生白髮任徑長蒼苔少室九年壁雪腰人自
來又示妙年大德偈云純一死屍觀脩行有二半
別樣強惺惺知君錯打算冬十月報恩棲雲岳公

示寂師特往報恩作起龕秉炬佛事代囑南谷頴
在中璉二人以繼岳

康熙六年丁未

師五十四歲歎法門日圯已至勢不可挽故續王
昌齡歎人間世詩有一人言不展少室方蕭條之
句時有僧謂斷祖打落崖下得道亦從千丈岳妄
自投身殞命師作愍愚說以誡之云余髫年在俗
聞禮普陀朝九華者有捨身洋捨身岩之說心竊
非之以爲齊東野人之語不足信也乃脫白後聞
在在有諸此真愚夫愚婦之所爲聖智之所共愍

故於祖塋千丈巖險峻處立愍愚之墻刻愍愚之
說於上俾學道者人人得正脩路云是年法堂方
丈成題東西銘云行解相應毋愧爾祖宗說兩徹
有利天人又春夜偈云歲餘餘此日白髮又迎春
九鼎絲懸脈耐寒辨僞真掌垣鶴山王檀越送書
本藏入山并除夕元旦飯僧

康熙七年戊申

師五十五歲時建造工程欲半有釋肩未遂之心
十五月朔早叅云巳年是入山侍祖關山深衆
日至化城衆甫安導師久疲憊甕鑄瓊粥向來

知此味絕頂雲半間遂我平生志時先師爲第一
座秋八月命往主持報恩復示偈云生平專爲法
不留心世智報恩請住持溘子汝應去正道開三
玄邪宗破一句拶出破沙盆扶起於菟睡大海傳
大海今古不容墜少林衣法傳東山閒閒地往龍
鬚訪死關祖遺蹟有人來何處尋蹤跡庭滿六年
枕上霜之偈

康熙八年己酉

師五十六歲僧那照公久爲寶華律宗闍黎大德
童叅師令知藏事是年夏於金陵成梵本藏經歸

有喜照知藏還山偈云好松三百尺新竹一千枝
畏友歸青嶂相携坐澗西又見白髮偈云頭顱已
如許鹿鹿欲何爲趺取龍淵石清波映白眉以祖
山未經完局年復漸高懷歸大雄也雲居嶺公自
戊戌春命首衆磬山至是年方令居方丈主法贈
以偈云年臻七十始開堂慣自將身入衆藏今日
寶華主座上烏藤痛處好宣揚跋趙州金佛木佛
泥佛話云南岳磨磚江西鹽醬不是過也又云非
三十年不雜用心者不知斯言簡盡題新報恩澆
長老語錄云透脫向上者出言吐氣自與尋常不

同如此方可自利方可利人所謂見過佛祖方與
佛祖齊肩天目生平不妄語也冬十月命骨巖峰
公主持大雄爲仙城居士仙行可題萬善同歸冊
冬底以龍池受業樂安祖塏爲異教及別宗侵毀
諸檀護請師必一到荆溪整理庶無後患師以祖
塏故臘月間由山後孝豐而往過靈峰爲素華法
主設供以順治丁亥春師晦跡牛首聽唯識受法
益故至宜興遂度歲磬山

康熙九年庚戌

師五十七歲磬山山門外有先南礪手植千葉梅

花適大放因作偈懷問和尚云有心支大厦天奪
此良材寬闢門前徑拈花應再來師至善權掃塢
時善權有僧道兩衆僧院卽百愚斯爲主乃弁山
瑞白雪公之嗣師初住報恩出辯魔摘雪之訛故
斯一則盜葬祖塢二則包藏昔時辯魔舊隙故遇
師甚無禮師亦一置度外蓋師之過宜原以祖塢
被侵而往別無意於他屬時龍池地主太常唐公
之孫雲客懋弘辰玉三昆仲暨荆溪邑主衆檀以
龍池公啟交至師無已乃避諸檀護由僻徑一往
龍池掃塢時方丈乃萬如禪師之嗣介石性鄙忌

妄意測師亦無禮師於法堂鳴鼓說禹門家訓而
返按師復禹門檀越雲客懋弘辰玉三昆仲書云
得手教令先祖現在先龍池現在數十年仰慕先
護法今日得交象賢三昆仲如瞻對先護法也但
龍池近者積弊不可頓除必須堅忍久長方可漸
復先龍池家風某有願未六十不復主法云又
按復吳白涵居士書云鄙拙祇以善權祖塋侵毀
動心龍池之請深愧負雲老昆仲與公輩諸檀越
故兩邑父母公請與諸檀護書重叠交至對之芒
背難措一辭云遂回天目師自宜興歸時多掩

扁有庚戌題壁二絕 其一 本自矜矜自了僧飽餐

安寢百無能酬恩報祖推明哲斗室焚香懷古人

其二 臥倚青山飯白雲溪聲鳥語共晨昏空庭有

隙栽蘭蕙緘戶無蹊入怨恩新安于升黃檀越得

得入山懇師一至黃山師以祖山之事未周再辭

之于升復固請師云但克一到新安天目黃山兩

地建造及食堂支費不用師一毫心慮悉弟子自

應料理設不愛久居到後卽師之弟子主持可矣

師亦終卻之是年答陶友蘭書題不退勇禪師錄

云此余報恩學徒中真叅實悟行解相應自利利

他一切真實者也諸方久欽其名必思覩其實諸
知交刻其語錄公世卽入之古尊宿錄中當無辯
也所謂廉頗藺相如至今凜凜有生氣不其然乎
康熙十年辛亥

師五十八歲夏初太僕鶴山王檀越送全藏後復
遺命宛六逸仲兩象賢請法飯僧送列祖圖入山
以偈再辭黃山志在千峰上束腹篋三條如何絕
勝處相招不憚勞是年於方丈後園構小亭顏曰
獨樂有題壁偈云我本忘世世幸我忘世不我忘
安安庸遷我不忘世勞勞入廛世我兩忘獨樂名

園又集古作座右銘云道意清淨不事他緣人生
世間閒爲第一 又學欲至而道欲正事無謬心無
惑終其身而無競答王泰卿三問答朱永懷三問
夏秋久旱山邑饑如吳興武康等處莫不受災時
先師住報恩欲出持盃上書請行止云依囑三年
不務出入淡泊自遣今歲大饑衆絕糧思欲一往
可否惟命之師復云托盃已成流俗旣作老人之
嗣當終身行之三年何足道哉東山祖云諸莊少
收不以爲憂惟衲子入室舉話不能透脫深以爲
憂此便是千古自利利人榜樣又云有緣多留幾

人無緣獨對聖僧喫飯有何不可趙州十二時歌
當銘紳三復有辛亥除夕偈云今年除夕異尋常
獨與空生細較量爐雪凝寒因病目家風孤迥不
開堂石中有玉人爭鑿沙裏無油我肯忙一語徑
庭頻棒喝償錢儼屋古來揚

康熙十一年壬子

師五十九歲元旦小叅常憶榮啟期帶索矜三樂
如何立雪賓饑瘡細捫摸苦寒感眉鋒三界甘飄
泊時世多此流莊誦水潦鶴自上年旱災天目前
後山邑咸無秋近山之苦寒無託者令食堂就館

粥按師復帖瞻戴公書云環山皆荒邑近山兩三
都稍有部署可相保聚卽是意也又云盛德如公
應念饑民困苦勸寶眷及知交戒殺減饕惜財惜
福隨力可勉推己及人時世如此正賢聖顯智用
克己利生時山野雖老病退休福國祐民之心未
嘗斯須忘也至夏麥秋稔掩關千丈巖有擬寒山
詩青山吾丈室白雲吾匡牀饑渴指懸雪楫拙吾
衣裳頭陀安樂行金仙無何鄉秋八月當湖鶴田
陸觀察徒步登千丈巖請法師見其誠下山從所
請時天目叢林已及七八髮成頰白有如何偈云

如何事上通無事頗覺勞時不耐勞七處住持難
步武一關終隱久心要是冬太師母九十之年於
虞山作報恩佛事藩臺慕公久嚮師特往虞山道
場作供天飯僧斛食等功德兵部嚴公以琴川脩
誌爲言師述太師母塏記以附

康熙十二年癸丑

師六十歲是年春題黃孝子傳作六十自箴云吾
父四十七忝多十三年吾母七十一其間四千日
六十過彈指七十來瞬息郝鄉古佛後幾人百二
十繼往與開來日乾復夕惕屋取蔽風雨食惟止

饑渴欲成枯木侶先與之安逸火烈人知畏惠愛
非姑息莖藿毒似鴆六月庭盈雪燕越話同風眉
目不相識教外別傳文字不立微妙法門兄呼迦
葉正法眼藏破沙盃一喝耳聾聞吐舌從來此道
出常情試看先宗的標格師自出世以來大事未
明者惟專一叅究內外典籍概不許私閱時有僧
於藏堂請碧巖集執事呈白師特小叅重爲申戒
云上三畫長下三畫短天左旋地右轉日月照臨
乎上龍象奔走其下高出無頂天深逾香水海無
論智愚賢不肖識得這個字宜聖孟夫子拱手讚

歎釋迦不在先彌勒不在後奔軼絕塵今之古之
誰敢與偶好大哥直絕根源尙迂曲尋枝摘葉復
如何結夏之次日上千丈巖掩關一百二十日高
郵孫孝則銓部登山請法不及見關前致敬而返
見有以解爲悟釋寶鏡三昧師舉疎山仁禪師有
僧爲造壽塋畢白山山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
切在和尙山曰爲將三錢與匠人爲將兩錢與匠
人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塋來僧無
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閒和尚嶺曰還有人道得麼
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

與匠人和尙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尙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山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師云佛祖出世應須六種成就若無賢輔弼爲人作麼雖然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十大弟子各有一長沒伎倆執事也少不得一箇若非此僧無語焉能使踈山賣弄家私并令隔嶺當行相幫結算可見古人咳唾掉臂扃

矢放溺無鍼鋒許與本來違背今時後生晚學離
師太早日用現行與本分不相應珍視三觀將寶
鏡三昧逐段下註腳是不僅成知解宗徒將使提
唱智證傳者不能擅美於前矣安能獨怪以槩頭
禪流毒寰宇老僧初入法門卽有慨云穿鑿顛預
犯手多有志之士不犯此二種病可耳不見他後
來一人云臘月蓮花一人云龜毛長三尺還知麼
沒伎倆執事但作啞羊面孔卻如拋軛引寶直使
金聲玉振遂成洪鐘大雅之音至秋中始下寺歸
方丈蘇州藩臺慕公久嚮師未獲瞻禮壬子冬於

虞山助揚太師母懺期法事詢師起居執事者以
年來因善權樂安祖塏爲異教及別宗侵毀自庚
戌掃塏歸掩關謝事時多於是藩臺謂彼旣侵毀
祖塏則王法佛法俱所不容卽於是冬請師主持
善權經理祖塏師以祖塏故不肯孤藩憲誠至遂
應請於十一月十三日乃入院住善權寺按宜邑
紳士至公說云樂安祖塏久建寺中至康熙元年
突有僧明如妄延別宗百愚斯也砌塏造屋侵突塏基
又於康熙四年將亡僧骸骨盜入塏井天日和尙
遣僧賚資上供明如等率衆攔住將塏前道路盡

行堵塞出入無由將龍池世代守塙僧盡行驅遣
塙院盡行占住道人衛廣舍王顯如等將故道屍
棺盜葬塙前屋內侵暴日甚一日康熙九年宜邑
紳衿公請和尚赴宜清理祖塙明如復糾衛廣等
歃血瀝洒聲揚歐截和尚遂回天目掩關種種罪
惡不惟蔑視清規實且目無王法云按天童年
譜崇禎二年己巳密老人六十四歲九月歸龍池
掃塙至善權掃樂安祖塙崇禎十二年己卯老人
七十四歲奉衣盂資爲龍池傳和尚營歲祀之田
善權樂安祖田如之以此知密老人垂晚其心念

孜孜於龍池善權之二處祖塋者然善權寺順治
年間乃屯村浮石禪師住持後親至報恩請師繼
住師辭之至康熙元年僧明如見龍池下未有繼
住者妄自作主請洞下百愚斯住於是起憎嫉見
侵突塋基以骨石盜葬祖塋井中故道屍棺盜埋
塋前屋內侵暴日甚一日矣蓋師連年清理祖塋
以至應請善權亦如天童老人之心孜孜不忘木
本水源者矣

康熙十三年甲寅

師六十一歲自善權入院後結長期一百二十日

六時禪誦命海會白松豐公爲座元至夏初期滿
脩祖塋事竣京兆戴公泊報恩崇福兩山俱具舟
楫以迎師遂返浙過吳門藩臺慕公織造雷公備
齋候師於虎丘之半塘寺吳中檀信聞師至莫不
希一瞻禮師凌晨乘小舟先登岸掃隆祖塋出三
十金令築塋垣遂過水西原設供禮天如祖塋乃
赴齋半塘住持設齋席欲敘昭穆慕公命設中席
於上二公在昭穆每呈饌必出位敬禮備儀侑齋
齋畢卽謝別登舟至閶門孝子黃端木祈見師愛
其往返二萬餘里奉親歸能食貧養志爲之遺贈

卽解維回大雄師於五十八歲手字粘天目客堂
有壬子癸丑之年山僧爲先草堂行腳必在千山
萬山之外語是年秋九月欲重挾袂北遊京兆戴
公與天目執事促師還山冬十月善權寺遭燬師
返浙時善權院事一付豐公主持寺中天人師殿
號曰無塵乃宰相三生乘願而興者邑有陳邵二
姓恃族衆向稱豪橫據無塵殿之後軒爲祠宇歲
烹割以祭時豐公與執事者不許以血食汗殿是
年三藩叛亂乘機盜劫者充斥宜興與新安甯國
悉屬江南信地相距無幾時徽歙與甯國界限浙

地瀆安昌化於潛威爲叛寇所殘破於是陳氏等聚族歃血冀圖非分遂白日火善權寺以阻祠爲名搶攘庫司方丈發掘祖塋縱火燬寺殺僧衆幾十餘人豐公見凶勢猖獗遂領衆上殿稱揚藥師如來凶勢愈熾豐公知不可免曰我不能保護祖塋有負師託遂展尼師壇敷坐以殉難師聞信卽致書與藩臺云殺生不如放生當依梵網行之再手書并衣與龍池法姪天笠珍公令瞻視樂安祖塋時徽甯諸處叛寇王師至已皆鼠竄當事臺憲捕陳氏惟爲首一二正典餘黨悉罔究茲實師以

慈忍力活之者衆矣臘八後携一苦行復北上於
濮州界村落小庵度歲

康熙十四年乙卯

師六十二歲是年王師勦叛沿途多兵革乃重返
維揚寓虎餘書記之邢家園海昌聞人范驤文白
居士有懷師詩云風鶴驚心行路難可容給侍勸
加餐生前有福隨緣好悟後無心到處閒西峰夜
觸箭鋒機話別傳來庾嶺衣老人別信寄
禮佛長衣五月六
月無消息千山萬山空翠微江南江北水雲間屢
居水居誰往還毘耶肯借神通力斷取長江到舊

山夏末天日報恩得信往邢園詢候師命先師囑
以法門細大至高郵孫銓部孝則留供愛日園師
以十金爲銓部先慈放生巖社湖中俟臺山歸作
浮家散宅之約故師示寂清江銓部作輓辭二首
有游鱗盡教餐甘露散宅何曾上野航恩大莫酬
成一慟叮嚀切處敢無忘之句初秋辭別孝則令
南谷穎冰藻復徹也融羽宗振隨師上淮至清江
浦疾作寓於慈雲庵于升黃檀越至清江候師與
話別屏絕往來以隨路信檀施資於清江散靜作
齋至八月初十日命沐浴澡身昧明時說偈以逝

才廣言發育不匪自全言各一 三
時造龕供師者小泉余居士送龕資費于升黃檀
越沿途設供者絡繹藩臺慕公織造雷公專使至
塘棲始得設供而復諸山迎歸天目於次年丙辰
臘月十八日塏於半山之東塢庵中和殿大學士
宛平王公諱熙京兆府府丞錢塘戴公諱京曾各
有銘

臨濟宗風盛於唐宋微於元明至明之中葉宗門
之旨不絕者如綫自笑岩寶祖見關子嶺得省復
遍叅時惟少林講說評唱伏牛火場煉魔爲宗門
事矣後叅大圓禪師亦祇單丁自處乃自辦齋粥

以祈親近四十餘日中於外道問佛因緣透末後
明大法回關嶺受聰祖記出世金臺門風孤峻道
眼高卓爲一代龍門得幻祖久侍受記蒞南歸龍
池再世而有天童磬山方克大其家聲宗門事若
揭日月以行者矣然不無薰蕕互器盛衰相乘之
兆幾於是矣師出自磬山夙乘悲願契證廣大得
從上佛祖之大全一起宗門於廢墜年方二十有
三卽開法報恩建叢林於荒煙蔓草之中立規矩
在紀綱頽敝之際開人天眼裂知見網行解相應
宗說兼到真叅實悟猶爲眼裏金塵悟後重疑直

須始覺合本故出言吐氣往往與時宜不相合者
多矣峰公云師有三大端自幼而壯自壯而老無
時無刻不力辨者一禪必以虛空粉碎絕後再甦
爲正悟悟後必須透脫末後牢關方可出世爲人
故其論道與諸方不合鮮能見契於當世凡麤言
細語悉皆寓意於言表非辨道論德則不輕吐一
字但言有反正之不同意有幽顯之非一淺機者
未易以一知一見以求之也一僧必竭誠以孝其
二親始契佛心方免世人謗僧爲無父無君之教
一師承有據必須上溯淵源尊其所自出師之師

爲祖爲曾爲高不可忘背其本置之度外爲始一大端故辨魔以招怨爲次一大端故孝親以貽譏爲最後一大端故脩祖塋以招禍頭正尾正有始有終者矣茲誠師之實錄也然雖謂脩祖塋以招禍禍之因由辨魔以始者也蓋師初住報恩方二十八歲時最初出辨魔錄乃痛斥弁山瑞公斷常邪見者後住善權盜葬祖塋之百愚斯瑞之嗣也峻附陳邵二姓燬寺發塋以殺僧衆者百愚斯之嗣寒松智操也昔西竺迦那提婆尊者嘗以無礙辨才折困諸外道論師已而經行林間爲外道弟

子刀決其復曰汝以口舌困吾師我則以刀困汝
提婆五臟委地命猶未絕謂之曰我有三衣鉢具
在禪室汝急持以遁我弟子未得忍者將害汝在
師如善權已燬豐公等已殉於難而復致書藩憲
云殺生不如放生當依梵網行之師之意非尊者
之遺意乎故知自古自今扶宗豎教顯正摧邪之
事同一致耳不知者妄以他議愚且陋矣所謂非
辨道論德不輕吐一字者蓋師生平有以憎嫉見
造世諦說以誣師若不爲聞見惟宗教有關則不
能自己如舉世不知有悟後重疑透脫末後牢關

故辨魔泥知解以釋寶鏡三昧舉三文錢話幼視

萬緣題新屋龍門萬仞待見金鱗破浪作清涼吟

尸望剎負名稱致法門日趨日下續王昌齡嘆世

詩有世緣材具背道以希名聞立丙申三誓荷佛

祖慧命精一不懈有丙申四誓六十自箴惟古德

自式題趙州錄務四事豐美致後生習妄以軟暖

自求書趙州十二時歌耳食慕羶非克家真子作

薑桂吟畏趨炎有聞鴈詩能於是一言一行之中

克見師為法為人之心蹟雖異世若親炙者矣師

允信檀所供襯施每作五分一分供佛祖一分流

行法寶一分供父母不論存沒一分放生一分日
給畢世如斯師一生嚴慎因果磚錢不得買瓦毫
釐不許差錯每月朔望必神前表白發誓師一生
除供佛莊嚴外自伽黎以至衣履有寸絲尺絹悉
屏絕不用皆師行解相應之微細也師有異相面
如滿月馬陰藏類如來足下二輪文類馬祖曾有
主心骨脅有朱痣七排如北斗及方剛相涅槃之
際謂南谷頴以語及者師嗣法者自退庵重白松
豐不退勇骨巖峰棲雲岳來雲岩茆溪森美發涓
寂庵洽德巖紹蘊荆壁慧楨孚慧樞地全庵進道

昌桂雲居嶺濟芝覺六解恆古箬卓曉雲謀量空
寬慧濟舟道仁本響雪澄仰巖荷本一如淇濟演
息心偉琴水韶二十九人如不退勇公諸方素所
欽慕退庵重寂庵洽蘊荆璧三公悟處穎脫咸先
師而寂存語錄機緣行世餘皆展化一方或茆廬
遁世悉有弟子星分碁布莫不奉師法化者再於
師室中得悟入後出世酬恩不忘所自如關中白
眉貞濟甯徹也融皆師真實法胤也得度弟子數
過百十秉戒者於 皇壇亦以一千五百先後則
萬餘計矣師自 鼎湖問道外若縉紳先生士林

後父清信檀越請法獲益或備載先後二錄或未
備載者不復一一詳述其緇林翹楚於師刀尺下
裁成培就在諸方記荊角立者指不勝屈自非間
世而出爲宗門之命世大人其法利亦何能若是
之溥哉峰公又云別傳之道非我師竭力提持亦
恐幾乎息矣苟未親承爐鞴愈入愈深識恩大難
酬者亦何知斯言之非阿也師示寂後六解恒公
葺師編年譜未經刊就報恩峰公有編年譜刊行
陞座小叅之語居多然似後人有所竄易攷較不
無訛舛不肖初脫白爲童行於丈室執巾帚四歷

星霜時雖愚昧能領畧一二於見聞之際後執侍先師及先師行輩或禪寮者宿獲師六十二年之前言往行生平大畧葺茲編年譜凡一言一行一偈一題莫不有憑有據可以爲法作則者後世緇白有慕師之道行德業於茲視微知著亦可爲叅學求出世法自利利人者之龜鑑云

康熙六十年十月開爐日得度小師嗣法孫超琦敬述

師於乙卯八月初十示寂至丁巳夏初

今上皇帝命先師法嗣住宛平昌化寺住持超崇至

天目請

世祖皇帝宸翰回京先師繕本進繳

今上皇帝御覽後復批云覽爾所奏朕一一知道了

世祖皇帝特賜老和尚御書以炎佛法今遽收

回朕心甚爲不忍仍付住持和尚收存惟皇壇

請師說戒御諱法名拜帖留存大內

今上皇帝復賜御筆金字心經敬佛匾式臨蘇滿

庭芳卷欽差杭州織造臣金某與超崇一同齋

送天目供奉再登東塢設供致祭自是

兩朝御墨焜耀林泉永久與名山不磨者矣超崇在
途染病回京日

上召見以疾辭未幾亦送逝 上賜帑金建塏於昌
化寺復 賜御筆臥松雲額于塏所是悉師之餘
麻遺蔭至厯世沐

皇恩於無盡也琦又識

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年譜卷下終

<p>一、...</p> <p>二、...</p> <p>三、...</p> <p>四、...</p> <p>五、...</p> <p>六、...</p> <p>七、...</p> <p>八、...</p> <p>九、...</p> <p>十、...</p>	<p>一、...</p> <p>二、...</p> <p>三、...</p> <p>四、...</p> <p>五、...</p> <p>六、...</p> <p>七、...</p> <p>八、...</p> <p>九、...</p> <p>十、...</p>	<p>一、...</p> <p>二、...</p> <p>三、...</p> <p>四、...</p> <p>五、...</p> <p>六、...</p> <p>七、...</p> <p>八、...</p> <p>九、...</p> <p>十、...</p>
---	---	---

魏貞菴先生年譜

畿輔叢書

子荔彤編輯

謹按公諱裔介字石生號貞菴一號崑林本出姬姓
發源畢公衍於文侯豪於信陵代有聞人然譜牒失
傳莫可稽考其可考者元末有祖諱寒臘居柏鄉城
西南之聖德村永樂年有孝廉諱進數傳至壽以明
經爲山東汶上縣訓導學有淵源及門受業者皆爲
名士壽生嚴號澄齋在黌序有聲以仲子謙吉任少
司馬受封都察院僉都御史巖生謙光號慎齋以明
經爲湖廣衡山縣知縣有善政早歲懸車貞菴公之

高祖也慎齋公生大成字時夫號樂吾高才博學操持嚴正以理學著稱以子貴封文林郎永城知縣其後以貞菴公貴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

晉贈內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大成生純粹字乾仲萬厯甲午舉於鄉甲辰第進士任河南陽武知縣調永城四舉循良皆居第一行取考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侃直蜚聲其後以孫貴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

晉贈內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純粹生柏祥字元昌號拙

菴貞菴公之父也學識奇偉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
讀通達時務詩文卓絕天啟辛酉選貢考中縣令未
仕以子貴

贈吏科右給事中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

晉贈內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生子五人貞菴公其次也

丙辰明萬曆四十四年公以秋七月建丙申二十五日

癸巳辛酉時生於柏鄉在城社南門西路東之宅父

拙菴公年二十四母張太夫人年二十二也

丁巳公二歲

戊午公三歲

己未公四歲

庚申公五歲

弟裔訥生

辛酉公六歲

拙菴公以是冬恩選入國學

壬戌公七歲

初入家塾

癸亥公八歲

從師張從野讀書師甚奇之

甲子公九歲

乙丑公十歲

從師郭懷遜讀經史於樸園拙菴公別業也

丙寅公十一歲

應童子試

丁卯公十二歲

拙菴公應順天鄉試旋祖母程夫人以疾捐館公哀

戚若成人是歲弟慤生

戊辰公十三歲

春葬祖母程夫人

己巳公十四歲

從唐山徐構奇讀書每課文拙菴公佳之

庚午公十五歲

春院試文宗霍諱鏊取中第五名入學

辛未公十六歲

從臨清陳孔昭師講易讀史記國策三蘇文看通鑑

壬申公十七歲

弟裔訥入學

癸酉公十八歲

公讀書樸園應順天鄉試不中時流寇甚熾將犯柏

邑縣缺印官大名司李張公緒綸馳至南門拙菴公
率公叩馬留之謂其出則必陷張公悟乃登陴拙菴
公率眾守城公爲之佐卒以全城

甲戌公十九歲

與石含醕諱粹者讀書於樸園

乙亥公二十歲

與唐山趙問源諱漁者讀書樸園看四書大全錄其
要者

丙子公二十一歲

春入西山桃源洞讀書每靜坐巖岫中觀心體澄然

處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大有會悟秋應順天鄉試以
膽有訛字弗售

丁丑公二十二歲

讀書樸園拙菴公謁選京師寄書有珍重窗前第二
枝之句冬歲考吳文宗諱道昌深加賞識取第一名
補廩

戊寅公二十三歲

春真定太守范成六公選三十二城士入恆陽書院
讀書公居第一與梁邇之梁玉立杜子靜諸公迭爲
恆郡首卷范成六師甚奇之曰天下士也

己卯公二十四歲

在真定寓木塔寺與陳道隆梁昭性王安之會課爲
課長是歲娶內邱別駕韓公之女賢而勤儉每日紡
績佐讀爲成六范公選恆陽大社文刻之

庚辰公二十五歲

仍寓真定手批真西山文章正宗陶淵明集暨國朝
憲章類編弟訥有疫疾公回里晝夜醫視得無恙是
歲大旱人相食公題詩誌感蓋早有濟世之志冬有
事京師至家而瘵作七日不食拙菴公及母張太夫
人甚憂之妻韓氏晝夜省侍治湯粥扶起卧旣而得

愈歲試弗預第訥居第一

辛巳公二十六歲

至京補考吳元汭宗師深加嘆賞仍准前列錄科第
一名

壬午公二十七歲

舊真定太守范成六由關內道陞巡撫山西請公赴
太原署以禮幣先遂赴之由獲鹿至平定州適成六
公到任八日推陞薊密總督成六公仍命隨行至定
興復轉關外總督又命公行公懇辭以家有老親且
勉范公以身報國遂別而歸讀書於城南柳莊秋順

天鄉試中式主考爲江西豐城羅小遜山東濟甯楊
鳧岫房考王諱大捷字仙掌湖廣武陵人

癸未公二十八歲

是時天下之事已危公公車至都具二疏其一言召
募之兵不可用宜清理衛所選將練卒其一言民困
已極四方有瓦解之患宜大蠲其積逋以收拾人心
庶幾可以挽回太常慧公見而稱之曰王佐才也但
策雖善恐時不能用不如藏器以待時遂止時因都
城戒嚴改會試期公乃馳回家省親復讀書於柳莊
七月北上時京師大疫病死者數十萬人八月中秋

夜雨西山已變爲雪其氣節之失正如歸而捷報
不至復讀書來雉園時傳流寇已陷關中盡取陝西
之地

甲申公二十九歲

春流寇僞檄至晉晉中擾亂公適有炊臼之變瓶中
無米鬻衣以爨五月

大清定鼎催舉人赴選遂至都上疏願會試不願卽仕部
覆允之是秋公弟侗生冬月娶袁氏高邑庠生袁燧
女

乙酉公三十歲

下帷樸園甯昌高柱河侍御有江南督學之役具書幣來邀辭弗往公姊夫光猷柱河之子也復來固請遂促裝東行路出臨清博平鄒滕濟甯徐州宿遷淮安揚州鳳陽滁州和州攬其山川人文及志書古蹟風土人物有南遊紀略之篇是秋公兄竟甫中副榜恩貢生冬日北歸

丙戌公三十一歲

會試公中第十二名房考杜月湖先生長垣人也批曰英分超絕深於雅合於度蓋賈董之學而副之以蘇長公之筆是必後日有大用者

殿試三甲前列狀元爲聊城傅以漸考詞林取中第二
十名奉

旨入館教習讀書試多高等是年

上賜名畫十餘軸有宋徽宗鷹關九思竹等

丁亥公三十二歲

迎公母張太夫人至京是秋散館

授工科給事中慷慨言天下事諸仕宦者聞公素直或誘
之以門戶或怵之以朋黨公不顧曰大丈夫盡忠
朝廷耳何依傍爲於是有添設道員宜裁一疏直糾邪

臣首舉計典二疏皆奉

溫綸

戊子公三十三歲

仍在工科有

聖德與年俱進仰乞及時講學以隆萬世治本疏時

世祖皇帝尙未親政學士陳之遴典籍王鍾龐相遇於午門外看公揭帖曰老掌科端本之論也時部務壅滯常數月不行公上疏陳註銷摘叅之規

旨臆之時直隸錢糧溷冒具有蠲荒屢奉

恩旨畿輔未沾實惠一疏下部行之秋科臣例與典鄉試是歲新定考例公與科臣姚若侯部屬梁邇之諸人

同考公居第一典試山西取舉人程正緒等八十人
便路至里省親十一月復抵都下

己丑公三十四歲

大同總兵姜鑲叛公有請

召對之疏攝政王從之即日

召對公首陳寬逃人之法即奉

俞旨仍

賜同時諫言者禮科給事中梁維本人二百金人心大悅
公循例轉吏部右給事中二月公母張太夫人訃至
公一慟幾絕語孺人袁氏曰余爲官所羈不得不待

命爾婦人宜速奔喪袁孺人遂先歸公候

命至四月兵部孝字勘合仍未得公痛哭曰母亡尙待勘合耶卽刻乘一騾隨二僕疾馳四日行八百二十里外步哭至正寢哀動行路公父勉慰令勿過痛滅性而公形已骨立袁孺人歸亦卧牀不起蓋孺人性至孝因哭姑成勞也九月二十一日拙菴公以痰症終公更哀慘大病越數日袁孺人亦逝公神情怯弱不能臨視望之哀號數聲卽令人扶回父母柩側嘗語人曰吾不幸而死未襄父母大事乃罪人也若手口拮据卒瘞安厝大事而死死亦足矣五月生一子殤

公既病甚恐旦夕不保公四弟慈婦趙孺人懷妊遂與兄弟謀曰若男也以爲繼十一月果生男遂以爲子卽勳也

庚寅公三十五歲

相地於邑東西山水之間至臨城盤石村低水南環平岡東峙徘徊其地者久之欲卜葬公父母以他故未果

辛卯公三十六歲

三月仍葬拙菴公及張太夫人於祖塋之舊阡又逾月葬袁孺人於郭西白園之新阡捐資刻拙菴公所

選李杜王蘇四家詩公詳爲考訂冬十二月服闋

壬辰公三十七歲

春正至都銓宰欲公一至其門公不可五月乃補吏
科右給事中因逃人法峻上察戒宜責州縣一疏時
朝儀未肅上請舉

視朝之大典以致泰交之盛治一疏是月

世祖皇帝臨朝因定朝規時直隸河南山東水災上災民望
救甚急蠲賑實出

特恩一疏時有

上傳訪明季京城殉難諸臣上

哀錄幽忠實

聖朝之曠典謹舉平日所聞一疏內列大學士范景文等

二十九人奉

旨著禮部詳訪確察具奏皆從

褒揚之典太僕寺丞申佳允未蒙

旌錄公復上一疏卒一例

贈祭諡祀於鄉是年秋武會試公分房冬十二月舉一女

癸巳公三十八歲

二月內轉工科左給事中有

上諭令言官直諫無隱公言自昨歲以前北水南旱九月

丙星變迭作入冬以後太白退舍瑞雪三降天意人心如桴鼓響應

皇上旣側席虛已有置鼓立木之求臣安敢緘口辜恩違懷仁負義之戒謹條四款一崇節儉一勤聖學一度兵勢一省刑獄疏略云

皇上以身先天下蘇杭織造宜減去其半金銀器玩不必造珠玉錦繡士民不許濫用一勤聖學欲

皇上於政事之暇講求朱熹通鑑綱目真德秀大學衍義邱濬大學衍義補唐太宗貞觀政要先於設施以致太平一度兵勢川湖用兵連年不已欲

皇上折衝樽俎敕下行間將帥量力而行兵足以取糧足以守則速取之兵雖足取而糧不足守則姑且置之令督撫大帥儲糧飭備俟吾輓輸不匱一舉而滇蜀可定一省刑獄謂舊例有罪法當死者三覆五奏毋輒行刑今在外者尙循監候再審之例而在內者未見舉行乞

皇上敕下刑部詳查舊例卽賜施行疏入奉有
俞旨仍敕部覆皆允行之四月天旱

上令言官各抒所見凡大利大害應興應革者悉心條上
公上疏陳二事一言封疆未靖一言河工未竣二者

天下之大利大害奉有

俞旨部覆行之時直隸州縣錢糧各自赴郡銷算使費煩
勞公上疏言各省銷算既歸於各布政直隸銷算自
宜歸之各府事屬便民奉

旨令部覆允行時有司貪婪撫按糾叅者往往卸罪衙役
希圖復用公上疏論其弊奉

旨允行是夏刻拙菴公所著史繫時士習浮靡不尙實學
公上疏請端風尙崇古學以養一代之人才一請以
孝經命題一請舉劾教職一請禁止坊刻一請修葺
學宮一請查訪節孝奉

旨都著詳議具奏時京堂陞轉不均公上疏請定原官遷轉之規以佐內外並重之法部覆允之九月膠州總兵海時行因兵變叛而三省總督馬光輝漕運總督王文奎邀擊之時行自縛乞降公上疏以爲時行受國家大恩使兵未交刃棄甲來歸罪猶可恕今兩次拒敵敗挫狼狽計無所出始殺陳謨等以就撫宜明正其罪以伸

國法並糾山東撫臣夏玉縱寇殃民之罪兼請釋放被搶民間婦女奉有

俞旨部覆允行遂斬時行時武科淹滯公上疏請疏通選

法文武一視時連歲水旱災傷

上諭痛念兵民凍饑欲拯救其疾苦公上疏陳八款一發倉粟一安流民一豁丁徭一核兵餉一散糧餉一請蠲免一賑貧困一恤耕牛部覆多見允行

世祖遂刻戒殺彙鈔一書頒行天下勸戒臣民勿殺牛食牛
溥

聖明及物之仁蓋於此見君臣之一德也是冬公讀易性理大全及二程諸儒等書有所得則錄之書成名曰約言錄分爲內外二篇其內篇多言性命之理其外篇多言經濟之略黃岡曹木欣先生容城徵君孫鍾元

先生序之曰古稱燕趙節氣之地而實聖學淵源之區也董廣川開天人之宗邵范陽合理數之蘊迨劉靜修大其堂構而鹿江村嗣其徽音文未喪天道豈墮地不絕如綫之一脈當與世而常存邇讀石生先生約言錄殆踵董邵劉鹿而繼起者與曹子厚菴序之曰其道由窮理以及力行其教由周程以及許薛其言由性命以及功化斯於聖學也亦可謂明且正矣讀其書誠如其言而愚更有心折者楊朱學於老聃卽道家者流墨氏亦當時之賢與孔子並稱未嘗無父也無君也孟子謂其著書之流弊必至於無父

無君故昌言闢之至比於禽獸以視今之禪公然棄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者何如哉其禍之烈入人於骨髓心術之微百倍於楊墨而世莫敢與之抗先生剛果勁直毫無回護孟子而在其急引爲知己也豈待問耶道喪學荒非有深心定力不搖於中則撼於外故奏績最難先生氣魄大其展局自宏精力專其合道更捷學有本原而事無棘手曲士拘攣之習腐儒帖括之案一洗而盡除之所謂以拔本塞源之力奏掃蕩廓清之功者也聞之先儒云商周之際道在箕子箕子陳疇疇乃治天下之大法也宋元之際道在

許子許子興學學乃治天下之統功也清明之際天
固慎簡一人焉付之以斯文而寄之以道系先生夙
昔自命斷不敢落二子後而當世之所仰望先生者
亦且有同心矣逢幼而有志耄無所聞於先生有知
已之感日誦內外篇而手評之復不禁中心之嚮往
也徵君乃海內第一流人其推尊之也如此又寄公
以蘇門圖擬公以當今姚許高山流水託於鍾子期
之知音焉時又有兵部尙書中州李際期稱其振大
道之要領攻後學之膏肓莊誦一過便覺氣質爲之
一變公又讀薛文清讀書錄摘其要者刻之曰讀書

錄纂要蓋自是海內言理學者咸推尊公公則未嘗以是標榜嘗誦述邵二泉先生語曰甯爲眞丈夫勿爲假道學是歲吏部題爲欽奉

恩詔事公父拙菴公贈徵仕郎吏部右給事中母張氏妻韓氏繼妻袁氏並贈孺人

甲午公三十九歲

時連歲大水民多流移公惻然傷之乃上疏題爲流民死傷堪憫乞

聖恩大發賑濟事疏入

上爲大感動奉

聖旨饑荒流徙民不聊生朕深切憫念這本沿途賑濟隨地安插並勸懲鼓舞事宜俱屬急務著速詳議具奏該部知道遂發銀二十四萬兩差吏部尙書王永吉等分往各府賑濟饑民全活者甚眾蓋曠典也公又於里中令家人煮粥以濟流民所全活數千人六月陞兵科都給事中公上疏直糾庸懦大帥續順公沈永忠有

旨令沈永忠自行回奏其後革去公爵戴罪立功時將舉行軍政考察天下武職官員公上續陳軍政事宜疏部覆行之是歲軍政肅然時停止巡方御史而督撫

不行舉劾衙役蠹惡無所懲戒公上請定督撫舉劾之例一疏凡督撫到任後滿一年者舉劾文武一次衙臺一年嚴拏一次奉

旨俱如公議行時

詔舉山林隱逸公上疏言圖治首重用人

恩詔務期實遵

旨躉之各省於是多有舉者

乙未公四十歲

值會試公上南北分卷宜公人才庶無淹滯疏自是南北中卷以人數多寡定取額時四川雲貴湖南廣

西瀕海俱未底定公上疏敬陳用兵大勢仰乞先定廟算明賞罰以圖天下之太平公又上六疏一曰破資格以用言官一曰定會計以清財賦一曰興教化以正風俗一曰重農功以資兵力一曰講律令以清刑罰一曰竣大工以恤民生時有山賊高三自山西之五臺繁峙孟縣樂平真定之平山阜平贊皇等處往往被其蹂躪公上疏請令直隸山西合勦務在必獲其後直隸山西合勦賊計窮始降雨地人民俱有安枕之日矣時福建提督楊名高怯弱無能失陷漳州公上疏糾之名高遂被處公之在兵垣也於天下兵機

之事尤爲留心凡戰守攻取賞罰知無不言

上於是有大用公之意

上在太和門左東室與諸王坐令大學士圖海傳諭引見
俾諸王皆知之又於五鳳樓內數

召見面詢其庚甲時在廷皆知

上之注意於公也是歲武會試公又以兵科蒙

欽點分房事竣有

旨令公內陞吏部補公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館未幾副
都御史缺

上遽陞公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語人曰本意託迹清

卿讀書數載以備

顧問乃蒙

聖恩超擢如此其何以報

上又令學士麻勒吉宣公至中和殿

諭以此番擢用出朕之意非有他人薦舉不可聽人引誘
須力破黨羽之習以副眷注公稽首謝時銓法壅滯公
上疏陳六款一去生員之教習一嚴教職之舉劾一
裁抑州縣吏員不許考佐貳以選貢生爲之一重通
判之職作州縣陞缺一鴻臚卿留作京堂陞轉一佐
貳官員缺按季報部院

上嘉納之十二月

上賜公御筆畫一幅又賜馬一匹是年三月子嘉孚生

丙申公四十一歲

上駐南苑閱武

召廷臣

賜宴行宮各賦詩應

制詩曰海甸春風滿昆明瑞氣開六師貔虎動八陣軒轅

來魚藻歌周讌金莖

賜漢杯

修文兼耀武

天眷懋隆哉夏月同高念東梁葵石楊崑嶽

瀛臺啟事聽太液池流水聲賦一絕句云千頃琉璃太
液圖幾行鳧鴈唼菰蒲石橋一枕聞流水夢入扁舟
舊五湖蓋公之心澹然於富貴故在廊廟之間而瀟
灑如此也時

上御製之書有戒殺彙鈔人臣儆心錄資政要覽順治大
訓勸善要言範行恆言孝經衍義等書公上疏請

頒賜天下以善世化俗蓋公之以仁義事君如此時海內
漸平風雅颺起公與鉅鹿楊猶龍永年申鳧盟內邱
喬文衣太倉吳梅村合肥龔芝麓唱和四方詩人多

酬答之公於是有觀始集之選時雲南土司不肯投
順而沿海造船所費不貲公上疏言洞蠻所以不歸
者以

朝廷欲追其前朝敕命但期歸順給以

新命不必追之太蚤沿海一帶船必不能下海不若遽守
險要使其片板不得到岸久之自困後卒用公之策
沿海得安寇不復入犯矣

丁酉公四十二歲

正月

上諭撒大學士成克鞏回內閣廷推公堪任總憲遂蒙

點用公受

上之知思圖獻納乃上修憲綱以明職掌疏

上命酌議具奏公因日食陳言上實圖修省以祈

天祐疏末云願

皇上深思遠慮救之於未變之前修德修刑持之於既變
之後念海宇之初平則以寬大爲務恐驕盈之易至
則以節儉爲先民力將竭用一緩二疆場靡甯招攜
懷遠云云奉

旨這奏內事關朕躬的知道了餘著詳確議奏內外大小
臣工務各洗心盡職實圖修省部議皆允行之時

國用不足公以爲宜行屯田乃上疏敬陳軍屯大政以定足

國阜民之善制事下部議未行是歲

覃恩贈公會祖樂吾祖父乾仲父拙菴三代如公官曾祖母馮氏趙氏祖母張氏程氏母張氏並爲一品夫人
戊戌公四十三歲

時撫按沿明季舊習薦語事浮詞貪酷官員部文到日方行提問公上疏以爲薦舉宜有實政貪酷難以姑容部議行之

經筵侍講講漢文帝春和之詔一條公又上時際春和

請

法

天道以行仁政疏一曰恤癸獨一曰掩骼胔一曰課農桑一

曰舉孝行俱下部議行之時民間困弊衛所沿襲舊

例躲避差徭逋欠糧賦公以為欲足民必先清衛於

是上疏言興利除弊之大莫若裁併衛所丁田歸之

州縣以足財用以蘇民生部議如公所請是年夏

上命作楞嚴會解序公具稿進呈大意歸重於三皇五帝

之治天下神而化之使下各復其性仲尼刪詩書正

禮樂教天下萬世之人而孟軻氏復闡明性善之理

以拒當世之淫詞邪說

皇上仁覆萬物以是爲化導助亦使天下之人同歸於
本性之至善而已蓋公之以以性善爲宗於此露其
大端矣

上覽而嘉之刻列經首時海內文教日盛崇尚風雅公於
是有唐詩清覽集之選秋

上獵於南海子命公從

賜食於黃幄中詢及民間收穫公對以小民艱難所收僅
足供糧

上又言古之人君唐太宗眞口英主又論及在廷羣臣賢

否是時同在黃幄中者李蔚梁清標王熙曹本榮也
是日

上賜公所乘馬燒獐兔割而啖之次日

世祖命諸臣作詩以咏公應

制詩云凌晨謁黃幄煙中雨露微過橋平野闊吹角絳旗
威雲破饑鷹出草鳴鐵騎歸

天顏思喜起作賦近

光輝他日公又從獵見黃羊起

世祖指示之曰口外之獸此最善走也公有絕句紀之云玉
靶雕弓斜控鞍箭如鴟叫萬人歡儒臣後騎承

恩寵指點黃羊親與看蓋君臣之浹洽如此時科臣王命岳上疏請查河南山東兩省荒地

著九卿會議

允行差御史往察

上命都察院保奏公保御史李森先李騰龍再保陳棐又上察荒業有

成命察法尤宜簡易疏凡七款一分步弓之分寸一減隨察之官員一清飛詭之積弊一減儀從之繁文一禁造冊之加派一寬開墾之新地一定察荒之限期部覆議具奏

委身事公
三
旨允行仍令公定限期僅定五月報

命御史登堂稟曰二省道路遙遠察荒必須親到老堂翁
定限止五月如何能了其事公應之曰御史若逐府
逐州逐縣親身丈量地畝卽十年亦不能完若令各
府各州各縣自爲丈量而御史總其成卽兩月可畢
其局五月之限不爲不多矣御史乃豁然大悟是時
河南山東之人深恐查報煩擾而公行所無事蓋公
之識見如在高處立無遠不見人始服其爲民之切
也時有流寇餘黨孫可望自湖廣歸順封以義王伊
具疏向

上借銀又爲其弟討勘合公上直糾陳請之非以正悖謬
之罪疏言可望悖禮背義越分干名疏上可望大懼
世祖皇帝大悅差學士麻勒吉召公至內院宣

旨云爾上疏之言最是如此乃不負職掌但以其遠人未
歸故寬之耳可望自此膽落諸事收斂矣

己亥公四十四歲

二月雲貴平公同大學士馮銓啟奏於乾清門

世祖謂馮公與公曰雲貴蕩平朕喜兵戈自此偃息也公於
是有滇黔已歸

聖化朝廷撫恤必周一疏內言蠶叢魚鳧之區金齒繡面

之地咸角崩而恐後並稽首以來王誠所謂兵不血刃有征無戰者也但李定國逃遁永昌其勢已迫若果悔罪來歸不妨許以封侯之爵儻怙惡不悛便當窮兵追討井底遊魂其何能久若夫捐無名賦稅以慰新附之民薦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用楚粵科貢以任守土之官恤投誠文武以來膚敏之彥寬一切法網以安溪洞之蠻事關各部宜拯溺救焚恤此殘黎奉

旨部議之是年三月奉

上諭加公太子太保蓋以公自服官以來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

特加宮銜以榮之公在寓

上令學士傳至西苑賜坐言及南方有溺女之事公對以
臣亦聞之

上曰忍心害理莫此爲甚是宜有疏也公退而具疏以聞
世祖皇帝旨曰這本內溺女惡俗殊可痛恨著嚴行禁革於
是學士王熙曹本榮有

講筵恭紀以誌其事大學士成克鞏衛周祚李燾爲之
序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爲之讚都俞喜起之風殆無
以過之矣時有打磨廠菜園圈佔公肩輿行南城察

院公署有百姓數百號泣云廠南菜園空地住有千家今大興縣稟傳奉戶部堂牌云係嘉蔬署官地百姓無棲公曰勿啼爲爾請

命也卽具疏以聞

上欣然從之免圈至今打磨廠百姓口祝

上恩也是年六月內海寇鄭成功率眾二十萬乘海舟突犯鎮江瓜州陷其城撫鎮皆敗乘勝遂圖江甯賊船徑至安慶江北大震

世祖皇帝議親征漢官應扈從者公在其內未幾總兵梁化鳳大破之公又上征勦鄭逆疏內言操江撫臣倏居

安慶倏居京口相離寫遠終是鞭長莫及莫若舉一
善水師之將練舟長江控扼京口撫臣只管上江一
帶又選擇大帥又撥兌漕糧又題用文武其四款俱
允行之至今京口駐防遂爲定例冬

世祖獵於薊州公上疏諫

世祖命學士麻勒吉傳至內院以原本付之傳

旨曰我不日卽回矣

庚子公四十五歲

正月春公陪

祀

南郊

祈穀陪

祀有咏云農務肇

嘉禮

鸞輿出

鳳棲威儀肅漢典甲仗控吳鉤暖氣回春律

精誠備庶羞豐年欣有咏

端拱可垂旒陪

祀

方澤有咏云

方澤近城陰春來爽氣侵鐘聲雲外轉柳色雪中沈侍衛

華輦星燈照夜林馨香惟

主德作頌繼元音

世祖皇帝因亢旱下罪己之詔令羣臣自陳公痛陳已罪力求罷斥奉

旨革去公太子太保並加一級公愈加小心自思補過而已於是有嚴禁巡風御史交通各官以肅風紀一疏有糾叅不職御史一疏有特叅南贛撫臣玩寇殃民一疏有裁革巡風衙門承差及納銀吏一疏有嚴禁外官宴會饋遺一疏有請行糾拾之典以補甄別所

未及一疏公又有酌議應行事例以肅臺政一疏又有再陳應行事宜以肅臺政一疏又有指陳畿輔盜賊充斥之根源總由滿洲莊屯防範之疏縱一疏又有請設漢官僉都御史一疏又有海寇有可滅之機敬陳攻剿之良策密疏其疏俱載奏疏集內又有捐助之來歷未明大臣之廉恥宜勵一疏又有遵

諭據實條奏一疏又有人才之教諭宜蚤旗下之科目應復一疏又有詳陳救荒之政一疏又有請行發憑之例省有司之費除貪贖之根以清吏治以安民生一疏其疏大意以民生之困皆由於有司之貪有司之

貪亦非有司之罪也。謁選京師近者已費數十金遠者二三百金遲者守候二三年速者一年半年投供畫憑賃房屋覓長班見官長赴宴會其費不貲未任揭取京債到任必須償還是以有司雖欲清廉而不能莫如行發憑之例拔本塞源改絃易轍天下民生幸甚此疏關係吏治民生甚大事下部覆初議行之甚便於有司又有欲求治安良策必先立國之大本以求泰交之實政疏內言天下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致良法美意不能膏潤於窮簷今當獎進直言激發唯諾有唐虞喜起之風無上下否塞之

象共尙寬大平易之術勿爲刻薄瑣屑之計期於風俗仁厚刑獄止息風雨調和順天道而合人情等語

奏上

旨云刑罰太繁所指何事公回奏以聞是夏刻小學集註完時天旱已久雨澤不降多方

祈禱不應大學士某懷奸結黨傾害善類

上心惡之屢加訓飭不悛舉朝怨憤知不敢言公曰吾愛上知最深顧可畏避而不言哉遂上政本之地宜清邪臣之惡已極據實糾叅一疏

世祖皇帝覽疏震怒

敕諸王大臣九卿科道會審

旨下甘霖大沛又以公居憲職不蚤糾叅革職送刑部擬罪公與某對質某人詞屈諸王九卿科道咸直公覆疏抵某人罪復公官爵如故

世祖皇帝面加覆核

賜公食公退居私寓研究經學刻所輯四書大全纂要方事之未結也公勢孤寡援人咸危之而公伏案讀書未嘗有鬱抑之色但曰

聖明在上豈有不白之理卽罷斥歸田吾從黃綺而沒齒矣復何憂哉

辛丑公四十六歲

公在私寓候補

世祖皇帝崩時正月初八日也公入哭大慟服斬衰朝夕擗踊灑淚作輓

大行皇帝詩八首未幾公奉

旨仍掌都察院事

上初卽位未親政事皆決於四輔臣八月公自陳不職求去奉

旨慰留十一月蒙

上賜元狐帽貂鼠朝衣是時以財用不足加派天下地畝

錢糧五百餘萬公上疏請合計天下之兵食停止加派以培國本以恤民力疏入隨奉

上諭停止人心大悅一時學士大夫爲詩歌以贊頌之

壬寅公四十七歲

時

聖祖母太皇太后猶稱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猶稱皇貴妃人莫有言公與同官甯古理言曰
焉有

皇上卽位踰年改元已久而不加尊稱者遂上疏請加

聖祖母太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之尊稱奉

旨會議舉行六月內有通行結事之限以勵明作之政一
疏有罷雲南之大兵以省財賦慎荆襄之要害以杜
亂萌疏內云荆襄爲天下腹心宜擇一大將領精兵
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可以銷奸宄之萌
有事而提兵應援可以據水陸之勝故坐鎮一處而
滇黔川粵俱有磐石之固矣所謂百年久遠之計而
非徒爲今日一時之謀也部覆不能行其後雲貴變
亂數省動搖論者乃嘆公之先見云九月奉

旨命往薊州鳳臺山相視

世祖皇帝山陵地公同欽天監諸臣匹馬往來於荆棘閒登
馬蘭峪狼兒窩龍洞峪涉潏河夜宿帳房天大雨雪
坐亂石流水閒公有絕句以紀之云舊是長城烽火
臺高峰崩岸倚天開而今已見真人氣雲物先從龍
洞來其二云葉落平原草尙肥上公獵騎競合圍晚
來分得雙肩兔一道寒光照短衣事竣回奏復同禮
部再行詳審之

旨公再至薊州而

山陵已定

癸卯公四十八歲

二月公循例考滿

上云魏裔介才猷敏練勞績素著著加太子太保

賜羊酒表裏各三疋吏部尙書缺九卿科道會推咸舉公
復補授吏部尙書公整肅銓政杜絕夤緣滿漢同寅
協恭部政一新人才疏通無壅滯者

甲辰公四十九歲

纂修拙菴公所修柏鄉縣志及魏氏家乘捐貲刻之
孫鍾元徵君人品甚高著書甚富屢徵不起有人誣
其譏訕者公察其誣爲白其冤冬武會試

上以大學士衛周祚及公爲大主考取武進士一百餘人

公有詩云海宇妖氛已蕩平

聖朝耀德復觀兵垂綸自有鷹揚佐綏帶豈專叔子名輔
弼憂勤思國士省臺諮議守嚴更應知牝牡驪黃外
索駿空羣百代情十一月公補授內秘書院大學士
時

詔求直言左都御史龔鼎孳上疏請

赦公力贊之

赦詔內善政甚多長星銷而不見

乙巳公五十歲

著聖學知統錄自伏羲以來至於許魯齊薛敬軒皆

詳考而論次之又以格物之解紛如聚訟作致知格物解大意言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容城孫徵君寄書曰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無錫錢肅潤甬上陳鴻績序之時有江南大儒陸世儀字桴亭令其徒四子沙一卿周鼎新郁植曹禾來從學沙一卿讀知統錄而大有悟慨然曰天者性所從出也性至善者也性無不善其有不善者氣質耳此孟子之所謂性非諸儒所可及也是錄出而前千百年授受之統於此而定後千百年教學之統亦於此而定矣

丙午公五十一歲

公請假省視墳墓八月出京縉紳士大夫送於

國門之外者車數百輛至里祭告祖考墳墓焚黃建碑

捐銀四百兩修

文廟造橋梁獻對聯於

文廟

至聖先師殿云江漢秋陽肖聖心之體嘆意必固我之絕
無湛然太虛本性萬年未發金聲玉振備至德之全
惟仕止久速之各當浩乎元氣斯文千古在茲

丁未公五十二歲

春正月至京卽入院辦事有科臣柯聳上疏請以方

孝孺從祀

孔子廟廷大學士班公極言孝孺之誤國欲公擬

旨斥孝孺公力以爲不可曰孝孺夷齊一流人也竟不從

七月初七日

皇上親政

頒赦詔於天下公以從一品廕一子遂送勦爲廕生而以
勦先得四品官生予弟裔侗篤手足之愛也

上旣親政天性仁慈無疾言遽色公以爲堯舜之資進退
應對恂恂不失尺寸

上亦重公凡有所

詢問盡忠以告所薦舉皆不告之於人八月有

旨命公祀

至聖先師九月命公同冢宰杜立德主考武會試十一月
冬至奉

世祖章皇帝配享

上帝皇地祇並奉册寶上

聖祖母太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徽號蒙

覃恩贈公會祖樂吾祖乾仲父拙菴俱爲光祿大夫太子
太保內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曾祖母馮氏趙氏祖

母張氏程氏母張氏俱

贈一品夫人

戊申公五十三歲

夏旱

命內外通行熱審公有詩紀之秋大水直隸河北河南民
田大壞而山東尤甚撫院甘文焜查報公擬
旨蠲免民稍得生是秋八月復

命公祀

至聖先師

己酉公五十四歲

修知統續錄自伯夷柳下惠以至顧憲成高存之自序云天運遞衍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或才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潛心希古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其大意如此時吏部疏言直隸道府應盡用滿洲官是日同金公巴泰在

瀛臺啟奏

上詢可不可公對曰何爲不可但各府州縣文皆漢字未便翻譯須用兼通滿漢者乃可耳

上遂止其事不行

庚戌公五十五歲

上命公同禮部尙書龔鼎孳吏部侍郎王清學士田逢吉

主會試考

賜宴

特命滿洲勳臣主席

予表裏花紅二月初六日入闈公矢公矢慎誓之於神進呈題之後公卽擬作三篇卷至晝夜閱視無一字不經

一目有文可頡頏而難以定去取者必合前後場比較以定其去取又諭諸同考官曰考試官好取青年門

生故擇文字秀嫩者入選殊不知積學之士困苦一生其文必出經入史命意高遠修詞古奧若不加意搜索則彼終無出頭之日矣切不可也是科文最典雅高古得人最盛以宮夢仁爲首榜如李公諱光地張公諱鵬翮郭公諱琇徐公諱乾學趙公諱申喬王公諱揆李公諱振裕陸公諱隴其邵公諱嗣堯皆榜中士也江南選文家如盛珍示蔡九霞王惟夏許燕及等皆以爲起數十年之衰如歐陽文忠公之主試文體一變云是年十二月第三子荔彤生孕時屢有佳兆其母夢院內有高竿雙燈公又夢有鶴銜赤寶

來巢屋櫟

辛亥公五十六歲

春公有疾辭歸或曰公年尙壯何遽萌是念公曰仕宦豈有定期哉昔唐李日知爲刑部尙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明章楓山四十一歲便乞致仕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古人之所尙也吾病旣深何可久居私寓以誤

國事遂上疏陳疾力辭

上以公輔弼久不欲遂公請乃

溫旨褒嘉曰卿才品優長簡任機務正資贊理覽奏患病

情詞懇切准辭任回籍調理病痊起用公既得

予告之旨又調理二月遂出

國門襜帷蕭然從者數人別無行李一時縉紳餞送者數百人詩章多有可述至里彙而刻之名曰青門集是冬公閱宋人陸務觀詩集八十五卷仍選定令人抄成一集蓋務觀詩識見超踔風味雋永與眾迥然不同故公晚而好之是冬爲兒嘉孚行納徵禮於梁少宰臘月爲嘉孚娶於梁氏

壬子公五十七歲

公在真定督子姪勲男等入匯景園閉戶課文公

委良清少五年詩
喜而咏之云罷相歸來問芰荷荒園老屋映庭柯文
章應許如班馬詩賦還應擬李何偶向高齋尋寂樂
時烹香茗對籐蘿春來桃李爭先發喜見烏衣磊落
多春

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

上諭吏部

皇考實錄告成克昭一代之典章永垂萬世之模範監修總
裁等官著有勤勞宜加寵錫

加公爲太子太傅公具疏控辭奉

旨

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關係大典卿董率纂修著有勞績所
加官銜已有諭旨著祇遵成命不必控辭是夏居柏鄉
輯孝經註義纂集格言曰瓊琚佩語詞林孫屺瞻曰
註義補先儒所未逮爲後學之津梁六經奧義首在
於茲有裨聖學非淺鮮也瓊琚佩語一編格言正訓
惟是力行未能時時撫躬滋咎耳屺瞻者名在豐亦
庚戌科所取士也公又命屺瞻書鑑湖堂扁取唐人
賀知章鏡湖一曲之義懸之於肯逸園園在城東南
趙氏之菜圃也售之於公草堂三間舊亭一座蕢山
數尺而已公嘗咏子美詩云水深魚極樂林密鳥知

歸湖中有小舟每與友人徜徉蒹葭白露之間與鷗鷺爲鄰作南湖釣艇賦秋八月

上又欽賜公雲緞七表裏青馬一匹鍍金鞍轡一副白金一百兩公具疏謝又奉

溫旨焉是科順天鄉試姪勰中式未幾公弟辨若病故公哭之慟有詩云垂髫曾共頌奇書自許才華世不如
躡蹠中年始發迹迤邐一令便懸車治留棠蔭稱遺愛詩積青箱是蠹魚此後五人中少爾臨風灑淚滿
衣裾又諸昆濟濟樂笙簧九月猶同宴一堂叢菊花殘陶令死青山酒渴謫僊亡柳莊作賦空驢背午水

臨流罷野航寄語姪曹須珍重生平著作謹收藏蓋
公之篤於手足如此又有思故友楊方伯詩云老來
無友爾堪傷閱盡朝華與夕陽曾許且亭續子美誰
知河內損嵇康孤城畫角樓空倚紫塞征鴻背有霜
聊與鄉人忘爾我風流今識展禽狂

癸丑公五十八歲

春日公常攜友人遊張村園亭是歲孫北海寄一聯
云文中子門多將相郭令公身係安危又一聯云司
馬有時稱獨樂希文無地不先憂蓋以溫公文正許
公也

甲寅公五十九歲

值三逆之變征南大兵過槐水有滿漢中書舍人來
謁公詢以方略有江南人余讜對曰進言者云賊鋒
正銳宜於守公曰是也能守而後能戰耳是年夏

大行皇后崩部文奉

旨停止哭臨不成服公上恭慰

聖懷疏

乙卯公六十歲

時公叔麗榆正任潮州太守不肯從賊爲賊所羈是
年公以歷代古文無善本選定本題曰欣賞集自左

國迄元明皆有序文冠其卷首而其總敘云歷代古
文者天地之符瑞人生之菁華也自伏羲畫卦倉頡
作字而大文啟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於是乎易以象之書以記之禮以秩
之詩以咏之春秋以正之然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
備焉故五經者萬世文章之祖而夫子刪詩書定禮
樂功高堯舜以此已聖遠言湮左邱明親炙耿光猶
未盡得聖人之意戰國秦季其言雜亂兩漢稍稍復
古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班固其最也六朝綺靡日甚
唐宋之間有歐陽二三君子起其衰而振其弊蓋必

得經之意以爲文而後其文足以傳此文之所以與立德立功而並垂爲三不朽也故選本雖多精確者少梁昭明太子文選雖稱奇書而專務詞華眞西山先生文章正宗趨向正矣而文體割裂若近日之名世文宗古文奇賞古文必讀等或略而不備或駁而不純批評之語腐穢荒謬訛以傳訛俾後生小子失所依歸而反以錮塞其聰明迷惑其心志非所以端教化而訓蒙士也余里居無事乃取幼所誦習古文推而廣之摭摭搜輯考証於左國全本及廿一史各家文集而爲茲選自乙卯之夏四月至秋九月克竣

厥事一心一手不假他人蓋不遺餘力矣舊批佳者存之訛僞者盡行芟削另出己意其文隨時代爲序次不分門類各體具備在人自得之耳雖非響龍繡虎之彩已盡縹囊緗帙之奧質而有文庶幾乎彬彬郁郁者也集成名曰欣賞蓋有取於陶淵明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之義焉學者倘因文以見道由古文以進於五經卽聖人之意可得而求也

丙辰公六十一歲

春爲子荔彤延趙州張元裕爲師回卽公自教之是歲刻鑑語經世編鑑語者閱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而

撮其要者公自甲辰以後卽閱通鑑全書常苦其浩繁難記因摘其要者抄錄成帙初名鑑語昉左邱明國語之意也宛平孫北海先生曰是書足以經世因易此名辛亥歸里覆閱壬子又閱一週再加增益每段之下詳略不等識其所見而論斷之前後有十年之力至是始付剞劂其後二年始告竣孫北海謂自左馬以後世鮮史材茲書本末具備采取精要評議確正經濟文章兼總無遺申鳧盟謂其體裁同於左國識議過於廬陵天地間一奇書也魏讎伯謂其嚴正直追朱紫陽豈但爲涑水之功臣乎一時遠近學

士大夫爭欲得之是年會試公姪勰中式

丁巳公六十二歲

是歲公次子嘉孚歲貢田閒無事取金壇蔣楚珍先生四書舌存刪定之令人抄錄成書名曰四書惺心編未能刻也著有樗林偶筆上下二卷上卷多言性理下卷多言世務樗林者公所居之東菜園也多樗樹故名是年因爲公子嘉孚選易課自作易文二十餘篇輯先賢卜子夏集成又節抄家語而刻之八月公孫世晉生

戊午公六十三歲

是春

上命在廷諸臣及各巡撫舉薦博學宏詞之臣有陝西道御史焦榮以公應

詔疏內稱公履籍翰苑品行夙著淹貫經史之學兼富著作之材學行兼優韓富文范之儔等語然公素不識其人也總憲魏環溪曰邇來第一篇大文字也魏環溪自丙戌通籍以來與公志同道合三十餘年矣未嘗不以學問相切磋也太夫人墓誌環溪倩公爲之嘗欲自至柏鄉又欲其令嗣學誠來公皆止之惟有老友潘藏山往來耳夏著樗林續筆輯瓊琚佩語佳

言玉屑等書又批四書存疑著四書捷講以訓蒙公
少子荔彤延師李躋如教之是年爲荔彤結姻於保
定于氏乃公丙戌同年少司寇于岱仙也九月隆平
縣大水知縣不肯報災公力勸之申請撫院題疏得
免十分之三

己未公六十四歲

春公爲少子荔彤選引蒙課文及墨卷親爲講解通
鑑古文必讀等書是年二月內會試題至公作擬程
三篇舊大名道孔心一僑居臨清作詩云己未科春
榜未發柏鄉相國寄示擬程三章賦酬其一云沙隄

久不聽鳴珂麟閣功名寓薜蘿高卧方知天趣遠崇
班轉覺世緣多淡懷時共雞窗話妙墨新傳象鼎歌
漆硯濤鳴千頃勢化爲飛雨長菁莪其二云愁見人
文八變風多將素質綴青紅衣如楚相終歸謫貌似
中郎卻未工誰陟危峰窺日月驚觀彩筆闢鴻濛名
經出自調元手雲霧齊消見碧空其三云經義掄才
令典垂每隨世運轉平奇文思落紙誰能主風氣移
人自不知白鹿一燈傳慧業青雲多士景威儀東山
正好耽絲竹煮字晨窗尙惜時其四云山中宰相負
書淫五典三墳一往深黃閣絲綸襄雅化平泉花鳥

寄幽襟宦情蚤避爭名地儒術難忘垂教心紙貴洛陽欣再見雄文依舊購雞林四月長子勩以廕選補刑部四川司員外時有戶部二缺或言其利者公正色斥之曰少年未更事務受

朝廷恩典正好練習刑名廣行仁恕何以利爲作家書以此諭之隆平縣漳河口決淹沒民田數十村公告其縣慰修之仍作詩勸勉不一月而隄告竣數十村之民始得佈種秋禾不至逃竄也夏六月纂補易經大全成十月嫁第三女於高邑李氏壻名李雲麗故明相國李文節公之裔孫孝廉李僕之第四子也十二

月

上賜日講四書解義公具疏謝內云修身爲本列大學之
首章允執其中冠魯論之末簡中庸言天德而歷敘
九經三重孟子陳王道而亟稱發政施仁義蘊宏深
體之有要人君爲學原不同於儒生之尋章摘句也
又云今者用人行政次第舉行小醜漸次削平尤深
根本之慮貪污雖已察處更嚴徇縱之條足兵餉而
仍不病乎民生阜財用而仍勿傷乎

國體崇節儉獎清廉則羣工自勵恤災荒均賦役則百
姓自安云云

上嘉納之

庚申公六十五歲

客有詢公以何樂者答詩云偶爾三槐座今宜二仲
延那知真樂地不在貴乘軒詞賦驚前輩功名讓後
賢庭前花燦發許我醉如顛是月公次子西行省公
弟於平遙公長子勳陞刑部貴州司郎中五月公少
子荔彤出痘百日限足始入學爲之選古文墨卷時
文俾肄習而每日塾師所授書必親爲之講解公所
著希聖錄十餘年至是始成其書有五門二十五目
一曰爲學門目曰格致曰存省曰謹慎曰遷改曰闢

距二曰惇倫門目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三曰致治門目曰宰輔曰臺諫曰牧守曰教化曰武備四曰教家門目曰勤儉曰學問曰敦睦曰仕宦曰祭葬五曰涉世門目曰頤養曰度量曰謙忍曰義命曰應接蓋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蘊括其中矣是歲刻女誠女孝經女論語成其女論語則卽舊本而刪定之也女誠女孝經如舊

辛酉公六十六歲

正月十八日公少子荔彤應督學吳公科試取中入

學第七名十二月公長子刑部貴州司郎中勦代領
上欽賜日講尙書解義到第公謹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受訖具本恭

謝疏云竊念臣才識迂疏學問淺薄不過粗通章句而

已若尙書二帝三王之大道敬天勤民之極則何能

窺測一二蒙

皇上不忘故舊念及犬馬曾

賜日講四書解義一部發四子之心傳繼千聖之統緒臣

朝夕講解愚蒙之心日以開豁茲又蒙

御賜日講尙書解義臣展卷跪誦大義昭然虞夏商周四

代之心法治法燦然紙上

皇上括之以敬誠中而危微精一之旨平章協和之化媿堯舜而軼湯武者其志勤道遠具見於

御製一序中矣臣雖跼伏草野讀

皇上所賜之書如侍

宸展之側繹

皇上所製之序如聆

咨傲之音臣何幸邀此

曠典受此

隆恩得聞所未聞以不虛此生也行見

聖子

神孫奉以爲保邦致治之寶鑑官紳士庶守以爲亮工熙
績之洪謨

社稷享無疆之休厯服緜維新之慶矣二月內

皇后梓宮發行是時在京諸公多有勸公北上送

葬者公以已係告病之官具疏陳明非敢求安逸也蓋大

臣之義如此四月內公少子荔彤歲貢入國雍塾師

李躋如母憂公仍自課督之七月值公懸弧之辰

公長子郎中勳以長安公卿大夫贈詩裝屏寄至里

大學士高陽李坦園先生爲之序辭曰

今上御極之二十年也七月二十五日是爲柏鄉閣老貞菴魏公懸弧之辰先是歲在乙卯公屆六袞大慶時值奸萌竊發

聖天子奮揚神武掃除遺孽所在用兵烽燧相望靡有甯息四方來致賀者公概峻卻之弗與通方今閩粵江楚滇黔巴蜀諸地救甯底定海宇清晏正生和樂公長君比部郎勦暨門下士之仕於朝者謀所以爲公壽而乞言於予予與公隸畿輔屬邑涿郡於鄙城爲齒錯壤則里居同丙戌試南宮竊附公蘭譜之末則通籍同膺

世祖章皇帝殊恩擢置史館洵厯晉秩

皇上眷注恩渥供職

綸扉厯事有年靡弗朝夕與俱則受

兩朝之寵遇同予知公最深親炙公亦最久其何敢辭予
嘗讀歐陽修上范司諫書謂宰相行其道諫官行其
言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任天下之責諫官雖卑與
宰相等然自漢唐以來相業之盛蕭曹房杜而下惟
宋仁英兩朝爲最著其時如韓魏公琦范文正公仲
淹富鄭公弼杜祁公衍歐陽文忠公修文潞公彥博
相繼登朝照耀史冊間要其以諫官而登宰輔者歐

陽文忠一人而已今屈指公在仕版由中秘居諫垣者十年爲御史大夫者十年由冢宰卽入秉政府者七年三十年中不爲諫官卽爲宰相以一人之身兼厯二者之任而獨專且久以展其嘉謨碩畫燮理參贊之猷歐陽以後惟公一人而已公自給諫以至司憲剛正謇諤知無不言以肅班聯也則有請舉

視朝之疏以端士習也則有孝經取士之疏以恤民依也則有拯救流亡停止加派之疏以裕

國計也則有縱核錢糧敬陳理財之疏以節武備也則有軍政事宜敬陳用兵大勢之疏以表忠烈也則有

袞錄幽忠殉難事同一例之疏至若條議八策敷陳五困
於生民之利害

社稷之大計劃切敷奏殆與魏文貞之十思十漸相上下者
上於是有才猷敏練之旨畀公以銓衡重任不踰年而
特簡中台矣公勤贊

廟謨平章

國事爲

朝廷計苞桑爲閭閻軫疾苦往往有人所不及知不及
見者每於退食之暇自經史子集濂洛關閩百家眾
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之書無不肆力研究以佐經

邦論道之資

皇上方倚公爲股肱心膂不可一日離左右而公屢疏乞
休情詞懇摯特奉

恩綸予告歸里一時公卿大夫設供帳祖道都門外京師
之能詩者率爲咏歌以張大其事比之漢疏廣受尤
爲過之公之遭遇榮矣哉歸則杜門掃軌窮幽探賸
凡所著述如知統論性約言讀書希賢諸錄以及經
世惺心諸編清覽溯洄欣賞兼濟堂諸集汗牛充棟
直與身等若公者出則爲

國家之碩輔處則爲作述之大儒業藏名山而功垂竹

帛可謂今古之偉人已歐陽集中所載書疏劄子動輒數千言拳拳忠悃其他著作類皆原本六藝爲有宋一代文章之冠試以公頡頏其間幾幾乎鳧列而鴈次者若其尋墜闡微旁搜遠紹毅然以斯道自任恐文忠公亦未之及也昔富鄭公以致政家居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與王中丞拱辰席司封汝言司馬文正公光等共十三人爲耆英會圖畫其像以爲美是時文正公年最少亦已六十餘矣予雖不敢以文正自况然視公固兄事者也異日者邀

聖天子光天化日之恩優游林壑從公于鹿牀石几川雲

嶺月之間亦如香山洛社故事講德談道歌咏太平
更欲乞公以熊經鳥伸之術逍遙物外以頤養天年
公其能許我否耶遂不辭而爲之序是秋有閒吟七
言絕句云參禪煉氣皆多事只是還他一太虛晏坐
不知秋欲老星移斗轉月明初又云穩卧鄙南月掛
村困無積蓄篋無銀五經珍襲時披誦此寶真堪遺
子孫又云心卽性兮性卽神此真之外更無真若云
無惡並無善一點良知更何因王陽明云無善無惡良知非善而何又
云天道原來是自然渾淪四七度周天五星日月皆
東轉如此光陰成歲年冬請庠生張靖臣爲荔彤講

易經十月永年工部尙書冀公諱如錫及公壻冀棟
來與公次女行納徵親迎禮

壬戌公六十七歲

四月張西山先生自山左差人來求文集序公作而
寄之西山者京師人橫渠張子之後著作甚富得濂
洛關閩之傳與公契故爲序之公長子勳陞江西建
昌府知府八月又筆削希聖錄九月爲荔彤娶婦於
保定于氏

癸亥公六十八歲

正月公爲少子荔彤講孝經點四書集註張閤老直

解閱韓選墨卷訂正魏氏世德家傳錄及衡山公樂
吾公乾仲公拙菴公文集未刻者皆刻之補刻嶼舫
近草秋點定諸理齋通鑑纂要閱朱文公集完十月
送柏鄉知縣邵公嗣堯歸里邵庚戌之役公所拔士
也以清直故不合於時嘗題贊公小像云可舒則舒
可卷則卷既直而剛不爲懦輒正色立朝百僚斯勉
膏澤及民匪躬蹇蹇

黃閣宣猷閉邪陳善我

后之德躋於二典有言嘒嘒虛公以辨勇退急流需沙以
衍左圖右書鴻文日演經飽其腹史取其齋文富范

韓薦草燁燁夫豈譽私公論不舛公像儼然公心如
洗願學魯鄒鼓淫是遣古聖之蘊公開其鍵是冬批
評易經存疑完

甲子公六十九歲

正月公兄鹽運使竟甫公病故公哭之慟未幾南宮
杜子靜之訃至杜諱鎮公之友也公之友無幾孫徵
君孫北海魏環溪申鳧盟楊猶龍魏蓮陸郝雪海至
是而零落殆盡矣公作詩輓之六月

上諭開列原籍德望大臣起用部臣首以公名入爲某所
阻不果行秋七月十九日蔡恭人卒公次子嘉孚生

母也冬公爲少子荔彤選定時藝仍朝夕講論常至子夜不倦偶病自書遺疏稿付荔彤收藏云後日卽以此疏封齋其生死了然如此

乙丑公七十歲

春正月公四女出適真定梁氏壻名允莊蒼巖相國之胞弟子也二月公姪男中進士五月選庶吉士

上臨軒親點唱名及公姪

上垂問公起居甚詳因問宛平相國曰此人是其胞姪乎對曰乃其胞弟温州同知裔懋之子也遂蒙

恩選入中秘焉其年

上賜易經日講解義公具疏

謝夏公偶行蹶傷齒復傷暑熱齒衄甚劇延醫治之痊
愈然精神稍減往昔矣七月長子勣以慈母例自建
昌奔蔡恭人喪歸攜江西巡撫安公世鼎並諸司道
祝壽屏至長安門生徐公乾學孫公在豐嚴公我斯
李公振裕王公揆等亦製屏祝公七袞壽王宛平宋
長洲梁真定吳漢陽徐崑山李合肥陳澤州諸相國
杜秀水董平原諸公俱有詩遙祝備極一時之盛公
皆以楮翰答謝是冬常在內室靜處屏絕外事語人
曰人生七十古來稀况已位叨台閣逍遙林下著書

自娛尙何分外之求哉

丙寅公七十一歲

元旦自書一聯云烏頭宰相歸林下十有六年常思
乾乾翼翼白髮書生慶青春七十一載甯忘戰戰兢
兢蓋公天心澄澈生死勘破故自書曾子臨終之言
於柱以驗其學力到處惜乎人未之覺也初二日賀
公孀母周恭人節公七叔潮州太守諱槐祥元配也
備敘古來賢臣年壽之期云率皆不過七十蓋亦自
况之意耳人日果病吐血昏眩移刻方蘇公平日精
神健旺以七旬之年耳目未少蔽暗燈下讀書常至

夜分爲子弟儒生講解書義或批闡藝文奮筆疾書
目下十行少年人所不及因齒衄之後庸醫誤投苦
寒之劑致敗血停滯於內初八日復昏眩少刻醫家
仍認爲痰火投以梨藕之汁病愈深矣二月公病少
痊然神氣不能平復病中猶常呼子弟至榻前朗誦
諸書以自娛樂其天性好學至老不倦也四月初五
日公病大作至初九日丑時正襟危坐而逝遺命刻
楊公猶龍弔武侯詩於墓石其詩云定軍山下路丞
相有孤墳故國空流水荒阡足暮雲君才自十倍天
意竟三分行客年年過鶯啼不可聞蓋念武侯王佐

奇才下視管樂且佩其鞠躬盡瘁之言而以之自命也長子勳等卽繕錄公前爲遺疏入

告繼而撫臣于成龍復有閣臣病故一疏奉

旨給與應得卹典禮臣復疏

准與祭葬先是公立朝時曾無意中開罪於某及公病危疏入

上問及公品行某以非言加之並欲奪公卹典賴學士徐公乾學力爭得

旨依禮臣議而議諡之典竟阻撓留中矣於丁卯之二月

十二日

欽差并陘署道周濂祭於里第於己巳之四月初三日葬
公於城南路村卽聖德村之新阡徐公乾學誌其墓
銘曰從盈必大始賞天啟參國趙魏蕃昌施祉高平
鄭國頻復其始緜延蘊崇篤生夫子翊我

興運官用儒起道宏言傳匡輔變理移病致仕弗俟年齒
星終踰四徜徉閭里急流勇退自贊云爾稽古典學
著厥統紀壽考彌性隕予仰止赤志商封銘藏奚委
宅兆食墨國安歸體利其後人綏福百祀豕宰張公
士甄篆額相國李公天馥書丹先卒之韓袁傅蔡諸
夫人並會葬焉題墓表者狀元少宗伯嚴公我斯也

葬後二年辛未鄉里紳衿士庶公舉公德行學問事業經濟堪爲配食

聖廟蒙撫臣郭公世隆批云原任大學士魏公德業文章本部院夙旣佩服准卽置主擇吉入祠復蒙學臣顧公藻批曰看得已故大學士兼禮部尙書魏公諱裔介河嶽鍾靈珪璋協德早歸

黿禁學貫天人晚置

鳳池功多啟沃當

廷陳奏不異崇政說書援筆成文兼似午橋相國

帝方資乎補衮人盡仰其懸車綠野平泉杜門卻掃關銘

洛傳殫思窮神允爲理學醇儒豈特邦家元老乃

賜祭

賜葬已邀

殊恩於九天加豆加籩未永明禋於千禩宜從公請崇祀
二丁遂於是年八月初一日迎主入祠致祭訖經事
者守道邵公嗣堯巡道許公兆麟署井陘道真定府
知府馬公世恩趙州知州龔嶸柏鄉知縣陸賓也各
有批詞載鄉賢錄中是冬奉

旨修三朝國史徵取公所著書遂將公詩文奏疏存稿並
咨送部院載入

魏貞菴先生年譜終

三

國史永垂不朽云

魏貞菴先生年譜終

程山謝明與先生年譜

元孫鳴謙敬輯

志學一書孔子自譜其年卽後人年譜之權輿也至於
祖述憲章厥孫隆之尙矣嗣是若述德詩若祖庭記所
以追美其前益津津焉維予小子生 高祖之後三十
有三年懿行休風藐矣從遺書得其大畧又反覆衍溢
於所謂目錄草者合以 祖父之傳聞庶幾十獲七八
焉於所不得詳者則闕之蓋慎之也輯年譜

先生諱文游字秋水號約齋晚又號顧菴姓謝氏世爲江西
建昌府南豐縣人講學縣城西程山世稱程山先生

明萬曆四十有四年丙辰秋八月癸亥先生生於南豐縣大井里

先生始遷祖宋宏詞科諱堯仁字夢得與其子諱驛字處厚者俱有詩名載閩書福建諸志由孝宗淳熙間遷於南豐市山孫諱之純曾孫諱師聖中理宗開慶進士仕福建松谿令行業見江西各志傳十四世爲先生曾祖繼飲大賓諱昇十五世爲先生祖縣文學生諱廷用十六世爲先生父太學生諱天錫元配氏揭無子卒繼室氏何生先生四十有五年丁巳先生二歲

四十有六年戊午三歲

四十有七年己未四歲

四十有八年

入月以後為

庚申五歲

先生幼即喜行禮不為羣兒戲

天啟元年辛酉六歲

二年壬戌七歲入小學

太夫人禮塾師隆敬學甚寒暖無少疎怠每諸子自塾歸必示以某可為式某可為戒至孝親敬長睦兄弟之誼尤
諄諄訓勉不倦

三年癸亥八歲

四年甲子九歲

年譜

五年乙丑十歲

六年丙寅十有一歲

七年丁卯十有二歲

崇禎元年戊辰十有三歲

先生作太夫人行狀云舅氏死洵甫十餘齡隨先母往哭見先外祖覺菴先生遺書中有與羅念菴鄒爾瞻二先生書稿洵愚不解唯朱子晚年定論一冊先母見洵翻閱不置命持歸洵自後雖習舉子業理學一念耿耿不忘中得自奮拔皆先母有以啟之也

一年己巳十有四歲

三年庚午十有五歲

四年辛未十有六歲娶夫人李氏尋卒

夫人排上李公自阜女善病病且殆曰吾謝氏婦也不廟見不暝矣先生聞啟太學公親迎歸七日卒先生葬之如禮待李戚有加厚終其身

五年壬申十有七歲繼室夫人蕭氏

南城選拔蕭公應呂女

六年癸酉十有八歲

有友論文而授餐者爲叔弟失禮去先生方嘿然閉戶自責已聞堂上怒聲則太學公方索林與弟也先生跪曰長

兄身教不謹願先弟受杖太學公為霽顏兩釋之友聞之
曰非所及也

七年甲戌十有九歲

八年乙亥二十歲

冬十月戊戌子德宏生
初名士驊先生講學後改命今名

九年丙子二十有二歲

附縣學弟子籍
督學使平湖陸公錫明

是年太學公築學舍於廣昌縣香山愛其形勢自號香山

居士命諸子敬業其間

十年丁丑二十有二歲

夏六月丁未子士駒生

三歲
殤

十有一年戊寅二十有三歲寓香山

十有二年己卯二十有四歲寓香山

秋九月鄉試歸歎曰天下方亂而求賢草率若此非中興氣象也吾不可以復矣

十有三年庚辰二十有五歲寓香山

十有四年辛巳二十有六歲寓香山

自己卯後厭薄舉子業與禪僧往來至是見中原寇氛亂無所底遂有出世之志

十有五年壬午二十有七歲寓香山

夏五月編緝初學先言成

六月先生舉子師李公淑旦

藩

揭友溯廣昌邀赴鄉舉不

可比歸歎曰謝秋水見幾之哲不可及也蓋是科苟簡又甚於已卯云

十有六年癸未二十有八歲寓香山

壬午以來嗜大慧杲集參叩甚密最後用工尤猛一日午坐榻上返叩靈根忽然如鳥飛出籠在太虛中屋舍身軀俱空移時忽自念此境是好便失之然自是神氣清灑異常

夏六月戊辰祖母王太夫人卒

壽八十九

先生襄葬祭盡哀

盡誠服除遇忌日哀慕不御酒肉或問祖忌之禮於古未
詳先生謂祖母撫愛思之不忘至日安可不變食

皇清順治元年甲申先生二十有九歲寓香山

春三月寇李自成陷北京崇禎皇帝崩先生脫縣學弟子
籍

崇禎皇帝殉社稷凶問至先生俯伏仰天大慟啟太學公
太夫人棄諸生皆泣而許之

是歲讀陸子象山集專志於儒

二年乙酉三十歲

讀象山集

秋九月辛未太學公卒

壽六十有七

先是永寧王兵過南豐舉

家奔竄太學公遘疾移至家一夕卒時二十三日也越七日永寧王兵敗返暫瘞太學公近郊奉太夫人竄西鄉方驚怖頃土人慰勞慰懃掃室供爨蓋邨人素德太學公故也然先生恒鬱鬱終身以倉卒未盡禮爲恨

先生或出必奉太學公小影晨昏展謁色笑藹然忌日哀思涕洟至老不少衰見於夢者十夕而七。先生日錄書夢甚詳清警則加勉昏散則自責真所謂通乎晝夜者也
三年丙戌三十有一歲避亂居鄉

讀王龍溪集又讀王子陽明集

四年丁亥三十有二歲避亂居鄉始會友講學

讀陽明集深悔從前之謬是冬乃會同志友李仲闇萼林

曾若顛有年節先士睿明傅同人與姚繩武□揭白波

曾悅生秉豫甘槿齋京曾樵陽□等講論良知之

學

五年戊子三十有三歲避亂居鄉

是歲舉會最密每朔望大會說到痛快處諸後進有面赤

者色沮者機興疊疊者書課中有痛悔極艾者

周仲謙道新入會

先生於會中最服傅同人謂其見地超卓膽力俱到吾儕

罕見其儔

六年己丑三十有四歲避亂居鄉

春三月大會於了溪又大會於新城縣神童峯新城吳一

焉伯王聖瑞□□鄧元白玉入會聖瑞精於羅整菴困知

記力闢陽明與先生爭辨屢日

傳同人作禪根論先生謂大體規模亦吾儒正理但文字

竒幻過於楞嚴又謂其辨禪太急務為安頓有強探力索

之象而無寬舒融釋之意乃為改易之

是歲於明道敬字有理會

是歲願居門墻者衆先生皆固辭一為師道等於君父亦

草奉師是爲褻道一爲已當培植深厚沛然有餘乃可爲

師不然則是道德中之功利

詳後傳同人師說

七年庚寅三十有五歲奉太夫人歸祖居

乙酉變後義兵羣盜並起連年轉徙是歲金

聲桓王得仁

餘藁猶伏莽竊發燬源頭草堂乃奉太夫人歸大井里祖

居時先生更病目李淑行

來候曰秋水此時絕不要

動念方是工夫先生曰已寔不德天降之罰不勝悚懼安

得不動念乎

謙按先生避亂無定處可攷者源頭遭火者二可攷者是年

子德宏取婦曾氏

八年辛卯三十有六歲

作舉過箴受過箴每會講畢誦之

是歲始得困知記讀之不合

九年壬辰三十有七歲教授於果育齋

春三月女孫生

友人曾秉豫稱弟子

夏甘健齋為西鄉饑民請賑活民命頗眾先生規以立顏子之志有善勞消去伐施功夫是為已也

秋九月大會於肆應巖謝退思進入會南城章宏自造劉

子淳良入會

曾樵陽癖於禪先生與之朝夕講論終不合至是作書絕

之或疑爲過峻先生曰學術所關不得不爾癸巳樵陽死
吊焉

十年癸巳三十有八歲居南邨

友人周道新稱弟子

十有一年甲午三十有九歲始館程山顏其堂曰尊洛自署
曰約齋作約齋銘

緝程門主敬錄

夏五月丁巳長孫脩振生

同堂謝退思於先生爲大父行願居門下引王文成待其
叔祖克彰例家廟叙叔姪講堂行師弟子禮先生不從而

進心師之每稱必曰先生

十有二年乙未四十歲居西郭

評次風雅倫音畢

冬往寧都訪易堂諸友

十有三年丙申四十有一歲居西郭教授新城梅源主人吳

一馬遣五子愛學屏絕舉子業

春正月友人甘京稱弟子先是先生講學邑人頗訕笑自
經師封濬進士黃熙及老友甘京折節後羣議稍息從遊
者日衆

夏閏月大水西郭田園居室書籍什物壞先生得報甚驚

以家人無恙稍慰既聞傷稼過多終夜不寧

秋七月大學切已錄成

八月庚寅望次孫脩擴生

九月作誠說

讀薛文清集稱其平正切實又極精微讀李寅青集稱其博大而精有生不同時之恨

十有四年丁酉四十有二歲春教授梅源三月歸夏四月徙居程山

五月禱先生每遇旱必蔬食齋戒朝夕禱旱荒則減餐啜粥有餘則糜粥以食饑者

六月訂李賓青大學稽中傳先生謂此書精穩但稍有字句之累故爲訂之

是歲讀困知記契合自是日析禪學之弊一宗程朱

十有五年戊戌四十有三歲居程山始拈畏天命爲宗旨

春正月李璧及門璧李公淑旦子先生講學公手書往復後欲反師先生引南大吉師王陽明羅近溪師胡宗德例先生固辭欲逃入深山乃以璧爲托至是璧奉遺命執贄

二月寧都彭中叔

任來同堂

夏五月見崇禎皇帝御書詩拜哭

十有六年己亥四十有四歲居程山

春正月朔湯适後改永誠及門适大司馬楊菴子楊菴十年長

每過程山退然如不及致書曰先生賀之師非賀之友本
宜執贄北面但不能日侍函丈而空書一束恐流於浮慕
是以次且未乃以适受業

夏四月徙居

日記云讀整菴集論禪處極其透徹從來諸儒未曾發明
至此此書初讀不覺其好久之愈讀愈妙又云白沙之學
所得爲深然其流爲禪也亦易惟薛文清至當無弊以其
不失程朱範圍故也

十有七年庚子四十有五歲館於家

此歲目錄草失

十有八年辛丑四十有六歲館程山

舊令榆林張公曲江

黼鑑

求見許之曲江退謂人曰南豐

一令但得見秋水先生為幸耳

康熙元年壬寅四十有七歲館程山

春三月甲戌朔李仲闇卒卧疾時猶問程山有隣室可借

否我當移榻其中即於謝先生處執贄講易此念自戊子

積誠至今先生當鑒之至是卒先生哭之慟

謙按先生作深齋行狀獨

未載此恐涉誇張也

夏五月張令歸奉家傳元人所繪孔聖像拜納程山口

此像唯先生得拜之黼鑑不敢私也先生拜受懸諸尊洛
堂前設紙帳朔望及會講日率弟子啟帳焚香四拜乃登
講席先是亦拜書紙慙耳

六月友人曾有孚稱弟子自云讀廣土舉民章講義有省
特來納拜先生以老友不敢當堅却之不聽恐拂其誠遂
受

冬十月作三畏章講義於香山與僧麗中

朱卯庸魯
藩孫也

論性

作香山論性商語十一月送別麗中麗中囑先生將先儒
語錄從頭訂正以成理學全書答云此事自揣亦可任得
所款者力行未到不足取信於後世耳

二年癸卯四十有八歲館程山

春正月廣昌丁誠叔□□入會先生甚喜其氣魄可任道
明年秋卒甚哀之

三月刪校西學七克畢名曰七克易日錄云此番刪校七
克彼教陋處俱已剔盡存者俱切實格言也置之案頭可
以爲刮骨洗髓之劑

復校初學先言畢

讀劉念臺人譜推爲明季理學第一

有以講學號名議先生者同堂或爲戒心先生曰小小利
害便如此平日講學何爲或猶不釋先生曰吾知善道耳

卽有禍害不至辱也然我輩固窮講學人何惡焉久之謔

亦息

親炙錄誤作壬寅據日錄改正

夏四月欲作魯平公將出章講義覺欠含容遂作司馬牛

問君子章

六月養疴於杏山自謂人跡杳絕萬山歸寂之際時有珠

泉一滴相報

秋九月復校大學切已錄畢

冬十月黃弼侯扉入會

十二月己未仲弟文波卒

親炙錄誤作壬寅

盛寒季弟文漢進酒

先生飲數杯書之日錄寧都邱而康

維寧

閱課評云期喪

變食而飲酒大非禮時而康方擬過程山先生意待而康

來拜其直諒甲辰

親炙錄誤
作癸卯

冰叔以書來論先生似未受

過先生啟善涕泣自勒數語揭之壁間以告同堂更作書

謝冰叔而康冰叔與甘京書云程山先生樂善受過使我

感激涕零即以柬札顯示諸子使益有興起

三年甲辰四十有九歲館程山

春與劉二至

凝

論西學往返數四痛關之

二月魏冰叔札云先生之學其施於用者可以涵養君德

蒸陶人亦然涵養蒸陶中亦當有作畧如伊周孔孟其致

君之術自有一手把握得定處非徒積誠以格心而已書

曰作新民註曰鼓之舞之之謂作教養人才亦非獨蒸陶之功也蓋言學於今日當有以救古人之弊而作今人之信者願先生於此更加意先生云叔子此言可謂痛切予於開諭則不無於勸懲則甚疎作人無勸懲猶之治民無賞罰將何以行然謂游可以涵養君德蒸陶人才游仍不足以當此今以游自信有安定魯齋其人主於太學以游爲齋長循其成法爲之疎附後先或可以稱其職耳自信學術雖是孔孟伊周但生質頑劣向道又遲氣體蚤衰不能實造其境聞老友言敢不益自策勵

秋八月拜甘京所摹明太祖像哀惻

論有明學術推薛文清入手歸宿果是程朱正派不付以落禪議之後來諸公能免此議者少平心觀之亦最易見但苦好高者多平心者難得耳

九月彭中叔來同堂與之簡點餘姚類禪處中叔悅服冬十有一月叔弟文激病先生視病凡一月未安寢

十有二月壬申大雨雪改葬太學公於辨昌香山又葬仲弟於本邑戊坑誠敬勞苦貌為頓老

四年乙巳五十歲館程山

作識仁說辨

夏四月乙丑星子髻山宋未有之盛來訪西山以書論學

有年至是各質所懷論程子識仁儒禪差別程朱學脉及無善宗旨有弊俱契合時魏冰叔館新城走百二十里赴會戊寅舉會聽者甚衆程山之學於斯爲盛辛巳髻山歸歎曰不到程山幾乎枉過一生矣

謙

按此會三山畢至爲當時最盛之舉髻山業編次程

山問答刊行其時精義已無遺漏但學者仰諸先生如

山斗一言一動皆可師法

謙

敬閱先生日錄尙有十數

條爲學者所願聞而髻山所未詳者因備錄於左

丙寅髻山投贄行士相見禮。論祀先師禮樂及歌詩

節奏

全言
丁卯復髻山禮諸友云須造髻山用贊此時在本堂時不
宜用贊從之

巳巳髻山閱先生講義會語敬服

庚午髻山評閣切巳錄較正七段從之。閱髻山日錄每
日揖下注念字食下亦注念字不辨髻山云揖時念是念
天地君親師食時念是念先朝不血食。論出處大義當
艱難處最要斟酌又要明決此須熟籌於素臨期稍一差
池便莫可挽救

辛未墜行堂禮髻山居兄大祥室中涕泣不預行禮却酒

肉

壬申髻山錄歌詩法見示。卧時黃熙問髻山學術先生云髻山論識仁一段話體認細微貼切真得程子血脉

癸酉髻山謂先生當立定一規矩令學者自晨至夜有所持循先生云友人俱散處又各有當務難作一定之格若欲立格還當共商在家應務當如何在館授徒當如何出外行遠當如何於不齊之中作齊一之格纔好

甲戌劉子醇來赴會。湯慈璜仲呂問律呂及星次髻山

一一剖晰先生服其攷核

乙亥髻山云看書不可立定要發古人未發如此則心便不平氣便不和窮理必不得當文人氣習每立論便要勝

人便要翻案不如此便覺文字不精彩又云日錄原爲省
察工夫不可只是立論又云冰叔石碯論禁厚不可之後
碯已堅辦一片殺子之心而不幾微露於形迹此等處太
喜作用讀之不覺心痛。看書有疑處髻山云先生當存
我說我亦當存先生說彼此體會俟再晤時又得相訂先
生謂凡見有未合處須是如此。髻山論友道兄已弟人
古亦無此冰叔欲行此禮未敢違遵先生云冰叔傷今日
友道之薄須自我輩特加振起還依他又令顧名思義情
誼日益厚先生慎重於前固是見得久要之道當審已審
人不宜輕易然冰叔之意亦非因仍苟且也

丙子魏冰叔來赴會

丁丑冰叔示限田論正統論正統論反復詳密覺歐蘇甚疎限田亦周到然還須與衆商量

戊寅舉會先生請髻山提講再三謙讓先生舉識仁爲問髻山始肯闡發。冰叔云與學者論不必便說到性命精微只常就日用常行說爲是如孔子對門人在在平實至宋儒便闡發過精微矣先生云此固是但時至如今人心盡發洩亦渾涵不得卽如子思作中庸亦是慮及後世異端之學最眩惑人故不惜剖破孟子之時有一告子又焉得不與之明辨。先生問學者境遇煩苦缺却涵養并讀

書窮理亦無暇奈何髻山曰涵養不可少窮理則須隨是
分講究先生曰雖不得讀書只遇事便與朋友熟商是亦
窮理雖不得靜坐涵養只言動之間加意安詳和緩是亦
涵養不知是否髻山曰是

髻山作詩留別望嶽尊所自於今識程山程山坦如地
念高絕躋攀相與悼道喪無善作之備承衣衿別傳流風
成敝笥先生振其頽三變學彌醇醫精於折肱用以起吟
呻時務本分事失手落機械五穀寧遲熟動色戒稗蕘團
坐春風久及門多我師愛看衆峯好本此一峯爲魏子再
三歎比於鷺湖聚鷺湖有鑿柄程山投水乳非敢苟爲肩

天命原則一畏天知昭事尊洛詎意必自恨問津晚道里
阻且長願言共叱馭羣賢力方剛

先生贈別善山詩 高卧匡山麓濯足鄱湖淚翠律浩蕩
間磅礴窺太始欲從愧不能偉人來我里積思始得慰今
夕見宋子如此宋子何披胸但自矢廿載歷艱屯僅得不
異指子先獲我心向我悉舉似功力盡平生揆一胡不喜
魏子至自黎高談發經史剖析慎細微古道見互砥諸生
仰德音燕樂偕進醜四座共慳慳恭聞識仁旨荷香柳依
依生意具爾爾程山一片石光瑩拭自此舉目塵冥冥仁
者寧坐視願賜澣濯力西江一湖水

秋八月寓香山與中叔論象山學術其鷺湖詩頭腦亦不差只掃學問處太峻當時二公肯平氣虛懷甚不難合以宗旨原無甚異只谿徑稍不同耳總因二公英氣俱欠涵養是以卒不得合竟成千古話柄真恨事也

九月中庸切已錄成書丙申起草每一章精思數日或一月至是成

是年邑俗稍變喪禮有不用巫及鼓吹者衆俱相安

五年丙午五十有一歲館良籌山螺巖

春正月書教子孫家法云以明經立品爲本以讀史達才爲用以醫業爲遊藝以詩文爲潤澤能世守此雖興隆有

數亦不至墜墮也

夏南城黃采及門采友趙中原由汴聞采執贄求見願受

業未及門卒南城哭吊者千人先生素知中原可任道甚喜及死痛惜之

六月購程山學舍先是每歲僦館其中至是易堂程山諸

同志購爲先生講學所

謙按林確齋彭躬菴自壬寅有是說故墓誌從壬寅

秋崇仁阮天植及門植初見卽欲下拜先生云凡客初會者余皆以賓主待之俟久看定方肯領拜植云先生以書札教植三年矣非初會也強拜幾下淚先生受之

六年丁未五十有二歲館螺巖

定程山十則刊行初作七矩至是定為十則舉畏天命章
講議同付梓

冬十有二月女孫歸於湯一德 門人其仁子

是歲邑俗大變宴客皆從儉

七年戊申五十有三歲館獨舒巖 巖在良壽山麓

是歲先生推黃彌侯提講

夏四月編次左傳濟變錄評論之

著讀易緒言。日錄云與李生其聰講易輟聞幼生云今
日初九忽省本月乾卦用事而本月初九偶爾開講乾卦
得非潛龍勿用節予終身之占乎當日以文言自勉後此

書未成終於謙卦

秋八月宜黃鄒明昌及門明昌十年前來居弟子先生以其成德之士且年齒相若堅辭不受今復來執贄先生見其積誠重拂其意遂領拜然終以長友待之

九月徙館程山

冬十有二月徙宅程山

八年己酉五十有四歲居程山仍推弱侯提講

春二月有息於山嶺而憊者謁見先生先生方謝應酬辭以出且請寄崇真僧舍翼日蹤跡之無有已久之致南豐遊記一篇乃知爲吉水鄧勿非任也備述向慕懇摯獨身

往返冰雪中千餘里幾道殫又不得晤爲衆所訕笑不敢
尤之意先生裁答感其誠而憫其拙

南昌彭躬菴

士望

率子厚德子夫黃建來同堂寓琴臺作

程山學舍碑記曰自有天地來高山大川之待名於人蓋
不知其幾矣就其著者而論焦匡嚴灘之節概浣花林慮
之羈窮赤壁淝水峴山之勲業政事蘭亭香山西園之文
采風流朋從宴集其人固皎皎拔俗當時或自爲之或他
人爲之詩歌序記今後之人覽之儼然若身遇之歷千百
年猶未墜彼其聲施後世雖蕩析而不磨者果何物也吾
南昌歷漢而宋僅傳梅尉嶺徐孺子磨鏡處蘇雲卿圖要

皆下吏老僉名反出諸侯王上今其地雖鞠爲茂草荒煙
故老徃徃猶能指及南豐則曾子固居書巖以文章顯于
宋繼此落落未少概見則是山川之待人以名者不又其
難矣哉謝子約齋生子固之鄉方壯歲卽灑脫世故捐制
舉藝獨有志聖賢之道爲之二十有二年曉夜孜孜罔敢
閒晚乃得程山居之與其徒封濬黃熙諸子篤躬行修古
禮畫所爲宵必書之考業計過會朔望面相質訂一二老
友時過從辨析疑義諸子中或顯達崇聞望出入循循里
中人不問而知爲程山弟子程山居城西偏石圓砥可坐
數百許人在獨孤及彈琴馬退山之左林塘幽閒修竹翳

如堂三楹館室亭榭凡數處濬與師及同堂友京常授徒其肉吾易堂諸子每過必出所撰著述近日行事講貫連日夜互爲規益星渚宋未有曾一至居旬日歎爲平生僅事四方遠近之遊而過之者殆無不知有程山謝子之學予由是以思大地凡九萬里其間帝王將相所戰伐攻取攘而得之久或數百十年或數年革命代興溥海內外視勝國若脫遺奉其正朔國號政令無敢異其名入鉅公偶一據蟬螭蟻子之地殫其技能才智栩栩然自爲得思以易天下而傳後世俯仰陳迹或亦未免爲人所訾駮乃若魯鄒泗嶧濂溪考亭象山百原九疑龍場石蓮洞之區果

何人居之帝王有所不能奪天地有所不能私名之今古
無有窮極是必其獨居衾卧對妻子顧影形表裏瑩徹而
毫無愧怍者也雖令勲業蓋天下文章擅一時有不可倖
而致嗚呼豈不浩然大丈夫也哉歲己酉春二月予携長
兒厚德塔黃建讀善獨旅之琴臺建亦程山翁徒也甘京
以其師命屬予託碧勒洞石予自視其心油然而
私喜其托程山以有名也遂不辭爲之記

秋九月遊嶽姑山冬其聰黃國望從下山聰避疾冬十月
癸亥卒聰深齋猶子年十七及門氣質清正德器深厚先
生方以傳人屬之年廿一天死先生與之慟歲餘哀不釋

程山易堂諸前輩皆雪涕悲道運之厄先生手錄其詩夾
魏叔子較以傳門人寫松石授經圖紆先生憂

九年庚戌五十有五歲居程山弼侯推先生提講

春三月適猶子德健往尋其父於遠先生第五弟文淇商
遊打箭壚十餘年不返太夫人憂念切先生欲自往携之
歸不許謀遣健往仍不許健年十七畢母氏喪涕泣苦請
先生復爲力勸乃許之

冬十有二月甲申朔會講於梅源講西銘及師冕章至末
先生放聲大哭坐中皆變色有泣下者

十年辛亥五十有六歲居程山

秋九月戊辰猶子德贊卒贊第四弟文瀚子資性器識亞於其聰年十九死先生哀聰未已復丁斯變遂大衰耗矣冬十有二月桐城陳默公焯來訪學甚契默公書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可方禹稷贈先生書此間有伏龍鳳雛其人如渾金璞玉贈甘京至壬子春乃別十有一年壬子五十有七歲居程山

秋九月甲申太夫人無疾卒十年八先生哀號不食三日諸門人跪進粥引禮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爲解不許復跪進水乃一噉及門襄事皆如禮

冬十有二月甲申合葬太夫人於香山會葬者數百人有

自千里至者

十有二年癸丑五十有八歲居程山

春舊令完縣金公石菴求見辭以衰三反益恭乃以累

衰接見

作認理提綱頌

夏訂李公淑旦遺稿作傳

冬十月携孫振往星子拜宋髻山墓

過廬山訂髻山語錄於青松寺

十有一月過白鹿洞遇雪

十有二月滇黔反道梗過建昌縣訪熊約生

維典

訂髻山傳

熊約生
原本

十有三年甲寅五十有九歲

春正月寓建昌縣熊氏靈雲齋

許敬菴九論周海門九解先生向欲有說不果至是於熊氏齋中復見此書乃作九判

二月路稍通先生歸舟徑抵香山西省墓過家門不入蓋自太學公卒後出入必告於墓下雖顛困衰疾不廢

三月避閩亂居良籌山讀孫子兵書取其要語爲綱以歷代名將事跡爲目名曰兵法類案而歸之蓄德爲用軍居

功之本云

六月闖逆踞縣

十有四年乙卯六十歲居良籌山

春二月從間道省香山墓

夏五月 大兵復縣

六月 安親王以醫召先生子德宏先生命往勉以忠信
於是 王以至淑庶勲擁重兵宿駕禦如也自長司大吏
見皆震攝失措宏貌既修偉音吐洪亮舉止自如 王笑
曰聞若窮學究耳何貌富耶對曰固所謂藜藿膏粱崑崙
廣廈者 王欣然禮之既適館屏侍者卻供帳展破布被
野睡達旦左右驚以爲異人啖以仕以親老力辭月餘乃

魏贖遣還宏一無所取樸被歸

秋九月閩逆偽帥樂燦破縣城程山學舍燬

弟姪十人陷於賊先生憂懼命宏往探宏覘得偽號戎服
入城搜繫出

十有五年丙辰六十有一歲居良籌山

日錄草失

秋八月 王師復縣

冬十有一月賊平

十有六年丁巳六十有二歲居良籌山

日錄草失

十有七年戊午六十有三歲居良籌山

日錄草失

十有八年己未六十有四歲居良籌山

讀正蒙愛玩摘抄之

冬十月庚寅曾孫身耕生 脩振子

十有二月丁丑曾孫身耦生 脩擴子

十有九年庚申六十有五歲居良籌山

春正月作西銘疏

秋八月緝大臣法則

閏月携孫擴往宜黃訪鄒明昌

九月携孫振往南昌訪友主關西秦揆一 四探

作鬼神說

冬十有二月抵家

二十年辛酉六十有六歲居良壽山

春正月復往南昌欲遊揚州不果 夏四月歸

秋八月虛勞病作

冬十有一月徙宅歸城 宅不可改

書雜言十五則為家訓命曰吾不能憂五矣以此為爾曹

遺子孫請故曰予以切脉知之 先生究心於醫者有年故切脉若是審今家藏醫書

數十種皆丹黃手澤也子以醫著實庭訓云

二十有一年壬戌六十有七歲夏五月丁卯先生卒

自去秋病知大命將盡而爲學不稍輟先二日作墓誌述

生平槩槩遂絕筆二十日命劉素先寫神遊五岳圖

像高五七

寸竹杖芒屨飄飄然有凌雲之意

西刻端坐逝弟子皆纒經朝夕哭失聲

既葬釋服心喪三年

易堂彭中叔忽中夜起曰程山先生將卽世余不可以不往別榭齋書至矣家人猶豫未卽信比明輿夫集而京書果至得訣別

先生遺命柩香山後以啟壤不吉改葬本縣五十三都蛟池本生高祖汝聰公墓左

弟子議一諡曰明學夫子議曰孔孟之學至宋程朱而益
 明近代薛胡數君子繼之然而二氏之說功利之習中于
 人心為世道之害終不熄也吾師程山謝先生生於僻壤
 蚤厭舉子業參究佛書有所得賴天誘其衷返悟聖學一
 宗程朱三十餘年潛心肆力體認則極其深泥踐履則極
 其篤實辨異端則毫釐畢析闢俗學則源流一清其為已
 與誨人也以畏天命為宗旨著有畏天命講義及事天謨以誠為本有誠
論上以謙仁為體有識仁說辨以切已為要有大學中庸切已錄以主敬
下篇為功有程門主敬錄以易為至精有讀易緒言以正蒙為至奧有
抄蒙摘以經世為用有大臣法則兵法類案二編以守約顧諟為會歸號約

齋晚又以一程子上承濂溪而下啟關閩為法式講堂名
號顧菴尊洛

將終自作墓誌述其生平為學前後之序歛然自以為不
足而於儒道之淵源實足以明孔孟程朱之學較然而無
疑乃以身居窮約不能表見於當世而僅傳習於及門諸
弟子黃廌等心悅誠服不敢爾私所好議私諡曰明學文
彥博諡伯淳先生曰明道伊川謂學者於道知所向始知
斯人之為功知所至始知斯名之稱情吾師明學之稱於
是乎為無愧矣

秋八月甘京編訂程山遺書命先生孫脩擴繕寫

謙按生所著書學庸切已錄三卷宋髻山講義三卷

閱較

第一 潘黃熙甘京曾曰 讀易緒言三卷 未成 日錄四

都湯 仁李其聰參閱 彭躬菴李深齋宋壽山邱慢庶邵卯齋章卯自林確

卷 齊黃弼侯邱而康劉子淳魏叔子彭草亭閔較弟子

鄒明昌封潘黃熙甘京曾曰都曾秉豫蔡景定湯其仁

危龍光黃采李其聰備子德黃門人封崎黃國望吳士

編參閱甘京 文集十四卷 彭躬菴宋壽山邱慢庶魏

黃采較編 子甘京男德宏編定 養正篇一卷所編訂初

集一卷 學先言二卷程門主徵錄一卷風雅倫音二卷左傳齊

變錄二卷大臣法則八卷兵法類案十三卷所刪訂大

學稽中傳一卷七克易二卷凡為類十有五為卷六十

統名曰程山遺書

康熙二十有二年春 月門人黃熙卒 月門人甘京

卒

康熙二十有四年乙丑春三月督學使三韓高公渭師

訪求遺書檄南豐縣崇祀先生及黃熙甘京於鄉賢祠

辭按康熙時舉報鄉賢例不具題嗣於雍正二年六

年九年叠次普查郡縣鄉賢康熙時已入各主應分別

去留報部註冊先生與黃熙甘京皆准留祀

案存藩司衙門

康熙五十有五年辛卯江蘇巡撫儀封張公孝先

伯行徵

遺書付梓長孫脩振奉謁軍門并叙開雕甫畢大學中丞

以誣罷止

雍正七，巳酉曾孫身耘刻中庸切已錄

乾隆八 癸亥江西巡撫桂林陳公榕門 弘謀檄訪遺書

元孫鳴謙奉謁軍門

乾隆十年乙丑新城私淑涂築野 登陳凝齋 道徵刻講義

目錄文集詩集

乾隆十有六年辛未建昌太守金華葉公惟一 新奉先生

主與曾南豐李寅青二先生主同入嘉禾書院

乾隆二十年乙亥 廷昌太守臨湘姚公鄂唘 文光改建盱

江書院於武岡奉先生主與李泰伯曾子固傅子淵包宏

父何椒邱羅近溪鄧潛谷李大經諸先生同祀

程山年譜終

依思公年譜

余家世居郡城之西營父簡菴公母陳太孺人子萬歷乙卯年十二月廿四日戌刻生余于祖宅是月十八日立春故作丙辰生初生之時父母食貧無力倩乳母陳太孺人迺自襁褓焉母故多病緣是形神益瘁後竟成癆瘵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頌蓼莪常心痛也

丁巳二歲大妹生

戊午三歲生一弟痘瘡

己未四歲隨兩大人遷居青果巷外祖之別宅

庚申五歲母病篤就醫京口父就醫武林時外祖魯傳陳公爲浙之新城大令以鍾愛予母特來湖上撫視然

兩地就醫皆未效也是歲爲予聘韋墅廟黃氏外父黃僊石公第三女

辛酉六歲仍還舊居

壬戌七歲十一月初七日母病亡余痛甚痛饑時無食寢時無依罔極之恩固未之知也時有老嫗厠元妻早晚撫育賴以稍安是歲發蒙從德理劉師同學立久達羽二姪館設七房祖宅之西舍余姿性不慧亦不鈍中人之材也

癸亥八歲仍從劉師春三月隨伯叔兄弟掃墓誤溺大池中身首將沒賴伯父心卓公力拯得生

甲子九歲從麗中郎師學作破承

乙丑十歲從型先潘師師即余元配潘孺人父也學作開講同學大兄二兄是歲余繼母董太孺人歸焉長兄與潘師俱入泮

丙寅十一歲仍從潘師學爲舉業開筆題一匡天下時潘師與大人皆云文有生發是歲仲兄入泮人爭譽之
丁卯十二歲仍從潘師師館西鄰宣省懷家同學宣義問余時名漢脣字錫于義問穎悟稍過于余余終歲亦草草作兩義尙未成構也

戊辰十三歲潘師以管誠齋太老師延至京口教其子耳臣宣乃延仲諤周師余附學焉同學宣義問楊文林
唐亮采周師委曲開導是歲學業稍進與師俱應童子試未日辰余就三義周師頗加稱賞首題夫顛與次
題與者老嫠三題嬖人有臧倉者至臧氏之子周師縣取第三是年入泮

己巳十四歲仍從周師

庚午十五歲仍從周師同學吳維新亦附焉

辛未十六歲仍從周師同學錢馭少錢希萊周永錫余堂兄維周維吉與宣義問吳維新共八人是歲四弟生
壬申十七歲仍從周師數年來周師振作鼓舞大人口授手示余藉以通經誦古焉自十一歲至此凡七年茹
荼集蓼備極艱苦悉予母董太孺人鞠育之恩也而書理明曉文義精進則仲兄窅于指點改削得窺堂奧

兄也師也敢忘所自耶又憶予聘黃氏數年而天外父僊石公又以第五女續之至是復天外父型先潘公是時尙未有子止生一女素愛予勤敏乃以女妻焉是歲縣試作兩卷一卷爲陳思村之子陳小二所賺渠係邱芳聲之徒託言渠未完卷無卷不便照出予兩卷又不便併交時一卷先完因芳聲之言卽付之竟爲沒去另謄彼卷今名乃第二卷偶書之名也後陳小二逐末窮困云

癸酉十八歲管誠齋太老師延予與其子耳臣同硯席于京口後耳臣爲壬午鄉試同榜余大人及外父皆誠齋受業門人也是歲五弟生又隨兩大人遷居于青果巷蔣永思別宅

甲戌十九歲仍與管耳臣同事是歲誠齋薦予童子試于府託撫軍國維張公管係丹徒籍張遂誤送丹徒縣府案遺名大人乃至姑蘇謁撫軍復行常郡特揭進院未入殼也卷批陳雜二字

乙亥二十歲仍與管耳臣同事誠齋又薦府名得入院院試首題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次題所以動心忍性經題我心匪石文宗拔取第四評云清真亦復道雅文宗倪三蘭老師諱元琪浙江山陰人壬戌甲榜也是歲仍歸舊宅

丙子二十一歲家居讀書勵志攻苦作文三百餘首七月錄遺未取三伯父亡

丁丑二十二歲宣義問薦予于張雅懷家受業者張鴻文兄弟及顧季息余教學兼進主人極其心折作文三百餘首俱五百字增減不踰四五字也時鐘樓寺有一眞堂文社社中鄒雲從陳以丹童開之澄之惺顛若

起仲豐玉吳廷發蔡靖公張長之子亦與焉雲從以丹于諸社友文多意為評說衆論或非之後己卯癸未靖公雋壬午壬辰廷發雋乙酉丁亥長之雋並予共發四人而雲從諸公終淹頓諸生中也秋間予友萬若愚以予館地不靜囑蔣永思來歲延同事焉是歲丁文宗歲試三等十月初八日娶潘孺人外父時猶無子奩笥衣飾數百金又為余以原聘六十金置產至今感勿諼也五叔父亡

戊寅二十三歲蔣永思特延予同事館于垂可居之東偏松風蘿月淨几明窗殊快人意六月以府取限外未與科試是冬生一女後瘍

己卯二十四歲仍館永思處永思以族人狂嗜館中雜沓乃覓天寧寺松谷僧舍訂聲社社中仲兄案于毛君實毅成蔣永思達王飛士晉龍吳庭發琪滋吳紫函球鳴吳蕊淵珂鳴萬若愚睿生毛子亶雲初並予共十人是年未取女瘍

庚辰二十五歲仍同永思館天寧僧舍二月又移于惠山錢侍橋家四月歸七月張文宗歲試三等是歲生子後天

辛巳二十六歲仍館永思處六月兒病乳母復病潘孺人曉夜懷抱因憂勞亦病至七月初二日孺人長逝四載糟糠備嘗艱苦不覺一慟欲絕先是乳母病死一童一婢皆垂死復生兩月以來余隻身料理醫禱如在夢中且失此德配悲悼不勝遂抑鬱失血又勉以亡妻之槩浮屠于清水潭祖塋曩篋蕭然不能成禮余方

悼亡日近且不復作婚計而兩大人謂室家荒廢急宜續娶以撫此病兒遂遵命于仲冬十一日再娶今配
瞿孺人魯嶽公諱士遇女十二月文宗宗凌霄老師科試三等二名歲杪大人令分爨余以十金買私米三
石是歲大饑

壬午二十七歲仍館永思處五月得補科舉六月二十日同永思至南京應試寓內橋西首珠市觀音菴中同
寓江陰張用之予忽于場前八月初三日病痢徹夜呼號幸大人延醫調治至初六日始小愈頭場猶如弱
絲遊空二場則安適矣猶記中秋夜月色清麗燈火六街太平盛事也三場畢瞻首義呈大人云喜其簡練
可望然予自以初入場屋未敢冀倖惟仲兄績學揣其必售至八月廿九日放榜余午後從館中歸與諸兄
弟同步西郭薄暮有報子周寅生持錄來報予登第予不敢信既而知審錫旋九兩姪皆同捷三更時全錄
已到中八十八名舉家始共欣慰也因念予曾祖滄江公積德累仁大父卓吾公光明正大大人厚養苦志
皆累試未第至予始博一科又信天道之可據也九月至南京謁謝大主考何荆屏朱巽園兩老師十月至
金壇謁謝房考李龍瞻老師諱登雲一號梯仙福建晉江人丁丑進士任金壇五載惠聲震江左場後擢刑
部嘗鬱而多病同門凡八人是歲以改期會試未北上也十月遷居于後巷宣侍橋宅中兒子于九月中病
天痛極

癸未二十八歲三月中文宗宗老師有二百餘金之惠五月十六日乃得借巢子固覓舟北上七月到都八月

會試下第九月與蕃錫姪同歸十月遷居于陸魯詹大街屋中每歲納屋租銀四十兩

甲申二十九歲四月聞寇陷北都五月初三日弘光踐位南京是歲鄉城焚劫人心洶洶

乙酉三十歲五月初六日生一女後殤初九日聞清兵克南都初十日移家竹村借居于外父瞿家巷宅內六月訛韋兄奉豫王令旨安撫常郡閏六月初一日合城薙髮四鄉揭竿入城時有委署知府宗灝江都人癸未進士殘忍貪婪嫁禍于宗伯管誠齋南科楊升芝皆置之死余同年陳子育張玉輅亦同罹禍幸以身免其西南鄉百姓焚劫直抵府署前被兵擒逐乃散予于是月杪自竹村歸移居觀子巷鄒溥回表兄之別宅時別駕齊公泊庵諱登輔者桐城人予同門齊介人之族叔相與甚厚頗感其解推之誼介人司鐸嘉定亦踉蹌挈眷屬來此予爲借江引寒屋止之朝夕相依情如同父也

丙戌三十一歲以公車後期末赴至十二月偕同年董清怡吳瑞虞北上是歲仲兄科試一等二名補廩

丁亥三十二歲再行會試正月到都與清怡瑞虞同寓千兒衢清怡得售予與瑞虞皆下第予奚囊尙存二金半與清怡半與呂長晉二君皆感極三月同瑞虞南歸是歲九月十七日午時長子一夔生

戊子三十三歲二月赴董清怡郵縣之約清怡念予夙有肝膈且稔予貧乃爲設處五百金寒士得此真如百朋歸以三百金買吳堯文北鄉田七十餘畝至今頌清怡贈遺之篤未嘗一日忘也是歲以試事屢蹶竭力揣摹十二月同錢南甫蕃錫姪北上二伯父亡

己丑三十四歲正月到都試場中雨雪浹旬苦不可言幸博一第中一百四名大座師洪亨九宋雨公兩老師又滿洲大座師范諱文程剛諱林祜諱充格甯諱完我王諱文奎後改姓沈本浙江會稽人本房朱梅麓老師諱之錫一號孟九浙江義烏人翰林院編修時年二十七歲歷官兵部尙書總督河道加宮保朱老師和厚敬慎一代大賢極蒙破格優待同門二十三人同邑董應譽又鄉試同年也予殿試三甲一百七十九名大理寺觀政先是廷對展期一月諸同年盤費缺乏多契貸京債殊苦重息予幸揣得三百餘金進止裕如問酒尋花暮春初夏頗有樂境又得訂同榜同宗十七人另刊齒錄一本相約爲十世之交予齒次第十也六月歸里七月遷居于瞿季杏東門宅中十二月授鉛山令相傳兵燹之後地方殘破惟喜其不越二千里也是歲三月李老師自閩來吳寓姑蘇南濠族中予于七月飛棹吳門謁見拜謝喜動顏色惟病嗽羸弱避風減膳爲之心海留數日乃別時同門齊介人司鐸吳庠與老師晨夕歡洽予愧二百里之隔不及常立雪也十月老師來常留寓天寧寺以師抱病喜靜地故掃松谷僧舍候之予父子兄弟追隨左右如家人也是歲爲大兒與莊慎庵年兄聯姻

庚寅三十五歲四月挈眷赴任同行陳爾學劉元瞻樊人玉又蕃錫與湯浴心乘便往江右抽豐五月十六日到任因文憑未到甚費周折予初誤認爲部中給發本省或有遺失致蹈違限之譽故于本省撫臺處討咨竟往江右而不知憑限之甚寬也七月中楊茂之始領憑來鉛慰甚鉛治居山中有賊盤踞境內出沒不常

城守守備劉祥甫諱正先湖廣人慷慨多情予亦厚結之計縣舊設五十七里其歸順納糧者只三十里糧
逋民疲衙役寥落事事棘手惟衙宇頗寬暢耳劉元瞻素稱莫逆突以荒寂思去適蕃錫自省回鉛乃挈之
歸

辛卯三十六歲二月李老師使至蓋辭予歸閩也時老師寓清湖距鉛六百里以江浙之限恨不奮飛一叩適
鉛寇大掠城守戒嚴止以百金附使緘去董清怡令鈕用之來亦僅分俸百金答之總緣任事甫及半年清
白自矢囊橐蕭然雖恩師好友不能勉力也閏二月二十五日賊首張自盛勾聯各山巨寇劫掠鉛境三月
初八日逼城劉守將奮勇捍禦城中士民爭趨出城各鄉避難者晝夜奔逐衙役逃匿一空巖邑孤危自分
不保予則一以忠義激發守士一以慰諭安輯居民每佩印登堞倥偬中亦復從容爲理縣事惟決計殉城
而已一家眷屬雖痛哭相對殊難爲情惟待城破赴井潔身更無他念矣城之四門閉其二惟開西門以探
賊信相持月餘忽廣信鄭參將經河口入郡賊疑爲援兵至始從斜嶺引去陳爾學共五弟到乃發家眷歸
七月按臺張雪鈞發聘牌取予入簾予至省卽同取到推知三十二人關防貢院中八月初四日大收十三
郡遺才按臺早進貢院于各官中取十人閱卷予與焉予閱一百十卷取十一卷中有南城縣生員吳準文
極佳榜發中春秋房第三卷初八日赴布政使封門公宴大主考檢討鄧旭給事中周之桂皆于是日到宴
畢入貢院一更時按臺諭兩司備籤公掣挨府唱名內外簾各半予掣得內簾又掣分房籤予掣書四房初

九日按臺忽移手本于主考將分房更定數人予改詩三房蓋蒙按臺厚意以書經每房八人詩經九人也揭曉之時予突病痢賴大主考鄧元昭早晚慰問錢瑀信左右周旋可感可念出闈後臥病僧舍時萬若愚在莊素鶴年伯署中來寓作伴至九月中旬始愈本房門生南昌府七人俱來謁謝惟清江蔡生安仁桂生以路遠未到江右人文之盛首推南昌予所取士七廩一增一附彬彬多名下一時以爲快又副榜五人雷俊者後中本省甲午榜是歲六月因防將劉守備得罪于康副將遂以道標中軍陳天珍代之陳技勇遠遜于劉予亦因此戒心焉十一月十一日次子三珠生

壬辰三十七歲春夏間賊勢遼緩宦况稍佳五月中朱老師客遊江右留寓署中數日以所積俸三百金餽之歡然而去又本房門生蔡文徵蕙盛瀾殷玉章丁景呂劉熙孟及熊效棼之弟熊字鶴先後至鉛皆有四五十金之贈惟景呂尤厚以其貧而多才也十一月賊首熊應池等焚劫河口圍殺防將鄧守備地方震懼是歲八月接齊介人手札知李老師于五月初八日仙逝痛悼不已

癸巳三十八歲三月李澹生世兄來鉛一見悲喜交集留署中一月贈二百金詢知李老師以寇至受驚病遂不起澹生有兩弟俱未入學家計蕭寒爲之增痛六月以工部料價未完江右降調者五十餘人接檄甚喜蓋鉛邑錢糧積逋參罰屢見而殘破已甚催科撫字實出兩難又寇勢猖獗余自蒞鉛後數涉于難兩大人于二千里外朝夕驚惶今以許國餘生猶得再奉色笑亦一幸也十月初二日交代于新令旗下王君離任

時董清怡自省到鉛贈百金渠以余情緒匆促堅却之強而乃受古道也十一月歸至蘇之寶帶橋橋濱于湖固盜藪忽有盜舟三四橫絕中流羣盜方張弓射人劫財譁譟漸逼余亦慮不免時當黎明乃命舟中人悉起盡列其器械舉砲發播鼓吹而疾衝過之又余舟極高煥盜睥睨良久竟阻喪而去先幸于嘉興收得砲手二人吹手二人故賴以設虛兵走羣盜耳予在鉛三載一切大小事皆藉舅氏陳爾學悉心料理其立心處事有古人風範且任勞任怨種種不較誠可敬可感也

甲午三十九歲二月中買蔣步玉兄弟住宅一所價三千金四月遷居郡中稱此屋木石間架爲堅緻第一予地位尙不相宜但予在江右寇盜兵荒萬死一生積俸得此亦復何悔又見予長子恂恂雅飭似可守成且予一腔忠厚素不行一刻薄事或不至廢墜也九月中又同爾學至江右領補官咨文時蔡撫臺諱七英者惋惜才疏爲同事剖雪援赦概准還職予遂得領原職咨文十一月歸

乙未四十歲正月十二日三子五徽生五月買舟與吳其凝董志潔入都候補十月急選補陝西之褒城險遠荒殘意殊不暢而此行有一事可愜心願者以順治八年恩例父母及本身妻室俱應受封昔在江西曾于藩司領咨赴部以違限未投今照請封事例徑自投呈吏部粘聯方印官保結一紙時驗封副郎同年沈煒卽彙敘具題給照候領軸因是大人與繼母受封先母與亡妻俱受贈出結狀者同年大行王廣心也十二月除夕歸里山東滕縣殷一生名應寅者拔貢初任如皋令再任崇安令陞通政司經歷向以崇安與鉛山

連界兩省會，勦賊寇時通音問，彼此酬答者三年而未謀面。今始于都門快聚，四閱月肝膽氣誼當今一人。少言行樸厚待予如兄弟，骨肉予出都之時以補授不得意，委曲慰解又向予墮淚數番，感聚散之不常齊。冷煖于一致也，乃郎殷銘于是冬授鴻臚渠以母老決計終養。

丙申四十一歲二月同余君璋赴陝西四月至褒褒邑設棧道之南崎嶇險阻所稱王陽畏道也斗大一城無民無署草與堞齊茅屋十餘區馬棚驛舍尙去其半迴念在鉛時賊寇充斥城市蕭然衙役寥落自謂苦極然猶無驛遞衝疲之累今褒邑一苦于殘再苦于衝三苦于書役怠玩不通文墨早隸零落不備差遣又無庫吏竹頭木屑無一不自備也方其晨坐荒署寂焉如僧出視地方瘠焉如病批案牘理堂事詭言訛字觸目皆非良可歎耳因是宦情灰冷歸志益堅思居家淡飯粗茶敲棋飲酒盡是神仙境界矣八月與同寅郭會吾李仲本李曉生馬健一結盟首仲本次健公次曉生次予次會吾十二月縣試童生以鄭琬冠軍是歲鄭卽入泮且復領案爲之稱快

丁酉四十二歲聞鉛山舊守將劉祥甫陣亡爲之痛惜憶祥甫守鉛時與予交最厚危城賴以保障生全實多信州首推驍將乃竟以勇隕命良可憫也七月以按臺聘赴省八月入外簾九月回縣十月縣試諸童以歐文烈爲領案十一月聞海寇陷台州時齊介人知台州府董清怡爲天台令兩人余關切相知並遭此厄爲扼腕久之十二月大兵奉旨出征雲貴分派料草悉索供億百計支撐軍需幸無遲悞然是歲艱辛萬狀費

用浩繁凡有所爲無不困蹟此四十年來第一苦境也

戊戌四十三歲四月委攝洋縣印洋縣人居稠密似未經兵燹者縣治二十里上十七里地膏腴民豐足下十七里則多荒糧惟此覺棘手耳六月初七日山賊突至圍城城中驚惶無措予卽撫慰耆老激厲丁壯竭力守禦賊遂稍稍退去七月半新洋令李子秩到余回褒紳衿耆庶皆遮道挈酒食絡繹三十里不絕依依不忍遽別也八月傳聞澹安兄長逝哀痛欲絕憶予兄弟幼年多以試卷窗課送與批閱澹安兄極其獎勵筆墨之澤至今不忘又念澹安訥韋兩兄皆與老父同庚訥韋兄以壬辰典試粵西卒于途澹安兄今又棄世老父雖多病步履略艱而酒興不減鬚髮尙未盡白此亦清心寡慾之一驗也予自恨栖遲遠宦不能晨夕承歡一喜一懼時縈于中也

己亥四十四歲正月委攝南鄭縣印與前任苗雲圃交代有公費羨餘八十兩例當貽予予以其宦況淒清且今又見黜卽令持去苗君意甚感七月南鄭新令唐直民到予回褒因知家鄉有海寇之警念老父老母暨兄弟妻子相隔數千里未審驚遽中盡無恙否中夜不寐焦心如焚既而家報至知寇退常郡安然始慰十一月聞董清怡長逝哀悼幾絕

庚子四十五歲是年適許儀吉爲陝西茶院相待甚厚六月委攝城固縣印七月按臺聘取入簾八月至省予掣籤得內籙主考尹源進陳年毅二公並乙未進士予與同寅駱挺生朱亦愚俱閱易經卷解元梁聯馨出

予房中餘如趙捷元王子京張訂屈夢祥趙麟定徐鑾高璇蒲衍孫經天皆經魁前列榜雷霽吳俊明李廷彥祝耀南劉惠聲曹瑜亦俱名下士悉出余門一時稱快十二月聞大妹長逝哭之而慟同胞四人頓失其一益念先慈也。

辛丑四十六歲正月考城固諸童以王體元爲領案是年入泮慰甚初七城固新令到予回褒通邑無貴賤老幼感泣走餞尤甚洋縣十八日考褒邑諸童以陳璉爲領案閏七月聞宗凌霄老師仙逝爲之痛悼八月知爲家鄉通糧一案予罹調六年憔悴鬢髮已華今得歸養亦樂事也

壬寅四十七歲正月離任涓埃未報雖覺負慚然自思兩任危疆幸未以失職見放且素性急公今茲波累實緣意外乃拂袖歸田不復致辨蓋以老父老母倚廬盼望病妻穉子兄弟好友闊別閱六寒暑也二月起行褒之父老子弟涕泣攀轅紳士子無不牽裾遠送南鄭城固百姓亦相率而來遮道泣別予念德澤未加而三邑依依至此反覺有愧耳四月抵家蔣永思有女在室撫而嫁之報知己也五月十三日爲大兒娶婦莊氏是時瞿孺人病甚予百計醫禱終莫能愈六月十一日戍刻瞿孺人長逝痛絕思予六年作宦飲水袖風囊橐蕭然賴孺人勤儉操家得免懸磬殘絲剩線歷歷苦辛歸來扶病相看甫及兩月何余命之蹇也所幸大兒畢姻兒婦年幼知事性復溫克將來可付托家事耳八月因中饋乏人買妾吳氏是歲爲二兒與薛男執三兒與吳不溢聯姻

癸卯四十八歲二月買妾蔣氏七月買妾潘氏十月父病老年氣血浸衰奄奄伏枕余遍叩名醫投以參芪大劑終無起色與諸兄弟曉夜憂煎惟飲泣扶持於臥榻之側半月以來不自知有寢食也廿六日卯刻父竟長逝痛哉痛哉仰天椎心淚盡出血恨不能以身代尙何有于人世哉迴思幼年失恃出入提攜疾痛疴癢吾唯父是呼備極撫養教誨乃能成立卽幸博一第冀得薄俸以供甘旨緣是碌碌仕途承歡日少迨去年歸里方謂自此可長侍膝下以補從前不意遽舍不孝而去也誠知如此雖萬乘卿相豈忍一日遠出耶十一月廿一日遵父速葬遺命卜葬于倉頭橋之新阡

甲辰四十九歲居父喪十月二十日亥刻母董太孺人長逝自去歲仲秋董太孺人抱恙甫愈而先君疾作尋至大故哀毀中不孝曲爲寬慰百計調攝終以年高多病時復傷心至是疾革醫禱無驗嗚呼四十年撫育之恩視如己出乃奉養未幾與先君相繼而逝能不痛心大殮後適屆小祥祭奠時一慟而絕家人救之乃甦十一月廿七日合葬于倉頭橋

乙巳五十歲居父母兩喪正月劉旭如遣使來贈予三百金以渠曾爲南鄭廣文余署南鄭時薦之其不忘舊誼如此苦塊餘生銜感無已如何報之廿八日晚大兒房中被焚予生平忠厚和平頗無失德而遭此天災不可解也七月十四日大兒生一孫乳名繩祖後天

丙午五十一歲正月父服闋猶居母喪三月朱老師凶問至以二月二十二日戌時辭世老師一生厚重靜穆

和藹近人宜享壽考不意四十二歲而卒且無子嗣痛哉予受老師知遇之恩百凡垂注以命寔有負期許常自憶焉十數年間奪我怙恃喪我兩恩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奈何奈何八月製木主奉朱李兩尊師于寶覺菴以時致祭焉

丁未五十二歲正月母服闋三月大于兄去世一生績學授徒食貧以老予少資其歛事往唁一慟四月江上鄧于王諱國光率乃郎庭實字獻誠執贄予門于王慷慨有經濟尙氣節高談善書才望重江邑余相見恨晚遂與訂金石交兩家子弟世誼相與如手足云閏四月送大兒北上入雍肄業獻誠同行時馮允叶宦德州潘僊客宦天津便道往晤各分俸見贈備極款洽潘又佐予舟得舍陸而水頗爲安適五月抵都大兒雍試事畢十月南歸舟至瓜州過閘纜忽斷觸石舟破水湧入舟幾覆驚怖欲絕十一月抵家

戊申五十三歲二月掃馬公墓余與大兒二兒諸弟姪祭奠畢天雨遂登舟舟人未下櫓而持篙者遽刺舟覆底反向舟中三十八人俱溺約數刻乃從窗隙中橫出幾至殞命憶客冬瓜州閘幸免今復遭此信乎人生于世吉其一也凶悔吝居三余一生兩遭火災兩罹水厄莫非命也經一番禍患生一番善念耳三月爲大兒長孫女與莊厚存聯姻六月十七日晚地震十八日經星晝見九月爲董恪人年姪與同年胥永公議婚胥董皆壬午同榜向訂姻好今清怡旣沒廉吏苦無所貽又地隔數百里永公有難意至是來常余以故人子爲己任力贊成之他日予入省永公令女出拜託予始終相庇予慨諾姻事遂定念予與清怡永公同

舉于鄉數十年來氣誼投合最稱莫逆茲得爲兩姓曲成大事以慰清怡于地下予心真覺快然矣十二月
爲大兒援例納貢

己酉五十四歲二月初三日爲二兒娶婦薛氏

庚戌五十五歲春因宅東被焚隙地構堂三楹爲廊及小亭于堂側點綴竹石植四時花木手一編嘯吟其中
于周易性理資治綱目諸書得三復焉且涉獵于經史百家之言嘗與二三知己負心把酒對景敲詩數十
年來庶幾林下之樂迴念半生辛苦艱難刻無寧晷若此優游一室豈易得哉五月二兒入泮初萬若愚與
余爲貧賤交至是若愚沒有女未能嫁予撫而歸之葉宅生平好友情如一體爲了一未了事若愚當亦含
笑九泉也十二月初四日二兒生一孫乳名庚生

辛亥五十六歲二月爲三兒娶婦吳氏八月府尊駱公挺生諱鍾麟旣罷移寓于吾家閱四月辭去駱公與余
舊交來守吾郡清廉愛民五邑有青天之號余尤藉棠蔭未幾乃以憂去常郡之不幸也十月發大兒至吳
門候李師母寄銀二十兩家居不能厚報聊供薪水感與愧俱矣

壬子五十七歲聞董縉風凶問痛絕三月廿六日三兒生一孫乳名壬生後天七月送大兒二兒赴省應試與
胥永公年兄快晤半月抵家適重特瀛扶其尊翁縉風櫬歸予爲盡心竭力主其葬事而從旁反有訾議謂
特瀛孤子無兄弟所得地未必安吉後且叵測予素不信風水惟以學做好人行好事曷後人此舉固無悔

今特瀛登第且生子予藉此告無罪矣

癸丑五十八歲二月署縣事仇父母請予纂修縣志設席開局于書院余與黃雲孫孫衣月陳椒峯龔介眉諸公分司其事焉五月至吳門爲二兒援例入監

甲寅五十九歲是年吳三桂反閩粵相繼變生海寇亦時時告警荆岳之間抗衡數載重兵四出軍需浩繁由是宦戶加征田房俱稅而錢糧差役之累重矣十二月爲大兒二孫女與楊崑麓聯姻二兒大孫女與張午

鑄聯姻

乙卯六十歲二月初七日嫡孫於義生九月得董特瀛北榜捷音喜甚二十日二兒生其恕孫

丙辰六十一歲二月尊六姪去世相好叔姪一旦溘逝往臨其喪不覺痛哭

丁巳六十二歲二月大哥長逝痛絕三月命兒婦往澄江領鄧于王次女獻誠兄弟送其妹來于王與予交最深至郡數主于午夜談心各悉家事于王有愛女欲擇壻而字戊申首春予張燈留于王晚酌時座中年姪莊月采甫十餘歲于王見而奇之遂以女許焉未幾于王沒獻誠兄弟遭家難連年構訟貲產中落莊慎庵年兄故清宦家居食貧月采雖世胄不異寒士又地隔百里嫁娶兩難予爲迎而撫之一以慰于王一以愛月采也

戊午六十三歲九月爲二兒次女與謝瑞公聯姻十一月初二日大兒生一孫名如愚

己未六十四歲三月遣二兒入都納歲貢九月繼女鄧氏出閣十一月十五日未時大兒病亡哀痛之極予年踰六旬一切家事惟大兒早年成立幸可付託其爲人謙和謹密見事明敏而立心忠厚凡予所欲爲靡不先意承順乃今先我而逝是天喪予也殮後爲檢收其書籍器用皆井井有條其平日往來親友皆文墨正人無不號慟奔唁予觸目傷心慘不可筆十二月葬大兒于父墓之傍老眼淚枯生人之痛至此極矣是年大旱

庚申六十五歲春于倉頭橋墓旁建饗堂數椽爲風雨祭奠之所是歲大水禾稼盡淹兩年水旱頻仍災疫大作自春徂夏與諸當事入鄉分賑見村落蕭條死亡枕藉蒿目傷心誠有生以來所未覩也十月爲三兒長女與余廷璋聯姻

辛酉六十六歲四月二兒選授鹽城學訓導七月瑞公考授臺中爲之稱快十二月爲於義孫與管想求聯姻壬戌六十七歲正月遣蔣妾蔣初適錫山張九來大婦不容見賣予以六十金買之至是聞其大婦死張故鍾情蔣亦念舊予察知其意卽遣歸焉不問買價其房奩衣飾侍婢約百餘金聽與俱去弗計也三月聞董特瀛捷南宮喜甚

癸亥六十八歲正月大嫂去世予爲備衣衾棺槨以葬之六月武父母請復修縣志蓋終癸丑之役向以奉文中輟也吾邑錢穀浩繁科條雜出非熟于會計者莫能了了同人乃以此屬予焉閏六月修府志同事者董

玉虬陳椒峯龔介眉錢天逸虞山錢湘靈江上徐竹逸沙介臣也是年郭會吾諱廷弼者爲長孫於義援例入監曩予在褒與會吾同寅有兄弟之盟相約曰千里之外手書至有呼必應今會吾爲雲南驛傳道值莊厚存年姪任騰越予附一緘懇之會吾適署藩印卽出庫收無難色古道照人誠可謂久要不忘者於義識之努力圖報可也欽奉恩旨罷加征年來諸寇悉平歲時豐稔眞太平世界矣

甲子六十九歲七月十六日二兒生一孫後嗣三兒名可繼八月予體中忽作寒熱兩股發火痛楚殊甚伏枕經旬始愈蓋衰老不支之徵也十月二十五日辰刻恭逢聖駕南巡由水道經常郡士民扶老攜幼瞻拜河干勅侍從弗呵禁詔免今年漕糧三分之一歡聲雷動誠盛世曠典也二十八日戌刻由常回鑾是月如愚孫痘瘍已七歲讀書識字矣慘極痛極

乙丑七十歲五月三兒考職六月玉林姪忽爾發暈遂不可救大兄諸姪中玉林尤忠厚樸訥一生艱苦相依于予二十年來與予朝夕周旋凡家中瑣細悉資料理一朝長往悲痛異常予以江右攜歸好板殮之並爲計其身後諸事庶不負骨月相與一段至情也九月莊慎菴年兄去世譜誼親情與予數倍往唁月采兄弟大慟是歲爲三兒次孫女與錢駿公聯姻

丙寅七十一歲正月四弟病四弟生平強健一臥半年遂不起予數往視見其神氣消黯言語模糊痛傷零涕至七月初七日竟爾長逝迴想五十餘年以來惟宦遊秦豫遠隔數載餘自其孩提及予林下無日不相依

無事不相顧恤蓋予深念董太孺人鞠子之哀而四弟亦善體予衷曲也得力手足中道棄捐能不痛絕九月十二日三兒病亡三兒性僻其居家交友多不和易近情但一切詳細亦似有經緯者以諱疾不治獨念予所生止存三子大兒既成立蚤世今又喪三兒衰暮老人遭此兩番悲慘命耶數耶三兒無子將以二兒次子嗣之未幾鹽城報至則二兒之長子庚孫又夭於學署矣年十七以十月初十日也是月十四日繼女鄧氏復亡撫養三年相與十載慧而有才待予最為愛敬每過莊宅或不及留款必于別後遣使攜榼問訊即病中數詣撫視雖呻吟牀席亦褰帷強笑勸進果餌再三留戀情殊不堪其事姑惟謹又與月采伉儷相莊生一子二女望其慰我老年不意三十一歲而卒痛之念之入秋至今未及半載一弟一子一孫一女相繼奄逝自反從前事事寬厚此中可質天日而骨肉顛連晚景如此誠不可解也十九日大孫女出嫁于莊漸馨無父之女見其遣送不免傷懷十二月葬三兒及庚孫于倉頭橋祖塋之側是年為三兒之可繼孫及三孫女四孫女與吳宅聯姻從其母志也

丁卯七十二歲自覺衰邁戶外事概置弗問祇與二三老友春社花期迭為小集聊以排悶耳十年來家計寢薄二兒一旣遠寄膝下無人白頭老叟黃口童孫舉目但多悲感賴長婦純明而勤慎持家頗得大體又諸凡委曲將順惟恐稍拂于予故家間一切祭饗等事略欲費予心者悉以委之無不盡誠竭力期于當意更念老人多病起居飲食事事經心問視常勤時復勉進甘旨其事翁撫孤一片苦辛真為近世所少予憐之

敬之爲作孝婦歌云我年七十生如寄我生三子天其二只有一子坐寒氈冷落淮南遠莫致暮年貧病誰見憐孝婦憂勞知大義孝婦冢婦仁且智阿翁登第我附驥德門淑女何其賢三十悲涼失所天晨昏憔悴課紡織教子辛勤守一編黽勉有亡奉甘旨事翁如父婦德全柏舟芳躅垂青史烈烈冰霜應共傳因感泣手書一通付於義孫藏之以誌不朽且教孝也十一月三兒大孫女出嫁十二月廿四日三婦病亡傷心盤兒老景難堪付之浩歎而已

戊辰七十三歲居家惟讀書賦詩對客敲棋談往又性喜批閱坊間時藝兼課於義孫餘無所事事也是歲聞二兒爲其怨孫與儀眞會廣文聯姻

己巳七十四歲正月合葬三婦于三兒之墓是歲恭逢聖駕南巡以二月初一日泊舟駐蹕新開督撫將軍以下各率所部迎鑾于西郊是晚郡城百姓張燈結綵五色陸離煇耀如晝歡呼達旦眞昇平氣象也二十三日駕自浙回三月初一日予置酒大會通族兄弟子姪于立本堂議作家譜予家自鳳泗遷毘陵逮予九世矣子姓日繁支派分出而舊譜散佚慮漸無考據予爲次其世系分代列註閱七月乃成年雖衰老不惜首事之勞亦上爲祖宗下爲子姓公舉也立小宗祠于廳前之勅書樓四月十一日奉祖宗神位入祠一切草創儀節未備以俟後人耳十二月二十八日大兒之二孫女出嫁于楊西原

庚午七十五歲新正靜坐悉屏人事雖老景孤寂差喜清健二月初九晚就浴忽發喘幾至不能呼吸久之乃

定十一日復喘自此漸覺氣促飲食頓減奄奄伏枕矣三月中更患心痛夜不成寐念寒素起家艱苦備歷一一自費經晝晚年來大兒又歿更無能代者心血久枯蓋非藥石所能愈也病勢日篤度不復起然神思固清自計生平幸無一未了事惟憐長婦從二月以來竭力醫禱侍奉湯藥卽一粥一羹無不手自調和日夕焦勞目不交睫婦也女也子也以一身兼之予且敬且感欲作孝婦傳而未成但于枕上口授於義孫使記憶大意而已於義孫素弱多病至是亦不暫離予臥內起坐轉側時時扶掖痛楚呻吟中拊不停手累數十晝夜無父之兒相依爲命予視其顏色憔悴聽其應對嗚咽似有知者今不及見其成立又將以大故累之甚可憫也十六日發姪孫聲遠至鹽城手書促二兒歸十八日集止敬隆占諸姪外甥陳子上分撥家事作三分住宅則門以內及廳皆共之自大軒至後樓盡中屋止付二兒自西小廳至後屋盡西地止付於義孫自二蘭樓至後屋盡東地止付三兒嗣子可繼田畝則高下肥瘠分配悉均俟二兒歸三分聽圖二兒執其兩兩妾侍予有年各撥膳田三十畝則兩分代爲辦糧終亦兩家產也外又公提蘆墅田二十一畝爲祭掃之費惟子若孫輩善守之耳四月十一日二兒歸乃命鬪產且與語家事予終身守約知足知止薄產而外更無餘財牀頭僅酒器數十事又緣己未庚申兩番水旱銷以度荒去其大半今存一二付兒輩收之應念辛苦艱難弗訝垂老敗家也至兒輩立身處世宜隨時檢束逐步須顧後來結局萬萬不可孟浪以約失之者鮮是聖賢至論兒輩善體之未遇時當發憤讀書安分守己養身擇交出仕則當潔已奉公愛民重土

弗忤上官僚屬總之惟勤惟慎惟厚惟謙自無往不宜也予生平閱歷手著年譜一冊前四十年追敘于褒
署又詳訂于漢水舟次後三十餘年家居續就卽今病中猶據枕支牀捉筆書此增刪慎重無隱無飾後之
覽者感奮于斯則幾矣

先府君年譜

萬歷四十五年丁巳九月庚戌十六日戊寅甲寅時 祖母徐

孺人夢月光墮床而生府君

天啓二年癸亥府君七歲出就外傅

甲子八歲讀語孟遍兼誦詩

乙丑九歲受春秋

丙寅十歲習制舉文

丁卯十一歲學二王書法

崇正戊辰十二歲有贈王修野詩

己巳十三歲始遊學謁鄒靜長先生賦懷人一律

庚午十四歲應童子試諸先達見其文者無不奇之

辛未十五歲作梅花賦識者見之嘆曰此子清修自好非
富貴人也 楚詞三章送山左隱流

壬申十六歲以試事謁郡守洪公公奇其文畀宋文鑑勗
以古學府君爲詩謝公嘉歎聞於學使者遂補博士弟子
員 鄉先生張二無惠昌黎全集勉府君如其人

癸酉十七歲御史祁公科試第一餘於庠

甲戌十八歲讀書三近齋繫足于案夜以繼日 八月劉
部使歲試第一

乙亥十九歲從叔氏力懷公學于金沙 五月馬邑候試

七義第一 十二月娶先孺人吳氏

丙子二十歲復之金沙

丁丑二十一歲司李吳公試第一

戊寅二十二歲讀書城東天寧寺作咏史詩

己卯二十三歲張院科試第一 薙抹陵遇盜投笈江中

詩文盡失

庚辰二十四歲讀書曹氏之西園與其主人塵客契合約
爲婚姻題其亭館樓臺殆遍

辛巳二十五歲遊京口讀書北固山中有題三義閣懷歸

詩清秋引賦役論諸篇 吳漕院試第一

壬午二十六歲歷二十七試于有司俱第一忌毀籍籍

八月鄉試復撰賦忌才

癸未二十七歲同王飛士龔省梅飲白雲渡有詩 有寄

曹石霞書并詩 四月適陽羨盧勿哲吳清聞招飲有詩

甲申二十八歲作憂亂詩簪社稿序 沈邑侯試第一

四月烈皇帝哀詔至作有詔篇及挽忠詩

順治乙酉二十九歲十月以詩經首卷舉於鄉出蕭公諱瑄之

門

丙戌二十歲蕭公聘為子文子師每改課輒稱善問經史

中與篇奇句無不審記更和蕭公荀以獻復稱善 十一

月會試北行作滿江紅詞十首

丁亥三十一歲計偕不第臥病邸中不與結社事有新進士欲入社主社者不納讒于相國馮公收坊刻府君行稿與焉遂以文體怪異不奉年號特疏具陳被禍六人孫公承恩張公某史公樹駿胥公庭清繆公慧遠而府君名在

第三

戊子三十二歲部文就訊兩院檄司李李公提報公知府君之無罪也賓禮如平時循臺例遣役相守鐘寺月餘對簿府道展轉申駁自暑徂寒弔影哀吟形于篇什賦蒼松已丑三十三歲就訊吳門作詩悲秋

庚寅三十四歲就訊金陵又作詩悲秋 御史 某 公巡按

江左承馮相意從寬審結送部覆奏仍與會試府君遂遊

浙

辛卯三十五歲在杭郡寓仙林寺時吳錦雯孫宇台陸麐

京顯象先家稱黃諸社友同集盟主丁飛濤弋雲齋頭分

韻賦詩 聞 祖母疾馳歸著箴自戒 十一月將有燕

行謁蕭師于金陵

壬辰三十六歲禮闈不第欲循例考選知推房師蕭五雲

在部曹勸府君必取進上第乃就流外官得太湖教諭在

署所需取給於家更出資營修聖廟及諸賢祠日與諸弟

子論道講文

癸巳三十七歲攝縣篆太湖民皆茅舍火患屢告立火神廟爲之記

甲午三十八歲弟子問業著同學約言

乙未三十九歲攝縣篆第仍返皖江端午念大父母賦
每逢佳節倍思親

丙申四十歲爲安慶僉憲崔公作新成書院碑記 聞
祖母訃解職歸

丁酉四十一歲去郡居無錫安陽山讀禮外不問生產朝
夕慟哭旣祥作表哀詩自咎焉

戊戌四十二歲暇闕北行別諸叔父賦詩以誌餘痛

己亥四十三歲補太倉學正 十二月二十三日不孝 錯

生

庚子四十歲在學署與本州吳梅村王端十黃庭表諸

先生時和往復梅村序府君詩梓行

辛丑四十五歲學憲胡公自言讀府君文得售加禮府君

不受參謁

康熙壬寅四十六歲會方計各憲交章薦府君開敏可大用非

秉鐸才遷湖廣石門縣令作詩別諸叔父

癸卯四十七歲詣藩司領部劄而縣胥誤註虧糧部議降

綴調用

甲辰四十八歲仲春北行感慨賦詩 十一月著白新箴

乙巳四十九歲留都門中秋有解語花 載大興縣誌

有詩機閑閑圖不及選期歸安陽山

丙午府君五十歲誕誕晨 大父偕宗黨伯叔兄弟過安

陽山引酌盡歡賦詩 訪筮侍御重光贈詩侍御囑府君

爲僧某竹萬骨壇記

丁未五十一歲有戲答蔣玉書表叔詩

戊申五十二歲補江西贛州府經歷過南州訪陳伯璣不

值舟中得伯璣書并貽酒卮茶薺作詩謝 又與周顧兩

憲副後七倡和傳爲豫章勝事 抵郡郡守孔公素重府
君相符有知禮 在虔貧甚或日禺中不舉火客至隨時
豐儉作真率銘

已酉五十三歲居虔幕鬱鬱不得志嘗自歎曰大丈夫有
蓋世凌雲之氣而拘于下位若矮屋之下擡頭不得何以
官爲行去此歸耳會雲間顧公見山以闕使蒞贛顧公舊
友也與孔言卓人高才久困風塵良爲爲可惜力留之府
若從焉 七月雩都令入闈府君攝縣事御衆以寬徵糧
原封侯本令闈後自折絲毫不染

庚戌五十四歲在贛多暇與顧公及地之賢而有文鮑子

韶等遊山川之可觀者無不至巨剞無不賦詩贈答題咏
得數十百首郡守孔公致書學博丁士宅曰卓人天下才
也詩文力追漢唐欲得一部以爲闕里世珍府君爲刻數
十首遺焉 董君文友已歿府君聞哭之慟劉部使招飲
不赴作詩慰嘆 秋憲榜揖龍南令龍南劇邑以不勝任
辭又命揖定南定南山縣也往焉開印甫三日得 大父
訃府君號慟求去書三四上不許因作五柳堂記

辛亥五十五歲始得回巔守制印給未到不克卽還孔公
又致書丁學博曰有直學問必有直文章直人品真心胸
卓人之學問旣真文章則大家不能到也人品則玉立而

三身十七言
金相也心胸則日星揭而雲漢昭也今茲之別實爲黯然
先生爲我留行病起送別 冬十月歸里門

壬子五十六歲杜門在疚讀李文節燕居錄取其汲汲爲
善等語顏其室曰修裕齋坐著書註易經論語補正字通
增減前選二十名家

癸丑五十七歲喪妻而哀未忘依然不飲酒不茹葷不通
賓客惟書卷相晨夕著守身十二著歌以戒子孫刻十二
時修行歌以勸衆庶

甲寅五十八歲平西蠢動征調加派府君一一應令不違
乙卯五十九歲官紳加徵府君武進田五百畝已立官

復有錫邑田三百畝卽爲書與邑令吳公伯成亦提立宦
戶絲毫不隱

丙辰六十歲釋家務命 錯辦理

丁巳六十一歲二月胃疾劇發郡治東石宮芳善傳乩書
得方服之愈

戊午六十二歲清明節出遊東郭途遇邵子湘翼日投詩
一編府君讀而悅之因締交且結姻焉

己未六十三歲日與鄉先生講學於蘓楊合祠辨氣質之
性尋孔顏樂處既有記又括其要著心書一卷 歲大旱
賣住房納糧遷居青果巷

庚申六十四歲大水大疫有戒二味戒酒詩 檢敗簾得
與江右陳處士伯璣周顧兩憲副唱和詩作時三子皆亡
用前韻以當憑弔

辛酉六十五歲向結五老會詩不可枚舉 春偕錢湘靈

史庸庵黃艾庵集董嶠水園亭卽席賦杜鵑花五首

壬戌六十六歲征餉急復典去青果巷住房

癸亥六十七歲病暑不言書字號默默居士

甲子六十八歲往吳門謁中丞余公公諱國治與府君締

交京師壬戌巡撫江南致書約往吳門府君不果往又屢
致書乃賦七言古細書於扇進謁余公欲留府君子幕以

老辭歸而余公晉摠憲北上過常府君復賦七言六律以
送別 三月遷安陽舊廬廬濱洋湖雲岑烟水頗可登涉
畧有草樹府君婆娑其中閉戶不出 至秋中州湯公潛
庵撫吳與府君在國儀社中叢稱莫逆府君重其廉約正
直過毘陵投刺相見

乙丑六十九歲元夕抱病延至暮春將所存樂志堂詩稿
逐一檢視彙序成集呼 錯 命之曰吾少力爲文中遭淪落
他文既不爲世所知亦不自惜放失殆盡今獨有詩在耳
汝好好付梓亦文章一脈也 錯 跪而敬聽之 六月十五
而府君長逝矣嗚呼痛哉 錯 命不猶負荷無狀猶冀當代

名人學士立傳表墓俾異日或以人傳或以文傳永存府君之名於天下後世則子子孫孫感且不朽男 鋸百拜謹述

予戊午始識先生先生謬謂予詩文與古人頡頏因以愛女室予豫兒予謂卽斯雅誼正足與古人頡頏也先生詩文人品迥絕輩流梅村見山暨國儀諸老艾庵文友飛濤輩拱手推讓具見於銘傳記序無俟予言頃讀賢嗣君所輯年譜朴而真詳而有體瑣悉而不穢不支不漏一一合古人章程可謂是父是子矣雜誦之餘鬚眉如對因牽連締交始末用殿末塵

康熙戊辰中秋望越三日同里眷弟邵衡跋

魏庸齋先生年譜序

史之有年表月表也以其擁茅土樹名號治亂無常而興滅相代有關爲國者殷鑒之資故亞於本紀而表之若乃名公巨卿耆儒宿將遭逢太平優游湯沐則列傳舉其凡而志紀錯出其事亦已無失故貴非建國例不爲表非徒以崇體統別義類而已亦勢有所不暇也東漢以降門戶之學各有私謚而諛墓之文紛然並建曰誄曰哀文曰志曰銘曰行狀就中唯銘誄少爲近古餘無徵焉穹碑豐碣道路相望豈方名之佐周曹蕭之輔漢其勲略軒天地揭

日月而無藉乎是哉何古之踈而今之覈也哀誄志銘行
狀之不足而有年譜原其自作非子孫得之口授以稱美
其先即文士慕其遺徽而有述於後雖希風附景不少濫
竽而事業文章名實相副者亦因是而較著焉蓋自良史
凋零穢佞相踵新舊唐書所紀互異而宋史漶漫昧於取
舍自是以還年譜寔盛要其按時繫事訂僞剗訛實足爲
國史之助而譜者世牒之名也附於家乘而不若史之於
表於義又何譏焉以韓尚書退之之施聲流譽而邑里朦
朧至我朱子爲作年譜攷異一書而始定而新書則誤以

南陽爲鄧州矣又况言行之端委著作之因緣乎由斯以談譜之盛於今非有疾於古也與爲述於後母寧舉於口也故尚書蔚州魏庸齋先生績學淵深秉節忠亮文章事業焜耀兩朝與臺婦暨莫不識公公且忠者方今

朝廷清明超唐軼漢史才醇實轢固凌遷凡公所爲自必備揚汗簡而無待此書以傳此書之意本以訓其後人而作也顧後之學者綠譜証史細大並陳尤可以識先生用心之所存而發其忠孝之思也夫

雍正甲寅歲菊月 太山後學趙國麟盥手拜題

香梅子公言

一

序

年譜之刻由來尚矣位至宮保上卿率有年譜行世而細考其中無一嘉謨嘉猷裨益

朝野何異老樹既枯今執筆者記其某年出土某年發花葉某年頽廢乎夫人之所以可傳弗朽者以德以功而虛名奚與焉後學自幼慕寒松先生立朝風節迄讀各疏稿皆

國與民通長打算而不屑屑為近功小效計實一代社稷之臣我

聖祖仁皇帝信任既深眷注特厚明良遇合足邁千古 先生之

年譜不可不傳於世世之讀之者不可不焚香稽首尊為

寶範再按譜載夢

先師召入趨拜殿下復謁四賢信哉 先生固

聖門之高第而天特降之為我

國家良弼立士大夫之坊表也豈僅垂休魏氏一門而已哉

後學

不文敬弁數言

後學南通州李玉鉉頓首拜撰

中憲蔚州魏公重鎮汀郡一時童叟歡呼道途園爲屬吏
例得謁見仰承言論風采卓然有大人之度君子之容信
爲淵源有自也乘間請觀 公

王考敏果公文集因七千里行笈不能多攜至閩率爲人丐且
攫而去無有遺者出

年譜以示且屬之序以 尊命不克辭受而讀之喟然曰是
之謂真儒是之謂聖賢人也夫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
矣

敏果公嘉言懿行彪炳天壤輝耀古今若不可涯涘而探厥本

原誠之一言盡之耳溯自弱冠以前博聞強記敦行不怠凡名公巨宿羣折輩交且願爲之下蓋秉日星河嶽之氣以挺生其才識容儀自度越尋常萬萬庸碌人遇之弗察也有識者接席數語展卷數行即肅然生敬固其宜乎觀於奉

大夫入避亂山中卒免于難智深勇沈幹濟才已見于此迨釋褐登仕版由詞苑歷諫垣名章絡繹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白簡風生百僚嚴憚事無巨細一經論定遂成不刊之典奏議爲唐宣公後一人豈非素所蓄積使然哉年四

十後

太夫人春秋高陳情乞養依依孺慕芥園風紙誠格天心而定
省之暇益肆力于理學之間與綜所著述皆與孔孟相發
明卽爲詩歌以自娛亦皆吟風弄月遺意願學之堂直與
嵩陽鹿洞相埒矣自此學益粹膺馮相國薦復起任事凡
國計民生吏治軍政之大指陳剴切不異初進時而閱十
餘年之遠養彌覺德器深重其精誠所至雖刀鋸鼎鑊之
在前直坦然行所無事而

九重每動色以聽取爲成憲信任常出宰輔右薦剡之書屢上所

進悉當世名賢推以人才不盡用爲慮其他則略無嫌忌
蓋至懸車出國門猶戀戀

闕庭不頃刻置始終此忠愛之忱固結不解也云爾夫均是目視
耳聽手持足行之人也而誠之所積不可掩在家則一家
賴之一鄉賴之在

朝則天下賴之億萬世賴之

聖天子追念不置崇德報功著爲大臣模楷永爲學者宗師生人
沒神夢寐之感豈其微歟他如朋友之講習賢士大夫之
辨論以及戚黨李恒嶽先生等之欣助一一登記以志不

忘與人爲善而復不沒人善其廣大光明又如此此惟學
爲已而心無我真實無妄隨地隨時流露于不自知豈有
他哉誠而已矣故先儒曰誠則無事矣末微下吏得從

中憲公遊側聞

授經諸論而又于

寒松一編獲窺全體稍知所矜式實願幸也夫

乾隆陸年歲次辛酉孟秋月上浣之七日吳興後學上杭
縣令史園拜手敬序

五
年
五
月
五
日
言
序

二

--	--	--	--	--	--	--	--	--	--

寒松老人年譜

庸齋魏象樞口授

男學誠

學謙

學謚

學韻歌錄

天啓丁巳

九月二十九日未時生

戊午二歲

己未三歲

庚申四歲

辛酉五歲

壬戌六歲

父資政公謁選授江西新城主簿以路遠不能攜眷留母
李太夫人暨庶母趙氏理家政兄象懸隨任太夫人因子
幼弱不令就外傳外祖李公諱 愛予日就本家授章句
誘掖有法余姿性亦頗能記誦李太夫人喜甚

癸亥七歲

甲子八歲

學庸語孟三年內授讀週遍

乙丑九歲

始令出就外傳從夏台星先生諱相受業習春秋

丙寅十歲

丁卯十一歲

是年資政公陞河南懷慶府經歷未任歸里止攜二竹箱
惟夏布竹篋數件而已予心以資政公抵家爲喜兩袖清
風記憶甚悉

戊辰十二歲

是年予豁然心開作文即能成篇夏先生竒之曰此大器也令同學齒長者聞而愧之自是止呼魏生而不名

己巳十三歲

庚午十四歲

資政公以予二妹曾許字曾完我先生子雲中完我先生以戊午孝廉任山東商河令歸子屬單丁愛如掌珠自慮老且病一旦朝露庶母不克理家政二妹年十一即行聘過門從姑寢食理家政妹丈甫九歲延余伴讀館中予亦受完我先生教專志舉業所賴指示甚多是年予初讀鄉

墨夏先生所選稍嫌其平予另選高竒者自讀之不令先生知也

辛未十五歲

壬申十六歲

癸酉十七歲

資政公與予畢姻娶太學生李公諱經權長女少予二歲天資厚重善事舅姑日隨姑理炊爨無少懈且佐予讀從無一語忤予者余甚重之

甲戌十八歲

乙亥十九歲

應童子試學院梁眉居先生諱雲構取第一覆試仍取第一
一遊泮之日外祖忽以痰病終夏先生相繼而卒俱未及
一拜其闕文之郭宣宇先生選文之郝楨皇社友亦歿均
抱慟焉

丙子二十歲

學院林 先生諱銘球科試一等第五名赴省闈試不
中

丁丑二十一歲

州庠習麟經者雖多而精熟惟社友楊泰徵諱振春一人
余講經多藉資焉

戊寅二十二歲

學院張觀濤先生諱宸極歲試一等第一名食廩餼

己卯二十三歲

學院秦聖俞先生諱廷奏科試一等第一名赴省試春秋
房孟淑明先生諱良胤得予卷呈堂第七藝批云兩段雖
未醒透擯而惜之不知子爲何地英英也心切仰慕勉旃
勉旃

庚辰二十四歲

同社友聞之秀張晔登玉泉山社讀書互相切劘一年之間所學大進祇因定省多曠供運食用亦頗艱遂各散歸
辛巳二十五歲

自山歸家人事漸多學業漸疎學院蔡培自先生諱鵬霄
歲試二等資政公不悅歲將暮呼予名至前欲語忽默然
予立請所命資政公淚下曰科第是汝所有但吾年近
八旬汝放廢荒疎如此吾不及見汝一第矣吾復何言予
聞之泣下如雨跪請罪曰免願自來年元旦後閉關讀書

半年後博一第以報父命資政公曰信如此吾何憂遂變
悲爲喜

壬午二十六歲

學院蔡培自先生科試一等第一名赴省闈中鄉試第七
十七名房師司李吳橫溪先生諱孳昌大座師李見可先
生諱兆陳詠先先生諱宸誦捷音至資政公喜極而泣曰
吾兒果報吾命矣雖兒之學力實祖宗之世德也先是宣
鎮守道何非鳴先生諱謙者見予試牘復閱予憲稿曰塞
上安得此佳士耶遂懸額予門曰國士無雙報捷者持小

錄呈送先生曰吾且不閱問蔚州中幾人對曰一人曰可
是魏象樞否曰是遂展小錄大笑重賞之 是年資政公
七十九歲予請明歲不赴禮闈爲八旬大慶資政公不許
及謁何非鳴先生以予意請教先生曰吾有道以兩全之
矣隨於十二月間專役齋書併壽儀預祝八旬訂期元旦
後即上公車則家慶與場期兩無悞也書中之意諄切如
此余從之

癸未二十七歲

正月入都時方用兵候至二月場期改于八月舉行資政

公與太夫人遣僕送米麵食物令在京讀書至三月望後
有家信至報資政公感病予即日出都日夜兼程於二十
一日三更時抵家資政公僅執手一訣次日見背予始悔
赴禮闈之大誤也五月喪事甫畢趙庶母以乳病居別院
僕女不戒於火院屋赫遂罹其災余拮据兩喪季秋卜葬

祖塋

甲申二十八歲

余方讀禮即閱闖賊自秦渡河之信蚤爲太夫人避亂計
蔚城東北有古砦名德勝庄老農李姓居之甚險余同妹

文張大猷奉太夫人暨夫人李氏避此時聞闖賊查地方
有舉人未仕者起送授偽職余懼不免遂潛入山中不令
家僕知及偽官至蔚查之甚嚴隣佑以丁憂具結又稱入
山不知去向乃止三月京師陷五月

本朝定鼎予始出山迎太夫人李夫人歸家

乙酉二十九歲

小祥既過家務方艱聞以內太夫人主之余亦不以異日
功名爲念時中州江桂菴先生諱禹緒房師吳橫溪先生
粵東凌十齋先生諱雲許鷗湄先生諱汝都俱以宦遊授

間僑寓於蔚余有地主誼日追隨倡和秋日理釣無魚此
從遊之始賦詩之初也余詩有半竿明月珊瑚冷贏得金
鈎照玉鱗之句則無志仕進意可見矣是年長女許聘劉
耀宇叅戎諱中伋長子天賜亦從桂庵橫溪兩先生命也
丙戌三十歲

正月二十五日州守鄭公邸報至知二月禮部會試期
與朝收羅人才不覺聞鷄起舞遂辭太夫人上公車初五日入
都初六日投文初七日投卷筆墨久荒不敢決勝榜發中
三百七十五名大座師剛公諱林祁公諱崇格范公諱文

程號現斗馮公諱銓號琢菴房師魏申之先生諱天賞岳
明海先生諱映斗是科

殿試後選擇年貌一百餘人

內院復行考試亦如

殿試例題目奏疏律詩各一篇俱出

欽定余得與選授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教習師則蔡先生諱
不害蔣先生諱元恒胡菊潭先生諱世安陳生洲先生諱
具慶余習漢書改讀書經再讀易經館師以初入翰林言
志題命賦詩余有上溯羲與軒而及濂洛澤慷慨天人間

區區匪所畫之句館師許之著有瀛洲草 是年九月迎
養太夫人入京李夫人相從侍奉既至見予體質瘦弱飲
食較家鄉大不相宜深以行年三十尚未立嗣爲慮至歲
暮李夫人請於太夫人爲余置妾娶劉氏處士劉公諱
女也爲人醇厚寡言性尚儉樸事太夫人能孝李夫人
重之自後經理京抵炊爨事太夫人及余飲食日漸相宜
且生育子女甚多余家有賴焉

丁亥三十一歲

是年散館授刑科給事中具有剔蠹蠲荒等疏四月太夫

人因都門暑熱旋里亦恐家門廢隙且爲余料理米麩食物運送京邸也

戊子三十二歲

具有摘叅劣撫一疏因安徽巡撫王懷狗縱順賊縣官也下部嚴查革職 七月陞工科右給事中因官民徙居南城地狹民稠賃買無房拆蓋無地隨具有小民遷徙甚艱一疏奉

上旨著工部督同五城御史察南城官地并民間無房空地將遷徙官民好生安插 又因會典未脩具有

聖朝大禮既行一疏部議應脩余雖居言路而讀書吟咏未嘗廢也

己丑三十三歲

二月會試分校詩五房取成性等二十三人時闈中同人各期所拔士或云可相或云可將或云可秉節鉞任封疆余曰願得理學任吾道足矣榜發成子冠本房後以理學清介特拔給事中有直聲餘官內外無一以貪敗者蓋自釋褐以至筮仕余無一日不以六字箴相勗六字者循理守法安命也 五月聞山東平陰縣知縣王國柱擅殺士

民特疏糾叅奉有著該督撫按確查嚴究之

上旨後審明擅殺情真置重典先疏稿就方在查訪尚未繕寫夜
夢帶血數人環跪於前哀哀欲訴次日即拜疏亦異事也

庚寅三十四歲

二月因飲食不節致感內傷醫者誤汗內外兩傷自春迄
夏病卧不能入垣辦事兵科都姚若侯諱文然爲余延醫
調治備費苦心至秋冬少愈則亦危而得安也太夫人復
入京未免日夜憂心矣 四月陞刑科左給事中

辛卯三十五歲

是年恭遇

覃恩贈父爲徵仕郎贈前母蔣氏爲孺人封母李氏爲太孺人
余授爲徵仕郎妻李氏封孺人

勅命二軸 二月奉齋

親政恩詔於宣雲太原等處扶病就道事竣過蔚州息數日由
紫荊關北上路經涿州時座師馮公家居招余相見曰此
時都中已有臺中張瑄叅陳名夏矣爾再補牘以見丰采
予曰此人既叅何必補牘打死虎也馮公默然復

命以後有督撫之訪叅叠見一疏言道府徇縱也 又請定藩

司會計之法一疏言查核錢糧也 又

聖意恤民甚深一疏言征解錢糧也 又

睿意圖治方新一疏言事件稽滯也俱奉有確查詳議之

旨部院議覆允行 又奉詔之夙弊有三一疏言奉行

恩意不實也亦奉有著照欵飭行之

旨 又

聖德勤脩日懋一疏責成輔臣仰贊

君德保護

聖躬幸逢

嘉納 又考核有司一疏言吏治宜蚤澄清督撫按臣觀望瞻
徇考核不定請飭速報奉有這本說的是之

旨直省方次第報到矣

壬辰三十六歲

因大計開報宜公貪官反噬宜禁具有請嚴考績之

大典一疏奉

旨議奏 又因蘓松額布錢糧五十餘萬朦混侵欺有直糾溺
職藩司一疏叅左布政劉漢祚也奉

旨議處 又因各部覆本行咨不立限期游移耽延諸弊易生

有

欽件之稽察無法一疏奉有這本說的是著嚴飭行之

旨 又因直省應徵錢糧徵者全徵報者虛報令州縣立循環
文簿填寫登報藩司查驗具有錢糧關

國家大計一疏俱奉

旨議奏各疏議行定為例 又因水旱為災星月告變有直陳
格

天之圖一疏奉

旨據奏變更上傳輕重綸音事情重大著部院等衙門滿漢堂

上官併六科都給事中河南等掌道御史確議具奏親政以
來上傳諭旨著內院彙寫進覽仍刊發各衙門著實遵行該
衙門知道余疏稱變更

上傳者因前奉

上傳有云今後各該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與屬民一體
從公究治等語而戶部叅昌平道張自昌等八員擅夾旗人
在奉

上傳之後也疏稱輕重

綸音者因臺臣見投充之人真假莫辨具疏請發部冊奉有投

委無上之公言
充部冊著作遠頒發各該州縣之

旨戶部竟議不必頒發也 又因前疏所奏事情年月未詳復
補牘奏明並請會議時或候議或同議奉有著一併會議
具奏魏象樞准同六科都給事中來之

旨陸續會議七次余與滿大司農卓公面爭是非衆議不決後
特遣內院滿漢大學士同議奏請銷案 是年八月吏科都缺
出余俸次應陞吏科滿官及滿漢五科同官倡爲明年大
計此缺不應論俸陞轉有主論資者有主採望者有主兵
科對調吏科者有主戶科都挨調吏科者相持數月不決

六科公疏請

旨奉有六科都給事中論俸陞轉定爲常例若有優於魏象樞的著公同保奏陞轉之

旨遲至歲暮始翻清咨部十二月念五日

命下陞吏科都給事中余捧接

綸音仰天嘆曰諸公爭此一席存心公私皆不可問余自媿無才謬掌大計惟有誓絕一錢以報

聖恩首肅計典力復糾拾以清吏治耳次日到任即封印寓所令本城坊官撥總甲日夜巡查有敢以片紙隻字到門者

許嚴拏解報該城察院立行糾叅且幸協理計典者吏科則杜公諱篤祐河南道掌計者則朱公諱鼎延協理者則張公諱璿皆表表大賢也一時中外肅然

癸巳三十七歲

元旦朝賀大宴畢

上召內三院輔臣學士及部院卿寺堂上官國子監祭酒六科都給事中各掌道御史三十四人

賜宴於

保和殿余得與焉

上問年問籍問某科成進士飲饌皆出

大內陪觀諸國所進舞樂及優人雜劇宴畢仍撤

賜攜歸與父母妻子均沾恩惠余出對衆言曰今日泰交一堂
千古盛事何以報之願諸公各盡乃職余不才亦不敢不
勉也隨具有恭陳用人第一大政一疏請

皇上培植人才內而擢用部院則因事察人辨論於蚤外而擢
用督撫不得專推布按宜於按臣中擇其真才真品不媿
察吏安民者一例同推奉有著確議具奏之

旨 又有卓異之名實易淆一疏恐平常無竒者濫膺卓異之

典而既奉卓異者仍滯常格之中非

國家磨礪人才務求實用之意請令部院將薦舉卓異官員
事績分別進呈

御筆欽定以備優擢奉

旨這所奏卓異官必確求真才實用有裨吏治著即嚴核行該
部院知道 又有糾拾關

朝覲大典一疏奉

旨據奏四年糾拾反坐言官有壞吏治塞言路以後科道糾拾
官員照大計一例處分科道官有挾私妄糾的著吏部都察

院指實叅奏該部院知道三疏既拜余即入署封門在署閱
冊余與杜公詳閱考語手定去留並不假手吏書逮部院
會稿過堂事竣始歸寓開門吏部挂榜後余於朝房會集
六科恭設香案向北肅叩各出所糾劣員事蹟本日開寫
疏稿公同畫題次日捧進是年糾拾頗稱公慎 又有明
計典以清吏治一疏請

皇上面召入覲布按等親詢地方利弊有司賢否倘有支吾欺
飾容科道官以白簡隨之款款糾駁以服其心奉有著速
議具奏之

旨 又有體

聖主難慎之心一疏言各省督撫舉劾之例行不畫一三年考滿之典遵始舉行卓異薦舉之官詳列實蹟奉有該部確議具奏之

旨以上各疏均從培植人才澄清吏治起見也 又見因言得罪者多言官因循自諉職業未脩具有微臣就職言職一疏奉

旨這本內云人臣之道重君父原不重身家又云懷偏私重賄賂報怨挾仇者何以處之等語所指何人著魏象樞據實詳

明奏來該部知道次日據實回奏疏云前因吳達吳拜因言不當俱擬死罪今見

皇上省躬改過責望直臣所以言人臣之道重君父原不重身家等語蓋自勉以勉言路也且言官而懷偏私何以糾報怨挾仇之人言官而受賄賂何以察貪贓壞法之事所以言人臣之罪洵莫大於懷偏私重賄賂報怨挾仇者何以處之等語蓋謂

皇上既下求言之諭今後凡有不法者應下刑部議罪其有不職者止下吏部處分定爲良法昭示臣工奉

旨魏象樞所奏情詞已知道了以後言官進言凡有實據的都
要明白指奏何必分別小臣大臣含糊影射著通飭行該部
知道余在朝房候

旨不回寓所恐婦女驚疑勿使知之也

旨下方回寓未幾又同六科公具寺人初設宜慎一疏奉

旨設立寺人緣由前諭甚明本內援引事情不出前諭之外何
謂上傳有所不盡明初設禁雖嚴後來不能遵守朕法在必
行永爲成憲何虞數傳而後前諭寺人不過四品今謂有何
勤勞居官四品有無勤勞爾等憑何得知前諭本分之外不

許干預一事何得謂專權豈無干預監局已減何謂備設既
共事禁中若不與滿臣同處將置之何地規制禁約俱已詳
盡何必再加裁決疏上魏象樞等不繹上傳文義未見監局
職掌輒草率瀆擾借題釣名甚爲可愧豈稱朕求言納諫之
意念係言官姑免究漢字有與滿洲近臣同列之語滿字少
此一句殊屬參差俱著嚴飭行該衙門知道大哉

王言余益加策勵矣 又同六科公具欽奉

恩詔一疏保奏原任吏科右給事中劉捷因糾拾知縣張守廉
一案革職委係冤枉才力尤爲堪用奉有劉捷情節明有

冤枉著即察議具奏之

旨部議隨起用 又因會推南贛巡撫正推劉漢祚才品不稱
前任布政溺職甚多是日余不畫題次日拜疏奏明不畫
題緣由奉有知道了之

旨及諸臣會推疏上奉

旨另推雖一時不敢附衆而得罪當路禍胎伏矣 又有申未
明之職掌一疏詳定憑限使人才地方不致兩誤也 又
督撫關係封疆一疏言督撫告病宜移會代題也 又部
司擅委中軍一疏叅主事錢受祺也 是年兵科左陳調

元有悖

旨欺

君一疏叅余蓋因吏科管理開缺咨人事務調元係左給事中
論資俸應陞刑科都給事中先出之缺不應陞兵科都給
事中後出之缺伊欲本科即陞本科余堅執不從伊懷恨
已久伊因給假官員例不作缺上疏條陳應行作缺吏部
題覆奉

旨依議查吏科有先經告假之人余與滿洲同科官移問吏部
應否作缺吏部回文云給假在未奉作缺

明旨之先不應作缺余即不作缺調元借端洩恨叅余徇私余亦將調元挾仇報怨等情叅出奉

旨俱下吏部都察院察議因所議事情未明又奉

旨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察議以調元所叅不實妄爲大言罰俸六個月因余將伊欲陞兵科等情不蚤叅出罰俸三個月

甲午三十八歲

是年奉

上諭今後遇有督撫員缺勿拘品級須要從公會推擇其品行

才猷素著者將行過事實詳註會推本內等語而吏部將應推督撫止開履歷籍貫不開行過事實因具有應推督撫官員一疏奉有該部知道之

旨 又有叅陳四款一疏一用真才以恤民命一慎刑獄以疏民情一行勸懲以足民食一均賦徭以蘇民困奉有這條奏四款有裨勤民著詳議具奏之

旨直省遵行永著爲例 余所謂禍胎已伏者因前所叅之布政劉漢祚爲寧大學士親也本年二月內院大學士寧完我叅大學士陳名夏疏內一款言余與潞安牛商人爲兒

三
女姻家與名夏爲四門姻家結爲一黨票簽本章有私等語緹騎拘禁吏部日夜看守奉

旨部院會議查余尚未生子止生一女已聘與本州劉姓多年且嚴訊名夏僕人咸稱余與伊主從無往來至於票擬本章大學士范公出班對衆言曰是我擬票非名夏擬票也查議若有偏私我當認罪故名夏以他事擬絞余奉

旨免議止以科道不叅名夏將六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俱降一級調用余列首科同衆降調七月降補詹事府主簿余自掌吏垣以來凡垣中新任者問職掌何在余曰

條陳叅劾二者而已條陳當計後日之利害如目前有利後日有害不宜言也叅劾當論平日之賢否如素稱賢者偶有微愆不必苛也聞者皆以余言爲是 又如官員赴任畫憑其限期皆余與同官手自扣筭按程親定每日六十里爲率並不假手吏書亦從無一人以遠近多寡爲言者同垣滿洲理事官俱服余公道 一日與冢宰王公諱永吉者肩輿相遇於途余例當迴避王公再四謙讓令人相請余小橋起公乃行次日托其同宗某致詞曰每過魏公門巷見寓門謹閉若無人然欽敬久之此人避我我心

何安嗣勿再避 余居言路從不謁見中堂有金公諱之
俊者請告去官時詣伏魔庵辭神庵與余寓甚近公坐老
僧方丈中曰山西魏公余心慕之而未識面今將歸矣不
知可一見否老僧告余余即趨晤二公位尊望重不以余
平日淡薄爲鄙乃復謙下如此余何敢當存此以見二公
雅度云爾

乙未三十九歲

二月因

上下詔求言及七品官余具有三疏者疏爲遵

諭詳陳治平之大綱等事請責成六部稽察兵民利弊兼請

皇上留心人才親記功過次疏爲恭陳薦舉各官格式等事擬
定文武官薦舉格式以期實效三疏爲恭陳救極兵民之
節目等事共四款一請將邊地倉收本色糧米就近支放
兵餉一請嚴查房稅侵漏一請設立旂下義倉勸輸備荒
一請將安插流民得所者比例議叙以示鼓勵俱

勅部議覆 三月陞光祿寺珎蓋署署正 九月陞本寺寺丞

是年余居閒署退食多暇且性寡交游閉門讀書而外一
無所事從前頗嗜詞華風雅之書自是唯求躬行實踐之

學遂博探理學格言等書日夜研窮至廢寢食取有明諸
儒分爲四類曰大儒醇儒名儒通儒擇其語錄之切實醒
透者手自論定名曰儒宗錄尚以搜羅未盡未敢公諸海
內

丙申四十歲

是年因母氏李太夫人在籍多病每念遊子乃呈請省親
奉

旨准假於六月十五日辭

朝歸省 先大夫資政公已於甲午歲公舉崇祀鄉賢矣 樞

於是年請假歸里乃陳牲醴於鄉賢祠爲文追祭

丁酉四十一歲

是年余假期已滿轉假未允檄催補官母子相依情不忍
離乃迎養李太夫人於京邸八月復入都門補官 九月
二十六日大免學誠生

戊戌四十二歲

李太夫人因水土不宜且慮余京師資斧艱難遂動歸念
余不得已送歸令妻李夫人歸家侍奉時四月二十五日
也 仲冬偶與太原友人講孟子盡心知性章於立命有

異解余不敢聞曰此異端之學非孟子意也力辯之至二鼓方去余就寢夢有人叩門啟視之則高巾青衣儒縑二人曰先師名汝當隨我急往余肅衣冠從之至一處所宮殿崔巍壯麗烟霧繚繞其間導余至殿門闕內余方欲再入二人止之曰汝入不得了命行禮二人鳴贊先行九拜禮曰此先王之禮也後行三跪九叩頭禮曰此時王之制行禮畢一人捧出飯一盂筋一雙曰先師賜與汝吃吃訖命出余曰可到他處一觀否二人曰可隨我謁四賢祠見堂三間而規模較小內四人坐分兩層上層列坐二人一

貌清朗一貌蒼古下層正坐一人貌脩偉面東旁坐一人
黑面長鬚端嚴之甚亦命余行禮四拜畢正坐者皆閉目
不言旁坐者呼余名正色厲聲曰范祖禹說你有些好處
你勉勵着余唯唯而退心甚恐二人曰汝不識路吾等送
歸仍從舊路送至寓門作別而去余忽覺心猶悚懼時漏
下四鼓寒月橫窓遂披衣而起秉燭記之

己亥四十三歲

余自送母歸家後聞李太夫人在籍多病老况日增余每
一念及不禁泣下乃於六月具疏陳情有臣母年老病深

委身
比例籲

恩終養等事一疏奉

旨該部察例具奏吏部比例具覆奉

旨准侍母終養遂於八月辭

朝再出都門 余疏已封進通政司後乃入署別同堂諸公

曰余今日拜疏請終養矣自此在寓候

旨不復入署言畢見同堂滿漢諸君子有驚疑色密商數語而
出余不解其何爲歸寓後乃聞係闔衙門滿漢赴通政司
公留此本也通政司以關係奏章不便私留諸公又復用

印文留之而疏已進呈無及諸公乃見余曰光祿寺衙門
廢弛久矣錢糧糜費甚多屢年奏銷多舛自公任事以來
漸有頭緒又且各衙門正當酌定全書之時必得公精詳
叅訂方可永垂無弊某等將具疏奪情矣余急止之曰毋
老病多情實迫切萬難再留若止爲全書一事余當力任
之竣此事而後行諸公喜曰如此可以兩盡余乃日夜檢
閱舊冊叅以新例總期節省錢糧祛除陋弊凡四十日而
事竣遂進

呈著爲例余以閒署微官何幸見信於僚友若此 都門諸

言集
縉紳先生贈以詩文者甚夥余盈篋而歸彙而存之曰贈

庚子四十四歲

月吉隨州守宣講鄉約因作六諭集解付講載入蔚志
余晨昏定省之暇念及先世積累子孫沾爵祿之榮而祖
宗無蒸嘗之地深爲惕然爰於正寢之東闢地爲祠按典
制應三間家禮又有止爲一間之說者遂卜易得小過象
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意可見矣遂以
中一間爲家祠額曰世德堂左一間曰存澤用葺遺書右

一間曰授經用傳家學規制俎豆等項悉遵家禮四月興
工八月落成

辛丑四十五歲

正月

世祖先皇帝哀詔至隨地方官哭臨成禮集杜八首志哀曰春懷

州 家祠已立念家乘尚未脩明恐世系莫致祖德不彰

爰詳稽譜牒酌準家禮而草創之屬陽和徐雲門化溥宣
府胡東甌以溫高平畢亮四振姬共相訂正遂得成書曰

魏氏家譜

壬寅四十六歲

元旦隨州守朝

賀畢聞停止加徵練餉之

諭賦詩紀之 正月恭迎

覃恩勅命二軸至蔚扶母率妻叩頭祇受擬表謝

恩 州守鄭公諱牧民三韓人雅有移風易俗之志於明倫堂

西捐俸建講堂一所曰願學堂造閣敦請甚懇余辭之至
再不獲已乃與郡紳士月一會講明敦倫盡性之學自四

書五經始每講畢錄而存之曰願學堂講書 李子桂萼

諱肇甲蔚羅佳士也且好善聞人苦志讀書則愛敬而周恤之是年與余立仁文社凡庠生有志上進者悉入社中得三十人文期專會舉子業余評閱而提命之暇日則訓以立身行己待人接物之道多士皆執弟子禮受之凡飲饌筆墨之類李子咸給之無倦色自是文風漸起士習漸端五科以內售鄉試者十人選明經者十餘人稱盛事云
癸卯四十七歲

余家居養母菽水承歡之餘不但無聲色之好即琴棋詩酒總不與焉惟理學諸書則嗜慕不忍釋手有一嘉言懿

秀身公全言
行則手自抄錄心焉識之即返而自思曰能躬行否知一
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余之願也積久成書曰知言錄
自有明以至

本朝大抵皆切近入理可以正人心而挽風化者若闡發性
命辨析義理諸書另採入儒宗錄中不復載 長兄象懸
五十尚未立嗣余於是年舉次子乃告於家祠出繼為兄
嗣焉命名學讓

甲辰四十八歲

余讀書偶有所得則返躬體認自考得失欲一請質高明

里中頗難其人惟與都門之孫退谷先生諱承澤陽城之
白東谷先生諱胤謙祁州之刁蒙吉先生諱包應州之左
翼宸先生諱光圖容城之孫鍾元先生諱音逢栢鄉之魏
石生先生諱喬介漂陽之成我存諱性代州之馮訥生諱
雲驤稱道義交走書往來商確學問多所取益焉

乙巳四十九歲

余於授經堂中設先師神位於上左設四配依夢中所見
位次題其龕曰夢見淵源右設宋大儒諸子神位外則恩
師位於東益友位於西朔望焚香展拜有寤寐羹牆之意

凡聞師友訃音則陳酒果於其位爲詩文哭之 是年蔚
有未嫁殉夫之女從容畫節之婦事闕風化余率紳士公
舉當事請

旌奉

昔建坊旌表四方諸君子多有爲詩歌美其事者余彙付梓人
曰蔚羅雙烈集

丙午五十歲

二月十五日夜夢登樓

關帝在焉語樞曰吾道一貫孔子曰一以貫之何也樞對曰

大人有擴充推致工夫也

帝曰赤子知能原是一貫樞無以對

帝曰你對他們說既覺迷以告諸君子

丁未五十一歲

是年母太夫人患中滿之症腹堅體腫余日夜檢方書伺藥餌不敢刻離膝下因步履艱難情懷抑鬱為製板輿扶坐其上兒孫攀擁而行復建小亭於芥園之中題其額曰天倫樂事聯曰想白雲親舍之情誰非人子覩斑衣兒戲之狀實獲我心其間花樹繚繞窓牖爽豁奉母居之對景

委身... 怡神至秋冬病漸愈黑髮重生飲食大健舉家欣幸

戊午五十二歲

是年母太夫人八十歲兒女姻親舉觴大慶太夫人着命服坐於堂上次第受之四月朔日與亭甫設壽筵南風忽作吹一紙至亭上拾之則刻書如掌大首列閭壽齊坤四大字餘小字多不成讀因刻扁於亭以志老母盛德之感
已酉三十五歲

余自請告養母以來足跡未出百里外是年偶出弔西洪距蔚九十里夜夢門結白練帖寫孤哀子太夫人棺已蓋

矣余撫棺慟哭大驚而醒乃急歸見太夫人在堂無恙不
數日而感病遂不起嗚呼異哉 三月初二日三子學謙
生 六月十六日太夫人李氏終余居喪一準家禮未敢
從俗如不用浮屠不用鼓樂之類十月初六日與資政公
合葬於祖塋 七月十一日四子學謚生

庚戌五十四歲

是年喪葬事畢閉戶讀禮然疾病時作學業全廢

辛亥五十五歲

馬構斯諱爾楹孫徵君先生高弟也從蘓門至蔚問業余

留之授經堂中談學十日復作如晤語一卷與徵君先生
千里質疑 九月十六日服闋 大兒學誠取入州庠十
月娶賈孝廉諱時泰次女

壬子五十六歲

是年因居母喪憂思傷脾患怔忡之症正調理間大學士
馮公諱溥一疏爲薦舉賢才等事內稱魏象樞清能矯俗
才堪任事用之於內必能爲

朝廷振飭紀綱用之於外必能爲

朝廷愛養百姓等語部議奉

旨魏象樞着來京引見維時同列薦章者爲兵部主事成性性
江南人也爲余己丑分校所得房首理學清品孤介澹寧
先奉

旨以科員用師弟同膺盛典一時傳爲美談余家居拜
命之後緣病未大痊不能應

召且慮長安資斧艱難束手莫措具呈控辭本州轉詳撫軍代
題奉

旨魏象樞仍着來京引見余義不敢辭然終踟躕未決有妻兄
李恒嶽先生諱雲華者仁義君子也見余問曰公知名不

侯駕之義而故遲者得毋慮及資斧乎余曰然長安米珠
薪桂之地俸薪而外所需甚多若妄有所取是青年守節
而白頭改嫁吾恥之不爲也若安我硜執如費用何公笑
曰吾爲公籌之孰矣吾嘗助公三百金歲以爲常余辭曰
公意甚盛但將安償公曰宰相薦賢之章

天子召賢之典久不聞矣吾今上助

天子下助宰相非助公也又何償焉余感其大義遂束裝應

召拜辭家廟而行自是歲贈三百金十二年無倦色余遂得嚴

絕交際刻一東曰自揣涼薄一切交際概不敢當承雅贖

謹辭謝凡有餽遺者以是謝之非獨自全節操實不忍負
恒嶽王成至意云 吾壻李東陽乃兄李晉陽歲各贈百
金以供薪水而食物米鹽等項復時貽京邸諸親高誼俱
當於古人中求之余之能守清白諸親之力也寧敢忘諸
閏七月初七日吏部引

見蒙

上問你病愈否奏稱臣病尚未愈因兩奉

聖旨不敢再遲扶病來京

上問及從前歷官並條陳叅劾各疏大畧奏畢而出初九日奏

昔魏象樞著遇御史員缺開列具奏八月二十日補授貴州道
監察御史 偶於朝班見益都馮公曰某與先生雖同榜
成進士然素無深交乃何以見知於先生而辱薦章耶先
生曰公居諫垣赫赫有直諫聲此人所共知也若余之知
公則更有在憶余為祭酒時每值丁祭凡不與陪祀各官
例於前一日瞻拜公每期必至敬慎成禮一日大雨如注
泥深三尺同事者曰此番必無一人來矣言未畢而公至
肅然瞻拜而去此外果無一人余益起敬而深信之知為
至誠君子即此一節他事可類推矣太夫人在堂未敢有

違大孝今服闋應

召而來此後皆報

君之日公其勉旃余聞公言感愧交集古云觀人於其所忽先生之謂乎 十月奉

旨監試順天武闈 十一月奉

旨巡視北城 二十七日秋決監斬 十四年不入都門見都門風俗奢靡人心蕩軼大異於平昔皆由於教化不行之故具有教化係

國家根本之圖一疏 又見河工靡費錢糧總理不得其入

具有治河係

國家根本之圖一疏奉有該部議奏知道之

旨 十一月見湖南藩司劉顯貴侵蝕庫銀七萬餘兩撫臣滕混查核遂得內陞京堂公道全泯於是特疏糾叅有藩司之侵蝕敗露撫臣之查核欺朦奉有嚴察議奏之

旨後審明將顯貴置諸法撫臣徐化成降級 又見

畿輔重地盜賊橫行多係旗人漢官不能彈壓具有請設滿洲督臣一疏奉有該部知道之

旨

癸丑五十七歲

正月開印具有百姓待命甚急等事一疏請定夏稅秋糧
之令永不許正月開徵自十二年爲始奉有知道了該部
知道之

旨 二十日扈從

南苑

上觀八旗品官大蒐

賜宴賦詩紀之 二月奉

旨監試會闈 又有

盛世貴舉

旌廉之典等事一疏欲

朝廷獎廉以風有位也 又有督撫有不容不盡之職分不容
不去之因循等事一疏責成督撫之互糾與學道之訪察
并請慎用督撫也奉有該部議奏之

旨 又有歷指科臣罔

上行私等事一疏糾參內陞兵科賣本欺
君也奉有該部察議之

旨下部察明革職 六月八日

上幸瀛臺

召諸王大臣內閣部院翰詹科道

賜宴泛舟觀蓮至

九龍亭方返

君恩優沃宣

諭醉飽小臣得與盛事有詩紀

恩 八月臺員例應內陞外轉開列姓名余居最後奉

旨內陞叨居最前實出

特恩又且不令離任以四品頂帶食俸仍管貴州道事敢不益

加策勵以副

寵遇 具有

朝儀祀典禮宜嚴肅等事一疏因朝叅陪祀班行寥寥大欠敬慎也 又有制祿爲養廉之具等事一疏因罰俸太密人無養廉欲改爲紀過兼請量加俸薪也 又有教化首戒淫巧等事一疏請禁京師戲館黎園及坊刻淫詞艷曲以正人心也俱奉有確議具奏之

旨 又有再陳紀過巔末等事一疏因前疏未盡部議未明又

援例再奏奉有該部議奏之

旨 又有請頒禮制之書等事一疏請將一切禮制禁約刊刻成書

欽頒天下俾民間易於遵守以廣教化也奉有確議具奏之

旨 又有考滿正在會議等事一疏欲外官以

大計爲考滿不必又行考滿也奉有一併議奏之

旨 十二月十九日奉

旨陞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甫到任即同三法司會審放火大盜楊起隆一案除夕乃出署

甲寅五十八歲

是時吳逆變亂人驚風鶴余凡有奏疏皆從地方人心起見因邪教煽惑勾連則有謹陳要地當設之道員以資彈壓等事一疏因湖廣四川大兵屯集供應浩繁則有用兵之地錢糧暫宜緩徵等事一疏因逆賊蠱惑人心披靡則有密陳申明法紀鼓勵人心之大端等事一疏皆係密奏又因陝西鳳翔極邊更改食鹽恐民情不便則有奏地窮苦堪憐食鹽宜從民便等事一疏奉有該部議奏之

旨 二月初二日奉

旨 陞補奉天府府尹奉

上諭因大兵進勦逆賊指日蕩平地方恢復需人甚急着三品
以上官虛公薦舉余舉二人一爲郝浴一爲魏永升奉有
該部議奏之

旨部議郝浴未用魏永升患病不能起官 四月大旱

上命順天府虔誠祈禱余即設壇虔禱次日雨降復

命賦詩紀之 是月二十日奉

旨陞補大理寺卿 七月十二日奉

旨陞補戶部右侍郎 十一月初五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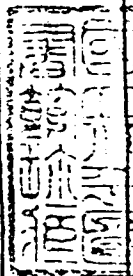
旨轉補戶部左侍郎一歲五遷殊榮曠典正當用兵籌餉之際

愈用警惕自題一聯云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負民即負國何忍負之觸目自警云 余嘗語人曰戶部官我有三不宜做不善管家焉能筭計一也年老不能計事二也骨相無富貴氣不能聚財三也附存一笑 因閩省變亂王師盡駐浙省藩司經理兵餉職掌緊要遵

諭保孝候補福建布政司李士楨請就近補授浙藩即奉

旨補授 又因大同逼近陝西地方遼瀾恐生伏莽具有雲西密邇秦省等事一疏請設岢嵐寧武二道以資彈壓未見

允行



乙卯五十九歲

先是妻兄李恒嶽先生見余邸舍湫隘免葺無習業之地於東隣構屋數間以爲書室余延閩中名士張一衡諱霍同子壻讀書其中余退食有暇則坐講論文每至夜分不倦五月余具疏再保郝浴及王天鑑鄭端下部議覆

特旨將郝浴賜還王天鑑鄭端起用 八月

上因工部銀庫司庫官役通同暗盜事發下刑部究擬時軍需浩繁戶部各庫關係重大

待命 臣 象樞同滿侍郎班迪將金銀緞疋顏料藥材各庫逐一

清查先是工部事尚未發余夜夢同學士孫在豐奉

上命清查節慎庫正在商議而醒未幾而工部事發矣未幾而

奉

命查戶部庫矣夢幻而竒因附記之 是月大兒學誠舉於鄉

與代州馮子驛同榜驛爲訥生長君聞報之日余與訥生
相對喜不自勝轉念兩家祖宗積德子孫食報先人皆不
及見不覺泣下如雨然書香有繼余願足矣 十月十一

日有籌餉三疏一在確估價值杜浮冒也一在嚴核闕課
防缺額也一在慎用藩司欲簡賢能有守者爲之以清錢

糧也奉有確議具奏之

旨 十二月恭遇

覃恩加一級以所加品級得封贈祖父母父母俱贈通奉大夫
贈夫人余授爲通奉大夫妻封夫人

誥命共三軸

丙辰六十歲

元旦朝賀歸寓燈下靜坐偶拈筆爲考試說曰天下至公
之人莫如督學天下至公之事莫如考試天下至公之法
莫如糊名蓋此人此事此法天鑒於上人鑒於下鬼神鑒

於四旁無論身在局中與身在局外者各宜撫心自問當日做童生秀才時願督學者從公考試乎不願督學者從公考試乎設身處地冷然汗下矣昔人云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其斯之謂與至於考試糊名雖待督學之薄寔成督學之公乃既糊名而豫知其名從何得知知果何意返之衾影質之夢寐何以對天何以對人何以對鬼神法成何法事爲何事人居何等吾不敢問矣雖然人之欲善誰不如我狂瞽之言又未敢爲諸君子告也 乙卯除日以意告友於丙辰元日燒燈書

之是夜夢二三人同立大汙泥坑邊見有五六人身陷坑中通體皆染面目難識口不能言惟手足動搖有欲出狀余亟呼同立者救之皆袖手旁觀意不甚切余亦無計可施徬徨驚怖而醒夢境殊惡因附錄焉 五月傳聞科臣王光前有請加徵練餉一疏深慮民心驚懼地方多事遂具疏駁止奉

旨凡條奏軍需錢糧事宜俱經會議詳確奏請施行王光前所奏可行與否尚未定議魏象樞身爲戶部且與會議之列自當於議覆時各抒所見公同商酌乃將未奉旨之事自行具

疏狂妄沽取虛名是何意見著明白回奏該部知道二十九日回奏六月初三日奉

旨魏象樞將未奉旨之事市恩沽取虛名具奏及令回奏乃稱孤踪自守等語殊爲不合著嚴飭行此二疏原係密封不敢存稿然

天語申飭敢不敬存以志悚惕 十二月

欽點充武殿試讀卷官

丁巳六十一歲

是年有科臣甘文煥疏請清查隱漏入丁可得銀數十萬

兩

勅下戶部議覆彼時軍需浩繁一切議生議節者多蒙

俞允司稿已定呈余畫題余力持不可滿司詰余曰脫漏戶口
有罪人丁不當清查乎余曰人丁固不可遺漏但

朝廷之大典無竭澤而漁之理五年編審非清查而何若盡行
查報勢亦不能即如淮揚一帶地方河決爲災田產盡行
漂沒抱兒攜女日則沿途乞食夜則依堤露處此輩能納
丁銀乎近賊之地被賊蹂躪搶擄今甫經恢復驚魂未定
家室蕩然此輩能納丁銀乎大兵屯駐地方百姓供應糧

草運送軍器蓋造營房以及刈草喂馬等役無一非民力
是用困苦已極何忍再加錢糧我草身為戶部原為

朝廷養民之官若此令一行貽害百姓不小且恐奸民逃避差
徭烏合嘯聚地方多事皆不可定彼時咎將誰歸滿漢同
官皆以余言為是遂公議不行奉

旨依議事關民命余不敢知而不言然滿漢虛公之懷良可敬
云 十二月

上賜熊白一盤有詩紀之 除夕閩人劉瑞生為余寫像形神
酷似余分俸金謝之劉生辭曰某寫富貴像多矣未寫一

聖賢像也今日方酬我願何敢受謝余贈以詩有劉生果
是傳神手再把心肝寫一通之句

戊午六十二歲

余年來精力強健心境清爽日則入署辦事出則拈弄筆
墨未嘗釋手每於夢中為詩文醒猶記憶即如正月十七
日夜夢作八股文題目則祭祀典禮也讀至後股末云所
以有道之世朝無苟祿之臣則鬼神之受享血食更可知
也 又夢中感懷詩有不分光天渾作雨合將匝地變為
雲之句 夢中贈人詩有一曲清流五月山先生久住王

河間之句餘大都類此 二月奉

上諭薦舉博學宏詞之士以備顧問著作之選余薦五人湯斌
畢振姬馮雲驥白夢鼎王紫綬七月

上賜嘗六安茶詩以紀之 是月二十四日奉

旨陞補都察院左都御史 八月即具有申明憲綱等事一疏

一不許州縣官謁見督撫二督撫不許差內使人等往各
府州縣三不許送督撫賀儀金屏等物四督撫布按不許
私開便門五不許督撫布按將優伶遊客人等轉送各府
州縣六不許借公事需索陋規七不許縱容所屬學道賄

賣生童八不許虧短行價九不許借補庫變價名色準算
部民子女送人十不許逼勒新官強接離任官交代以上
共十款奉有這所奏事情切中時弊該部院會同詳議具
奏之

旨 又有吏治漸壞公道宜彰等事一疏舉清廉知縣陸龍其
叅溺職糧道劉鼎貪酷知州曹廷俞奉有嚴察議奏之

旨 九月

上因順天鄉試科場有弊

特命臣象樞兵部侍郎孫光祀翰林院學士陳廷敬會同磨勘

試卷齊集禮部凡五日夜分別應黜者喬鶴徵等三卷應
罰停科者張調陞等七卷主考房考各照新例處分奉

旨依議下吏禮二部處分訖 十二月具有科場弊竇多端等

事一疏嚴防八弊一為場外賣題之弊二為主考房考通
同揣摩之弊三為攜卷入房暗察關節之弊四為取中私
人不呈佳卷之弊五為將不應圈點者密圈密點溷呈主
考之弊六為帶入主文暗察關節之弊七為換卷埋卷悞
人功名之弊八為不批落卷之弊兼請

特設滿漢內廉監試御史稽察各弊奉有確議具奏之

旨 又有再陳科場條例等事一疏因公閱公薦反成弊藪仍請照舊例分房打印以便稽察奉有吏禮二部會同確議具奏之

旨俱議覆准行載入科場則例 又具有農事根本所關等事一疏因遼海地方不肖官殘害百姓及解馬河工二事重累小民恐妨農事請嚴禁火耗私派等事重農積粟以培元氣奉有確議具奏之

旨 是月三十日

上賜紫貂披領一襲仍傳

論此尚不甚佳今年暫穿明年另製更換賦詩恭紀

己未六十三歲

正月具有學道一官關係士風文教等事一疏舉江南學道邵嘉山東學道勞之辨叅山西學道盧元培浙江學道程汝璞兼條陳十款以爲考核學道實據一曰童生府冊無名學道徑取入學二曰多取額外童生撥發別學充數三曰彌封編號等簿不發府州縣暗查姓名賄賣四曰考完不速發紅案更改等第五曰先開六等草單嚇詐財物六曰將文章充爲武童及娼優隸卒濫行收錄七曰不親

行按臨考試遠調生童八曰縱容無賴教官私通線索九
曰狗上官鄉紳同僚親族情面有屈真才十曰將多取生
童填入事故衣頂名下奉有確議具奏之

旨九卿議覆准行載入學政全書 又有糾叅事一疏據揭叅
天津道胡應麟奉有該部嚴察具奏之

旨 二月十二日因浙江督撫將學道程汝璞保舉公明尤著
應陞京堂是非倒置公論難容遂有直糾浙江學道一疏
臚列贓款仰請

乾斷是日奏事至

中左門時

聖駕將幸南苑閣臣傳

旨凡條奏本章俟

駕還面奏樞以疏係叅劾不便攜回捧至

後左門請

旨隨蒙

召入

懋勤殿啟奏

皇上覽疏畢因問樞籍貫及中式甲第名數甚悉退立

殿階下侍讀學士臣張英中書舍人臣高士奇捧

御書唐詩一卷墨搨清慎勤格物大字各一副

賜樞仍傳

旨云

皇上因爾居官勤慎每於啟奏之時剴切詳明不負職掌此卷

是習字所書者並墨搨

特以賜爾臣

跪受奏言臣

衰老無才不克盡職中心抱愧何敢

當

皇上隆恩厚賜既轉奏又

命臣於

殿旁展閱臣跪展恭閱畢奏言

皇上草書如龍飛鳳舞楷書如北斗泰山臣藏之私家世世寶

之又轉奏謝

恩

命即於

殿前叩頭行禮乃捧出是日

天顏開霽

垂聽殷切愧無嘉謨謬叨

寵眷臣不勝感而欲泣其同入啟奏者吏科給事中張鵬也賦

詩恭紀 二月值京察大典具疏自陳奉

旨卿端亮練達簡畀風紀著殫心供職以副委任不必引例求
退該部院知道留任之後於三月十二日考察屬員賢否酌
定去留十六日封河南道門閱冊十九日同吏部考察過
堂各官二十二日察議部堂二十四日啟奏訖 四月大
旱大臣官員齋戒三日隨

駕步禱即日雨降乃十五日也 是月二十三日奉

旨補授刑部尚書因念謬司風紀以來持

委每具公年計
朝廷之憲網與中外臣工相砥礪科道督撫屢見糾劾之疏人心世道頗有警動之機然貪墨大吏尚多漏網乃妄引漢臣汲黯自請爲中郎補過拾遺故事具疏控辭留任總憲以報

簡用之恩疏上人皆詫異乃

聖心臣無欺收回

成命於五月初二日奉

旨魏象樞著加刑部尚書樹仍留原任余不揣薄劣勉居重任惟有益竭愚悃激濁揚清以期無負職掌然而生死禍福

皆不敢計矣 是月初七日

上賜魚二尾即於

瀛臺謝

恩捧出京薦祖考畢邀陳編修諱錫嘏父年七十歲彭編修諱
會洪父年六十八歲楊編脩諱作禎父年六十歲三老同
食魚膾三編修隨行與坐適河南舉人呂前庚至為明儒
呂坤之後惠乃祖遺書因留食

君惠以一尾分送膠州法若真法前為翰林侍講今在京候補
布政司 十五日會同吏部公議各督撫自陳奉

旨下部院察議者八員分別降革內有貪官未去力爭不得大
負職掌愧歎愧歎 七月二十八日具有三疏一為直糾
不法司官等事叅刑部差回主事劉源一為撫臣因循溺
職等事叅山西巡撫土克善俱奉有嚴察議奏之

旨部議劉源革職土克善降三級調用一為

君心仁愛無盡等事請嚴禁火耗私派勒索三弊奉有確議具
奏之

旨部議准行仍奉

旨依議火耗私派等項大為民害通行嚴飭著地方大小各官

務期實心遵行 是日拜疏歸寓書齋獨坐忽於巳時地大震有聲如雷塵土蔽天垣屋傾圮余凝神立於窓下移時少定余即力奔入

朝躬請

聖安司

禁門者曰滿官請

安已畢漢官一人未至不便啟奏余大哭曰此事天翻地覆異常大變若不面見

皇上恭請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上

皇太子尊安死不敢回也乃轉奏蒙

宣至

乾清門請

安畢奏曰地道臣道也地道不寧乃臣子失職之故臣子失職

乃臣不能整飭綱紀之故臣罪當先死以回天變

聖心惻然者久之即蒙

召對而出奏對語失記 次日因地震示警

下詔脩省

特召臣象樞同大學士

臣

明珠

臣

李蔚尚書

臣

宋德宜捧出

詔款六條頒行天下 八月初二日遵

諭自陳不職有微臣溺職難辭良心不能自昧等事一疏奉

旨魏象樞著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 初四日奉

旨會同吏部三法司查審戶部侍郎查庫犯贓一案奉

旨定絞維時吏部侍郎董安國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趙之符皆

在坐及起得查庫贓銀四萬餘兩問這銀子從何處得來

查庫供稱有督撫布按等官送得亦有司官出差回送
得即如趙老爺聯宗之山東巡撫趙祥星董老爺令弟江
西總督董衛國都有交際就託二位老爺到我家送過數
次二公一聞此言出堂跪於犯人之列隨交該司看守請
旨革職夫行賄如此冒險聯宗如此受累世人乃欣然爲之而
不顧亦愚甚矣余故存此以爲行賄聯宗者之戒 二十
九日同九卿詹事科道於

乾清門召對奏對語失記 九月十三日同刑部侍郎宜昌
阿啟奏畢於

懋勤殿召對奏對語失記 十月具有遵

諭舉廉一疏滿漢共十人原任戶部侍郎雷虎原任戶部侍郎
班迪原任兵部督捕侍郎達哈塔原任刑部侍郎高衍原
任大理寺卿胡密子原任吏部郎中內陞宋文運原任翰
林院侍講蕭惟豫原任湖廣布政使告病未任畢振姬原
任內黃縣降調知縣張沐原任嘉定縣革職知縣陸龍其
奉

旨據奏雷虎老成顛直清名甚著等語此人朕亦素聞其清因
補授戶部侍郎見其凡事不肯身為擔當偷安之日居多如

委身其公言
問伊本衙門官員但稱其好惟恐獲罪於人不肯直對具督
脩

孝陵之時多費錢糧造冊又不開明款項以致後來無憑稽察茲
者數年以來當用兵需人凡有血氣皆宜奉職効力之時雷
虎係滿州乃家居安逸文武之事咸無所預其身又無大病
朕亦知之欲俟事平之日將此輩察處以懲怠惰規避今既
經魏象樞特薦著兼禮部侍郎授為內閣學士班迪原為內
庭侍衛之長因其勤慎特加簡用自為戶部侍郎以後嘗聞
其清慎之名及差往江西所審軍機事情並未明晰問以民

生苦樂又不能知緣此降級令其隨旗上朝非係未悉其故
餘著吏部詳議具奏 初六日

欽點充武殿試讀卷官初十日傳臚十一日宴於兵部 二十

六日奉

上命將平日詩文繕寫進呈捧至

懋勤殿恭進

皇上御覽蒙

賜坐

賜茶畢

鬼改尺八三奇

皇上問這詩文可是舊日作的臣對是舊日作的惟詩有近作

幾首

皇上問前日崔蔚林進的講書你曾見否臣對曾見副本

皇上問講的如何臣對他講誠意在源頭處說意是神明至善

無惡即是明德他曾言費十年工夫纔體認到此處以此

進呈

皇上自有

睿鑒

皇上諭云天命謂性性即是理人性本善但意是心之所發有

善有惡若不用存誠工夫豈能一蹴而至行遠自邇登高自
早學問原無躡等他說得太易了臣對他說有明善工夫在

先一層

皇上問他講格物如何臣對如物者人也一語臣不能無疑臣

曾面問之他說兼人已而言臣終不能解

皇上諭云他說有十年工夫你如何便解得朕看天地間道理
甚大聖賢言語無窮若止就數語翻駁徒多紛擾反於學問

無益臣對

皇上聖學深邃所見遠大

皇上問王守仁學問何如臣對致良知三字不講良能是言知

不言行雖說致字就是力行亦非大學致知之意

皇上諭云崔蔚林所見與王守仁亦相近

皇上問你有幾子臣對臣生有五子與臣兄過繼一人

皇上問長子幾歲是甚麼人臣對臣長子魏學誠年二十三歲

係康熙乙卯科舉人其餘俱幼

皇上問你族中有多少人臣對臣族人在大同府居住因姜瓖

叛時俱餓死城中

皇上問你蔚州還有族人麼臣對臣蔚州有遠族數人

傭工並無讀書識字之人止有臣兄係武舉居鄉務農今年七十二歲

皇上問你曾在何處讀書是那科中的初任何官臣對臣通文

以後自在山中讀書明季壬午科舉人因闖賊變亂避居山洞不受偽職

本朝定鼎丙戌科中進士選庶吉士讀漢書散館授給事中

歷陞吏科都給事中因科道不叅陳名夏將六科都給事

中掌道御史俱降一級調用臣降補詹事府主簿陞光祿

寺署正又陞本寺寺丞因臣母年七十一歲陳情蒙

世祖章皇帝允臣終養於親終服闋之時蒙

皇上名臣引

見授臣御史歷陞今職

皇上諭云你做科員時曾與何人對叅臣對與陳調元對叅

皇上問原因何事臣對臣科管理開缺咨人事務陳調元係兵

科左給事中論資俸應陞刑科都給事中不應陞兵科都

給事中伊欲本科即陞本科臣堅執不從伊懷恨在心已

久伊因給假官員例不作缺上疏條陳應行作缺吏部題

覆奉

旨依議臣

查科員有先經給假之人

臣

與滿漢科臣移問吏部

應否作缺吏部回文云給假在未奉作缺

明旨之先不應作缺

臣

科即不作缺陳調元藉端洩恨恭

臣

悖

旨欺

君違例徇私不行作缺

臣

亦將調元挾恨報怨等情叅出奉

旨下議政王貝勒九卿詹事科道察議以陳調元所叅不實妄

為大言罰俸六個月因

臣

將伊欲陞兵科等情不蚤叅出

罰俸三個月

皇上諭云

鬼文畏公三傳

世祖章皇帝時言官尚有對參的亦有參大臣的如明季參劾本

章雖多無甚好本

臣

對如楊繼盛的本還是好本

皇上諭云前一本言開馬市亦不見好後一本因其一死纔見

其好

臣對

皇上諭旨誠是然以

臣

愚見總盛降調典史復起員外已經挫

抑之後不改直烈之心此處更好

皇上領之

臣

又奏

皇上上格

天心下格民心渾然至誠是徹上徹下工夫

臣

事

君事親亦祇學一誠字

皇上諭云誠者物之終始自然離不得臣恭聆

聖訓訖隨

命臣出十一月因漢中府已報恢復知巴蜀恢復在邇慮糧

米運送艱難具有川省恢復在邇一疏條陳四款一曰行
通運之法二曰減捐納之數三曰鼓販米之商四曰勸急
公之民奉有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之

旨二十五日蒙

頒賜四書尚書講義各一部賦詩恭紀十二月初三日

太和殿災郊時入

朝救火 三十日換新製紫貂披領少長內務府滿公曰公
報

國心長宜如此服余心佩其言不敢忘云

庚申六十四歲

正月奉

上諭道員職掌甚要科道吏部外轉以道員用太過應以在外
小品官員用因念科道爲

朝廷耳目之官內陞外轉原示優隆言官之意若以小品官員

用恐傷

國體遂具公疏題請仍照舊例但因象樞前曾面奏科道有
狗私賣本情罪當死者嗣奉

嚴諭切責不聞有此陋習今疏內言近年外轉之科道並無貪
污溺職之一人等語奉

上傳嚴飭

臣

惶悚無地歸而記之用以自警

三月因會推江

西按察司員缺舉出之人各懷私意因而參差游移大乖
體統遂會同滿漢都察院科道各官公疏題叅副都御史
李仙根吏科給事中李宗孔規避不畫題宗孔反叅余為

吹毛索瘢打成一片一呼百應無敢執異者不知其何心
等語奉

旨著魏象樞明白回奏余將前後情節明白回奏奉

旨下部一併察議象樞免議宗孔降五級·初九日隨

聖駕迎勞王師於蘆溝橋南 十六日夜夢孔子爲司寇余執

弟子禮相從醒而記之 四月初一日同內閣大學士各

部尚書等會議

上諭五款隨入

懋勤殿啟奏蒙

賜坐

賜茶而出 初三日同內閣三法司因天道亢旱奉

上諭審理刑獄重案寬釋者共若干起 十七日

上因亢旱禱雨步入

天壇諸臣應隨從者在衙門齋戒余以身有大功服例不敢與在

本家齋戒三日 是月延海寧許孝廉諱汝龍同子壻讀

書余有暇則坐談館中高論今古許公從不預公務一

言余甚重之 五月十三日

上因父早無兩實圖脩省

奏集身之公言
特名九卿詹事科道面奏應行事宜余奏畿輔之內有干
天和四事及

恩赦不必屢頒恐奸民不畏國法等事奉

旨魏象樞所奏八旂庄屯與民人爭鬪訐告及縊死投井人命
棍徒拐賣人口選用司坊官員各款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
確議具奏不必頒赦已有旨了 七月奏事

瀛臺蒙

賜藕 二十八日再蒙

賜藕并蓮蓬菱角 八月十九日三蒙

賜藕 二十七日四蒙

賜藕各有詩恭紀 九月侍郎溫代自福建差回路聞有余子
壻在各處抽豐浪遊余聞而悚懼遂具有陳明奸棍一疏
奉有知道了該部知道之

旨 十月因所薦高桁衰老曠職具疏懇辭奉

旨前魏象樞薦舉高桁疏內稱此等清廉之人當世所輕朝廷
宜重等語及補授刑部要職以來並未見其寸長又經言官
糾叅其薦舉緣由著魏象樞明白回奏該部知道及樞具疏
明白回奏奉

奏旨
旨這回奏情節知道了該部知道 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旨魏象樞補授刑部尚書

辛酉六十五歲

二月因所薦雷虎奉

嚴旨議處遂具疏引咎奉有薦舉人才乃大臣之誼不必認罪
求請處分該部知道之

旨

皇后梓宮歸山陵大典也三品以上諸臣禮當恭送

皇上止於部院堂官中各

欽點一員樞叨與焉即於二月十八日出京由沙河送至

山陵一路皆在鞍馬間幾隊危橋者數次皆賴滿洲官扶之得

無恙二十一日安

梓宮於龍門畢隨

皇上謁

孝陵十宮扈從縱轡而馳樞年老不善騎然而二十年心頭欲出

之血淚恐不能洒於

隆恩門外死亦抱憾矣乃亟令一人牽轡一人加鞭竭蹶十八里

至五空橋下馬步行而上膝軟如綿不能行適有通政王

公少年也挽手扶行一里許得入班列喘息未定一哭慟
絕次日隨

駕致祭行禮而散奉

旨令漢官於石門下營至三月初六日午時

上召扈從漢官十九人觀湯泉令遍遊諸勝樞因兩目昏花取

水洗之又飲一盃毫無硫黃氣

上命各賦詩回京之日勒石初七日又隨至

孝陵哭辭初八日四鼓哭送

梓宮入地宮寅郊時畢是日仍隨

駕起營奉

旨漢官隨便居住同日入京於十二日午時

鑾輿回宮樞乃回寓訖此皆臣子職分不敢言勞而六十五歲

之人往返未至隕墜豈非大幸哉因各紀一詩 五月初

九日獻湯泉詩七言律四首繕冊進

呈蒙

收納 六月因前開送滿司官碩倫才能後犯出行賄之事令

堂官各具疏回奏臣回奏奉

旨下部議降一級留任 七月二十一日

上御瀛臺

特召大學士以下部郎以上各官

特設漢席

賜宴

命內大臣舉酒令各官盡歡盡醉以

大內盆蘭筵前

賜觀仍

賜綵幣有差

臣

象樞領五爪蟒綵緞大蟒綵緞表裏共五疋宴

畢復

賜蓮子菱藕謝

恩捧歸賦詩恭紀 十一月初十日夜夢到雲南太平橋地方

觀大兵圍城遙望帳房環列俱用紅繩衆滿官軍容戎服
坐大橈余就而言曰諸公辛苦日久想大功即日成矣言
訖而醒十四日送

駕謁

陵甫入

朝而雲南蕩平捷音至矣聞

聖意嘉悅而念及兵丁八載辛苦又爲惻然此夢甚奇因記之

十二月二十日百官慶賀上表即

頒詔天下 二十四日隨

駕行禮上

兩宮徽號

壬戌六十六歲

元日朝賀畢大班

賜宴傳

諭尚書侍郎各

賜酒一金杯 十四日

上召滿漢內閣漢九卿詹事科道進

乾清宮設漢席筵宴

傳諭海內宴安兵革偃息茲值首春令序與諸臣設宴同樂言
笑勿禁儀法不糾宴畢令大學士尚書序登

文陞

手賜金盃

座前跪飲令盡

命臣象樞起看燈屏

諭以屏間故事悉出養正圖中臣奏曰微臣見所未見

上笑而領之

賜酒畢復

命內侍將老臣帶酒者扶掖而出仍

命效栢梁體賦詩用陽字韻

上發端首唱臣象樞有春回

丹詔罷榭揚之句彙入昇平嘉宴詩勒石 二月大兒學誠成

進士余壯年所生之子皆天殤四十外甫生此子仰天祝

曰但能保全此子行魏氏宗系願為白下足矣今乃世接

書香喜出望外

天恩

君恩何以報之 五月二十日會推浙撫欺

天欺

君奈何奈何自愧自愧 六月十三日

上因天旱令九鄉面陳民間利弊因奏民間包糧包丁二事大
爲民害

上頷之 七月

上念畿輔重地屯民襟處恐有貪官蠹役勢要豪強人等害及
百姓以致困苦

特命臣象樞同吏部侍郎科爾坤前往巡察直隸等處地方於

八月初一日恭領

勅印初八日於

乾清宮

陛辭恭承

面諭諄切

賜茶而出於初十日出京巡察十五日至保定府行香放告十

月至河間府十一月至永平府十二月至宣鎮正月至真

定府二月至順德廣平大名三府凡八閱月事竣復

命糾叅貪酷官二員滄州知州劉士擢涿州知州曹封祖賍私
纍纍俱革職提問按律擬絞惡紳三名賈至德王映倫指
述訛詐王元雅悖逆滅倫俱革去職銜按律擬罪分別絞
斬克惡庄頭人等四名吉夢麟克惡強姦發掘族長墳塚
黃七強奪民妻張麟若強姦強盜李有功指述詐害俱按
律擬罪分別絞斬廢紳劉國翰告官詐商武進士李鐸行
惡網利俱提問按擬杖流其不必具
題自行發落者問擬軍罪二名流罪七名杖罪九十九名旂
人枷號鞭責七名鞭責三十三名援

赦免罪追駐六十四名革黜貢監生六名文武生員三十五名
駐贖銀錢二千四百兩有奇入官房三十餘間地九頃有
奇是役也

朝廷付託甚重百姓仰望甚奢但

頒赦未久所犯重罪多在

赦前仰體

皇仁豈敢復坐付之無可如何而已然此事實為創舉執

國法以為勸懲人心悚懼官校歛戢克惡者知有斧鉞良善

者甫見天日

畿輔以內頗有澄清之機而同事科公共畏

簡書殊爲可敬云余巡行之暇間爲吟咏過遵化恭謁

世祖山陵有詩過北平登孤竹臺望夷齊廟有詩至山海關擬登

觀海樓觀海未果有詩出居庸關望蔚有詩駐宣鎮書院

讀梁眉居秦聖俞兩先生遺詩感懷有詩駐保定謁楊椒

山先生祠有詩過慶都拜謁堯廟有詩過新樂次壁間韻

有詩有捉風行過真定觀大佛有詩過趙州觀吳道子畫

水有詩過順德父老遮道陳疾苦有詩至大名事竣將回

保定有詩過慶都於

行在恭迎

聖駕兼承

溫語此番巡察甚於地方有益隨將

上獵所得兔三隻

頒賜有詩恭紀

癸亥六十七歲

自四月復

命回京以後每發頭暈之症五月十六日在寓一次十九日在朝一次兼以刑獄關係重大未敢少忽積勞所傷日甚一日

然

君恩深重不敢不勉也 七月因打死男命一案三法司同處

奉

旨魏象樞等各降二級俱留原任此事余部稿已定左都希福
徇情另改余病軀未能力爭隨之畫題代人受過宜矣

九月初四日刑部啟奏畢

皇上有

旨傳尚書魏象樞暫候俟各衙門啟奏事完

皇上宣臣象樞至

乾清門

垂問病狀及所服何藥

臣奏

臣自保定府頭暈發迷半日方甦

到家以來不時舉發八月十二日侍

經筵畢退出又暈倒在

朝扶回私寓服六君子湯數劑稍愈因衙門事繁即入署辦

事

皇上問你衙門事可完得好了

臣奏

臣等衙門屢蒙

聖諭恐事件稽遲以致人犯苦累

臣等仰體

聖心勉力辦事嘗至日暮出署近來事件完結較多但一事經

兩衙門完結者往來遲滯還有幾十件奏畢

皇上命臣在下邊等候隨蒙

賜人參膏一瓶人參二觔臣跪受轉奏臣年紀衰老不能為

朝廷効力蒙

皇上賜參膏人參調理病軀

天恩隆重捐糜難報得此良藥倘延餘年圖効犬馬轉奏謝
恩奉

旨於

乾清門叩頭恭謝訖賦詩恭紀 十一月初六日啟奏畢臣

金水橋西又發頭暈之症移時方甦仍勉入署辦事 十

二月封印後無事靜坐偶書却病十法曰靜中觀我照見一切公私義利是非得失好醜邪正去妄存真譬如古鏡在前當下分明毫無消沮蔽蔽之意一也抑鬱滿懷一時不能排遣忽而聞一美政見一高賢欣然爲世界稱慶又遇時和年豐無水旱盜賊之憂二也常將吾身不能盡者痛自鞭策再將世界不能平者勉加補救少一分缺陷免一分懊悔三也造物勞我以生兀坐少閒反生飽悶不若勤學勤政可以消食四也志甘清苦謝絕交際既省宴會

酬應之繁又少書東裁荅之苦衣食粗惡僮僕怨望歡然受之五也家庭和順內無病人朋友契合外無世法非理非分必戒必懲一言一行可法可傳六也日與孔顏思孟相親周張程朱相近常使胸中有條然自得之趣而李杜韓歐諸君子偶一助興不求甚工七也慎風寒節飲食嗜欲澹泊思慮減少行住坐臥惟求自適無以相強八也遇高明親友真率士夫談知人論世之學講爲善去惡之道快心愜意無嫌無疑九也母以病爲苦但當防其病之來毋以死爲患但當求其死之安常令胸次寬和夢魂清安

十也 養老又有一法凡人生平各有嗜好得之即喜有喜教子者欣欣受其教有喜美孫者嬉嬉在其前有喜女與婿者頻頻來問安否量攜甘美新鮮之食物以悅其心有喜親舊者於鰥寡孤獨老病殘疾之人量行餽問以愜其念有喜老友者常往來相訪或過僧房或尋道院或聽彈詞音樂啜茗會飲談生平陳話以暢其懷有喜遊覽者或尋山水勝蹟或玩花木禽魚神倦即止欲憇欲食務遂其意有喜節儉者家人飲食隨分自足男婚女嫁更不妄費父老相見都說太平以安其神情志慮雖所善不能故

舉但可陶情寄興消遣餘生足矣

甲子六十八歲

元日五免學訥生 初九日冢婦賈氏卒於京邸 十一

日在

乾清門恭候啓奏頭忽大暈兩目昏迷身將倒仆衙門司官
扶至墻下稍甦即扶出

後左門外滿尚書喀公與滾白水一盂灌下乃甦隨於二十
六日具有實陳衰病等事一疏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司寇正資料理不必以病求罷着照舊供

職該部知道

聖眷優隆未遂乞骸之願然年老事繁暈症不時舉發日服歸脾湯或六君子湯調理少痊仍勉力入署視事 二月初二日奏事

乾清門奉

旨魏象樞有頭暈之症可數日一來啓奏仍

面諭滿尚書侍郎 四月因所薦郝浴身後被叅余具疏自請處分奉有知道了該部知道之

旨 初八日爲謙克娶翰林院侍講學士祖公諱文謨長女

十八日同內閣大臣清查刑獄 五月十九日於

東華門外隨班送

駕東幸避暑

駕過甚遠

差侍衛某馳馬至班中傳

旨問

臣

象樞病比從前好些麼

臣

奏云頭一月不曾暈身子稍

可支持但飲食甚少侍衛馳馬回

旨

臣

歸寓向

御筆叩頭謝

恩感而欲泣 八月十七日啓事

乾清門重蒙

天語垂問病狀奏畢

聖心惻然臣亦感泣賦詩紀之用壬子閏七月引

見暈 十八日接具有微臣衰病難痊等事一疏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用司寇實心任事効力可嘉覽奏以病請罷
情詞懇切着以原官致仕馳驛回籍該部知道 九月二十

二日赴

闕

陞辭蒙

諭入朝三次是日

賜大內湯飯饋品八器十六種湯餃各一黃碗仍

命侍衛某親看所食多寡回奏奉

旨嘉悅 二十四日再入

陞辭蒙

賜茶暫回 二十六日三入

陞辭引入

乾清門叩辭畢

臣奏 臣 今去

天日遠面辭恭謝

特賜臣

御筆書扁曰寒松堂後書甲子秋日

賜尚書魏象樞又

御書古北口詩一幅詩曰斷山踰古北石辟開峻遠形勝固難

憑在德不在險臣跪祇受奉

旨入

乾清宮謝

恩畢隨

命入

御座側

賜坐

賜茶臣奏臣象樞才疎學淺蒙

皇上生成教訓優擢尚書捐糜難報祇因年衰有疾再疏請告

始蒙

溫旨馳驛回籍准臣以原官致仕臣仰窺

聖心不忍舍臣豈忍遽離

聖主但臣今生不能報稱惟臣子孫世世圖效犬馬且蒙

皇上

賜扁

賜詩

榮寵至極不但

臣

家珍為世寶

臣

此後每逢朔望率闔家大小

仰瞻

御筆叩頭如近

天顏

皇上問你頭暈愈否飲食如何

臣

奏半月二十日間一暈稍輕

飲食比前亦稍加每日服

欽賜人參膏保全殘喘無非

天高地厚之恩臣雖不才

皇上不以不才待臣觀前代史冊優禮臣工未有如

皇上之優待微臣者臣請

宣付史館以昭

朝廷德意臣亦得為千秋萬世不朽之人臣愚幸甚奉

旨允行臣復叩頭而出各賦詩紀

恩十月初二日出都蒙同朝滿漢諸公出郊祖餞者甚衆各

贈有詩文余自愧涼薄謬叨

聖眷而諸君子復惓惓若此何以克當感而賦詩以志別緒

十日過東庄晤妻兄李恒嶽先生十二日抵家十七日恭

懸

御扁二十日焚黃祭告先祠二十四日具疏謝

恩遣大兒學誠齋赴通政司封進 余自壬子七月辭家應

召屈指十二年矣骨肉親戚彫零過半田園宅第荒廢甚多今

戴

恩而歸雖鬚髮盡白猶幸心肝如故上可以對祖宗下可以對

鄉里自此杜門養疴粗衣蔬食歌咏太平以終餘年足矣

然家人父子間每一回想仕途風波之險危而復安者不知凡幾賴

聖明在上鑒我愚誠卒得保全茲且仰承

異寵歸老家園

朝廷之恩真有舉念不能忘者子子孫孫其勿斁焉

乙丑六十九歲

余自請告以來

國事息肩又無家事可煩營慮又勞乍逸殊覺安適日則隨意觀書夜則高枕而臥然夢中所言所行多在

廟堂之上或啟

奏或

召對或議事或辦事或承

天語軫念

賜食物菓品醒即命免輩記之 二月大兒學誠補授中書因

余病未大愈欲遲其行余示之曰余衰老退休不能報

國有爾在

朝少慰吾意爾官雖小當矢此心勿欺即忠也因念余請告

出都時少司農李湘北先生贈詩

君恩有子猶堪報之句即用作起句以欲報

恩恩在爾心欲報

君恩在爾身各成一律後書循理守法安命六字手書一卷付
之於三月初九日遣之入都 四月與鄉中紳士十人聯

詩社集字爲詩名曰蘿山雅會或於山麓或于河橋或於
園亭花陰樹下月一與焉詩成小飲長談絕不一及時事
居然香山洛社遺意云社約曰香山九老洛社耆英載在
簡編傳爲雅事蔚屬邈鄙風尚醇良列諸縉紳不廢明農
課讀安於儉樸何曾問水尋山或數月而始一過從或經

年而常無覲面論心則猶存古道按事則不及古人今值
上元甲子之辰幸逢

聖主御宇之日幾人身退卧泉石幾人名重待風雲月一開樽
偶爾輟耕掩卷人十作侶要來集字聯吟篇不成者讓酒
三觥席過奢者罰錢一馬美哉斯舉正是歌咏太平彙其
多篇幸將追踪大雅與者辭之各宜聽之 五月李恒嶽
妻兄約赴東庄看花垂釣登樓賦詩留連十日而返 二
十九日登玉泉寺訪余幼年讀書處偕孫壽周及門劉述
菴年家暨子壻輩各臨流賦詩作竟日遊不倦 六月十

九日

頒賜日講易經解義一部至蔚偕地方官出郊恭迎到家隨具

疏謝

恩 七月為四兒學謚娶孝廉史諱嘉言次女 八月李東陽

壻約過西洪重遊柳林與諸親相晤一叙十年別况每至

或有持綾箋扇頭索余言者余各贈以詩共若干首往返

計十日 九月大兒學誠 病思親奉

旨准假回籍父子蒙

恩賦詩感頌 十月蔚屬廣靈縣地方留老曠劉澤全家產一

麟不乳憶余奉

昔查庫時曾見庫中存貯麟骨一具今觀其形質骨相宛然相
似地方官詳報撫軍以不乳未敢

上聞余與同人各爲賦詩以紀異事

丙寅七十歲

二月詣

文廟瞻拜

御書萬世師表扁額畢即與庠生會文余手定甲乙而鼓勵之
自是季一舉行 四月郡中有九十翁靳君煜原以明經

爲丹陽令今家居免孫凡四世余與李恒嶽妻兄偕親友
登堂拜祝仍爲文壽之以存敬老之意翁猶周旋酬酢盡
歡而散州守亦旌其門 二十二日州守耿梅岷約赴仙

李村看花時氣融景麗萬紫千紅與碧水青山相映環繞
數十里一望無際余與諸公酌飲唱酬其問心神爲之爽

豁 閏四月四日夢

上垂問年老謂神氣與體漸離果老矣 臣泣下

上亦惻然又

問學誠奉旨准假因爾年老故令相依 臣奏自後每十日令 臣

男以臣老狀具

聞仰慰

聖念即如老臣趨承

左右也

上許之醒而淚濕枕上 五月有明總戎張邦奇墳墓在州城

之西二十餘里其子孫不肖將墓前享堂賣與他人爲墳

初七日將葬矣余於初六日夜夢拜公墓前墓門忽開延

余入不見公像但見上懸銷金帳帳內飄颺如拱揖狀使

者致辭曰此家主荅拜也又請看四壁所繪圖蹟皆公一

生戰功也圖中見公面赤微鬚體甚脩偉公抱一男約五六歲曰尚有後人胡爲至此此地全望保護言畢而醒不覺詫異余夢境多奇此又其一後聞其後人將墓前碑碣翁仲等物又行轉賣余乃憤具公呈聲明其罪州守耿公立案勒石余復倡衆捐貲代爲脩理事關風化不能緘默九月學謙學謚兩免取入州庠是月念九日爲余七十初度免女子姪輩暨諸親友咸謀舉觴爲壽誼不能辭遂許之余於是日先肅朝衣拜

次拜家祠畢乃受免女輩一觴官長親友次第而及或贈

詩文或饋衣服食品酌而受之以見諸公敬老美意余家亦命免葷張筵酬之凡半月而畢余有詩一律自紀

丁卯七十一歲

余是年頭暈之症數月不發但口舌每每生瘡飲食有碍三月復至仙李邨看花大風而寒遊事不暢 四月初

六日夢

上召至京師傳

旨聞你不能食肉余爲你備菜四種葵藿蒿菜可以養生傳異而出途遇先資政公曰不能久余方欲請問忽醒矣 四

月二十八日午時生孫乃三兒學謙長子也七十外方見
一孫可喜可歎 五月有老友楊泰徵諱振春即少年爲
余講麟經者也壽登九十余登堂拜祝爲詩壽之州守亦
旌其門 六月聘三女與別駕姚諱永康四子之稷 余
自是月十六日偶瀉數次脾胃大傷飲食漸減兒輩從都
門延名醫馮楚瞻至服藥調理 以上係先大夫口授以下
係學誠等附記
七月二十九日夜呼 誠 口授遺疏謝

恩言我今生不能報答

聖恩矣爾等子孫世世當以忠孝報

國勿玷家聲時語言清爽如常絕不一及家事 三十日午

時以前猶言笑自若倚枕而坐午時色忽變誠等急請治

命但語以代全其美四字再問不荅矣未時歿於正寢嗚

呼痛哉學誠等罪惡深重不自殞滅忽遭大變寸裂肝腸

正選材治棺舅氏李公恒嶽聞而慟心念先大夫官貧恐

不能構佳木且慮倉皇間造作不如法遂將自備杉棺一

具相贈而親視含歛焉嗚呼舅氏全始全終之高義古人

中亦不多見不獨誠等舉家啣感即路人聞之亦無不感

歎者因附記之以志不忘云

奉題 寒松先生年譜

畢萬之後稱名宗理學風節羣追蹤有唐鄭公著忠直一
千餘載生寒松寒松先生大君子讀書萬卷會微旨秀才
早任天下重表見不自入官始我

朝世世開諫垣作礪作楫重建言先生奉簡列東闈皂囊白
驄大節存

二祖功德邁堯舜禹稷夔龍以次進元首喜哉股肱起先生第
一稱忠盡立朝諤諤四十年風裁至今想凜然我從文孫
見年譜乃知大冶金原堅譜語真率去繪采細碎覩縷紛

紀載始於事父終事君忠孝一心豈他貸自秉庭訓趨彤
墀樸誠蚤荷

天子知官方澄叙謹先務鳳皇引喙梧桐枝朝來拜手朝元殿
白簡有光如震電嚴氣正性大臣節豸冠嶽嶽霜生面有
時為

帝羅賢才駸裊並走黃金臺啓事遠勝山吏部安問盧李與馬
裴有時為

帝籌民依生阜教訓協事機封章條奏獲報可濃濃零露天上
霏有時拜奉求言令安益求安仰

主聖書思對命抒葵丹取鑒謂是光明鏡十年司寇平允昭

帝曰懋哉咨汝陶民自無寬賴庭尉刑措樂戴錫福朝生平疏
艸不下百露章一一戴遺冊都俞吁咈

帝世事惟有寒水作肝膈以斯

天眷優且崇異數疊降三垣中支離病骨堅引退屢疏乃獲還

崆峒歸來掩關發書麓頤養惟資古簡牘道學融貫稱全

歸敢效陶家醉黃菊先生宦蹟多不刊此譜不過陳其端

我生也晚未親炙一歌梁木心惇惇今望先生如皎月此

譜已足探月窟微言大義明一燈甘棠不特鄭公笏行當

北走太行山太行山峻容躋攀等身著作典型在登堂不
啻瞻遺顏千卷萬峯耀梨棗

明良盛事日杲杲我亦寰中學道人孤雲待伴松枝老
雍正甲寅歲清明前二日西湖後學吳廷華敬題

魏敏果公年譜書後

公德業聞望傾重當世二百

為諸生時詣會城三立閣仰

大禹

關帝數公像皆山右賢聖公位在焉歲春秋學

臣祀之頃聞

國家褒德勸功晉公賢良祠并爵其後裔時予雖未詳公為人嚮往之私且勃勃不自己丙午秋闈蔚蘿尚屬雲中遇公文孫繪先於晉水僧舍因得悉公梗概然轉以不一見寒松堂文集為憾己未予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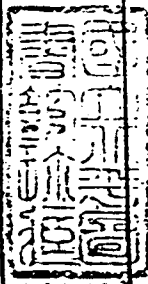
命巡視臺陽適繪先為海防司馬出公年譜一冊欲付梓予捧

讀數四雖亦約略未詳而公生平不忽大節不遺小善謙
冲之性嚴正之氣流溢行間爲古孝子爲古純臣爲古大
儒而又遭逢

堯舜得行其志饗廟食昌後昆宜哉公餘手抄成帙敬附數語
於篇末以誌願學之意他日得讀公全集更可按節求詳
是望賢司馬也

乾隆歲庚申又六月六日書於海東使署之露香軒

鄉後學太原楊二酉敬跋



壯悔堂文集

年譜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三月公生一歲

我

大清兵克撫順及清河堡

泰昌元年庚申公三歲

天啟元年辛酉公四歲

司徒公授山西道御史疏劾方相從哲追論三案

天啟二年壬戌公五歲

貴州安邦彥倡諸苗叛詔以司徒公巡按之

天啟四年甲子公七歲

魏忠賢興東林黨人獄司徒公削籍

崇禎元年戊辰公十一歲

魏忠賢誅詔起司徒公廣西道御史疏請定逆案
以六等治罪

崇禎二年己巳公十二歲

司徒公遷太僕少卿

崇禎三年庚午公十三歲

司徒公以右本兵視師昌平拔禰裨尤世威爲大
帥識左良玉於卒伍使將兵援大凌河

崇禎五年壬申公十五歲

應童子試

崇禎六年癸酉公十六歲

司徒公遷戶部尚書奏擢史可法荐何楷爲給事中
娶東平太守常公女 仲兄方夏舉河南鄉
試第二人

崇禎七年甲戌公十七歲

代司徒公草屯田奏議

崇禎九年丙子公十九歲

司徒公爲薛相國觀溫相體仁所嫉嗾給事宋之

普奏劾縻餉逮繫獄 是歲天狗星見豫分秦寇
大入中原詔求直言給事李化龍切諫坐貶公有
妖彗詩

崇禎十年丁丑公二十歲

司徒公繫獄

崇禎十一年戊寅公二十一歲

司徒公繫獄

是歲相楊嗣昌中允黃道周論之

下吏御史成勇救道周並逮勇南本兵范景文會

諸卿申救不得去位公有贈范司馬詩

崇禎十二年己卯公二十二歲

司徒公繫獄 入南雍應南京試交陳公子定生
吳秀才次尾及南中諸名鉅主盟復社登金山評
當世人物臨江悲歌諸子以周瑜王猛比公 是
歲大凌河降楊嗣昌敵和議何楷劾之公有贈何
給事楷詩

崇禎十三年庚辰公二十三歲

司徒公繫獄 公歸自金陵王雪苑社

崇禎十四年辛巳公二十四歲

司徒公出於獄 是歲太常公卒司徒公憂居公
奉往江南建德乞太常公銘於冢宰鄭三俊豫省

大旱蝗斗粟錢二千人相食李自成破河南南陽
諸郡旋圍汴命內監劉元斌將禁兵趨救留歸德
不進圍歸德外郭索子女玉帛旋大掠解去公有
聞亂及禁旅詩

崇禎十五年壬午公二十五歲

公奉司徒公流寓南中 寇破歸德太常公夫人田

及二媳汴婦劉恕婦朱罵賊死之 光祿丞執中

科舍人忻諸生恒悰忱恕怡恬慮怙方鎮方弼方

將方度國澤治泗錡死之 社友吳伯裔吳伯胤

徐作霖張渭拒賊戰敗死之 汴圍急起司徒公

河南平賊總督統左良玉七鎮兵救汴公進距河
計司徒公不聽代草流賊形勢疏奏入不許司徒
公遣公還吳道出永城爲叛將劉超所劫論以禍
福俾勤王自贖不聽 寇決河灌開封城陷

崇禎十六年癸未公二十六歲

司徒公解任避兵揚州 左良玉軍襄陽以糧盡
移駐九江欲趨南京南本兵乞公爲司徒書馳論
止之阮大鍼以蜚語中公公避於宜興有與光祿
書 以不卽救汴遠司徒公繫獄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甲申公二十七歲

寇破北京明莊烈愍帝殉之 司徒公脫自獄

南中立福世子德昌郡王曰弘光 閣部史可法

督兵揚州 阮大鍼仍光祿卿修東林之怨逮復

社諸子公依蘓松撫軍張鳳翔有贈張尙書詩

阮大鍼復檄捕公公渡江依史可法於揚州 司

徒公流寓徽州

順治二年乙酉公二十八歲

依高傑防河傑旋爲許定國所殺公說其軍中大
將規畫東南不聽歸里旋省司徒公於徽州假道
宜興訪陳定生阮大鍼廉得之就定生舍逮公

大兵下江南弘光出奔明亡公獄得解奉司徒公歸商

邱

順治三年丙戌公二十九歲

司徒公築南園居之 仲兄方夏成進士

順治四年丁亥公三十歲

奉司徒公居南園

順治五年戊子公三十一歲

奉司徒公居南園

順治六年己丑公三十二歲

奉司徒公居南園

五

世宗憲皇帝御製

順治七年庚寅公三十三歲

奉司徒公居南園 三省督府張公存仁詢訪公
於居里條陳剴撫十議

順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歲

奉司徒公居南園 當事欲案治公以及於司徒
公者有司趨應省試方解

順治九年壬辰公三十五歲

司徒公居南園 治壯悔堂作文記之 訪陳定
生於宜興 作文祭吳次尾 與方密之書 修
雪苑六子社 作哀辭九章

順治十年癸巳公三十六歲

奉司徒公居南園

順治十一年甲午公三十七歲十二月公卒

吳支五世族孫洵輯

五世孫 認較

余舊藏此梅堂集原刻本無年譜今從書肆取翻

本閱之則卷首有賈開宗曰蘭芳胡介祉三傳及年

譜三子為康熙初年人其傳為原刊所應有惟年譜

則為覆刊時所補撰僅六葉頗病簡畧景寫存

之備共讀樽所藏年譜之一種苟有暇日尚擬
為之補訂 甲戌十二月初九錄下記

前 言

为了研究明遗民中有民族思想和人民性的大诗人吴嘉纪(野人)，几乎花了三年时间，蒐集了地方志乘、名人诗文集和笔记等凡二十余种，写成这部年谱。因为《陋轩诗》的编排很粗率，不是完全依年月分前后的，所以要考证各诗的创作时间不是一件容易事。但现在有一部分解决了，尚须继续努力，才可解决更多的问题。

吴嘉纪的诗列入集里(包括续集)的起于顺治七年。那时他已三十三岁，所以他少年时代的历史以及家世，在集中只有少数材料，可以略知梗概，大部分还是模糊的。除在《年谱》里有些考证，另写《杂考》两篇。第二篇谈《陋轩诗》版本：第一篇谈他家世。可惜《安丰吴氏家谱》虽多方联系，没有找到。

这部年谱的收获是微不足道的。有些和吴氏关系密切的文人的集子，也很难寻访。因此，缺漏固多，错误难免。读者能见到《安丰吴氏家谱》和王又旦、雷士俊、方一燿、戴懋敬、程岫、吴周、汪士裕、睦廷掄等人的集子，发见新的材料，可以纠正，俾成完书，是所企禱！

公元一九六四年六月蔡观明

附参考书目

(一) 志乘：1) 江宁府志 2) 扬州府志 3) 东台县志 4) 盐城县志 5) 民国修歙县志 6) 两淮盐法志 7) 续纂句容县志

(二) 诗文集：1) 渔洋精华录 2) 溉堂集 3) 梅斋集 4) 百尺梧桐阁集 5) 湖海楼集 6) 曝书亭集 7) 愚山先生集 8) 夜樵堂集 9) 翁山文外 10) 翁山诗外 11) 山彊诗选 12) 依归草 13) 定山室诗集 14) 林蕙堂集 15) 涪陵文徵 16) 淮海英灵集 17) 退菴笔记

(三) 史传：1) 清史列传 2) 碑传集



杂考 (一)

汪国璋同志的《吴嘉纪的盐场新木府》文中，提到吴嘉纪是贫苦盐民出身。杨本义同志在《关于吴嘉纪的出身》文中，发表不同意见。我基本上同意杨本义同志的看法，但感到有补充一些材料和加以解释的必要（汪、杨两文均载《江海学刊》1962年刊）。

吴嘉纪本身虽不是盐民，但他的家庭直到清初，嘉纪的姪兜，还是一个有名在籍的灶民。即在杨本义同志所引的汪懋麟《吴处士墓志》中曾说：“处士笃于孝友，其诸兄有死于闻者，竭力以斂。其遗孤遭场税为州吏所榜掠，处士匍匐营救，州吏闻其名，即省释。”在《陋轩诗》卷一《七歌》第三首说：“叔兄昏夜行高里，突遇恶少椎击死。”是懋麟所说：“诸兄死于闻者”即其叔兄（行三）嘉经，而遭场税被州吏榜掠的即是嘉经的儿子。遭场税而被榜掠，当然是灶丁。

嘉纪的先世是灶户，可以肯定。但是不是真正煎盐呢？我猜不然。乾隆修《两淮盐法志》灶丁一项内说：“又有水乡灶户，乃居远亭场，不谙煎晒，用价买办盐课者。”嘉纪住在安丰镇靠近郊野的街头巷尾。（吴周祥《陋轩诗序》有云：“居仅华门高径，旁有野水澄明，菰芦森错。”）在明末清初（即乙酉年）清兵南下时，安丰曾发生激战，又有匪徒抢劫，他的家因此而破。在《陋轩诗》卷十《我昔五首效袁景文》第二至第四首描写得细致深切。如不是有些动产，怎会受兵祸而破家呢？明明不是靠煎盐生活的人家，合于“水乡灶户”的条件。灶户不必全家都是煎丁，因为煎丁有定额，一家人口增多，分成若干房，当然有当煎丁的也有不当煎丁的。嘉纪兄弟五人，除嘉经的儿子肯定为煎丁外，四兄吴国就不是煎丁。《陋轩诗》卷十《呈四兄吴国》第四首说：“曩时蒸云霄，曩去为樵牧。膏腴让他人，

養食我不足。”说明宾国是农民受人剥削的。长兄事迹不详。仲兄名嘉绅，曾买过田是地主（见《七歌》），也不可能受煎丁。我以为嘉纪祖上传下来的灶丁名籍，只有嘉经的儿子担当，而实际上的盐课仍由各房分任。所以嘉纪有通盐钱逃至六灶河的事。因本不煎盐，而用价买办盐课，积久通欠盐课被官吏逼迫，只好向山西盐商借贷。及至盐商索债，又无法偿还，便逃到六灶河暂避。后盐商因为盐价贵，要盐不要钱，所以他由六灶河再向东去牵船买盐，回到六灶河，中夜披衣起身，向人租赁盐盆煎盐。这是《通盐钱逃至六灶河》诗第二首和第四首所写的事实。（汪国瑞同志对第四首的解释有误会）因嘉纪虽无灶户之名，而负“水乡灶户”购盐缴课的责任，是没有疑义的。他实际经历着煎丁生活，恐怕仅仅是在六灶河躲债的一个短时期。但受官吏压迫敲诈的痛苦，並受高利贷的剥削，和其他真正烧盐的煎丁，並沒有两样。所以他的诗有很多篇描写盐民生治的痛苦，就十分真切了。

嘉纪的祖先在当了“水乡灶户”以后，不能没有其他职业维持生活，並且挣一笔钱来缴这种盐课。嘉纪的父可能经营商业或手工作坊之类。因为《陋轩诗》中《归禾淘谷汪三韩过访》第三首有“我无半亩田”一句，可证他本身不是地主也不是农民。《七歌》第一首有“嗟哉我父迹不还，一棺常寄他人田。”又说明他父亲没有田地遗传下来。他仲兄“黄金错买他人田”（《七歌》第三首）是自己购买田地的；他四兄“膏腴让他人”是甘为樵牧以后，租佃他人草荒田的；也证明上代没有田地遗传下来。何况他因兵乱破产，如果不是有动产是不会因兵乱而破的，一定是商店或其它作坊被清兵或匪徒焚掠的玩故。

杨本又同志说：“他家中有婢仆的。”又说：“可见他家原先并不贫寒。”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举《陋轩诗》卷二《新僕》为证却有问題。因为《新僕》一首，前一首《五月初四夜》

有“梦中身在家”一句，后一首《得周金完青州书》有“欲归家苦远”一句，都是在扬州作客时的作品。新僕一定是扬州盐商家买的良家子弟，而不是嘉纪所买（《悔斋诗》有《新僕同吴野人孙豹人赋》五律一首，可能就是汪家买的。）其实证明他家有婢僕，另有卷十二《哭妻王氏》第五首中“蠢僕”“老婢”等非常有力的证据。卷一《吾庐》也有“痴儿间老婢”一语，不过这些婢僕还是雇用还是家生？就不明白了。从他家有僕妾婢而且晚年人口有二十三人之多（他的岳父王三重也是在他家住过的），如果仅靠他一人在外奔走，由朋友们帮助救济过活，而没有其他办法维持一家二十余口的生活，也是不合理的。他固然受过吴元霖借贷的资本，偶然做过贩薪贩粮的生意，家中一定还有其它生产事业。他曾坐过馆，但是时间不会很久，所以《诗集》中没有迹象可寻（据汪楫《悔斋诗》有《闻吴竺人就馆角斜邵寄》在《新僕同吴野人孙豹人赋》以前，吴氏《新僕》诗在《得周金完青州书》前，应为癸卯年，而汪楫识吴氏在己亥年，则吴氏就馆角斜，当在庚子以后壬寅以前），说他就盗固然不对；说他种田更无根据。荷锄只不过在宅边种菜，驱犊不是耕田的牛，而是他经营着碾坊，坊中牵磨的牛（有婢真僕，即使是富农也是不会的）。《陋轩诗》卷二《碾磨歌》题后短序说：“残夜不寐，闻犊者鞭干碾轴，咿鸣而歌，陋叟为行其义。”第一首末二句是：“不见蓬蒿陋巷中，主人昨暮炊无食。”第二首末二句是：“不见隸催碾轴急，主人三日不迎宾。”这个主人的情况，固然是他自身的写照。“不寐”说明心中有愁烦，“闻犊者鞭牛”也近在咫尺。而且不说“隣犊”，而只说“犊者”，也是东家口气。主题思想借碾磨劳苦说到主人穷困，同由于“隸催碾轴”，如果不是自鸣不平，怎会这样深切。再说他要自鸣不平，不信碾磨口中说出，岂不是太直率而少曲折！此外，尚有一个旁证，《吾庐》一首中有“仍缺木与石，求朝卖一豕。”说明他家养猪。

而且不止一只。不种田而养猪，非糟坊即碾坊。

自明亡到嘉纪逝世，有四十年之久，当然他家裏的生产事业，也有很多变化。而碾坊在一个时期内曾经开设过，是可以肯定的。

（按孙枝蔚《溉堂前集》卷九有《过吴宾贤陋轩因题碾坊一绝》，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

杂考 (二)

《陋轩诗》的版本，泰州夏嘉穀曾在修补栟茶缪中所刻木版后，系以一跋云：“吴野人先生《陋轩诗》以周棕園司农所刻为最初本。康熙前壬寅司农来扬州，因汪舟次野人，为序其诗梓而行之。……康熙丁未钱塘汪希斯分转东淘，雅重先生，为哀全集，得诗四百首，续梓以行，吴周祚序言之甚详。厥后方干云鸿逵合先生前后诗重付梓人，汪蛟门序称其刊刻精好，信然。余家藏《陋轩诗》为先君所遗，乃方刻也，近亦罕有。汪周二刻都未及见。嘉庆时栟茶缪竹痕中复为削刷，刻工较出于前。且原诗六卷分为十二卷，失其归矣。……此《陋轩诗》四刻之辰委也。……”（此跋与夏荃《退庵笔记》中《陋轩诗四刻》一条，字句大致相同，跋内先君当指夏荃。但刘文淇《海陵文徵后序》内称，夏嘉燠，字子猷，为夏荃之子；夏嘉穀字子猷，为夏荃之姪。嘉穀恐系出嗣别房，故刘氏误以为姪。）。

在缪刻十二卷之外，夏氏又续增二卷，名为《陋轩诗续》（实际上这些诗都在前，应称为补）。夏氏既未见过汪、周二刻续增的从何而来呢？据《海陵丛刻》所收夏荃著《退庵笔记》中《陋轩未刻诗》一条，述东淘施井亭藏《陋轩未刻诗》二册，一为孙豹人手订；一为陋轩夔自钞。后陋轩夔自钞一册，展转为夏氏所得，选得一百二十余首，拟取所选另刻单行本，名曰《陋轩诗补遗》，与全集相辅而行。现《陋轩诗续》所收诗实有一百七十五首，可见在所选一百二十余首外又有所增加。但所增加的岂不是仍在陋轩夔自钞本中搜遗？就不可知了！

嘉庆修《东台县志》载：“《陋轩诗》六卷，安丰吴嘉纪著，会刊汪兆璋校刊。嘉庆乙亥邑人缪中重刊。”是缪中所刻即是汪本，但缪刻跋中则称係据方本，非汪刻的四百首本。我以为志载汪刻即是方刻，在嘉纪身后，由程雯家搜辑，合方氏前刻

而成。刊资出自汪希斯，经手是方干雲，所以或称汪刻，或称方刻。（据嘉庆《东台县志·程岫传》谓：“岫收其（指嘉纪）遗稿刊之。”岫並不是富人（方干雲店內駁友），经营嘉纪丧奠，也多其他有力者支援，如王幼华、汪奇次之类，则刊资乞助於汪，颇合情理。）唯据《澹堂后集》卷三甲子七百有《哭方干雲》诗，虽千字误作于，但以诗末：“君是东陶诗老之好友，新安程生之主人。”注云：“诗老，吴宾贤；程生，程雲家。”足证是干雲无疑。干雲歿於甲子，当在吴氏之后若干月，刻诗可能没有完成，仍是雲家经手结束，所以《东台县志·程岫传》又以刊《陋轩诗》属之程岫。（吴周祚序汪刻，则为四百首本，但后来也收此序於全集中。）

《江海学刊》初本义所撰文中，曾述及《周刻陋轩诗》第一篇与《缪刻》第一篇《吾庐》内容相同。那么，汪、周二刻实际都收於《方刻全集》中。是否有去取？须待《周刻》研究。但缪本卷一《挽饶母》经考定为戊申作；《送吴仁说北上》是庚申作；证明《方刻全集》次序不尽同於周刻。

又按《夏跋》所谓方干雲台先生前后诗室付梓人，洙陵门序作於康熙己未，吴方之初刻至己未而止。后陆廷榆作序，则谓与吴氏定交于癸亥，酒半出袖中诗属序，当系己未以后之稿，即是後來雲家所寻出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轮廓：周刻併入汪刻，吴周祚序谓近四百首，当系第一期，即缪氏所分之第一卷至第四卷。（卷一计八十五首；卷二计一百零八首；卷三计九十七首；卷四计九十九首。）自第五卷至第八卷系第二期，为己未以前方氏刻的。第九卷以后系第三期，为吴氏身后搜寻出来的遗稿，汪希斯出资，仍由方氏经手续刊以成全集的。从《年谱》中考定各诗的时间看来，基本上吻合。但也有己未及庚寅诗并入第一卷的，恐最后刻时，其次序有所变乱了。

（按《陋轩诗续》次序有错误处，如王剑为僧号残客，而

《诗续》中《哭王剑》在前·《访残客上人》在后。）

吳嘉紀年譜

公元1618年 明萬曆46年 戊午 1岁

吳嘉紀，字賓賢，号野人，以是年9月23日生于泰州安丰场。（《陋軒詩》卷四《偶歸東陶茅屋寄楊蘭佩》二首，注云：“蘭佩與余同庚，八月十二日初度，先余四十日。”據《兩千年中西曆對照表》是年八月為小月。）

先世為“水鄉灶戶”即“居遠亭場，不墾魚晒，用價採辦鹽課者。”他的遠祖在元代已遷居到安丰，（《陋軒詩》卷六《竹園》詩注：“紀四世祖顯卿公築上竹也，公仕元為樸幹，至正間棄官。……”）他的祖夙儀曾坐過館，但他的父可能經營過商業或手工作坊。明末，清兵南下時破產。

有兄四人：長名某，次名嘉紳，三名嘉經，四名某字溪園。有一姊，右又有一妹。

公元1637年 明崇禎10年 丁丑 20岁

從師劉國柱于社學。（《陋軒詩續》卷下《喜劉師移家洵上》有云：“其時（指從劉讀書）我年方弱冠，如筑巨壑初得岬。業成慷慨出衡門，海內誰知遭喪亂！”）先後約六七年，至明亡前才離開。（據《東台縣志·文苑傳》劉國柱，字則鳴，本江西人。少負大志，適游四方。……最後居泰州，造學使按試，國柱與焉，即冠其曹，遂為州庠生，……主安丰社學十年。）

公元1639年 明崇禎12年 己卯 22岁

與妻王氏結婚。（《陋軒詩》卷十二《哭妻王氏》注：“癸亥仲冬，”題下短序云：“王氏名睿，字智長，歸余四十五年。”

·9·

依惯例不称足年，癸亥上溯四十五年为乙卯。）

公元1640年 明崇禎13年 庚辰 23岁

长子大年生。（依次子生年推定）

公元1641年 明崇禎14年 辛巳 24岁

次子瑶琴生。（据《陋轩诗》卷六《辛亥孟夏二十八日三兄嘉经归葵东澗》诗中：“次男名瑶琴，襁褓元爰惜。……四岁离所生，命仰伯哥活。”甲申四岁，推定为是年生，三子名章不详何年生。）

公元1644年 明崇禎17年 甲申 27岁
清顺治元年

明崇禎甲申三月 福王在南京称帝。

三兄嘉经被，和正死于川城。（《七歌》第三首云：“叔兄昏夜行闾里，空避厄少稚击死，前代之冤今不理。”又说：“叔兄一櫬州城旁。”）以次子瑶琴为嗣，后以三嫂爱女不爱姪复归。（《辛亥孟夏……嘉经归葵东澗》诗有云：“不悟丈人心，媿女不媿姪。……博极走还归，持抱生母泣。”）

公元1645年 明弘光元年 乙酉 28岁
清顺治2年

清兵南下，破扬州，克南京，弘光帝被擒，与扬州战事相呼应，安丰营发生激战，兼有匪徒乘机劫掠。嘉纪流离转徙，家亦破。（《陋轩诗》卷十《我昔五首效袁景文》叙述此时情况很详。）借人田权厝二亲。（《陋轩诗》卷四《伤我行》第三首：“缅怀乙酉岁，里闾为战场。去跪借人陵，双亲厝其旁。

……“这是因战争要发生，所以诗人因权殒二亲，可知二亲的
根本是停在家中，由此推测他二亲歿时，去乙酉不会太远。）

公元1646年 清顺治3年 丙戌 29岁

时周亮工为两淮运使，尚未与嘉纪相识。

公元1648年 清顺治5年 戊子 31岁

孙豹人来访。（据《溉堂前集》卷四有《题吴质贤居士陋
轩》诗，系及子作。前有《过季家堡访雷僧白》诗，可知曾到
安丰。）

公元1649年 清顺治6年 己丑 32岁

时周亮工过扬州，识汪楫。

公元1650年 清顺治7年 庚寅 33岁

有《庚寅除夕》诗。（见《陋轩诗续》卷上第6页，可能
《诗续》之诗即从是年开始。）

公元1651年 清顺治8年 辛卯 34岁

有《岁首时怀》诗，在《庚寅除夕》诗后。

公元1652年 清顺治9年 壬辰 35岁

《陋轩诗续》卷下《早春寄怀吴希文》以下，疑作于此时。
吴元霖借银与嘉纪败逃。（《哭吴雨臣诗》第二首：“壬
辰岁云凶，尽室命如续。君解囊中金，趣我出行贾。败新白驹

场。耀表清江浦。……”两句就是元霖的号。)

《哭王太丹》《淘上访龚宗丈》诸诗，疑均为此时作。

公元1653年 清顺治10年 癸巳 36岁

《陋轩诗续》卷下《元宵过饮采臣斋中时采臣他出》以后诗，疑作于此时。(至《系一年诗寄半千》止，时半千客机上)

公元1654年 清顺治11年 甲午 37岁

《陋轩诗续》卷下《初三夜迟雨臣》诗以下，至《除夕憶王二》止，疑作于此时。

据《凌江访雨臣》及《和雨臣雪中望汉阴》等诗，知嘉纪是时在镇江。又有《登燕子矶》《访杨凌之》等诗，盖曾游南京。

公元1656年 清顺治13年 丙申 39岁

《陋轩诗》卷四《哭吴周》诗有云：“丙申赴友难，周也颇相随。”据《陋轩诗续》中《哭王体仁》诗有云：“犹忆己未冬，同盟管程郎。萧寺对白水，欢朝百年长。未几程郎病，书来自维扬。我走冰雪中，远去为治丧。记得君送我，西风泪浪浪。去此曾几时，君又忽云亡！”程郎为程澹影，吴周从嘉纪赴友难，当系为澹影治丧。(《哭吴周》诗中“冒雪携装出”和“禁寒泣共持”与“我走冰雪中”情事颇合。)

《陋轩诗续》卷下《丙申除夕》诗注“明日四十”，此时作。

公元1658年 清顺治15年 戊戌 41岁

妹丧夫，抚遗腹子。(《七歌》第五首有云：“夫歿三月

儿出腹，裁妹心苦无人告。”又云：“手作口哺到三年。”《七歌》作于1660年，逆标嘉纪妹丧夫在是年。）

嘉纪始与汪长玉家往来。（据癸亥《哭汪生伯先生》诗：“节徽既相亲，副吝亦自改。朝日与夕月，二十有六载。”）

《陋轩诗》卷三《十月十九日赠王黄滔》注：“时黄滔三十初度。”诗中有“君壮称进士”句。《清史列传》“三又旦，郟阳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又《陋轩诗》卷一《答赠三又华》亦作于是时，在《赠王黄滔》诗前，为二人订交之始。

公元1659年 清顺治16年 己亥 42岁

郑成功攻入长江，破瓜洲仪徵。

九月，汪楫避难至东台，因汪虚中介绍识嘉纪。

公元1660年 清顺治17年 庚子 43岁

《七歌》第四首有云：“寒鸦偏叫四兄室，四十独宿到五十。”**寅**国长于嘉纪七岁，则作《七歌》时，嘉纪应为四十三岁。

《陋轩诗》卷一《江边行》《郑翁行》作于此时。（据《湖海楼集》诗卷四《银杏树中观音像歌》序云：“庚子秋江南大修战舰”可证。

就馆角斜。（据汪楫《清斋诗》有《闻吴楚人就馆角斜寄》诗，可证在此时。《杂考（一）》曾推定为庚子以后壬寅以前，而辛丑有风潮之灾，嘉纪身在里中，又有赴扬州见周亮工事；壬寅孙豹人来访于陋轩，又有吴彦怀读书陋轩事；所以推定为这一年。）

《陋轩诗》卷一《郝羽吉寄宛陵棉布》诗有云：“高卧穷

涑二十年，”作于此时。据《澹堂前集》卷二庚子五百《寄怀郝羽吉》云：“昨日吴宾贤，示我棉布诗。读之哀且叹，缁衣风不衰。”可以为证。

公元1661年 清顺治18年 辛丑 44岁

《陋轩诗》卷一《风潮行》有云：“辛丑七月十六夜，夜半颶风声怒号。”叙这一年秋间风潮为灾。此诗后有《朝雨下》《赠孙豹人》《哀羊裘为孙八赋》《九月四日吴雨臣见过》《舟中九日》五诗，当是同时所作。

妻王氏四十生日。（《陋轩诗》卷一《内人生日》诗有：“潦倒丘园二十秋。”）

吴彦怀读书陋轩。（据《陋轩诗》卷十一《过郝乾行青蔡园》诗注。）

周亮工得罪，至此出狱，再至扬州，始因汪楫介绍读嘉纪诗。既与定交，又刻其诗。（据周亮工撰《陋轩诗序》云：“余己丑过广陵，与汪子舟次交。……越十三年，余复至广陵，见舟次诗甚工，余惊询之。舟次曰：‘东洵有吴宾贤者，善为诗。余与之游，同学诗，愧不逮也！’……因出其手录《陋轩诗》一帙示余，余读之心悸悸动。……急赋一诗寄之。……因索其前后之作，刻为《陋轩诗》。……”《陋轩诗》卷二《苍林下先生》七律二首，当是答亮工东诗。诗中有：“远问只愁身便死，憐才几见泪霑颐。”与周序中“今乃有不及见宾贤之感矣！”语意相合。）

孙豹人来访。（《澹堂前集》卷九辛丑七绝有《过吴宾贤陋轩因题瓌坊一绝》可证。）

公元1662年 清康熙元年 壬寅 45岁

《陋轩诗》卷四《宅谿先生》作于此时。诗中有“即今已白金谿究，又见门前车马喧。”金谿指周亮工，是年授金谿道职，补青州海防道。但赴任在次年。

卷二《哭妹》可能作于此时。同卷《难妇行》注：“壬寅六月瓜洲事；”《东家行》注：“壬寅六月扬州事；”是否当时所作未可定。

卷二《题张良进履图》《题卓文君当垆图》是年作。（《溉堂前集》卷九壬寅七绝有《题画五首同吴笏贤汪舟次作》，五首中有此两题。）

卷二《城闭不能出汲江水汪舟次乞语豆腐店乞得水羊羹煮茗供余喜赋》，可能此时作。

公元1663年 清康熙2年 癸卯 46岁

王士禛作《陋轩诗序》，走急足送安丰，嘉纪至扬州与士禛相见。事见《水台县志》所载王作《陋轩诗序》。（此序实系《梅斋诗序》，王作《陋轩诗序》见民国丙辰八月舟徒杨氏绝妙好词斋刊《陋轩诗》。）

《陋轩诗》卷二《九月廿二日扬州城西汎舟同诸子各赋一题》得《荒寺》《酒旗》《秋原》《黄叶》等诗。

卷一《汪大生日》诗此时作，时汪长三年三十。是年二月，汪经商至安徽，舟覆获救。故诗有：“老夫笑与汪大说：‘君之生日是二月。’”（《溉堂前集》卷二甲辰五古有《再生诗为汪长玉赋》，似长玉再生事在次年，但以黄周星死时，《溉集》注迟一年为例，又觉不可从。）

卷二《垂游邗上途中寄怀周稼园先生》及《得周介完青州

书》作于此时。（按民国《初刻》载王士禛《陋轩诗序》云：“癸卯孟春周櫟园司农将之青州，过扬州，遗余《陋轩诗》一卷。”又《澹堂前集》卷七有《送周元亮先生之任青州》亦癸卯作。）同卷《五月初四夜》《新僕》二首，亦是此时作。

卷三《傅谿孤子行追挽徐镜如处士》《赠徐式冢》此时作。（据《澹堂前集》卷二癸卯五古有《追挽徐镜如》诗，序有：“贤为作《傅谿孤子行》，余亦和焉。”）式冢即镜如之子。又同卷《送王幼华归秦》诗，亦此时作。（据《澹堂前集》卷九癸卯七绝有《题禱酒论文图送王幼华归秦》诗可证。）

卷一《送方尔止》诗中有云：“隋唐濁酒离前饮，鲁国青山老去游。”据《渔洋精华录》卷一（癸卯）《九日与方尔止黄心甫邹行士盛珍士集平山堂送方贡二子赴青州谒周侍郎》，知与嘉纪同时所作。

公元1664年 清康熙3年 甲辰 47岁

清明与王士禛在扬州修禊，赋《冶春绝句》。注云：“甲辰清明作”。

《陋轩诗》卷二《哭吴炳臣》注：“甲辰九月十日覆舟皖江。秋，汪舟次招诸同学泛舟平山，江天际即景作画。（据《陋轩诗》卷三《题凶友江天际画》一诗注。）”

卷三《姪女割股》诗注，明指甲辰冬。

卷二《一致行赠林茂之》作于此时。诗有“先生春秋八十五，”和“岳游候过五十载，”等句。据《江宁府志》茂之尝出万历甲辰以后六十年之作，属士禛论之。知林采扬在甲辰。（又《渔洋精华录》卷六（辛亥）有《闻林茂之已葬雒山》诗，林与周亮工皆是康熙十一年卒，但林在周前。）同卷《客中七夕

与汪去玉别》《看雪行赠扬州少年》均在《一致行》后，可能同时。又同卷《送孙豹人》作于此时。（据《溉堂前集》卷二甲辰五古有《之屯道省五兄大宗出别宸贤羽吉舟次》诗。）

公元1665年 清康熙4年 乙巳 48岁

王士禛解任离扬州，作诗送别。（据《陋轩诗》卷三《七夕送王阮亭》又《七夕同诸子集禅智寺顾公房再送王阮亭》等诗。《扬州府志·秩官志》虽载士禛任推官自顺治16年至康熙3年，但康熙4年士禛曾在永绘园修禊，知去官实为康熙4年。又《百尺梧桐阁集》卷三（乙巳）亦有《集禅智寺送阮亭》诗。）

上巳与社于皇江舟次等集见山楼。（据《百尺梧桐阁集》卷三有诗纪此事。）《陋轩诗》卷三《上巳集江面定季为兄山楼》诗，作于此时。同卷《送汪左严归新安》也是同时作品。（据《百尺梧桐阁集》是年有《送兄左严归台岳》诗。）又《九日怀王西樵客广陵》亦此时作。

归里。（汪辑《悔斋集》有《送吴竺人归湾溪董栗徐次泥》诗，首句为“乙巳三春天不雨。”后叙七月风潮，及“雪洒陋轩”等语，归里时间当在秋冬间。）《陋轩诗》卷三《别徐大次泥归陋轩时赠予腊酒园梅》诗，可能同时。

公元1666年 清康熙5年 丙午 49岁

《陋轩诗》卷三《郝母诗（郝羽吉母）》作于此时。（据《溉堂文集》《为郝母沈太夫人敬寿诗公启》有云：“丙午夕某月某日为太夫人五十初度。”）同卷《送汪二樵游摄山》也是同时。（据《溉堂续集》卷一丙午七古有《送汪舟次读书摄山》诗。）

又同卷《康山宴集送王西樵游豫章》此时作。（据《溉堂续集》卷一丙午五古有《赠王幼华》诗注云：“幼华将有西江之行。”）

又卷四《饮康山草堂》《扬州九日》均与王西樵同游，可能作于此时。

公元1667年 清康熙6年 丁未 50岁

《陋轩诗》卷三《晒书日作》有云：“即今五十暗双目。”作于此时。又同卷《吾弟》《吾儿》也可能同时所作。（此时长子27岁，次子26岁，所以有“吾儿立已壮”之句。）

同卷《岁暮送汪真次游匡庐》，卷二《懷汪二》，均此时作。（据《百尺梧桐阁集》卷五（丁未）有《庐山瀑布歌送汪真次二兄之西江》，知真次是并游江左。）

卷四《偶归东园茅屋寄杨兰佩》注：“兰佩与余同庚，”知作于此时。

又同卷《送汪蛟门》注：“成进士，官内阁中书。”据《扬州府志·选举志》进士榜：“汪懋麟康熙丁未繆彤榜。”是此时作。

汪希斯刊《陋轩诗》四百首本，吴禹祚作序。（序元年月，夏嘉穀跋以为丁未，盖据汪始任之年，可能刊诗在次年。）

《百尺梧桐阁集》卷五（丁未）有《送西樵司勳归济南》诗，《陋轩诗》卷四有《赠王司勳四首》作于此时。（查《湖海楼诗集》卷五《赠别王主客阮亭》诗中“况复同舟有花萼，”大约是事前揣测之词，西樵实在没有同行。《湖海楼诗》卷二又有《广陵怀古》序云：“丁未秋日诸同人于广陵北郭园亭饯别王司勳西樵归济南。”足证嘉纪送别西樵在这年。又《渔洋精华录》卷二有《送家兄同元言存越游吴》诗，是乙巳年作，可以为西樵尚扬的证据。）

公元1668年 清康熙7年 戊申 51岁

《陋轩诗》卷一《挽饶母（饶白眉母）》作于此时。（据《百尺梧桐阁集》《饶母史孺人墓志铭》有云：“得年六十，以疾终康熙七年八月七日。”志中明指子名眉即白眉，知诗与铭同时作。）

卷三《题振衣千仞冈图为翔羽吉》可能是此年作。（据《澹堂续集》辛亥五古有《为翔羽吉题小像》序云：“戴霞浦为翔羽吉画小像置身千仞冈上，……方止尔、吴宾贤、三幼华各题诗其上，羽吉将之燕明时函此图索余题，……图至三年余矣。辛亥秋……赋成予之。”由辛亥上溯三年余为戊申。）

卷四《寄陶再彭》可能作于此时。（据《清溪集》中《寿陶再彭先生六十一序》称：“吾友百诗徵君之府君，”称徵君知为戊午初行徵辟以后之作。戊申再彭五十一，所以嘉此寄诗称“迥哉淮阴叟！”称叟当在五十以上。又据《澹堂续集》丙寅七古《劝酒三章寿陶再彭》，时再彭年六十九。）

计系为《陋轩诗》作序。（亦曰百亩本）

二月由扬州回里为长子娶妇。（据《澹堂续集》卷二戊申七古《吴野人归赤洵为其子娶妇屙月不寐江起戏寄此诗》有云：“江头二月桃花红，野人别我归安丰。自说长男年已六，有室方不愧人翁。”）

公元1669年 清康熙8年 己酉 52岁

钱别汪懋麟于见山楼下。（据《百尺梧桐阁集》卷七（己酉）《诸兄弟同友人携酒钱余见山楼下听妓度曲宸喉舟次家兄各赋绝句依韵奉答》二首，但《陋轩集》中无此诗。）

《陋轩诗》卷五《赠汪长玉之薊门》诗，作于此时。（据

《百尺梧桐阁集》卷七(己酉)有《送兄长王还扬州兼寄舟次》诗,长王赴北京当在愁麟同时或稍后。)同卷《秋日怀孙豹人》也是同时作。中有《王郎苦幽独,(关中三黄酒,时为潜江令)今日失咨嗟。”据《澹堂续集》卷二己酉五古有《自丰城抵潜江与王幼华相见》诗可证。又《古意寄王黄酒》亦同时。又《挽方尔止》也是这年作品。(据《澹堂续集》卷三己酉七律有《哭方尔止》诗。)

卷二《送雷希宗》作于此时。希宗为伯颢子,伯颢卒于戎中,(据《愚山诗集》卷四十三有《哭雷伯颢诗》,注云:“己酉二月值孙豹人,言伯颢以去年腊月死。”)诗中有“我今飘素发,翁已入黄土。”可以为证。又《十月六日罗母初度赠诗六首(罗有章怀祖妣恩之母)》亦此时作。(据《澹堂后集》卷一己酉五古有同题诗,孙诗所叙罗家是盛时,吴所叙是贫时,又与《送雷希宗》诗相识,当在前十年。)又《酒间口号答句曲张蔗林》同时作,时张在末台作客,可能与汪节甫有交谊。

卷四《哭吴周》是年作。(据民国修《歙县志》吴周,字启莊,《澹堂续集》卷二己酉五古有《哭吴徵莊》诗。)

公元1670年 清康熙9年 庚戌 53岁

《陋轩诗》卷五《流民船》是年作。(据《澹堂续集》卷三庚戌五古有同题诗可证。)又《题易书图赠苏母》亦同时所作。(《澹堂续集》卷三庚戌五古有《题掩钱图寿苏母汪太夫人》,序称:“苏与苍珠古贤母十二人绘图徵诗,”盖豹人与吴氏各分得一题。)

公元1671年 清康熙10年 辛亥 54岁

葬三兄嘉经。(《陋轩诗》卷六《辛亥孟夏二十八日三兄归

《东来淘》叙此事。)

《三弟新四十初度》即在《三兄归葬》诗后，诗中有“五年蒞兹土”语，汪以康熙6年任，五年适为是年。

卷六《哭刘以师》可能为是年作。(因在《三弟新四十初度》诗后。)同卷《咏古诗十二首赠郝羽吉》肯定为是年所作。(据《溉堂续集》卷四辛亥五古有《舟中有怀郝羽吉二十初度赋寄》诗，当时风气，寿辰绘古人故事十二幅，请名人一一题诗，嘉纪寿郝四十初度，度其名曰《咏古诗》，盖与豹人舟中之作同时。)

公元1672年 清康熙11年 壬子 55岁

《陋轩诗》卷六《德政诗五首为泰州分司汪公跋(弟新先生)》中有云：“康熙六年春，慈祥四海闻。”弟新系六年任，明此诗是此时作。又同卷《读印人传作歌赠周金鼐先生》亦为是年所作。因《印人传》为亮工未完之稿，嘉纪在南京时晤亮工，所以为他作歌。

春，同孙豹人游方园(在南京)，见《田纶霞见示方园杂诗次韵奉答》注。

病中哭周亮工。(《陋轩诗》卷六有《病中哭周榕园先生》诗，据《清史列传》亮工以康熙十一年死。)

《陋轩诗》卷六《送张菊人明府归江南因渡汶梁路登天妃山顶分韵》三首，可能作于此时。因前后各诗多是这年作。(据《山麓诗选》卷十一(壬戌)有《句曲移寓张菊人先生宅》诗，知张居句容。考《续纂句容县志·人物·文学》张芳，字菊人，一字鹿牀。顺治壬辰进士，历官常甯宜江知县。又同书《金石志》载《明伦堂碑记》(王子立)张芳为丹，结衔为前知常甯县事，亦可证是年张苞归句容。

公元1673年 清康熙12年 癸丑 56岁

吴三桂举兵。

《陋轩诗》卷六《赠汪长玉》有云：“入水复出水，身体获安全。天日垂照耀，於今已十年。”可知为长玉四十生日而作。（长玉三十生日为癸卯年）

卷七《梦砚歌赠汪蛟门舍人》，据《曝书亭集》卷八有《梦砚歌》，《浣堂续集》卷五有《梦砚歌》，均癸丑作，吴诗可证同时。（《百尺梧桐阁集》卷十（壬子）有《梦得十二砚》诗，徵和呈在次年。）

公元1674年 清康熙13年 甲寅 57岁

耿精忠举兵，陕西三辅臣举兵，湖北大乱，扬州城中惊恐。

《陋轩诗》卷七《题函诗十二首》序云：“甲寅孟春汪生伯先生七十初度……纪同孙豹人象诗。”同卷《与程梅慈》有“昨闻徽州忽遭乱”句，是年秋耿精忠督派兵攻破徽州。又《舟中赠程聖瑞》有“羽檄日徵兵”句，又《汪扶晨自新安之吴门遇于竹西奉送四首》有“路梗剿兵过”句，均当是同时作品。又《寄题汪于鼎文治始信峰草堂》有“时危在乡曲”句，可证是此时作。

同卷《寄鄧孝威》是年作。第三首注云：“时选《诗观》。”据夏荃《退庵笔记》中《诗观元四集》一条云：“……案孝威先生于康熙九年庚戌选《诗观》初集，十一年壬子梓行。十三年甲寅选《诗观》二集，十七年戊午梓行。是年秋，应鸿博入都，十八年己未……五月谢恩还山，……廿四年乙丑复至郡，寓垂子祠选《诗观》三集……”是孝威选《诗观》三集时，已在嘉纪死后，而选一集又在壬子以前。《陋轩诗》卷六多壬子

事。则卷七多甲寅后作无疑。（据《瓶堂续集》卷四辛亥五律《病后同社于皇都考成……分韵得声字并和诸君之作》其《和考成丹字》注云：“考成诗选初刻成。”又卷六丁巳七律《次韵答鄧考成》第三首注：“考成《诗观》二集又将刻成。”与《退庵笔记》有出入，盖瓶堂记刻成，退庵记发行时。）

公元1675年 清康熙14年 乙卯 58岁

《陋轩诗》卷七赠鄧伯全长真二首》注云：“时汪江甯恭完”（据《碑传集》毛奇龄撰《金镇墓志铭》，镇以康熙十六年改补勃州知府。据《百尺梧桐阁集》丁巳诗题有去真观察去郡三年复来等语，逆推镇迁官去勃当在乙卯。毛诗误以镇授便之年为改任知府之年。）又同卷《赠汪观澜先生时九十初度》，均在是年。（据施闰章《愚山集，汪觉非先生（即观澜）墓志铭》有云：“……以康熙十五年……正襟而逝，得年九十一。……”知九十初度为十四年。）又同卷《送分司汪希斯先生归钱塘》此时作。（据《奉台县志·职官表》汪任终于康熙十三年，但交代当在这年。）卷五《复洲田四首与老友踪鸿烈》第一首云：“洲田复与民，官长示告谕。……”查《瓶堂续集》卷五乙卯七绝有《始买洲田作此自嘲》诗，知吴诗当在同时或稍前。（《复洲田》诗第一首有“十年避兵戈，万姓凋蓬路。”如以郑成功破瓜洲、仪徵之年计，十年约为前六年。而踪鸿烈收田结屋亦有相当时间。）

公元1676年 清康熙15年 丙辰 59岁

春游南京。（《陋轩诗》卷九《泊舟观音门十首》有云：“征南十万卒，如蚁泊归舟。”时取精忠已降，故有左南归卒

过南京。(但可能稍后一些)

同卷有《腊月四日赠袁姊丈汉儒》《程节妇诗》(有序云:“……程岫母也,……丙辰秋年六十矣。……”)《送汪蛟门》(有句云:“三年子在家。”蛟门癸亥丁母忧,在家历三年)皆是时作。

方于璠刻《陋轩诗》。

是年有水灾。卷七《六月十一日水灾作》《初秋作》《九日寄徐式家》《归旧居后洪水复至》均此时作。孟冬长子大年卒。(《送瑤儿》序云:“瑤儿,余长子大年也,丙辰孟冬歿于里中。……”)遗两子,年甫三十七。卷八《岁暮送程梅庵归潜口》第三首有“奔流压未湾,啼眼暗西河。”注云:“水灾之后,余哭长子。”明系同时作。

卷八《送汪左严之太湖教谕任》是年作。(据《百尺梧桐阁集》卷十五(丁巳)有诗题为《左严兄之太湖学官,余时在都下未及相送今年抵家适得家书作此奉寄》,知左严任太湖教谕在此时。

卷七《明毅先生》诗有“高年丧子失扶持”之句,知为是年作。

公元1677年 清康熙16年 丁巳 60岁

十月郑成功围江甯。

《陋轩诗》卷八《八月十二日寄初兰佩四首》,时兰佩六十初度,嘉纪与杨同庚,知诗为此时作。同时有《自淘上至竹西送汪舟次之贛榆教谕任》《汪舟次别后诗》《送汪三于鼎归新安》诸诗。《送汪于鼎末首云:“酒伴纷纷去”,注云:“时汪左严之太湖,汪舟次之贛榆。”据《百尺梧桐阁集》卷十五(丁巳)有题为《舟次二兄之贛榆学官既作序送之复命作诗》。

可以为证。

大圻致。（卷八《大圻致百日矣诗以哭之》，当作于此时。

卷八《郡城未得一晤彭爰琴将归东淘题其山中独坐图寄之》注云：“时彭在金公署中。”据《百尺梧桐阁集》卷十五（丁巳）有题为《兵真观察向守扬州有惠政民戴之反采棣雨淮郡转》，知爰琴在金署，乃运署而非府署。

《二月十三日王鸿宝七十初度赠诗二首》，可能作于是年或稍后一年。

公元1672年 清康熙17年 戊午 61岁

客亦上，寒夜同汪麇言、张幼蒋、汪舟次、何山公俱行云璠别墅。（据《陋轩诗》卷九《祝歌为何去弥赋》序。）

《陋轩诗》卷六《秦淮月夜集施愚山少恭爵亭听苏昆生度曲》注云：“同郭汾又、杨商贤、汪舟次。”据《愚山先生诗集》卷二十一《秦淮水亭集郭汾又杨商贤吴野人汪舟次听苏昆生度曲》，诗中有“明日东西南北人。”盖施氏应鸿博试入都道经南京。

卷九《送友人之白门》注：“友，广东人，”实指屈大均。大均少于嘉纪十二岁，（生于崇禎三年庚午）嘉纪六十一，大均四十九，所以有“我萎君齿强”之说。《翁山诗外》卷七（五律）有《白门宿余鸿容山堂作》编在《五十》一题之前，亦可作证。（第二首有云：尚有丈人（龚柴丈）圃，可与柯松樾。《翁山诗外》卷六（五律）有《题龚柴丈园》《寄龚柴丈》诸诗，亦颇相合。）玩诗意，大均曾至安丰与嘉纪作别。《诗外》卷六（五律）又有《通州望海诗》，知大均曾东往扬泰盐三处，又有《读吴野人东淘集》诗，足证两人交谊之深。

公元1679年 清康熙18年 乙未 62岁

《陋轩诗》卷九《挽歌为何去骄赋》作于此时。（序中有云：“舟次官游京雒。”舟次是年应鸿博试，授翰林院检讨。）

是年游扬州又游南京。卷九《孤筇一冒呈臬司会公》作于此时。金镇康熙十四年擢江甯驿盐道，十六年调两淮运使，《府志》《清史列传》均失载。任运使逾例三年任满，则查按察使当在是年。又与前三页《挽何去骄诗序》时间相合。墓纪当时以金镇之邀至南京，故下有《和韵答周雪谷》五首。

同卷《送汪扶晨（时汪归潜口葬母）》括《漱堂后集》卷二（己未）有《送汪扶晨归新安》诗，当是同时作。

汪懋麟作《陋轩诗序》。

公元1680年 清康熙19年 庚申 63岁

《陋轩诗》卷一《送吴仁趾北上》此时作。（括《漱堂后集》卷二庚申五古有《送吴仁趾北上次吴贞贤韵》附吴诗可证唯《陋轩集》四首，《漱集》五首为异，文字亦有差误。）

是年隄决，安丰又遭水灾。《陋轩诗》卷九有《隄决诗》序云：“庚申七月十四日洶之西堤决，……一窾二十三口生立波涛甲五尽夜。……”又有《水过后同戴岳子晚步因过李园时季秋九日》诗。

《陋轩诗》卷十《適益钱进至六灶河作》有云：“故皇水荡荡，知与水灾同时。”

同卷《寄学宪田纶霞先生》诗，括《山麓诗选》卷九（庚申）《南行即事》有云：“简书真可畏，无计驾飞鸿。”田要 是年任江南学使，吴氏寄诗语意为田初任时作。

同卷《嗟老翁》序云：“弔黄周星也，宗九姬。汪扶晨云

‘九烟于庚申五月五日投钱塘江死。’知诗在吴年作。

同卷《呈四兄宾国》有云：“同年兄七十，弟亦六十三。”《悲鼻公》据《澹堂后集》庚申七律有《哭郝羽吉》诗。均此时作。

卷九《送程飞涛游茅山（时飞涛四十初度）》作于是年。（据《澹堂后集》卷二庚申七律有《程飞涛四十》诗。）

卷十《李家壤》《王解子夫妇》《吴氏》三诗，作于此。时。（据《澹堂后集》卷三庚申五古有《三解子夫妇和吴宾贤》《江都池烈女诗和吴宾贤》《吴氏和吴宾贤》三诗。）

卷九《江都池烈女诗》可能此时作，或稍前一二年。

公元1681年 清康熙20年 辛酉 64岁

《陋轩诗》卷十一《访田纶霞先生》《田纶霞先生见示方园杂诗次韵奉答》诸诗，当在此时。

同卷《赠赵雷文仪部》注云：“时程税扬州。”据《澹堂后集》卷三辛酉七律诗有《赵雷文仪部推税扬州》诗，定为同时所作。

同卷《渡江》《句曲道中》二诗，在《访田纶霞》后，可能同时。

卷十《雨中栽菊》有“去秋游入门”之句，决为是年作。同卷《燕子巢陋轩十年矣今暮余适在家佳双燕巢内人顾之色喜乞余赋诗》在《栽菊》诗前，可能同时，或稍前一年。

公元1682年 清康熙21年 壬戌 65岁

访田雯（纶霞）於高邮。据《山麓诗选》壬戌稿有《喜吴野人至》诗云：“鹭社湖头莲叶深，轻鸥紫雁水边吟。白鬚拄杖

斜阳外，知是诗人吴野人。”

《陋轩诗》卷十一《送汪倚斋使琉球》诗在是年。据《渤海英灵集》中《汪楫小传》说：“癸亥奉命册封琉球充正使。”但《百尺梧桐阁遗稿》卷四（壬戌）有《送舟次二兄册封琉球》诗，《曝书亭集》卷四十一有《送汪检讨使琉球序》，略云：“康熙二十有一年春有谄祥廷臣之可使琉球者，众以翰林院检讨汪君对。秋八月亲河宸翰，俾君资以往。”澹堂送汪舟次册封琉球诗，亦在是年，足证《淮海英灵集》之误。

公元1683年 清康熙22年 癸亥 66岁

妻王氏歿。（《陋轩诗》卷十二有《哭妻王氏》诗题下注：“癸亥仲冬一日。”）

《陋轩诗》卷十一《赠副伯崔莲生先生》当作于是时。（据《扬州府志》崔华，字莲生，直隸平山人，顺治己亥进士，康熙十九年知扬州府，晋两淮盐运使。又同书《秩官表》：崔华，康熙十九年任，十四年办张可寿。《碑传集》赵士麟撰《崔华墓志铭》中叙：“岁甲子，廷荐七人，惟扬州太守崔公为天下清官第一。”又说：“越一载，两淮盐法道易人，即以公充。”是吴氏赠诗从十九年至十二年皆有可能。但以前后诗恭证之如此。又《挽崔凌岳先生》亦同时作。（《澹堂后集》卷五癸亥五古亦有此题。）

同卷《题许山人白荷画反送王山史归华阴》作于此时。（据《清史列传》王宏撰，字山史，陕西华阴人。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徵至京师，居城西昊天寺，不谒贵游，遂以老病不能试罢归。但嘉纪送王诗中有“汤汤淮水失同游”和“分手衰年已自悲！”是山史由扬州归华阴，非己未出京罢归时。）

同卷《雨中集尔允偕新筑幽居》可能此时作。（据《曝书

亭集》卷七十七《徐州萧县儒学训导宗君墓志铭》略谓：“君请又令，字允谐，一字介冰。闾巷闻京江中焦山隠其下。既而海鲸深入，战后反为牧马之场。乃移居江都东八十里，筑洗心亭。所谓新居当在江都东八十里之地，其时间亦同（综合诗参互定之。——海鲸深入，指丁巳郑成功围江军。）

同卷《题醉白行乐图》注云：“醉白修禊日初度，图绘南亭景物。”据《百尺梧桐阁文》卷二《董延佳》略云：“董氏，江都韩文道先生冢姬也。乙酉城破时，夫人（文道妻）痛韩氏之绝也，抱三岁儿泣拜姬，姬泣受，裹诸怀，从城蹙出。”又同卷《馮文堂记》有云：“自其先人文道先生殉前破家室时，甫两岁。”以《陋轩诗》卷十二《董姬》诗中语：“幼者（原注：名魏）在母怀”观之，两岁可信。是年醉白（即魏）为四十岁，所以题图为赠。

卷十二《归里别汪殿君》诗中有“君胡易泣下？昨日亦悼亡。”可知与《哭妻》诗同时。

同卷《哭汪母》第三首注云：“汪悔斋自琉球返家，次日即卧病不起。”悔斋以壬戌八月出国，使事告成，当在癸亥年。惟《百尺梧桐阁遗稿》卷六（甲子）有“得舟次二兄琉球使还消息寄怀时有陟岵之痛兼奉慰”诗，或由京师得信较迟。

同卷《哭汪生伯先生》在《哭妻》诗前。

同卷《醉竹先生歌赠汪长玉》诗有：“况及百年已过半”句。明为寿长玉五十初度。（如依《澹堂前集》长玉再生在甲辰是年三十，则五十应在甲子，长玉生日为八月八日，嘉纪没已数月。况长玉为舟次兄，《澹堂前集》卷二甲辰五古有《赠汪舟次诗》序云：“因值汪子而立之年，爰效古人思友之作。”长玉岂能与舟次同庚！）

同卷《自城中归东淘哭表埽文》《赠程霁家时四十初度》

当在此时。

陆廷愉始与嘉纪定交，又为《陋轩诗》作序。《陋轩诗》卷十一《赠陆悬圃》此时作。（据《兴化县志》陆廷愉，字悬圃。）

公元1684年 康熙23年 甲子 67岁

《陋轩诗》卷十二《赠张蔚生先生》注云：“兴化县令，时增泰州分司。”据《兴化县志》“张可立，字蔚生，海盐进士，康熙十六年以潼关道左迁移知兴化县。在任八载，撮泰兴县令兼泰州分司去。”十六年三十三年为八载，蔚生莅任当在岁首。

同卷《送汪叔定（豫人字）》。据《百尺梧桐阁遗藁》卷十（甲子）《叔定家兄入京同潮禾出郭相迎故寓即亭得二首》中有句云：“人回细问何时到？说在清和月上弦。”叔定到京在四月上旬，则离扬时嘉纪尚未死。

是年三月嘉纪歿。（据汪懋麟撰墓志。）

简评

吴嘉纪的诗，在思想方面的民族思想和人民性，有高度的表现；在艺术方面的现实性和创造性，也有高度的成就。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在他小传里曾经把他和三渔洋相提并论，这是何等的挂牵。统计缪刻《陋轩诗》一千零九十一首中，有民族思想和人民性的诗有一百七十六首，占百分之十六以上，在历代诗人中罕有其比。《诗续》中较少，当系夏荃编选时，将“遗碍”太显的各篇删除的缘故。（这时正在乾隆大兴文字狱以后，当然要有戒心。）

明末遗民大半不仅空谈反清表明，而是投身于实际运动的，嘉纪也不例外。虽然做这种工作的具体事实已经湮没，但在他往来的朋友事迹中和在他的诗篇中，还可以略见一斑。如他和岭南屈大均往来颇密，而屈大均是漫游南北方图兴复，以致身后被清廷下诏访求坟墓要掘墓戮尸的人。那么，屈大均在杨泰通一带活动，而回南京的时候，还要到安丰向嘉纪告别，不是明明白白两个同仇敌愾的同志么！《陋轩诗》卷九《送友人之白门》注：“友，广东人。”第二首末句：“罗浮不思返，”屈大均居罗浮，又曾寓南京，是指大均无疑。第一首诗有：“复问离居日，庭草二十春。”说明二人相识在此次会晤前二十年，当在顺治末年。（诗作于康熙十七年，考证见年谱。）至于叙兴复事业遭挫，表现在第二首中：“流涕有何用？志士在荒丘。君今欲安适？祇寂野悠悠。”都含有言外之意。（对于大均独隐其名，必然是恐大均谋洩后遭到凌累。）至于《陋轩诗》其他各篇，如《七歌》中有“夙昔常控万里途，出门大路或江湖。波涛汹涌鱼龙乱，车轮马足胡为乎？”《大柳毁百日矣诗以哭之》末首云：“讐怨吾未报，草间甘老死。……吾姊一寸心，颡颡九原里。顾弟为词人，顾弟为烈士。不笑屈原婆，不愁聂政姊。”前一题叙少

时壮志；有一题比大姊为聂政姊；都可以证明他的心事，也就可以想象到他少年时的行动了。

在他的诗内眷怀故国的诗句甚多，而最深刻的则为陆廷瑜举出的“往事不得忘，痛饮求模糊。”（诗见《和韵答周雪客》第三首）而描写清兵的残酷淫掠也是不遗余力的。如《泊船观音门》的“未风吹不歇，草色出寒灰。”“年年木与黍，养得路犹肥。”“饥民香满路，米店昼关门。”《孝家娘》的“妻方对镜，夫已堕首。腥刀入筋，红颜脏走。”共写明代的安尔和清代的国首相对照的，则有《腊月四日赠袁姊太溪儒》的“万历年间老者尔，子弟学问仓廩盈。紫苑昼元肆得和，道路夜有高贾行。……转眼饥荒致乱离，伤心新岁遭烦扰。吴苑野鹿上臺游，鼎湖飞龙入云杳。……□□（据三和利本此是“中原”二字）仄格今非旧，落日踟蹰泪满巾。……”其他尚多，举数例可以概指其余。

陆廷瑜《陋轩集序》有云：“数十年来，扬郡之大害有三：曰盐筴；曰军输；曰河患。读《陋轩集》，则淮海之夫妇男女辛苦垫隘，疲于奔命，不遑启处之状，虽百世而下，瞭然在目。”是的，《陋轩诗》中为穷苦人民发出同情的呼声，是很多的，但主要是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所以，我认为嘉纪是以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而以阶级矛盾放在第二位。这并不损害到他的诗描写细致感情激烈的优点，而反有所加强。这是他的阶级（小资产阶级）本质决定的。

现依陆氏所举三项，分述如下：

在盐筴方面：最传诵人口的《绝句》全文是：“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裡，偷闲一刻是乘凉。”（三百年后，张謇办盐垦，使一部分煎丁改归农业，他自述受此诗感动很深。）其他如《德政诗五首为泰州分司汪公赋》“……荒馘濒海岬，役々煎盐氓。终岁供国税，鹵乡瘦人形。饥儿草中卧，蟋蟀共悲鸣。……”《凄风行（伤仇姓也）》“凄风细雨何连霖，暗昼如夜

飞湿烟。九千万家东海边。六七十日无春天。生计断绝，老人
幸先就下泉。孩提无襦，长随舟眠。阿母眼醒，腹馁不得眠。
壮者起望西郊乞食，不复来还。迴望东邻八口闭柴扉，扉外青
草春芊芊。水响溅口，鬼泣涟涟，官长愁然！分俸糴穀，更日
夕劳苦，各出糶穀金钱。富户踟蹰聚议，此户彼户，一斛两斛
滴量捐。”写灶民的困苦，后二诗更与官吏催租富户吝啬相对
照，格外突出。

在军输方面：清朝顺康之间，前明遗民的起义，郑成功的
攻入长江，吴三桂等三藩的叛清，闽广两湖安徽川陕一带俱有
大大小小的武装斗争。扬州为清淮一带出江的要口，军队往来
频繁。嘉纪又曾屡游南京，所见军队过境人民惊惶和痛苦，一
一写入诗篇，如：《八月十二日寄杨藻溪》第三首：“纷纷带
甲驾舟航，君亦谋生造豫章。陵谷犹啼松月暗，江湖人致涛云
黄。……”又《泊船观音门十首》第一首：“征南十万卒，如
蚁泊归舟。悬旆愁云脚，琵琶裂石头。清平他日梦，行旅夕阳
愁。凶国恨无尽！湔湔江水流。”第七首：“鼓鼙声飒飒，道
路色凄凄。盘髻妇驰马，横刀兵捉鸡。山城常罢市，帝里已成
眠。黄屋光辉瓦，纷纷碎入泥。”清军骚扰和破坏的情况，历
历在目。

在河患方面：安丰地居里下河，运河堤决，安丰便有大水
灾，嘉纪一生经历过好几次。如：《六月十一日水中作》第一
首：“骤雨催隄决，奔雷向海驱。虚空浮屋宇，里巷入江湖。
蛟齿时愁吻，蛙声夜与俱。急难谁救汝，稚子莫号呼！”第二
首：“产业愁看破，诗书心最灰。浪中子卷去，架上几时还？
碧苻亲愁思，浮萍笑老顽。水头八十大，又报黑羊山。”又有
《归居后洪水复至……》五首，又有《隄决诗》十首，为庚
申七月十四日淘之西堤决而作。（这西堤或者是沿串场河的堤。

但无确据。)兹举《堤决诗》第一首以例其余：“田桑溪柳栖野
鷗，洪水东来崩我堤。村村稻苗今安在？川飞湖倒接大海。尽
说小船值百钱，谁知楫短不能前！一浪打入水半船。”情真景
确，沈痛非常！此外尚有潮灾，涝灾等，可以附在此处，不细
举例子了。

另有同情被剥削被压迫劳动人民的诗，分为两类：

(一) 关于官吏催租的痛苦：如《治场歌》题后短序说：“至
日穷灶户，往岁折价，何曾少减！胥役谓其逋也，逃官矣治场
徵比，春秋两巡，还京竟成额例。兵荒之余，嗚呼！谁怜此穷
灶户！”诗中有“趋役少迟，场吏大怒！骑马入草，鞭出灶户。”
又有“堂上高会，门前卖子。蓝丁多言，篋折牙齿。”把胥吏
对人民敲骨吸髓穷凶极恶的形象，描写得十分深刻。又《怀三
鸿宝》二首的第一首：“茅屋场圃上，开门对菱荷。主人解衣卧
日夕凉风多。此中今有谁？但有狸与蛇。何事尽室逃？公家赋
税苛。逃可曾几日，村对无人家。念昔岁稔时，酒熟煮不花。
人趁暮暖暖，荷篠来相过。”这是描写清朝官吏在田赋方面的极
力压榨，一对灶民的情况又有所不同。这些都是从正面写的，
还有从反面写的，例如：《税完》有云：“输尽囊中麦，税完不
受责。肌肤保一朝，肠腹苦三日。”税完以后，保全了肌肤，
却苦了肠腹，反面衬托，更进了一层。又《船中三》第九首：“断
梗不忍风，浮萍不忍水。乡园将弃绝，租吏催救汝！”以逃还
操舟为延缓催租吏的手段，把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表现得显
露深透，也是采取翻进一层的手法所取得的效果。

(二) 关于役使卖身的情况：如《新溪》一首：“语少身初贱，
魂伤家骤离。饥寒今已免，力役竟忘疲。前辈系独愆，新名答
尚疑。犹然是人子，过小莫愁咨！”清初尚有卖身作僕的诗，
这首诗是为没落的资产阶级，不得已而卖身的人写的。在凶心

分析方面细致而真实，不过分行写痛苦而痛苦更深。但嘉纪本身也是资产阶级，经过明亡兵乱而没落，得到富贵朋友的帮助和自己经营一些生产事业，还勉强有僕有婢支撑着资产阶级的门面。所以对于奴僕经常受的压迫，不但熟视无睹，而且有时还称道这些甘受凌虐的“义僕”。惟有看到同阶级的人墮落成为奴僕的时候，才发出怜悯的感叹。另有《琅傭歌》二首，虽也有描写琅傭劳苦和贫困的语句，如：“吾侪劳苦不用愁，驱走不宁更有牛。”“晒场朔风度，臂有鹑衣足无履。”“吾侪困憊敢不欢，今日得食怀论寒。”但他的主题思想是归咎于“隸隸碌碌急，雇主与傭工同样受苦。现在从《游堂诗》中证明琅傭就是嘉纪所开，那么，借傭工的酒杯，玩自己的块壘，实际不是为劳动人民叫苦，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是谈的吴诗的思想方面，再谈谈他的艺术方面的成就。

第一：他的诗有高度的现实性。在前面谈到他的民族思想和人民性，曾举过很多诗句，已经可以看出他怎样富有现实意义了。他的诗力避浮华小巧，采取朴实而真挚的风格。极大部分是运用了杜甫的写实手法，并且追溯到古乐府。开了郑珍、金和等人的先路，在清代诗人中远非神韻派、格律派、性灵派等所能束缚。他的成就是很高的。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如《翁覆冰行》“老翁覆冰，手挈稚孙。釜斲尘积，贷粟前村。村农穀窟，莫肯念故。翁别倉庚，踟躕归路。富人如壳，颜色胜干。风压河心，骨重心酸。翁泣语孙：‘生无一可。河伯在声，冰开人堕。其子望见，急遽来援，欲引转仆，骨肉缠绵。一门三世，齐临波里。飞雁哀号：‘无手救尔！’”《挽船行》“疲困驾船人，人船双趑趄。老姑起起船，新妇为撑夫。尚存异乡思，自惜薄命躯。夏日悬中天，灼死岬边树。缠头苦无巾，裹足犹

有布。蚊蚕商人钱，拭眼盼官路。踏长缚短，挽船不敢缓。”其他如：《邺人卢慎年七十无子……作诗慰之》第二首：“蒿长墙短雀来栖，墙里踡踞一老妻，拮据人归烟火举，谈香茅屋月轮依。”刻刻老夫妻孤苦穷困，胜过数十句。在描写客观事物方面：如《运盐钱送至六灶河作》第四首中的“蟋蟀无宇托，愁音遍野田，北斗低照地，我在霜露间。”《我首五首效袁景文》第二首：“我首携家至壁难，海云霏霏昼昏冥，野空蹄响战马近，我行欲速行转慢，须臾燔烧街里红，风漂船入芦港中，芦叶菰菜蔽男妇，引衣掩塞啼儿口。”《秋霖》“破屋蒸寒生，秋霖不肯晴，借粮邻走馘，衣衾里人惊，声惨噪鸱鸱，花鲜怨决明，天涯有鲍叔，早晚访柴荆。”《黄菊》“收头霜露寒，秋浦转生色，菊屋在其中，苍茫不可识。”这里近体诗尚属一般名家所能达到的境界，古体中的乐府，便高出他人之上很远了。如《李家壤》五解：“岂是贪生！夫子昨分散，未知存与亡？”女伴何好：鬢泽衣香，甘言来劝李家壤。”六解：“李家壤，肠断摧！簪挂密天，珠玉成灰，愁思结衣带，千结万结解不开。”七解：“李家壤，坐军中，深夜起望，不见故夫子，唳闻战马嘶悲风，天无尔清月，清辉漾漾明心胸。”八解：“令下止般戕人生，塞外人来，殊以勇声，云我故夫子，身殒乱刀兵，勸仆厚地，哀号苍昊！”九解：“夫既歿，妻复何求！脑髓与壁，心肺与髻，不嫌剖腹截头，俾观者敲骨若羊牛！”这是把李家壤思想活动过程，用明晰而简短的语句，完整地反映出来，手法极其灵活。（八解九解中有四句生造，但不晦涩。）以上所说关于现实性的诗篇，在《陋轩诗》中是很多的，因为这样才最适合于表现他的思想。

第二：他的诗富有创造精神，这主要表现在求琢字句和意境方面。如《赠黄秀楚》第二首中有：“孤烛秋照人，啼蛩雨入

室。”《送刘希崿归吕四场》第一首中有：“半窗卧去怀归业，一舟如月在归程。”《程至瑞斋中听吕方旦弹琴》第二首中有：“晚沙摇月色，鸣雁落秋声。”《初秋作》第二首中有：“想尔出世换，高拥海天流。”《岁暮送程梅愁归潘口》第二首中有：“树沈云法壑，室冷水生池。”《早行》中有：“星在荒城动，灯当宿处残。”《自莫村夜发至鸿宝馆》“雁鸿栖宿尽，同月在霜舟。望子一村柳，息余千里游。犬声如水里，鸡鼓在斋头。魂梦须依处，今宵当故丘。”《雪夜念为完布文去梁村》中有：“一船宿何处？众村皆似云。”《夜发》中有：“寒潮随棹去，明月有声流。襟被裹诸子，梦魂围一愁。”《和集之周文登泰山绝顶观日出》“径尽唯有空，低头闻烈风。举高天欲到，涌动日将红。星影落穹下，朝光开夜中。身如古初士，步步入鸿蒙。”《和雨应客至弹琴》中有：“老梧案上语初默，空阴如水沃吾屋。白鹤残蝉两不吟，此时可以弹高琴。”《自兖教归坐友三斋中同诸子夜》中有：“山魂来月下，夜色汲松阴。”《答雨臣刘庄见怀》中有：“薄醪斟当夜，新寒远傍君。”《寄李小有（时小有居秦州）》中有：“湖濶夜无浪，月高樽在船。”《十三夜酌李大夫舟中话赠》中有：“波声过牖冷，月色上溪新。”《琴歌赠周生》中有：“白嶽山人苍济泻，夜夜一琴傍衾褐。有时梦醒犹挂手，满床皆是山泉流。”《同丽祖舟过大樊庄访鸿宝》中有：“水濶乱无定，夕阳流有声。”《偶述》“南邻种豆翁，中夜不能逸。白葵与豆苗，天明一时出。”《放舟三柳下》“日落溪下秋，携尊上小舟。共作一片云，浮入深柳影。”《十月五日过兖教访澹生》中有：“水边似唯夜，风停时有声。”《过东亭访趾振招同以质松弟集饮炉头》中有：“西风访友成良夜，明月先人在酒家。”《登东亭南城夕眺……》中有：“远塔立残村雾影，枯槎生满夕阳痕。”这些诗都是不拾人牙慧要要独造的。妙在新而不兴，歪而不渣。

其他近体律绝学杜的很多，但以他清劲的个性和老杜的雄浑阔大结合起来，也在李商隐、黄庭坚、陆游等人以外，别辟一境。更不必论明前后七子了。

至于他的思想，有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有进步一面也有落后一面，以及艺术方面也有些缺点，但是和他的成就相衡，比重还是较小的。所以我以为清朝一代诗坛里，应该给与很高的评价！

附 记

本书原系仲强、蕉夷白诸位代收资料，又承东台县志编纂委员会抄寄汪国珍同志所辑《吴嘉纪年谱》，得以参证，收系可憐，并此致谢！

本书尚在蒐罗材料，陆续补充。但为获得更多同志帮助，予以纠正补充计，先行油印呈正。



刊 误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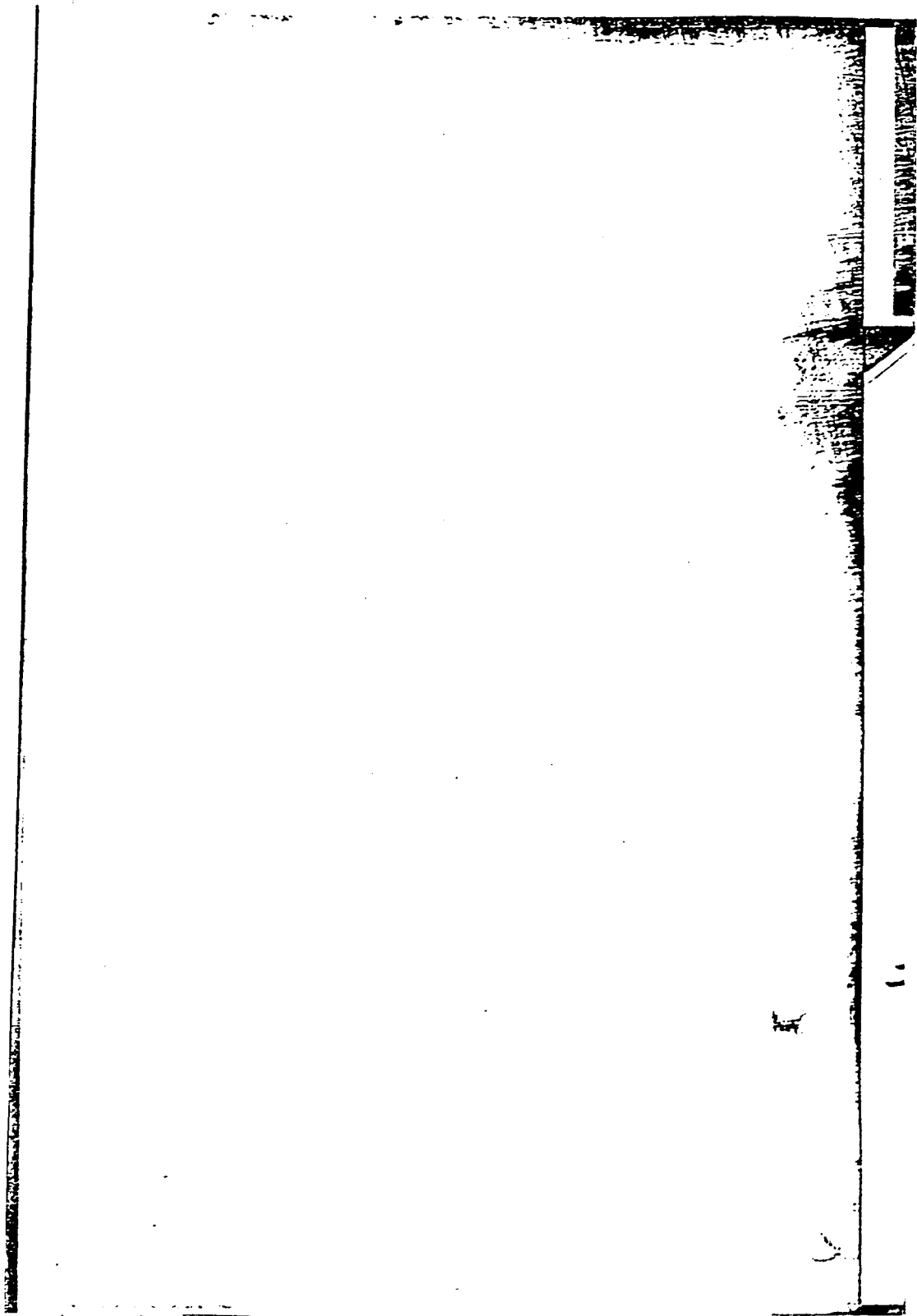
页数	行数	正 误
6	3	因汪舟次和野人句漏和字
13	18	大修战舰修字白误空一字
14	21	《周序》误‘酒序’
19	9	方尔止误方止尔
26	3	舟次宦游京雒宦误官
·	18	坐立波涛中五昼夜昼误尽
27	24	柔筋误柔髓 白晷误白昼
31	19	志士或荒丘或译在
32	20	这并不损害……加强(全句删)另改: 所以在表达反抗异族统治方面更 觉得慷慨激昂.
34	24	关于奴仆奴误役
36	3	疏查疏误疎
·	8	我船欲运行转漫船误行
·	11	“枝头霜露寒 缺引号
38	例5	代笔资料范误改

紫雲先生爲先太常公元孫弱冠遇世變飛遜不出讀朱子之書
省察踐履以謀以密雖韜聲匿曜莫由充其澤于當世然敬宗收
族分財教善之事猶一二見於楊園張氏遺書中楊園吾郡理學
大儒與陸清獻相後先者也其交先生略如朱子之於南軒東萊
者嗚呼先生幼傷孤露中更患難晚益軼軻可謂窮矣而行道同
術乃有楊園此非徒虞仲翔所謂得一知己而不恨也蓋其紹微
言放異學桐磬激浦同源合流實與于斯文之維繫豈不重哉年
遠風微志乘猶微而著書盡失往予得遺稿于同里丁小鶴所亦
僅尺牘一體爲多今從孫本之孝廉博蒐約取繫年爲譜而先生

之志事始稍稍可見矣予美其用心之勤爰奉舊所得先生遺像
畀之藏焉竝書此以引其端

道光七年仲冬之月朔後一日四世從孫儀吉謹序

聚仁五六歲時侍先曾祖宗伯公每述先世舊聞必稱紫雲先生
稍長聞吾祖文學公言先生于學以居敬窮理為主與楊園張先
生深體實踐竝為儒宗輒謹識不敢忘然末由見先生之書也嘉
慶甲戌之京師于衍石從祖所獲見紫雲遺集若干卷道光癸未
南歸與警石從祖重修族譜往來秦谿邏水間續得遺文若干首
從吾宗尊屬訪求先生遺事歸述之吾父為辨析其異同丁亥復
來京師冬窗多暇綴緝所聞考之楊園遺書及同時諸先生文集
謹次為先生年譜嗚呼先生之卒一百三十有八年矣傳誌之文
竝闕遺書燬于火者存十不及二三以聚仁之闇陋零星掇拾舉
一漏百于先生奚當焉顧念自幼聞諸家庭不早詮次久而遺忘
將蹈伯魯失簡之誚不若姑述其所僅知者以俟族之賢哲糾繩
其失益所未備別成定本庶先生之懿德醇學粲然復著于世此
則小子纂述之志也夫六世從孫聚仁并識



紫雲先生年譜

六世從孫

聚仁謹輯
發榮手書



先生諱汝霖字雲耜號商隱先世本何氏居海鹽甘泉鄉
世祖貴四公于明洪武中以事成都勻衛長子瓊隨行次子
如淵公裕幼留育于姻鄰怡庵錢公遂承錢姓至先生已九
世復姓何氏六世祖海石公徽嘉靖壬辰進士官禮科右給
事中以星變極言主德闕失削籍隆慶初卹贈太常寺少卿
明史列傳是為先生高祖太常公子二長為先生曾祖魯南
公與映嘉靖甲子順天舉人魯南公子四仲為先生祖巨源
公周以先生世父嘉徵貴贈戶部員外郎巨源公子四次為

公考谷庵公山徵嘉興縣學生妣沈碩人秀水孝廉克庵公
元昌女苦節二十八年郡志有傳先世由甘泉鄉遷秦谿巨
源公始家郡城角里街遂占籍焉先生中歲以後復歸秦谿
晚徙紫雲村學者稱紫雲先生

明萬曆四十六年戊午七月十四日先生生角里

先生自撰先考妣改葬誌府君二十四而生某先一年生姊
適朱滌後一年生妹旋殤

四十七年己未二歲

九月谷庵公卒

谷庵公十八入邑庠兩試不偶益攻苦不休因勞致疾卒年
二十有五

出為從祖滄嶼公後

滄嶼公有子孚徵九歲而殤于是子兄弟之子各一人長叔
氏巨源公子谷庵次伯氏苑風公世姪子羽侯鶴徵次季氏
紫芝公陞子侗庵潤徵已視日矣而谷庵公即世遂立孫即
先生也時嗣祖滄嶼公奉秦南公居彭城本生祖巨源公居
角星沈碩人攜孤往來奉事惟謹見蔣平塔撰谷庵墓誌
四十八年庚申三歲八月以後為秦昌元年

天啟元年辛酉四歲

是歲世父孚于公嘉徵中式順天鄉試副榜

三年癸亥六歲

七月嗣曾祖秦南公卒冬葬秦南公于收原

七年丁卯十歲

九月嗣祖滄嶼公卒

是歲世父孚于公以恩貢留京師伏闕上疏劾魏璫十大罪

崇禎元年戊辰十一歲

十二月葬滄嶼公于收原

二年己巳十二歲

三月本生祖巨源公卒閏四月葬巨源公于萬蒼山

始遷居里南

芸疋撥書余生暮歲失所怙兩祖考顧養良厚嗣祖授田租
三百石後紀餘授屋一所本生祖授田租六百石不授居母
氏自營宅於里南以畢婚嫁

三年庚午十三歲

四月嗣祖母董孺人卒六月葬董孺人

兩王父及嗣大母既先後卒母沈碩人謝絕外親獨持門戶
教孤不以姑息延師務盡其誠
屠氏子高曰道安雲士幼年未嘗有師友父兄之教而規矩
繩尺少長如一真若性成

九年丙子十九歲

是歲從兄雍頌泮中式浙江鄉試世父孚于公築室漱浦仙
掌峰上談道著書有終焉之志先生時從讀書山中從祖蕉
隱公千秋有懷雲士讀書山中詩

十二年己卯二十二歲

是歲叔父伺庵公中式浙江鄉試

十三年庚辰二十三歲

是歲十月叔父君政公治卒疾亟作書曰小宗不立繼以伯
兄子汝璧原雍頌公仲兄子汝霖奉後事久之叔兄舉子汝中

供祭祀蓋三人焉 見朱氏易撰君政公墓誌

十四年辛巳二十四歲

是歲叔父羽侯公卒遺孤詠家破楚無託先生招至家衣食
教誨者數年為安定其室家 見張楊園言行見聞錄

十五年壬午二十五歲

是歲大宗兄鳳竹自戍所來將歸語先生曰七十之年不能
再至後此當使子姪來流涕而別四十餘年音問斷絕先生
至老猶時時於邑言之
從兄雍頌卒世父孚于公授福建松谿令

十六年癸未二十六歲

是歲于故箴中得伯祖苑風公世奎手錄沈氏明臣順寧八
景詩并序請叔父鶴庵公瑞徵重書之以存祖墓故實鶴安
公復于南支得紫芝公陞荆山外史有屠氏隆俞氏更生次
韵之作遂并書之先生復為之跋

十七年為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二十七歲

六月沈碩人五十初度從祖蕉隱公撰壽序

二年乙酉二十八歲

奉沈碩人歸半邏故居

時以兵火蕩析乃復來鄉鬻田以生愷行孝弟施舍不倦叔
 父厚庵公福徵亦去月里所居往就焉叔姪同居二十年志
 行若一遠近稱慕屠氏子高曰喪亂之日人情擾攘雲士
 靜坐一室看性理諸書嘗勉予曰周程張朱一脈吾輩不可
 令斷絕見言行見聞錄

案太常公半邏故居在秦谿之東者曰承啟堂公著述曰
 承啟堂集者也長子魯南公之後居焉即今之中錢港在
 秦谿之西者曰彭城書院公聚徒講學處也次子秦南公

之後居焉即今之孫莊先生先侍巨源公居角里街而滄
嶼公所授嗣產則在彭城至是始歸居焉

三年丙戌二十九歲

九月母沈碩人卒

張氏楊園曰雲耜幼孤事母孝母臨沒顧雲耜曰我死獨念
汝姊耳雲耜受命母沒後加意于姊益厚凡母所遺以半與
姊及姊家有無緩急靡弗身之至母之兄弟及兄弟之子周
恤罔有不至
屠氏子高曰雲士居喪莫不如禮三年之中自臥疾外未嘗
食肉飲酒離喪次也
按先生姊有賢行生二子亦皆賢孝長稷封臂療
母疾次乘居喪盡禮張楊園先生嘗稱道之耳

四年丁亥三十歲

是歲世父孚于公自閩歸病遷于村北馬家廟以卒孤孫禎
初方十四歲杵季方六歲先生時時訓植之與叔父厚庵公

咸體乎于公志屏跡川原服行古誼一門之內雍雍如也

八年辛卯三十四歲

歲大饑出粟遺親黨之貧者

是歲田穀不登米石銀四兩計先生儲米可買田百畝人勸之曰發此秋成租入更可百餘石矣答曰我寧損百畝以所儲盡遺親黨云

九年壬辰三十五歲

冬合葬考妣于澱上大嶺卧龍岡作石壙蔣先生平階撰誌銘

張氏楊園曰雲耜之于葬事講之素詳而行之復盡其誠其於祭祀則盡志盡文追遠之誠某實不如萬一

赴硤石山紫薇閣社

朱氏韞斯曰張子白方璵會遠近士友於硤石周氏之紫薇閣相期以考德論學終始不渝其初蓋數十人後期來會者

漸少幾至絕跡唯雲士一人每期必至

十年癸巳三十六歲

十月作墓祭約請於族長得之公應魯行之

畧云祭期以寒食前後各五日為定年十五以上咸與風雨必赴或先期以他事出及患病者父兄子弟代為詳告其不至又不辭以故及辭不以實者罰行禮飲餒立坐越次喧雜無禮者罰其有不孝不弟棄禮悖義不守家法者於祖墓前扒責重則擯斥

十一年甲午三十七歲

春復開濟鄉始祖墓祭

開濟鄉始祖墓萬曆二十六年公置祭田二十畝滄嶼公司祭事數十年公歿後家難作開濟之祭遂廢是祭本與南支比歲一舉中支既廢南支亦漸弛蓋二十六年無恆事矣先生於癸巳冬遍告宗黨出田供祭至是年二月甲戌子姓咸

集祖宗告歆舊典復舉是後先生獨司祭事三十餘年

秋葺萬蒼山樓

舊名聞鴈樓創自萬歷十九年魯南公所手闢也樓之西為魯南公墓又西為巨源公墓樓五楹堂稱之負山面海稱勝地焉至是閱六十有四年樓大圯先生乃偕叔父厚庵公及兄子又鶴議葺易良增堅頗復舊觀顏曰萬蒼山樓仍山名也既竣事雲陽睦先生來游為題湖天海月四字以志勝槩厚庵公自為重脩山樓記樓西闢堂曰求仁楊園張氏記之

九月九日朱錫堯彝尊偕張白方樊繆永謀來訪暴書亭集有詩

葺遺安堂成定宗祠規儀

先生自記云癸巳冬某既有祖居正寢次年葺成因擬將來此堂立為宗祠北龕設始祖如淵公祖妣曹母木主傍設東龕公木主前以窗櫺掩之堂左牆外聽事另闢中門從杏樹邊向東北而入北龕設思祖錢公恩妣潘母木主掩以窗櫺每歲合宗人先祭思祖于東廳奉如淵公配享次祭如淵公

于中堂以東畬公配享享畢飲餽堂中歲一舉其至正朔望
略如祠堂儀主其職者行焉龕窗上懸扁曰遺安堂稍前高
處扁曰一脈甘泉外門榜曰何氏宗祠立田自百以至數百
及千便可做陸氏景賢祠法行之畫定規式公議族之賢者
居守不必以世不必不以世交承冊籍例等官司祖德靈長
賢者自當繼起難以一時盡也有祠堂常享田若干畝後廢
有祠享籍今亦亡

議立宗塋

先生嘗云紫芝公義田記有宗塋之說甚善若兼趙季明族
葬法行之則盡善矣又曰族墓須有規制次序不亂一也疏
密不踰限二也勒石詒遠三也謀為可繼四也

十二年乙未三十八歲

作贍軍田議

昔兩涯公與弟臨江太守東畬公琦立贍軍田以贍都勻大
宗臨江子永州太守泮泉公芹復增置若干畝四大支子姓

分年司其事崇禎壬午後道路艱阻宗人罕至至是幾二十年此田久成廢閣先生創議以軍租所入先均給本籍族姓之焚苦者大宗人來則仍舊貫或于義田中取以償之既而不果行

十五年戊戌四十一歲

與張楊園履祥訂交

先生跋楊園尺牘後云某寡交游而吳仲木亟稱張考夫神交而未雉鷺吳子早逝去歲戊戌考夫先生館徐子忠可家因過徐子具姓名以謁坐定詢居處先生舉余舊姓氏曰距君所遠近徐子爲言乃共一笑蓋先生嘗潛訪余一宿大樹下去也兩人之不輕投合固有同焉者

十六年己亥四十二歲

冬改葬考妣

先生自爲改葬誌云壬辰合葬卧龍岡己七年壙未安移後

文許以己亥之四盡空府君越一日昧爽空碩人
張氏楊園跋改葬誌云吾友商隱所撰先府君墓誌出以示
某嘗一再讀之不禁涕泗之交頤也人子弗幸不逮事其親
至於聲容言行莫或覩識以示子孫豈非哀痛之至乎然商
隱孺慕之懷既四十餘年如一日整身厲行志事益先而又
推以及遠凡前世之遺言軼行雖一紙一墨之細莫不敬求
而珍護之爲人子者可以法已

十七年庚子四十三歲

奉叔父厚庵公命延張楊園於家課從弟汝中

案張先生館遺安堂凡九年

張氏楊園曰初余未知厚庵先生交先生兄子某因延課子
時先生年六十五鬚髮皓白衣冠偉然子十齡教之嚴而有
方始至問教術對以先儒云子弟輕儻教以經學念書不令
作文字旁人以爲非先生不顧也又曰予見人幼無父母及
顛沛流離飢寒失所者輒爲之憂傷雲士曰是不足憂幼少
之日受苦多受益亦多天苦之是天厚之也人苦之是人成
之也況憂傷無如之何斯言甚合西銘之旨又與嚴穎生書

校刊劉念臺先生人譜及證人約

曰兄每以涵養見許弟則自惟易喜易怒輕言輕動之失無日不有養得凝定出之從容詳審聲色不動惟雲耜為然耳

楊園與先生書云袁黃功過格竟為近世士人之聖書故欲假人譜以藥石之

案先生所刊芸疋藏書如義門鄭氏家規楊忠愍公遺筆溫氏母訓吳忠節公家誠沈氏鯉文雅社約凡十餘種今藏于家

同張楊園編次近古錄

近古錄成于丁未而編次始于元年

近古錄分四類曰立身曰居家曰居鄉曰居官所取書凡四種一曰見聞紀訓陳棟塘良模著一曰先進遺風耿楚侗定向著一曰見聞雜記李彥和著一曰厚語錢懋登著

十八年辛丑四十四歲

是歲當夏無雨農人憂悴米價驟增先生家尚有餘米或勸糶之先生曰秋成不可知親戚間多寒苦者此米須留以待

至接新時方糶米價大損其存心大率類是

冬表授業師戚先生墓

戚先生歿而無子既與同學葬之戚氏先壟之側矣十餘年又慮嗣子不足以守久將蕪沒乃遍招同學及同學之子登壟致祭樹碑其上約與其後人世守不怠云

康熙元年壬寅四十五歲

四月會同志於萬蒼山樓

時葺山樓既竣因有是會許氏濟有記略云兩郡志學之士從而集於斯樓者十五人蓋謂杭嘉兩郡也所可考者張楊園許大辛曹射侯徐敬可許欲爾五人而已

二年癸卯四十六歲

正月屬雲間顧宗漢企重摹歷代祖像恭奉遺安堂宗祠

張氏楊園曰癸卯正月雲間顧君來遊海上丹青之學有師

法雲士出所藏先像屬新之首有事於文學府君問諸諸父
問諸族人又問諸親長下及僕御之逮事府君者愴愴焉皇
皇焉因念雲士以二齡遺孤修身立行克光箕裘雖以形容
之末猶將求肖於四十餘年之後詩云孝子不匱其謂是與

九月叔父厚庵公卒

公子汝中方十三歲公病革以子及家事託先生以教事託
楊園執手訂師席十年楊園諾其半先生述叔父遺命榜于
喪次曰身歿之後內外蔬食治喪戒用僧梵軍樂親友賜帟
止領香燭雖至親臨奠一素盒之外斷不敢承汝中幼稚無
知未能踵門叩謝即令喪次稽顙惟尊長憫而宥之

三年甲辰四十七歲

張楊園命其子維恭來受業

楊園集示維恭曰嘉興屠先生海鹽何先生烏程凌先生同
縣邱先生皆深造自得敦善不怠君子人也吾所深契平生
切磋受益為多汝事之終身奉為宗主便有向上一路語云

上

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諸位先生皆當世人師也

四年乙巳四十八歲

詒書楊園請撰遺安堂記

其略云遺安堂作于嘉靖中先高祖講學之所隆慶間先曾祖析居於此歷三世垂百年中遭家難舊觀丰隳某幼孤僅克整葺而題署之不足繼前志強立署名之意兼有所取吾宗本何氏洪武中大去其鄉八世祖如淵公實從錢氏撫育得姓怡庵嗣祖錢公號也子孫不安忘何又豈敢忘錢故以義之可久示來裔而以音之相類寄永思此顏堂之意也敢乞先生德言記之以垂永永斯堂幸甚

延沈幾臣景哲課從子梓勤杞章

是年從弟訥卒遺孤五人貧不能延師先生延幾臣於家教以事親從兄之方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無不使其實踐而又以朝夕不可離親所日間不宜往來分其心因給其午膳

并爲具衣服自從弟既卒子女八人先生養其妻子十餘年男娶女嫁又各授產分居以資其生姪婦生子給以葎藥夜必令黃孺人數起臨視所產子有疾亦如之先生與沈幾臣書曰處貧之道只有箇勤字不勤而怨貧是謂長貧況不自審度妄致富者之所爲困敝不足言且事必不成

又曰家庭間極難處人家庭事尤難既不能以口舌爭又不能以力氣服惟有心志可默化潛移勿使暴戾之氣晏安之情得乘間而入敢謂古人既遠今人遂非耶

又曰讀書不必繁詞只以直解爲主說得語氣順當便好愈簡省愈明白愈淺近愈切實

又曰古來孝行往往處貧約中蓋情真則義盡事窮則情真故以財帛爲禮者非禮之至也以奉養爲孝者非孝之至也

十二月葬叔父厚庵公于荆山

五年丙午四十九歲

是歲于南支得太常公所撰兩涯公行狀手稿亟錄于譜又

為跋云怡矣如淵養素三世諱號之詳始見于此留心家乘者其勿忽諸

楊園作百自箴示家士圖以訓汝中先生謂即此可明教誨

苦心為刻入芸記藏書中

呂康侯璜歿于睦州先生屬沈幾臣往歸其喪張楊園有送

幾臣之睦州序

案康侯于辛丑壬寅館遺安堂壬寅冬遠游張先生稱其

志尚高潔剛介不屈

六年丁未五十歲

西安葉靜遠敦民來訪先生送之茗上遂道語溪而別

先生致黃觀只書曰友人葉靜遠西安隱士也其行四十八其居杭埠鎮出山陰先生之門卓然自好非流俗士

偕楊園訪沈石長石長于茗上

八年己酉五十二歲

延孝廉巢端明鳴盛課從弟汝中

以張先生去館語水故又延孝廉課之也孝廉與雍頌公同舉崇禎丙子鄉試又汝中外舅也嘗語汝中曰人念念從父母起見則自愛不能不切放心不期收而收矣吾自幼至今每事惟有思親耳

冬復會同志于萬蒼山樓

時會者王氏曉庵許氏大辛趙氏二理及楊園先生也先生偕曉庵大辛先于冬杪入山度歲至新正楊園乃偕二理至山耳留山中凡四旬餘先生有同曉庵悟空寺觀梅之作曉庵集喜楊園攜其子維恭以來故又有驥子之句

九年庚戌五十三歲

三月丁酉改葬叔父君政公于萬蒼山麓朱素臣易為誌

君政公葬于鹿山有年矣先生慮其無後謀於叔父厚庵將改葬于萬蒼山曾祖墓之旁亡何而厚庵卒越數年終得改

葬焉

楊園曰以子孫從其祖父既合古人族葬之義又使祭祀以時封樹無虞仁人之為慮何其遠且厚哉

增置萬蒼山墓祭田

萬蒼山魯南公墓下舊有祭田二十畝崇禎己巳以巨源公附至是又以君政公附先生乃謀于兄子又鶴以君政公遺產六十餘畝附入舊祭田以永奉萬蒼山三穴之祭

為從子梓勤祀章行冠禮請楊園為賓命之字

梓勤字以成祀章字以靜皆張先生所命也

歲大歉出粟濟親黨之貧者

楊園與先生書曰凶災以後先生以一人副遠近之望雖云為德不倦而力毋乃已困乎因答書曰力非有餘而不忍坐視惟克己為義而已

十年辛亥五十四歲

是時楊園年踰六十先生不欲煩以課誦之勞乃與語水約
兩家適館授餐請楊園往來其間為子弟矜式焉
楊園尺牘跋云先生去而館語水二年某請往來語水秦谿
間又四年

秋患臂疾偕楊園問醫語水

作澱湖種樹說

先生夙有澱湖之議而費無所出乃著議曰語云十年之計
樹木太史公云渭川千畝竹蜀漢江陵千樹橘其家皆與千
戶侯等近如洞庭禹航石埭阜亭諸山皆以柿栗茶筍擅利
一方澱地兩面距海其西面有山處計之不下若干里皆令
栽竹茶棗栗橘柚楊梅歲可出金錢數百千兩十年之後家
各殷足方且自謀久遠澱湖之策慮無不屢陳于牘輸金輸
力之恐後矣故救荒必澱湖澱湖必種植

十一年壬子五十五歲

從弟汝中北遊作詩送之有願弟早歸來保身為至榮之句

夏與楊園商評傳習錄

楊園與某氏書曰初夏承商兄委批傳習錄此固商兄斯世斯民之心切切于出焚援溺故不擇人而呼號以屬之竊意人心胥溺之後有未可以筆舌爭者且詖淫邪遁之病在在而是蓋有辨之不勝辨者故今尚未之舉筆

姚肆夏璉來謁

肆夏久從楊園游楊園攜至半邏使謁先生因曰古人千里負笈又有貧無以給為弟子却養者此義今鮮知矣肆夏曰未嘗學問雖見何先生恐無所益楊園曰已學之人所行所習固宜就正有道未學之人典型在望亦足觀感興起

十二月丙辰改葬嗣曾祖秦南公嗣祖滄嶼公于彭城祖塋西百武以從父羽侯公從弟訥祔

許大辛滄撰兩世改葬誌云兩世之葬收原久矣至是改葬
辟水也商隱曰某謀之四十餘年而始成也昔程子嘗改葬
先少師虞部而下凡數世故某之謀改葬不敢不力也彭城
在賁湖之許距所居二里許距太常公墓百武中穴秦南先
生昭穴滄嶼先生其穆則滄嶼先生所後之次子鵬徵其又
昭鵬徵之長子訥也

屬顧宗漢為楊園寫考槃獨寤圖

先生為之贊曰擇善為心慎獨為學溫潤栗鎮和裕儼恪遇
熱不趨過險不却俯仰泰然不愧不怍

十二年癸丑五十六歲

仲春作五老同壽引

五老者董潛庵計需亭周仲華陳乾初邱維正時年皆七十
也張先生有五老同壽引跋

定族譜世次

先儒以無名字可考者為始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有名字
行次者為先祖先祖自一至十百皆以世稱吾家自貴四公
以上無從考知總為始祖貴四公有行字可考當為一世先
祖如淵公為二世文學公為三世刑部公為四世黃門公為
五世某高祖太常公曾祖孝廉公他日子孫當稱太常為六
世先祖孝廉為七世先祖矣始先不越位次自專允為吾宗
譜之成式云

十月己亥張佩葱姚攻玉肆夏來訪辛丑偕張楊園及張姚諸

子同舟弔查漢園雍

舟中與張先生語灑落功夫張先生曰教後學以憂勤場厲
猶懼弗及況敢易言灑落乎

十三年甲寅五十七歲

秋七月張楊園卒為經理其喪

先生之論楊園也曰學術至正言行無疵三百年來指不多

屈至其不言而使人自化尤莫知其所以然也

十四年乙卯五十八歲

會楊園葬編次楊園尺牘

為之跋云先生誨人精意見于尺牘居多某幸親炙故涉筆者少散軼之餘得八十八首節其散雜而以四十七首入集

校刊楊園初學備忘

語與諸弟子者先生自定一冊曰初學備忘學者多相傳鈔梓而行或非先生之所靳也

以濬河事破家

先是大中丞范忠貞公承謨敬慕先生屬邑令張侯就問鄉邦利弊先生首濬永安湖以對工甫舉而中丞去浙即有以開湖事構害者而家遂破

十五年丙辰五十九歲

是歲與從弟士演論醫曰靈素為醫學之本如儒者之于五
經也世衰人取近效為學不本于經醫術不說靈素反謂為
迂遠不切者往往而是宜乎愚民為信巫覡而白楊黃土間
多枉歿非正命之人矣朗拔既操活人之柄不使僦貸神理
貫徹心口他日縱遇明師勝友亦無以為請教受益之地祇
成里巷粗工雖使餽口起家非志士所甘況仁人以此不忍為
心思之實有所未安乎

十六年丁巳六十歲

二月詒書憚遜庵 日初論歸本宗

其略曰某不天生甫暮而膺先嗣祖立孫之典弗克負荷以
重先人羞又弗得先人之遺息以自永既老而不知所歸今
同嗣弟弟子姓二百餘指承先已不乏人孤孫之盡力所事
甲子行且一周獨于所由生報禮不及反古復始之謂何妄
意欲從先嗣祖乞未死之身歸于所生奉一日肝鬻正其首
以終疑若祝嘏無倍辭焉但始也王父命之王父受之今則
上下無所稟承哀哉焚獨吞聲誰訴是非明禮持教之大君

子賜之一言小子有心何能自遂乎惲先生答書深以爲然遂定歸宗之議

七月辭親族生日之祝

與沈幾臣書曰天灾如此戒懼無地況生日倍當悲痛豈堪與相知談聚乎又有與從弟士演書

十七年戊午六十一歲

著二病鄙說

江南數十年來患二病曰三瘡曰痧氣先生謂三瘡由領狹不能掩頸易受風邪所致痧氣由擊石吸烟陰火毒發所致故著是說

八月從子杵季卒

字亦駿

某氏曰商隱明道有盛德而艱於子於羣從中最喜亦駿嘗請遂立之商隱曰其家贍于我不忍其舍菟而就枯也然亦駿甚賢居家孝友近人而不淫於俗龍山許大辛其外父也

苦節違時亦駁左右之甚至大卒死治喪撫孤盡其力此豈校量生產者商隱之言蓋其慎也乃忽以暴疾卒子爲商隱惜又傷大卒之後無依蓋三致悼焉

九月以所受嗣產分授同嗣諸姪有芸祀撥書

案故籍先生重傷家難晚年罄割己產貧族弟姪共分給之受田三百畝房屋八十間

丁八年己未六十二歲

與黃某書某三年來曠足籬外爲學無得于身心砥行不通于人己日月逝矣夫復何求妄以爲飢寒累身溫飽累心一也與其累心無寧累身故坦然任之而不憂仁兄憂道憂貧未免出入此兩念不竝立能慎擇乎所謀則所憂不雜已

十九年庚申六十三歲

編次朱子近思錄

本楊園先生遺意也

沈尹同伊來訪有倡和疊韻詩

是歲與沈尹同書曰貧賤壽夭人不能必之于天邪正善惡天亦不能必之于人認得路脈清只從己分上做去更何不可知之哉史惺堂先生云丈夫處世即使極貧極賤天折之嗣亦須還我堂堂地一個人旨哉言乎朽樗奉之終身矣但功夫正自細密義理日用無窮恨不得師友切磋耳

二十年辛酉六十四歲

移居邵灣山中

即紫雲村也先生有草廬八詠曰小橋流水古樹柴門短籬曲逕細草幽花又有續八詠曰前楹中庭南軒北户小閣東窗西牖後園先生既歸老山中從遊者益眾先生與沈幾臣書曰同調不孤往往有少者拔起肯來雲庵沙塢間咬菜根讀晦翁書若能歲月不舍其進未可量也

葉先生弟子如許季覺極陶伯宗日襄其尤著者

二十二年癸亥六十六歲

著叔父一庵公 振鷺私諡議

一庵公嘗舉鄉飲賓卒于是年十一月私諡和靖先生

二十三年甲子六十七歲

辨開濟鄉墓碑之誤

先生曰嗣祖錢富一公號怡老人又曰怡庵配妣潘氏易姓始祖諱裕字孟寬號如淵配妣曹氏家藏故籍可考不知何故墓碣刻何公諱裕配潘氏家譜因之而譌墓碣則以怡庵為如淵亦誤也墓碣斷非臨江公親立乃後人不經意而為之者墓碑一正其餘皆洞然矣

肇舉錢翁母墓祭于開濟鄉

先生既辨墓碑之誤又稽故籍知錢翁母之葬實在是處西穴爰作因誤存真說告諸尊長於是春肇舉祀事焉

二十五年丙寅六十九歲

是歲有與孫君爾大論醫書

二十六年丁卯七十歲

編次楊園遺書成

先生撰初學備忘引有病革始託全豪語是編次全豪本楊園遺意也乙卯至是閱十三年始成

二十七年戊辰七十一歲

是歲與姚肆夏書曰蒙教氣稟學術二病相因思之此只是一病耳夫學術者乃千古聖人中庸之道即天地之心也氣稟不齊必由之而整人以氣稟亂學術未嘗病也唯各以拘蔽之心相為病而其自為病益沈痼而不可解耳曰致知曰涵養既各因其資之所近而偏焉偏則未有不流或流于功利或流于異端又堪于流弊中論其途轍之異同哉若夫非涵養無以致知而涵養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入德之方

乙

墓盡于此

二十八年己巳七十二歲

增置開濟鄉始祖塋卧龍岡考妣塋祭田

先生病革遺命以收字律字黃字等號田二十畝立為始祖墓田以陶字號田八畝為考妣墓田

閏四月十六日先生卒

先生之歿門人海寧許季覺楹視疾執喪盡禮盡敬師弟之情可謂無遺憾矣

冬祔葬卧龍岡塋昭穴

俗名石穴里又名唐家壟在永安湖東岸即圖經所云大山與雞籠山對峙

導先生遺命也葬與考妣合兆許氏考覈古人良法用灰隔

瀝青深藏寶築隆冬監視工作晝夜罔懈
先生元配黃孺人後先生六年卒丁丑祔葬亦許氏經紀其事并以先生側室許孺人祔于山麓
先生無子從子某定議值萬蒼山祭者兼承卧龍岡之祀

舊譜先生所著性理諸書多燬于火

四世從孫儀吉錢氏藝文畧曰紫雲遺彙七卷同里丁君子

復以端谿硯及明榻多寶塔碑易於其友某以昇儀吉鈔錄

副本者也多尺牘議論之文詩纔十餘首耳後一行云乾隆

八年歲次癸亥十一月稀叟廷黻呵凍手鈔未識為何人也

本不分卷儀吉以意次為六卷又續于族人處得尺牘二十

餘通皆丁本所無別存一卷總七卷四世從孫泰言又于族

人處所得尺牘數十通雜文十餘首聚仁又求得荆山外史

跋贈軍田議墓祭約芸祀藏書跋凡二十餘首別為三卷合

前本共為十卷

六世族祖商隱先生與張楊園先生以道誼相砥礪舉世宗仰而

後嗣無人遺箸零落罕有存者本之族兄撰成年譜已五十餘年

咸豐庚申吾鄉兵燹後幸未遺失發榮少而孤露習聞大父甘

泉公述及商隱公言行嚮往不置年來閉戶家居手鈔十三經

已三周矣稍暇則讀先人遺書勉為鄉人藉以補過謹將

公年譜校對付之梓人傳示來茲固不獨一家之言也

丁亥九月六世從孫發榮謹跋

--	--	--	--

11

道人於卅二年前手寫此卷以樣本寄京師
敬求

胞叔父恭勤公加一叙文迄未奉到又因胞弟伊

甫

志澄

頗不贊成一閣至今時事變遷歲曰云

邁若不即為印送流傳空負居諸用特贅數字
命九兒鑄齡錄以附後尚祈

有道諸公匡其不逮至盼至感

戊午清和月延喘道人再拜謹識

西華書局

西堂餘集總目

年譜圖詩一卷

小影圖贊一卷

年譜二卷

性理吟二卷

續論語詩一卷

艮齋倦橐詩集卷一

艮齋倦橐文集十五卷

艮齋雜說亦卷

看鑑偶評五卷



西堂餘集

卷一

一

看鑑偶評五卷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明史擬傳六卷

外國志八卷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五

宮闈小名錄五卷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六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七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八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九

皇朝通志卷之七十

皇朝通志卷之七十一



太史良翁尤公以其年譜繪爲十六圖各繫以詩其詩始
言夫婦繼言朋友中于父子而後歸美于君臣大都發樂
情止乎理義有三百篇之遺風焉詩三百篇關雎爲首匡
衡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此善
說詩者也今讀良翁思亡妻詩情詞纏綿音旨悽惻多端
篝燈助讀牛衣慰藉之事有一語涉于情欲宴私者采若
詩之言朋友者莫如伐木其一章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朱子曰五品天叙朋友居二故謂達道不由其道則不倫
廢而天理滅其能終和且平乎良翁之思故人詩可謂和
平矣詩有南陔本爲孝子養親而作其後列于笙詩有聲
無辭束皙補之則曰馨爾夕膳潔爾晨羞言相戒以養也
曾有若良翁之自製爲鈞天樂清歌妙舞以娛其親者乎
誦其詩直可譜之樂章已古有孝子思親之詩無慈父思

子之詩然以觀陟岵之詩有云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雖曰想像之辭夫亦未嘗無其意也今良翁之思子詩其或猶此意乎至于金門待漏有詩矣瀛臺賜宴有詩矣父子同朝拜恩受貺其忠愛之誠溢于言表殆有如鹿鳴天保湛露彤弓諸什上之人禮容揖遜而爲之下者承順悅服豈弟之氣象盈于朝廷被于天下者乎他不具論總之不越乎情與理義者近是以是而擬三百何多讓焉或曰良翁史官也采風國史事也奈直然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故詩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詩也誠國史之所爲也或又以爲相禮太史之屬掌書不掌詩太史非掌詩者也猶以詩爲餘曰

不然大戴保傅篇云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樂序不知節此太史之任是太史實掌詩者也夫朝廷之上草野之間其詩有不協于律者史官得而正之况其自爲詩而有不協于律者乎昔者太史當

世祖皇帝時覽其臨去秋波文一篇親加批點稱才子者再因命取全帙而披閱之他日又摘討蚤檄示學士曰此奇文也後又有以讀離騷樂府獻者一上益讀而善之令梨園子弟奏之管絃爲宮中雅樂以爲清平調之比夫公權書法得陟御座元稹詩章流傳官中司馬相如之賦漢武帝恨不同時蘇學士之文宋神宗詫爲奇才古之以詩文動人主之求且大用于朝者有矣今太史既膺學士之選先帝特達之知稱真才子又蒙三天子特簡翰林以老名士呼之是詩出其能不與離騷樂

府諸篇並傳于世乎行見登之皇天府播之律呂用之鄉
人用之邦國謂為三代樂章之冠且為三百篇風雅頌之
宗也不亦休歟余將遙從溪山大谷中持土缶擊竹如意
和之矣是為序

康熙甲戌夏又五月錫山同學小弟錢肅澗題于葑溪之
玉照堂



不似夫... 葑溪... 玉照堂... 錢肅澗... 錫山... 康熙甲戌夏... 五月... 題于葑溪之玉照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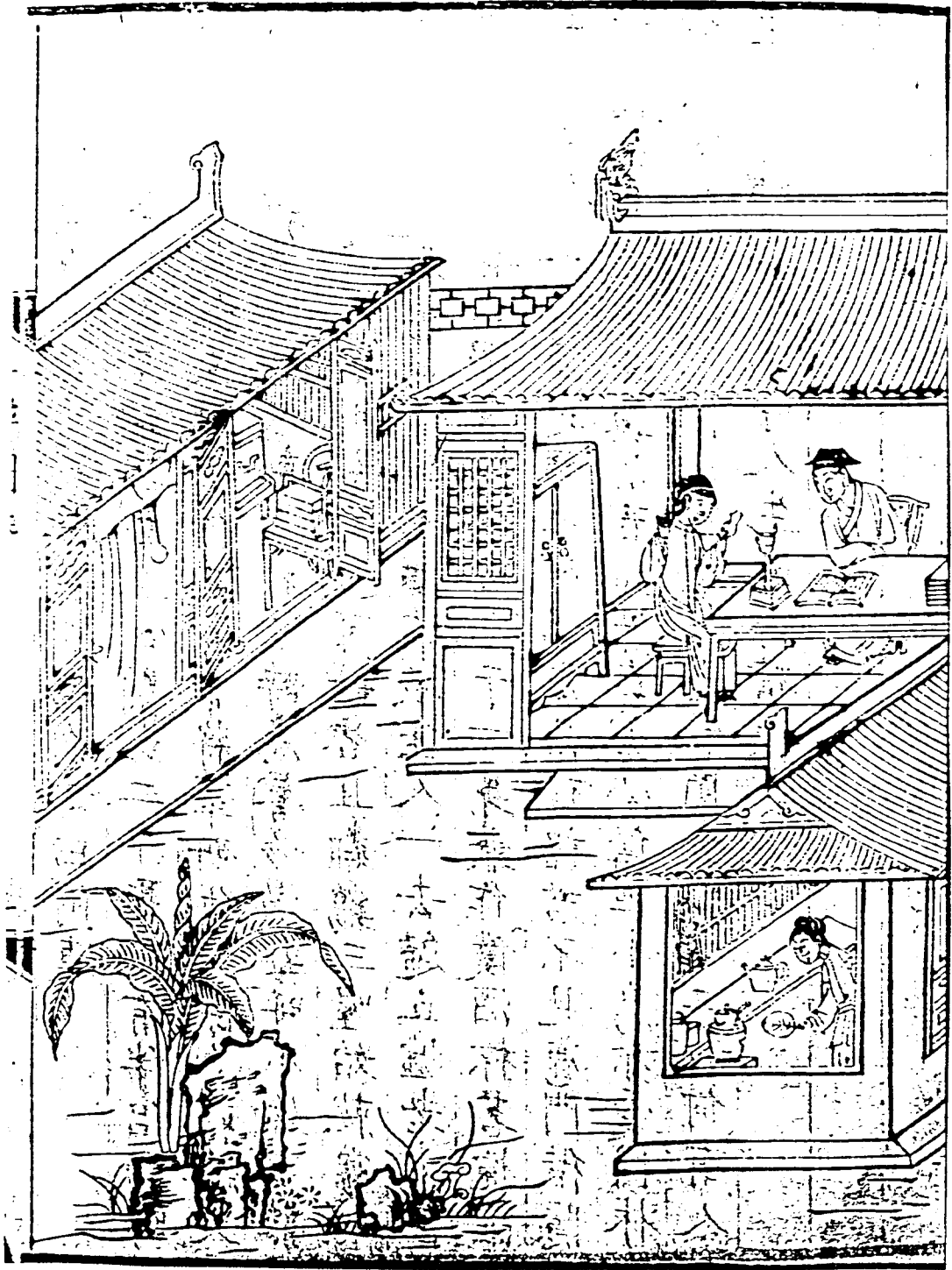
良翁川像時年七十有六

僧開石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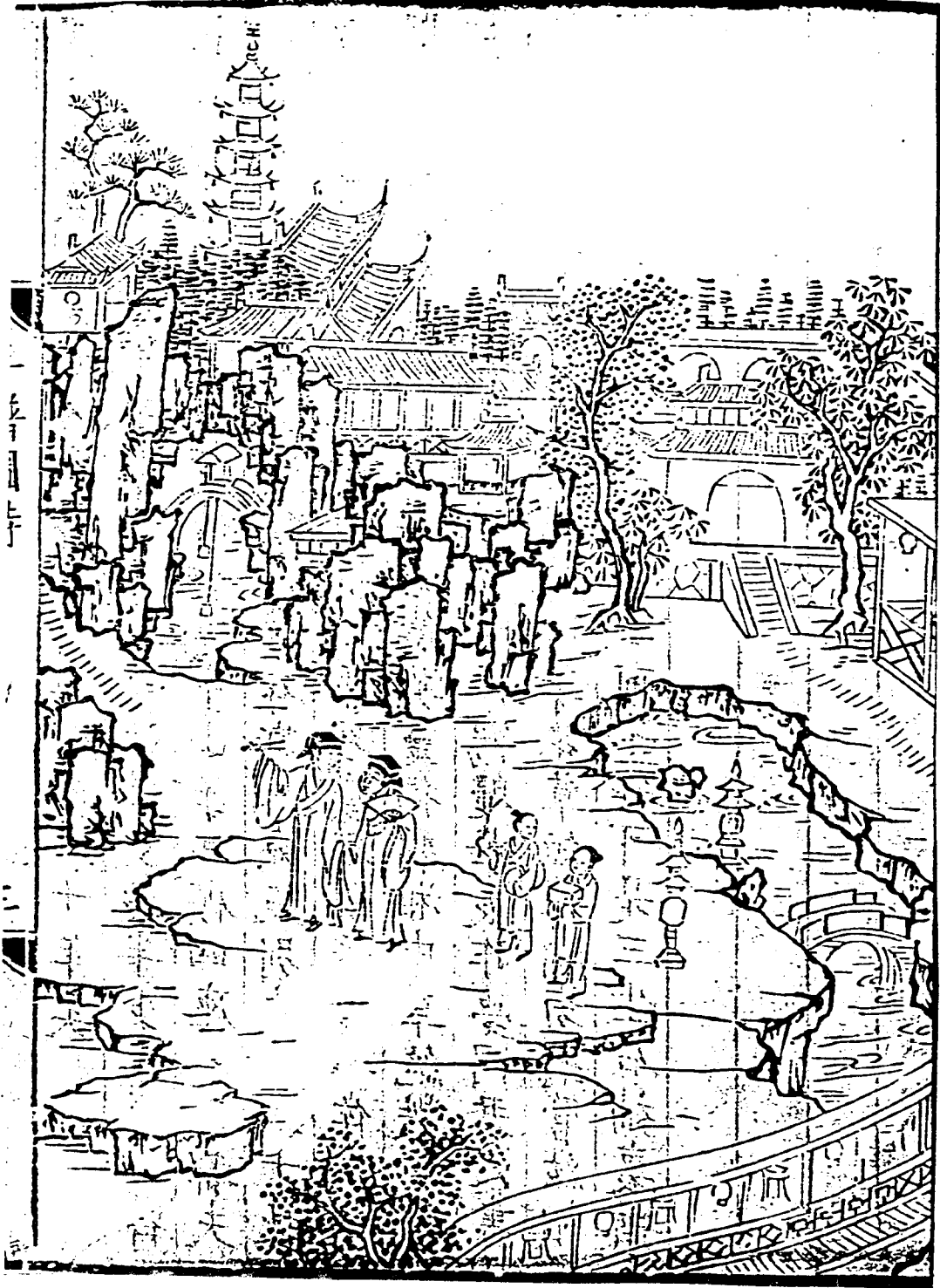
良翁川像時年七十有六

予既著年譜因思古人之書必有圖畫如易之太極書之無
逸詩之豳風及孝經爾雅離騷之類今人有書無圖僅見之
傳奇小說而已生平事跡瑣瑣難以枚舉姑摘其大者繪爲
十六圖各綴小詩志其本末用以自娛亦可貽諸子孫其人
斯在呼之或出也良翁尤侗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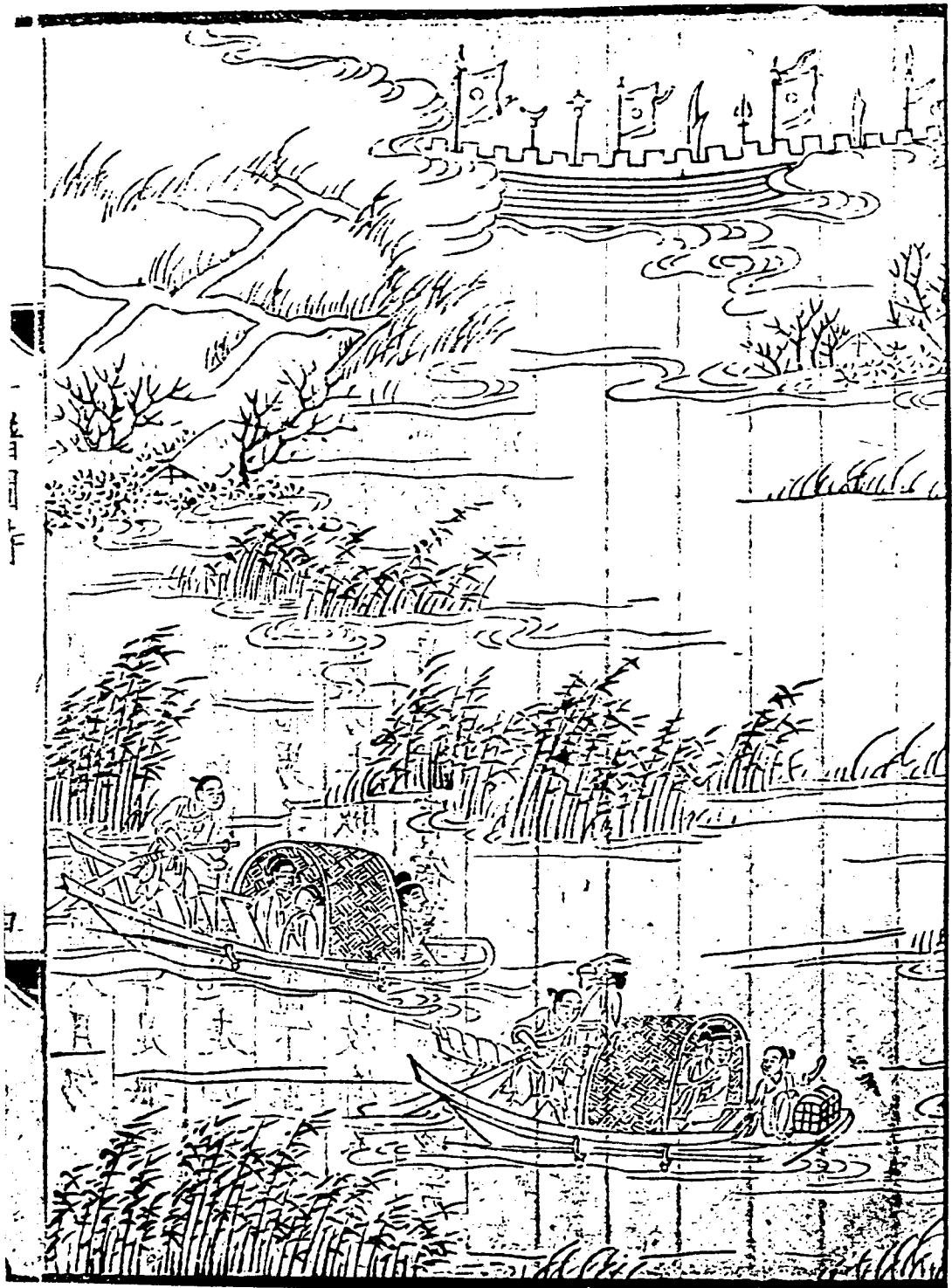


寒宵伴讀圖思亡妻也妻曹氏名令婢曰阿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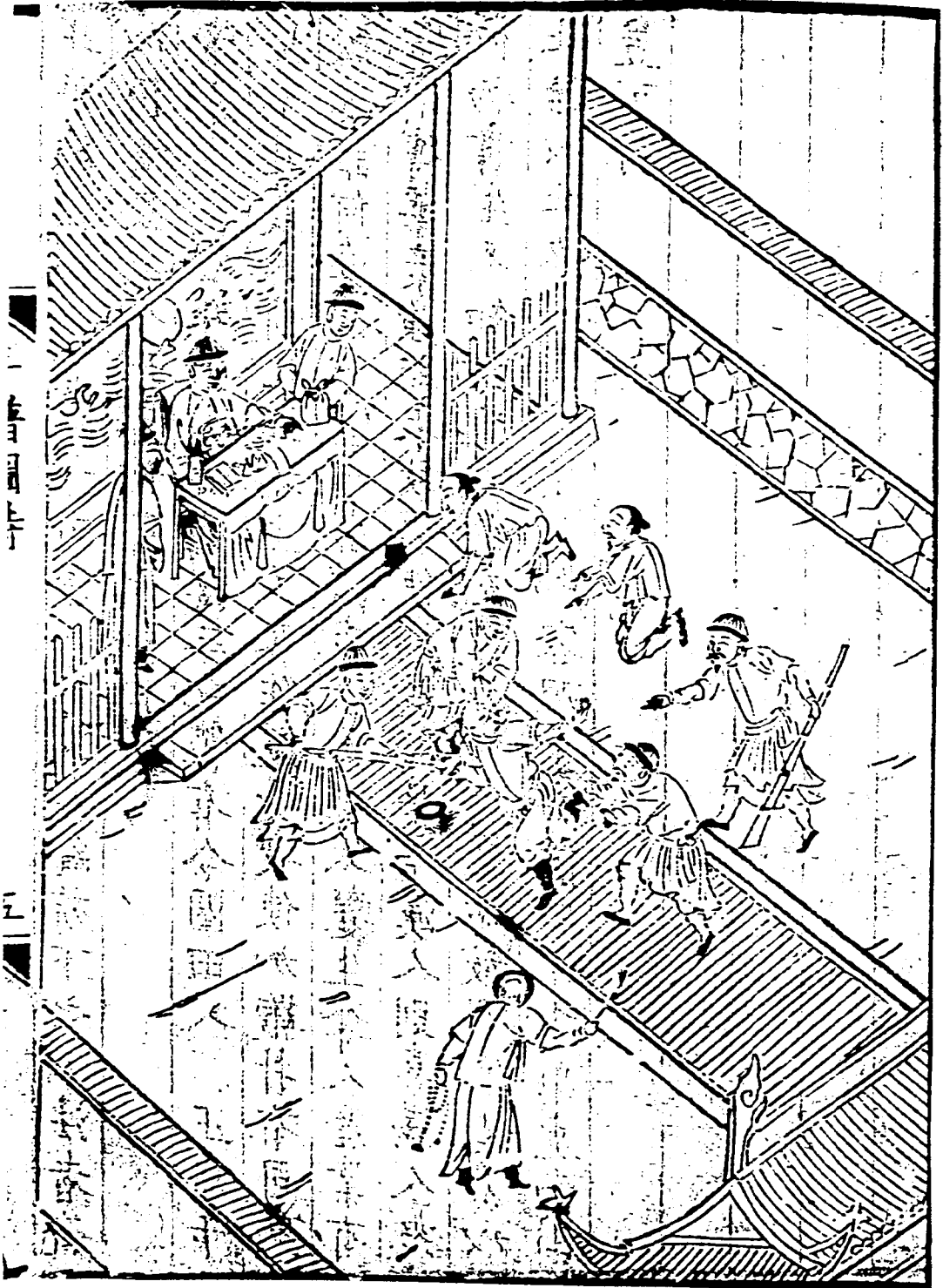
吾年十五好讀書環堵獨坐恆間如二十娶婦有伴侶向晦
挾冊房中居婦來篝燈侍其側常將筆研供掃除自刺繡又
助勤苦聽我吟唔增軒渠夜淡時患脣吻渴每呼小婢烹茶
須銜鼓冬冬倦欲睡婦曰不可姑咨且鄰鷄三喔始就寢半
衣慰藉還欵欵此景恍然猶在眼佳入一去歸立墟老來萬
卷束高閣香銷燭落匡牀虛行一身兼作僕酒杯茗椀誰
相於今觀此圖重追憶不覺涕淚沾衿裾君不見鹿門偕隱
有蒿藜皋廡舉案與眉齊雖然窮老必儔匹小鳥亦愛同林
栖東家粉黛滿翠閣西家榆翟盈青閨金釵十二我何有人
生難得糟糠妻嗚呼人生難得糟糠妻



春山攜友圖思故人也湯子卿謀歿已五十年矣
人生良友真可惜子期云亾伯牙泣結交強少年場那得
相知到頭白憶昔羈貫時邂逅中山子回顧四座人大都夫
已氏天何奪我卿謀速使卿輩存斯人苑苑別生離五十秋
東西南北漫遨遊齊門遍閱三千客漢殿曾看十八侯天
賢豪誠不貳若論知己無君儔英靈獨剩湘中草絕豔
古來少盡說修文上玉樓幾時化鶴歸華表昨夢同君泛畫
船青春攜手虎丘顛真娘墓畔尋花草短簿祠旁聽管絃相
視依然兩少年憐君玉樹倚風前不知可是三生石袖裏猶
懷十錦箋



斜塘避難圖傷亂也乙酉五月予移家斜塘八月仍
鷄亂飛狗亂吠烽火紅刀兵起城外白布頭半是無
人賤如麻抄家如紙如絲跌爺娘挈兒郎東村逃走西
家祖業在斜塘黃茅蓋屋泥圍牆男子變爲鼃下
作田間裝朝聞官軍捉剃髮夜防土賊來打糧故鄉不可在
他鄉不可去無何買得一扁舟移家寄宿蘆葦處遙望五湖
萬里長何當款乃瀟湘雨



北平聽訟圖紀宦也予司李永平五年繩旂下之不法者後以擅責投充人刑可仕降級調用

帝京東走右北平山海關接三屯營有令園田入王府千
里不見農夫耕庄頭為主民客作既受役使加鞭扑有司聽
訟莫誰何直闖公堂但聲諾我來司理太憊生奪人產業有
常刑搏擊豪強雖未敢要使滿漢歸平亭漢人則喜滿人怒
何物書生不知務擅責投充罪若何吏議姑教罷官去君以
此始以此終阿蠻疆項自難容迴車寄謝將軍李射虎南山
豈可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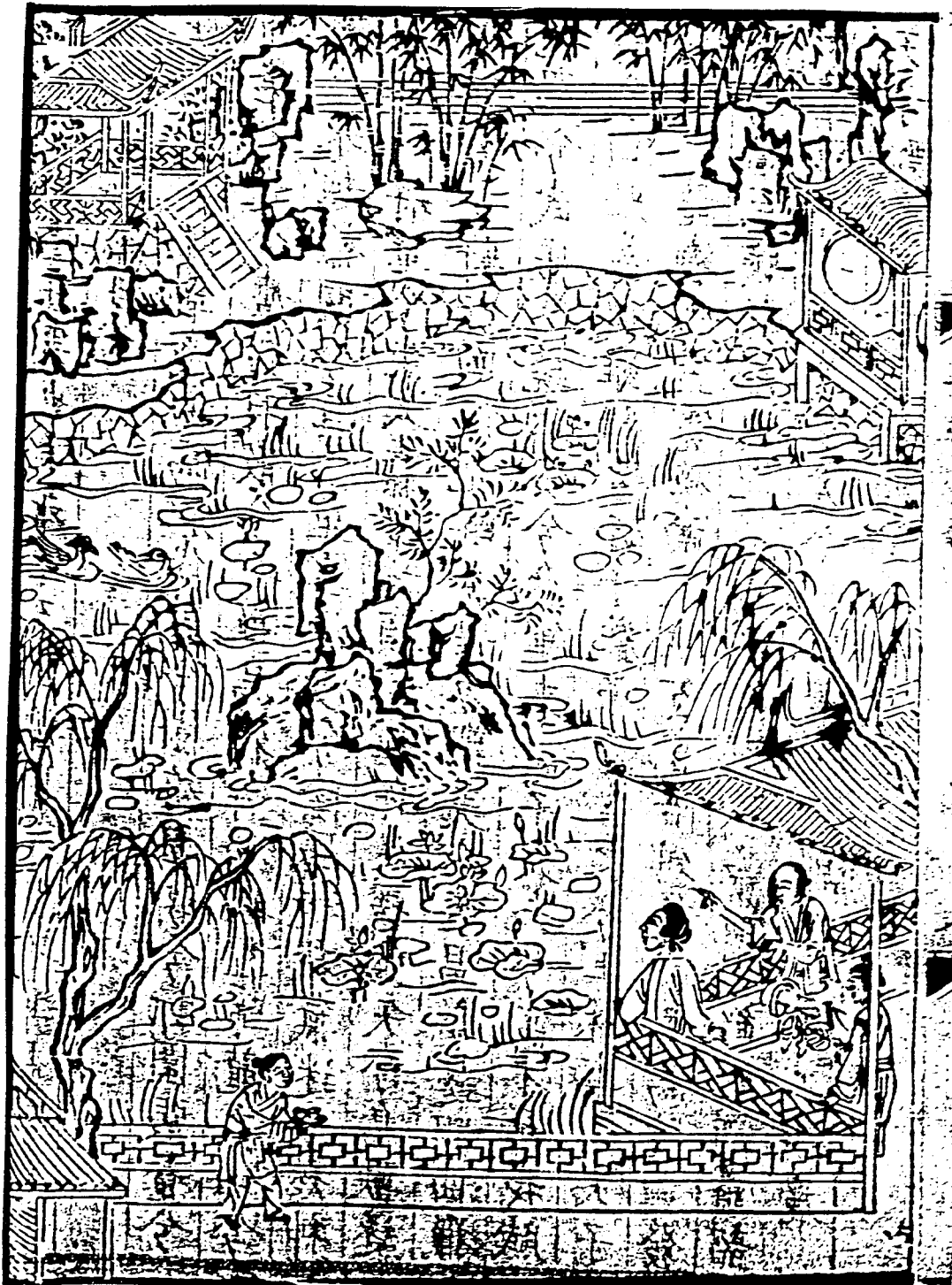
盧龍賑饑圖憫荒也甲午永民大飢予與羅太守率屬捐賑
作散米謠今存原詩不復更作

一叟扶杖拄一嫗倚門行一夫趨簷楹一婦隱庭柱手中提
一男懷中襁一女一農又一工一商又一旅一漁又一樵一
衲又一羽跛者步槃跚駝者立偃僂暗者呼嗚嗚瞽者行踽
踽尫者貌焦黃裸者身藍褸寡妻逐鰥夫孤兒隨獨父或提
簞與瓢或攜筐與筥或以破帽盛或以弊衣取或挈瓶托鉢
或將雙手舉左去右後來前推後還阻數一以至十至不可
勝數丁男四千餘丁女三千許誰爲筭博士分明點鬼簿小
吏在旁立往往識爾汝某也田舍翁某也市門賈某也弓之
子某也褐之父府某裙而某釵蕭娘及呂姥疇昔大有年各
能立門戶飢則食肉糜寒亦被紬紵一旦遭凶荒苑以十去
五壯者走四方弱者守此土聞有發粟令百里爭趨府可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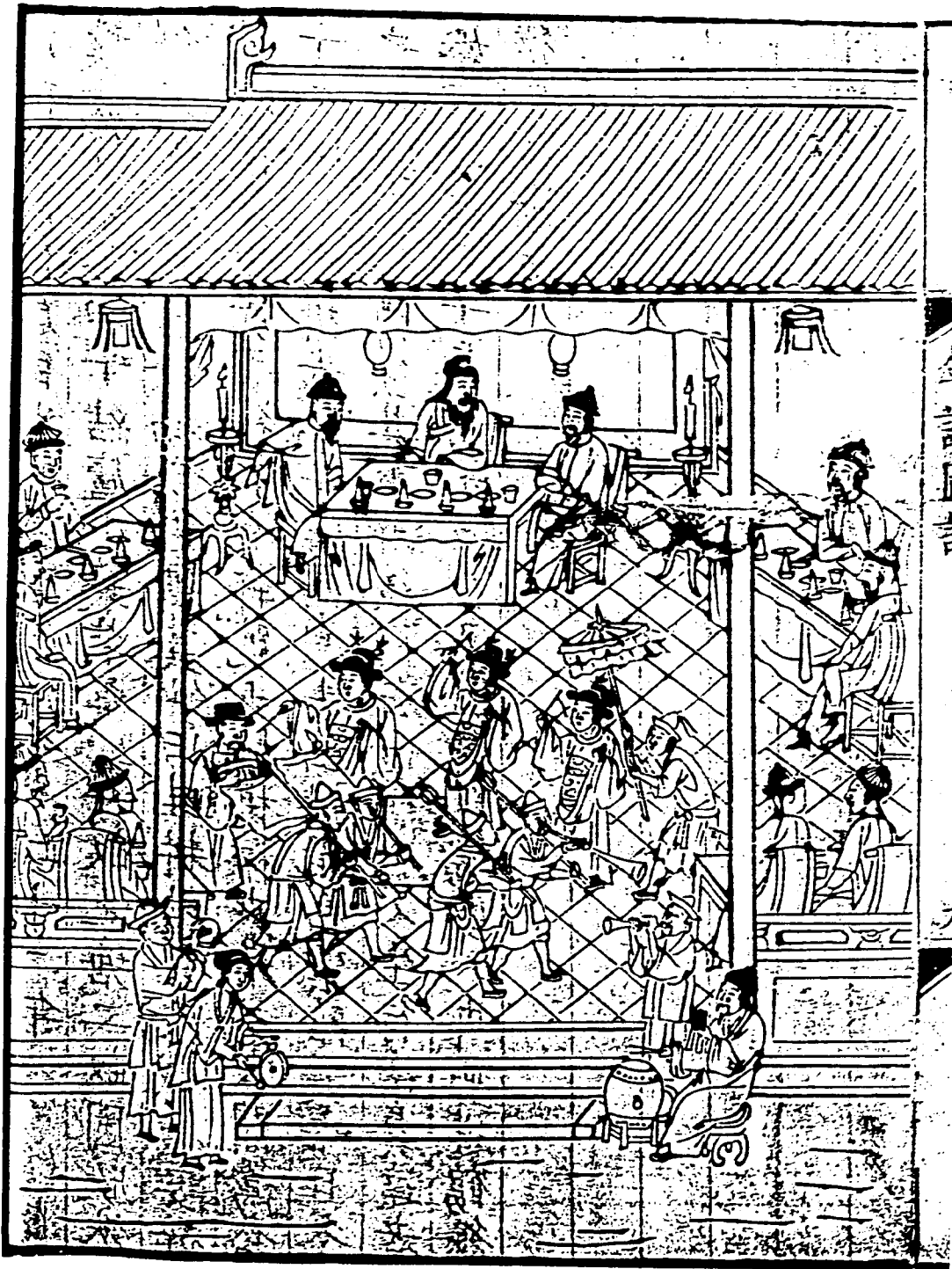
良家子不與乞正任性命且不保廉取何足語朝幸有米炊
暮尚無薪煮今日更明日却愁空廩庾予顧太守言大無豈
小補甲哺不及乙辰飽不待午窮官千日糧窮民一日肚欲
竭升斗儲衙內魚生釜雖竭尚方租難噓寒谷黍欲繪流民
圖獻之上帝所大發萬千倉散爲天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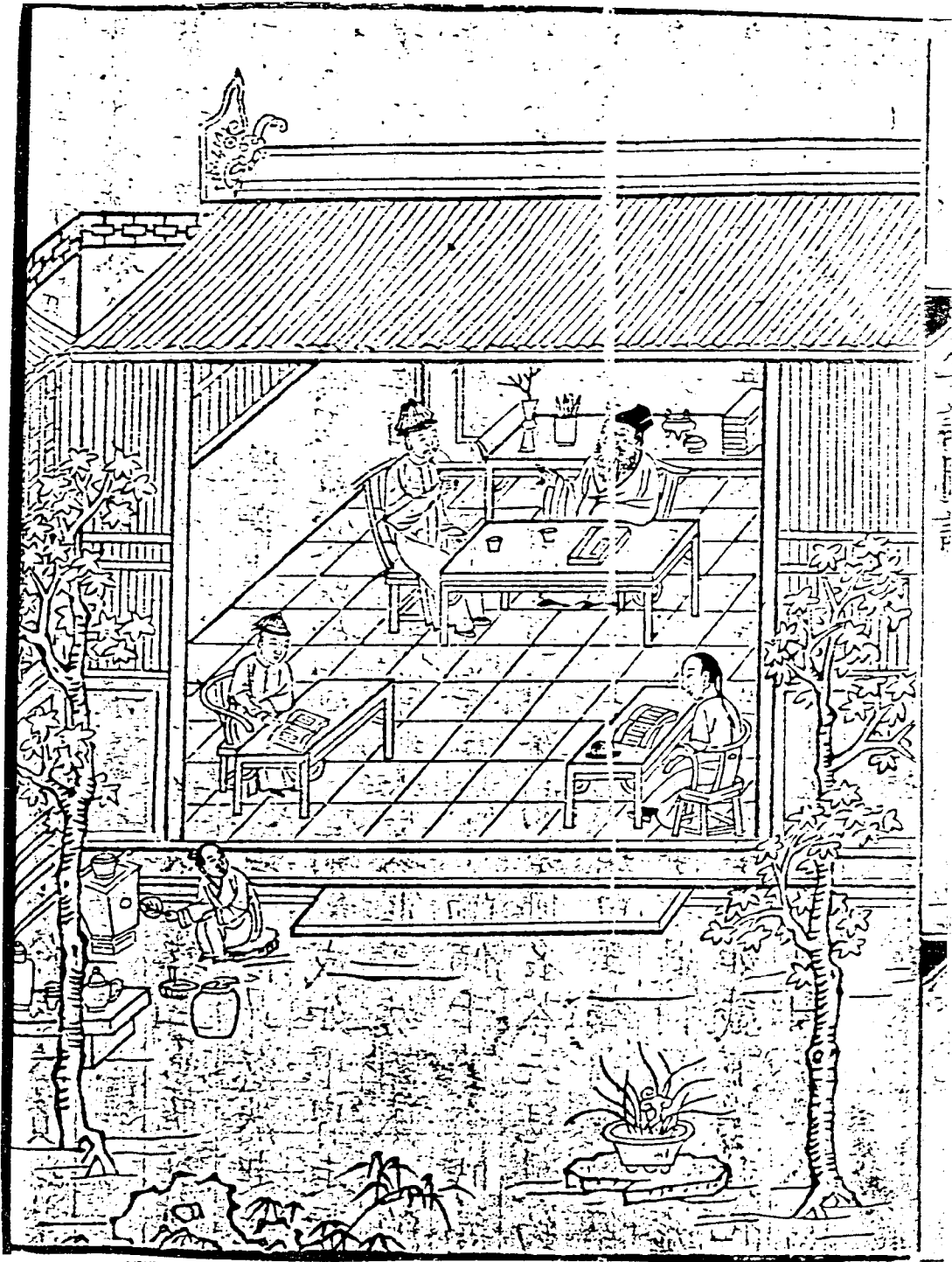
榆關鶴獵圖出塞也自平至山海關二百里其
洲校獵得寓目焉
秋高兮露晞草淺兮馬肥伐鼓兮樹旂來朝兮打圍張置兮
布罽犬走兮鷹飛羽散兮毛摧烏鴉叫兮猩猩啼龍之山兮
灤之水越榆關兮亘千里雪漫漫兮陰風起殺氣迷兮愁神
鬼是何將軍兮坐大纛麾旄頭兮馳作足援弧矢兮鳥獸逐
車行酒兮騎行肉健兒醉兮舞刀槊美人迭唱兮邊關曲獵
既罷兮武帳開饒吹奏兮參軍來謂子大失兮高才為我賦
詩兮曰壯哉獵雖壯兮近于戲子為告之兮上林事天子
親乘六龍轡鳳蓋霓旌南苑駐百官陪列後宮具烏號一發
斃系弱繼巨鵬歛落大兕殪兩綏既下三品備筍鮮醢酒蕭韶
吹羣臣拜手稱萬歲爰令史官為作記翰林子墨工駢麗
天子飄飄凌雲氣相如子雲臣其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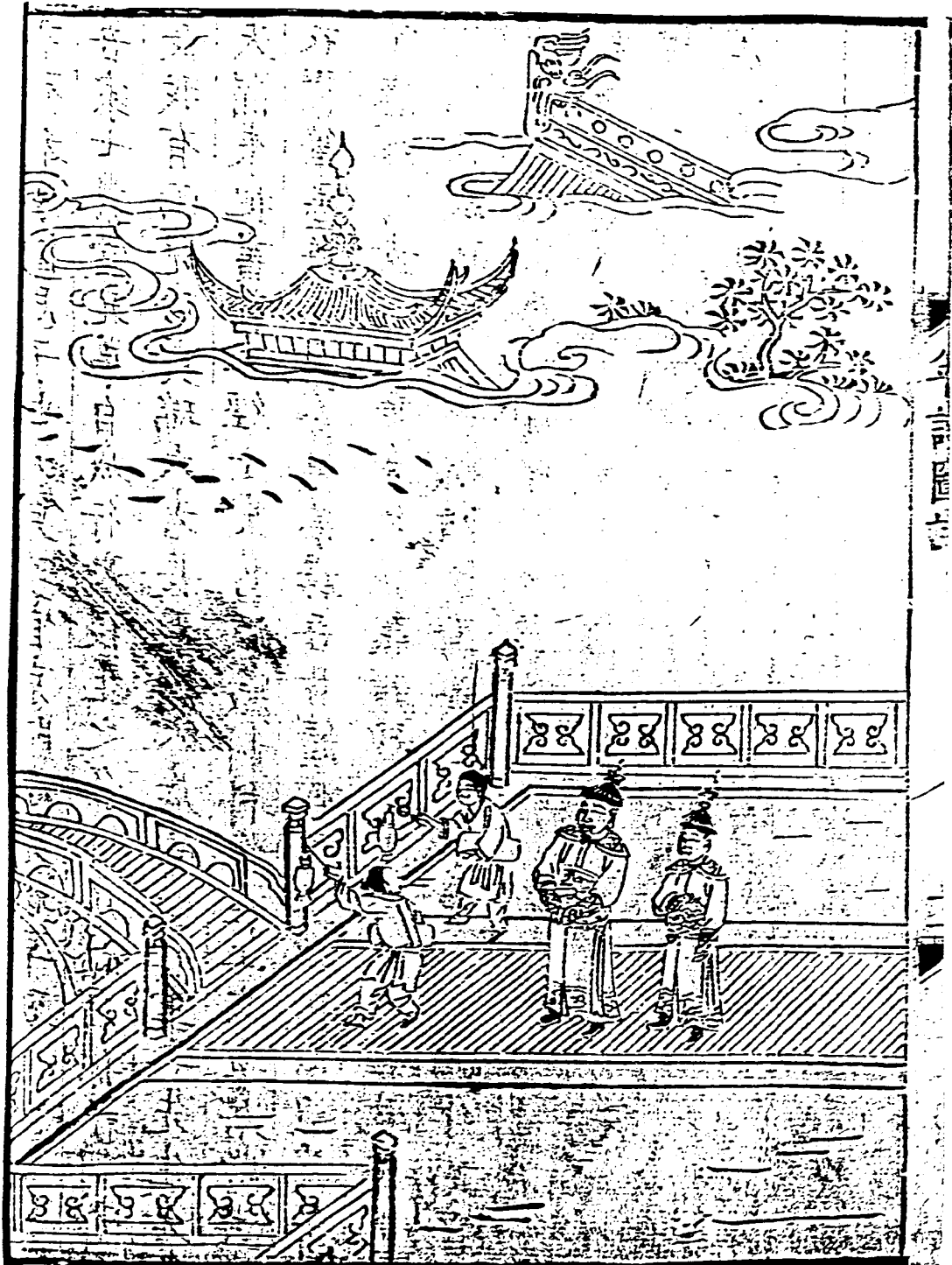
小園借隱圖歸田也自丁酉至戊午凡二十二年
襍被歸來年四十結廬小築柴桑宅一畝池塘二畝園欣然
偕老生涯畢君荷勸我抱甕冀缺田畦耕盤共夫織屨妻辟
纊於陵井李亦吾徒我有軒號水哉楊柳夾岸芙蓉開鴛鴦
十二時飛來揖肅亭子臨高臺青山拱揖白雲陪夏之日夕
之夜與客攜樽飲其下醉後拊缶歌嗚嗚人生行樂真達者
婚嫁蹉跎二十年尚平五嶽正流連無端夢入邯鄲道鶴怨
猿驚泣斷絃



草堂戲彩圖思親也先君雅好聲伎子教小伶數人資以裝飾登場供奉自演新劇曰鈞天樂
華鐙四照陳高堂穉毳席地湘簾張畫鼓藪藪三疊畢梨園子弟更衣妝清歌一發音繞梁琵琶參差爭低昂忽然起舞小垂手當筵宛轉飄霓裳或如冠蓋臨朝廊或如甲冑走疆場或如金車遊翠陌或如寶鏡開紗窗參軍不妨調狐狢鮑老何當弄郭郎賓客滿座皆稱善每終一齣傾千觴爾時吾翁心極樂往往咨嗟雜諧謔顧問新劇是何名荅云兒製鈞天樂鈞天樂府事最奇但從天上看標題白玉樓前賜科第碧雲宮裏成夫妻梓潼總倒嫦娥笑此事不過同兒嬉子虛烏有何足問聊與老人娛斑衣世間萬事總如戲下場愁化彩雲飛悲哉樹靜風不止十年不見吾先子梨園子弟今亡矣



書齋教子圖思子也大兒珍官京師小兒瑞早歿
吾家七業堂兄弟自成行之復生之各有房踏肩孫子同爺
長我有兩兒珍與瑞大者長于小六歲學堂共事一先生老
夫間來把書背五經十史舊家藏制科惟在工文章居嘗典
衣鬻筆墨兼勞饋食供茶湯吾昔讀書終不試襦袞豈爲凶
年廢泮宮幸有兩秀才大兒艱難博一第小兒志學已成立
文場再鍛秋風急一朝契母殉終天短年曾不得三十君不
見草堂之前雙梧桐根同地同時又同一枝向日常青蔥二
枝搖落隨霜風人生賦命有厚薄難將枯苑問天公歸來不
獨思悲翁終鮮亦嘆難爲兄叶至今夫婦在淺土念之老淚
澆心曾吁嗟乎絲綸世掌何足道可憐生理埋玉樹黃泉中



金門待漏圖紀遇也予自己未入朝至壬戌兒珍備官亦與焉

皇帝早御乾清宮蒐莪閭闔六飛龍前樓五鳳護九重羣鳥隨之翔晨風長安門外火城紅車馬蹀躞聲玲瓏鷓班鷺序排西東亦有巨象兩階供鴻臚句傳舞蹈恭仙樂隱隱飄虛空大哉朝儀萬國同草莽小臣欣遭逢紫宸殿下依丹楓何期犬子能相從步趨北闕瞻重瞳塵埃何力補鴻濛垂鞭歸舍日高春委蛇退食且殮饗明朝賜宴瀛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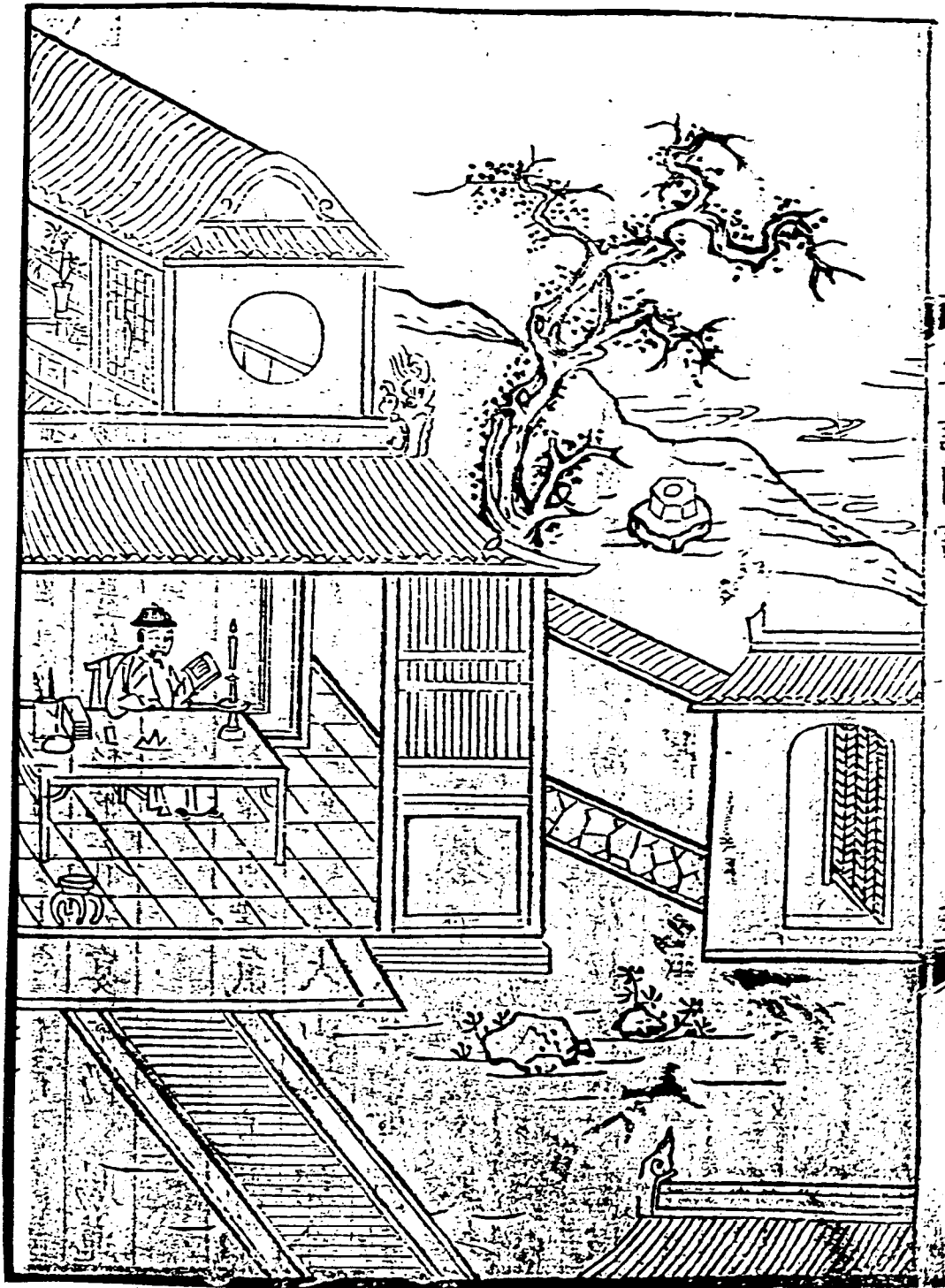


瀛臺 賜宴圖誌盛也辛酉七月二十一日

上召滿漢諸臣 賜宴瀛臺兼頒彩幣有差宴畢仍 賜蓮

藕而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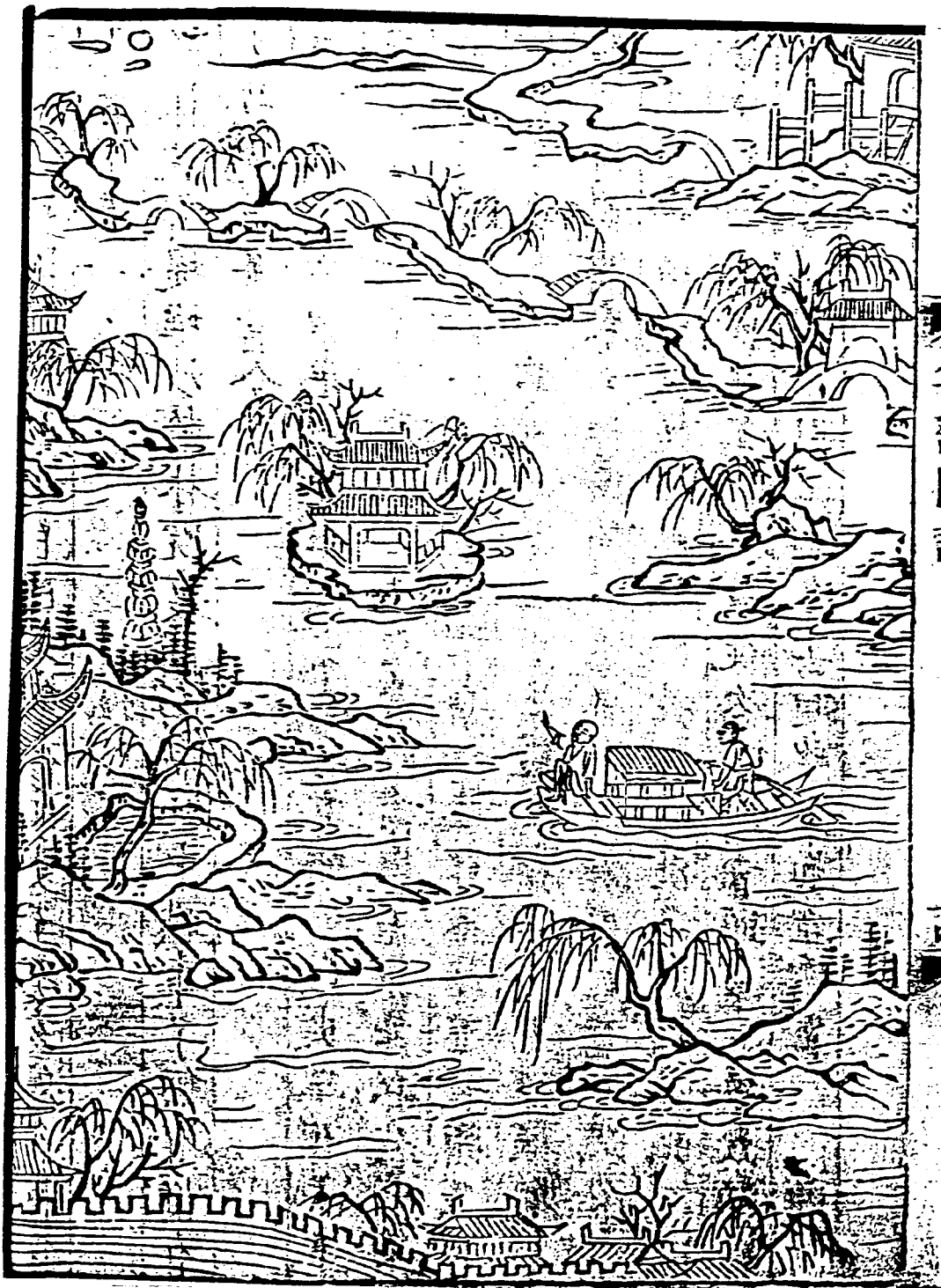
長安七月秋風起清露晨流暮雲紫龍蔥佳氣滿 皇州瀛
臺如在青天裏宮監初開西苑門御庖已設大山樽 詔命
百僚魚貫入詞臣大小盡承恩陸隴海蠱靡不有內官宣勸
黃封酒太液池邊許釣魚雲和殿下爭攀柳北地天寒早授
衣錦文 賜出尚方機醉罷不妨側帽坐吟成耐可掉鞮疑
日暮芳筵猶未撤更頒蓮藕資消渴莫嫌荷柱不成梁解道
藕絲能作結良宴雍容曠代無一嘗禁齋厭家蔬他年歸去
茅簷下重話 君恩誇野夫



王堂修史圖述職也予自己未纂修明史至癸亥歸得擬傳
志若干卷

翰林院前堤堆沙翰林院裏開南衙此中職事子無有惟有
文苑稱英華當今

聖人重儒者詔舉博學宏詞家今修有明一代史三百年事
紛如麻不但是非難別白兼之載記多參差誰能春秋操筆
削追跡烏傷與金華賤子濫竽分編纂目不停下手頻又元
元窮年補百一辟以尺土填溪注隄糜稼燭安可得祇餐白
飯澆清茶間來欠伸循牆走瀛州亭下看周遮昔曰文安鑿
甘井學士種柏枝槎朽斯人已往物亦沒滿庭開落藤蘿花
金蓮銀杏傳盛事玉堂典故徒咨嗟汗青頭白古來歎顏齒
豈足勝顰牙明年引疾乞身去迴望東觀空雲霞



山水图卷

西湖泛月圖紀遊也予于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四至西湖
我家常住吳山下縹緲穹窿游不暇尚有西湖夢未忘買舟
時過長安壩湖上雙峯南北高湖中二水跨六橋湖心更有
空亭子一半勾畱得幾遭桂子荷花久零落柳枝桃葉猶輕
薄祇看山色與湖光曉煙暮雨都吞却我欲呼蘇學士春日
觀魚龍井寺又欲招林山人秋風放鶴孤山亭青山一路接
天目萬松九里環三竺豐樂樓前酒未醒參寥泉畔茶方熟
枕石飛來興正賒擢船還入湖中宿笑殺杭人忙不忙背馱
紅日進錢塘賸我一輪明月在夜溪偷戴向吳江



西山築塋圖壽藏也予卜地鷄子塢在官山之背營生壙焉
老去悠悠只閉關拏舟時一往西山西山煙景觀不足亦欲
卜宅丘陵間先人昔葬官山麓年年祭掃墳頭宿更從丙舍
寄雙棺老妻少子相持哭未買北邙三尺土殯宮日夜愁風
雨青烏爲我訪牛眠恰在官山鷄子塢塢中鬱鬱有佳城隴
首紅簫手板形春至常看青草長秋高還望白雲生此地真
成荷鍤處僂營生壙黃腸具司空表聖趙臺卿千古兩賢同
一趣又有先生何許人蕭蕭自唱挽歌去我亦從之汗漫游
痛飲欲留故人住繞墓須栽十萬松百年同作支離翁待我
夢回蝴蝶後卧聽石馬吼松風



蒲團禮佛圖參禪也予書齋設諸佛像朝夕事之
西方有聖人教化來東土能開甘露門救此衆生苦入生憂
患日囚拘所賴空王一破除試觀夢幻泡影法可脫生老病
死軀何況禪宗玄要處名理正不減吾儒但知萬法總歸一
一貫五百道何殊人言韓愈原道論不若李翱復性書修齋
誦經毋乃佞呵佛罵祖亦爲誣老子間居守寂莫念佛三昧
思一覺面壁不知春草溪開門忽見天花落世間拂子何紛
若瞎打盲參誤行脚西方只在胡牀角趺坐蒲團且睡著



玉局游仙圖學道也別見此語

香山學佛不學仙立願當生與率天我謂瞿曇太枯槁不如
笑拍洪崖肩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五岳十洲任遊戲朝
騎黃鶴向天台暮駕赤龍歸地肺青谿道士寄書來紫微夫
人攜樽至瑯瑤玉笙爲君吹瑤筍綺蔥惟汝嗜樂哉一醉千
萬年如此頑仙太無忌一朝符下蓬萊宮爾本玉皇香案吏
至今名氏挂丹臺天邊職掌同人世風塵謫滿應還曹校書
重譯龜龍字自古聖賢豪傑輩無一不在真靈位太白東華
監上清鄴侯瑤臺列近侍方朔待詔歲星中子瞻押衙紫府
內長吉曼卿等碌碌其他散見冥通記苟能守道鍊真形呼
吸自然通上帝莫學劉安不小心徒隨雞犬司天廁

天道張弓烏號墮地水生于一至三而既或縱或橫在則數
 逝一枝可栖伐木焉寄功高不賞喪其大貝野人與塊山鬼
 逃避宛如游龍鱗甲全蛻形與魁侷畫連元類立人之道和
 而不異象為天火大愚若智生性無偏直行自遂海波不揚
 梅花欲墜春草早彫秋荷何碎俺也無人老僧獨憇

長洲西堂尤侗梅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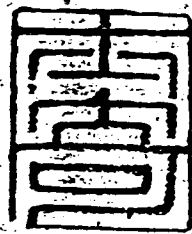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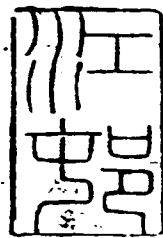
此卷為長洲西堂尤侗所書，內容為一首詩及三枚印章。詩文為：
 天道張弓烏號墮地水生于一至三而既或縱或橫在則數
 逝一枝可栖伐木焉寄功高不賞喪其大貝野人與塊山鬼
 逃避宛如游龍鱗甲全蛻形與魁侷畫連元類立人之道和
 而不異象為天火大愚若智生性無偏直行自遂海波不揚
 梅花欲墜春草早彫秋荷何碎俺也無人老僧獨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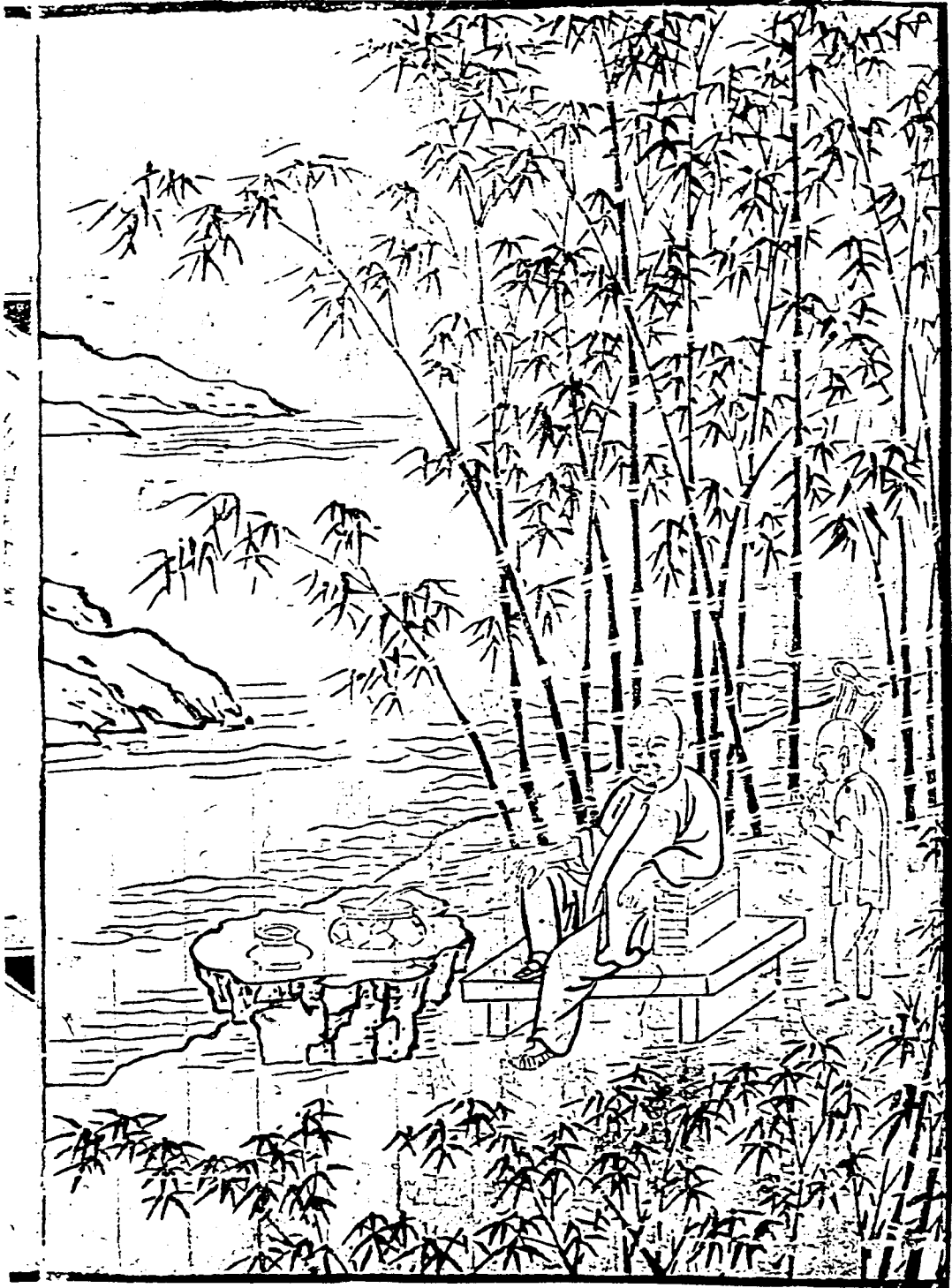
歸去來無悔菴太史并譜圖咏跋于其下曰
古人美夫之德澤者顧長康夏
禹治水苗成爲之畫卦苗神農播種苗之
類是也有景公之事功者閻右相魏鄭
公進諫苗韓渥之贊皇見容苗之類是也他
如避暑遊春文之苗苗不可枚舉要繫紀其
一時良辰韻事皆土摩詰之輞川盧鴻之
草堂既自賦詩以述其勝不必苗矣後苗其
山水林木以示苗者風流儒雅遂覺遠出恒

華為千載佳話。及讀其詩，未必盡見其
畧也。而流連諷歎，不能自已。良翁先生刻
其年譜諸詩，各繪畧於右，絨以示余。年譜
學術，何敢望先生。項背歸田，五春掩扉，枯坐
兩年，獨居奉母，足跡不離庭戶。憶共先生待
漏金門，侍宴瀛臺，及余扈從，輪關時恍夢
中事。西湖余故土也，相去二百餘里，忘月之
遊，反羨先生。至於寒宵伴讀，小園偕隱，則自
觀先生之畧，詠更有深慨焉。不必千載下已。

使人流連諷歎不能自己如此夫先生早負
重名為海內所傾許受知
兩朝聖人其才足以潤色
朝廷乃一再出而堅志乞歸優游林水以其
未竟之業付之佳兒著述善身親林之人得
其單詞隻語奉為鴻寶此篇咏一出先生之
自少至老忠孝慈義事業文章佳游逸與歷
可觀而歸於蒲團宴坐築壙西山達人君
子之所為誠有天異人者使王盧二君見之

當必把臂入林矣余又惜古人不得見先生
 之畫詠也
 康熙甲戌上巳江邨年小第高士奇拜手跋
 於簡靜齋





竹林晏坐圖

甲辰

海鹽張遠子游畫

太倉王時敏煙客題 玉山蔭映

尤侗 悔菴 長洲

生日自題小影調滿江紅二闕

鑄錯難成。空贏得頭顱如許。君不見此中有鬼。英雄無主。世事夢回關塞月。文章淚盡瀟湘雨。嘆茫茫宇宙此身多。無歸處。山岳裏。聊容與。竹林下方延佇。但看他白眼科頭箕踞。背後好遮玉導扇。手中只少漁陽鼓。攜一杯自祝畫圖前。魂相語。

甚矣吾衰。誰畫出秋風蒲柳。須信道相君之面。居然村叟。車蓋鼓吹今夢覺。空山晏坐搔童首。問何人不著鷓鴣冠。惟君否。且逃暑。頻揮手。謹謝客。休開口。祇先生生日。歸而謀婦。

半臂纔更一斗麵。百錢恰買三升酒。對此君爛醉。仰天眠看

蒼狗。王后謂明皇曰。三郎不記生日。脫紫半臂令阿忠覆得。一斗麵作湯餅耶。

和詞

吳偉業

駿公太倉

納納乾坤問才子。幾人輕許。人爭道北平司李。騷壇宗主。碣石宮傾北海酒。令支塞卷西風雨。更翩然解組。歸來雲淡處。三毫頰平添與。虎頭筆。神相佇似元龍百尺樓頭高踞。鵲蚌利名持。辟壘觸蠻智勇分。旗鼓只莊周為蝶。蝶為周都忘語。

丁

彭

飛濤錢塘

濯濯丰標真不減。當年春柳。歸去也。吾廬高枕漫同園叟。句漏山中丹九轉。沈香亭畔詩三首。憶宮人爭唱七郎詞。君知否。笑司馬。凌雲手。鄙鄒衍。談天口。向煙蘿長嘯。鹿門攜婦。

白雪題殘梁苑竹。黑貂典盡吳姬酒。任人間金紫儼成衣。向
芻狗。

彭孫通

海鹽

解組歸來。便黃綺欣然相許。夏休問屈生詹尹。賈生季主。酒
後擘箋。霏豔雪花間。量屐黏香雨。儘穀巾葛陂。向溪山。招尋
處。絳灌在。堪誰與。義皇遠。還空佇。向歌樓乞食。講筵高踞。
右北平中埋羽箭。吳東門下沈簫鼓。但短衣匹馬。老餘年。無
他語。

誰傳先生。須記取門前五柳。問何人素心晨夕。村童鄰叟。世
上滄桑難著眼。夢中金紫空回首。看當年花月滿。姑蘇。今存
否。也不羨柔荑手。也不羨櫻桃口。只蕭然偕隱。鴻妻菜婦。
松節且揮高士塵。竹林試醉賢人酒。任黃金斗印。縮通侯。功
人狗。

曹爾堪 嘉善

才子風流聞乙夜。重瞳曾許桃林塞。射生擊鹿為東道。玉
油幙憶觴孤竹月。紫駟厭踏盧龍雨。且歸休花徑。更三三
游處。鷄豚社。吾能與應劉。譙人延佇。羨歌場新拍。騷壇箕
踞。裂日穿雲吹鐵笛。陳詩說禮。鳴鼉鼓。啜其醜。車畔有三騶
呼之語。

老友相於。傷往事江潭。楊柳同屈指。垂垂半首。昔童今叟。剪
韭烹葵。諧夙約。嘲風弄月。誰稱首。五湖船恰受兩三人。能攜
否。莫閑却。彈箏手。好緘著。懸河口。對門前。亭榭。梅妻鳩婦。
生食何須求五鼎。雄心只合澆醇酒。笑封侯。絳灌巧乘時。元
屠狗。

宋 琬 嘉善 萊陽

賦奏凌雲真才子。至尊親許長太息。文章憎命驂騑失主。

放逐身隨麋鹿伴英雄志偃蛟龍雨記錦裘躍馬出榆關題
詩處 白蓮社誰借與石渠閣曾凝佇且南窗寄傲東籬高
踞五岳夢游禽慶屐三搥醉弄福衡鼓笑韓陵一片石峻增
差堪話

陶令歸來三徑外栽松種柳遙集者湘潭屈子漆園莊叟木
柄長鑿常在握竹皮圓笠新加首置斯人一壑一丘間然乎
否 白雪調無雙手曉風句諸伶口嘉遯後應門遣子烹葵
呼婦秋笈已窺林屋洞新笏且醉蘭陵酒問朱輪高蓋幾人
侍東門狗

葉國華

白泉
崑山

瀟洒襟期問姓氏未知何許人都道桃花源客芙蓉城注雙
屐徧尋紅葉路一巾時落黃梅雨任飛塵十丈到君前無容
處 義皇上甚走與蓬壺外還笑柴桑腰折不如箕踞

亂麟擊殘易水筵伴狂提罷漁陽鼓學無功河渚醉爲癡瘡
無語

馬鳴鑿

殿間
崑山

翦水雙瞳是今世風流支許憶當日肘懸金印盧龍曾主捉
塵高談娛坐客揮毫新味驚秋雨傲羲皇翠竹碧梧間逢君
處衣短後聊容與開書卷空凝佇漫木瓢痛飲石牀箕踞
愛客誰收燕市骨狂來搨徹漁陽鼓似張衡咏到四愁詩愁
無語

解組歸來渾不記河橋垂柳只相與壚邊酒伴溪頭漁叟鄧
尉梅花常放屐錦帆簫鼓頻回首問長安車馬客神仙如君
否詩賦就承螭手詞源似瞿唐口喜鄰依三仲室同萊婦
百萬儘教劉毅擲十千賒得餘杭酒此君前揮扇看吳雲如
蒼狗

葉奕苞

九來
崑山

阿堵三毫竟傳出神情如許可知是酒壇詞壘狎齊盟玉五
字撚髭組綺繡千言义手驚風雨儘疎狂不惠不夷間為君
處才八斗誰分與愁萬斛空凝竹歎劉蕢下第孫山高踞
萬里飛揚栖鳳翼一官落拓催花鼓燕同歸王謝舊堂前雙
雙語

蕪盡田園并不種陶家垂柳但傲却青山綠水黃童白叟款
段穩騎常放步接羅倒著空搔首問洛陽冠蓋昔交游能閑
否未學得摸稜手且絨著雌黃口喜高堂強飯少君為婦
竹下清談何點塵花間沈醉劉伶酒試評論幾許古英豪埋
屠狗

計南陽

子山
華亭

青蓋朱輪想當日龍興黃明許人不信長楊才子片符酬主姑

射朝吟看鳥翼邯鄲夜獵馳風雨優休登神武舊宮門投冠
處九仙骨天付與一品服空窺竹且摩挲箏笛胡牀箕踞
散髮漫垂錦水釣高眠不聽花樓鼓問幼輿丘壑可相宜笑
無語

陳維崧

其年
空輿

快馬健兒記當日先生自許誰信道驕驕一蹶長鳴憶主妻
切新詞楊柳月悲涼雜劇梧桐雨更北平回首暮雲低呼鷹
處朝共市難容與山共水聊延佇且今年單絃搔頭箕踞
千石硬弓千日酒三條紅燭三搥鼓正男兒失路迷生平踦
問語
天語琳琅曾比汝殿前之柳今老矣漫云才子居然贅叟三
弄笛吹桓子野雙丸髻挽王曇首儘數來作達昔人多如君
否脚有鬼還叉手舌尚在終開口官車中閉置學他新婦

麴道士為盤內舞銅將軍侑花前酒對董龍半醉語喃喃何

鷄狗

董龍爾是何鷄狗見南北史

吳

綺

菌大江都

骨相如斯君休認林間巢許怪早向東皋返駕為松菊主塞
馬不歸燕市月荒鷄共舞巴山雨笑英雄冷落付樵漁家何
處 同病也惟吾與合志者還誰佇只水哉亭子當風而踞
高手且籠觀局袖急流暫弄迴颿鼓把離騷醉讀向西江呼
天語

碧鏤紅牙有誰是當今秦柳共說道挂冠歸去人稱漫叟孤
竹祠邊烏長角大槐宮裏貂籠首問年時豪氣可曾除君言
否 天付與凌雲手人罕及粲花口儘蛾眉謠詠任他羣婦
楚澤好栽君子竹漢書合下賢人酒待華陰山古子先來騎

龍狗

余懷蒲田

歸去來今修素業神仙楊許還記取江山風月閒人為主方
麴障遮三里霧流黃篔落千峯雨問當年快馬出盧龍今何
處湖一曲天賜與書萬卷君延佇正長吟抱膝槁梧獨踞
暫折圍碁安石屐急呼解穢花奴鼓且披衿金鏤撥琵琶空
中語

絕妙新詞論才調欺他周柳同游者梁園賓客馬卿枚叟修
竹林中尋鹿夢蓮花池上推龍首水哉亭可是仲宣樓尹白
否霓裳舞雙垂手離騷曲誰開口喜文成五采豔歌三婦
避暑漫搖雲母扇消愁合醉縹醪酒待何時海上看雲回神
牽狗

黃

遷

項傳
太倉

骨重神凝望而是文壇燕許空植下萬竿修竹相為賓王四

海交游腸似雪九天咳唾珠成雨喜亦園松菊未荒蕪歸來
處青白眼誰堪與羲皇上閑凝佇似桓伊弄笛胡牀高蹶
斗酒雙柑鷺送曲池塘綠草蛙鳴鼓歎郝生僅得一參軍爲
蠻語

張

芳

菊人
句容

才子丰標取次看禁垣春柳形磊落雖稱傲吏還推漫叟放
曠須伸芒屨足繁華合付幾冠首記宸聰頻有李官詢能
忘否倒執版何人手啓事牘何人口算不如歸去賃傭呼
婦慣踞庭心安醉石新筍缸面無愁酒聽歌成一闋自家詞
啗蠅狗

天國山



水亭垂釣圖

嘉慶

嘉興周行子行畫

太倉吳偉業梅村題 柳城高譽鶴市閒身

尤侗 悔菴 長洲

自贊

半村半郭一丘一壑三个草亭兩條略約竹枝柳枝雜植花
藥童子垂竿亦知魚樂然而夫夫也瞪目不言低眉色削箕
踞無禮科頭赤脚蓋其年將遽暮遇復淪落感萬物之不平
哀吾生之靡託空其慷慨傷懷頽然自放于寂寞也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或呼之為牛馬乎則諾

雜贊

吳偉業 梅村 太倉

長楊苑裏呼才子孤竹城邊話使君移作漁磯便垂釣故山

箕踞一溪雲

遂初重把舊堂開
鼓相家聲出異木
莫向盧龍夢關塞
此生

何必畫雲臺

故相謂文簡公也致政後築遂初堂云

余千可葉方藹

詞菴真山

修竹千竿水一池
披襟踞石釣絲垂
此中便有非熊夢
不待

磻溪八十時

小隊游魚不避人
清川游戲往來頻
知君未愛直鉤好
隨處

風波穩置身

施閏章

愚山宣城

文章走鷄林才名動
天子興盡拂衣歸
浩然五湖裏垂釣

付兒童注目看秋水
自作滄浪歌悲風天際起

吳綺

蕭女江都

何處東方千騎拂
衣長對煙鬟記得開
元當日才子曾呼巨

、夕齒木

山嵐寒六月... 擁鄰偶來磐石掉頭獨愛松風莫怪先生倦也絲綸付與兒

童... 余懷曼翁 甫田

道是山中宰相還疑地上神仙在焉呼之或出殘月曉風半

船

何處華亭落照水哉却是鱸鄉不學揚鏹叔夜釣竿且拂滄

浪

余木恂袖雲 龍所

介于石清如水擁膝其間疑然以止不昇籃輿不去屐齒逝

者如斯是之取爾童子近道垂竿瀰瀰陽鱈棄之掉頭欲起

先生之意不在魚託之濠上而已矣

黃周星九煙

而岑牟乃袖短而衿禿或以為太原公子之風或以為步
高士之躅而吾曰不然是其人筆埽千軍曾函萬斛曾奏賦
于上林聊剖符于孤竹今則拂衣而歸田園會心而游豪僕
卧六月之羲皇友千秋之綺角抑豈獨斯人哉卽其垂綸稚
子亦知其為志和之童而非顏士之僕

張芳 鹿林句容

其神王遠水疎林上也其容岸白石青霞畔也其意思閑止
潔身稱外史也其俛仰泰適揮手謝熱客也寧游統而存毋
注金而愔可以養親可以保身是其揆漆園之火傳抑將矢
卷阿而傳天乎

歸莊 元恭莫小

爛爛其目僂僂其腹錦心繡腸咳唾珠玉廊廟之材小試孤

竹天遂其高遠歸林麓水哉之軒鑑湖一曲垂綸其中嚴灘
遺躅高堂耄耄養何必祿江魚入饌清歡已足鴻飛雲遠蟬
蛻塵俗冲襟素尚視此尺幅

許之漸青嶼
武進

永哉軒外柳髮髮坐理絲綸百尺潭底事盧龍歸匹馬江魚

入饌且承甘今秋太翁老伯
方舉八十一壽鰓

才名暨試真遺屣收拾無窮向水南間却一竿都不問夏誰

彌勒與同龕

丁澎飛濤
錢塘

花潭修竹淨無塵長嘯歸來寄此身留得阮生雙白眼朝朝

池上看垂綸

三年遠塞棄官歸為愛吾廬早拂衣不用買山錢十萬水哉

亭是舊漁磯

曾 燦 南豐

修竹垂楊下何人竟不冠晴川方落日童子正垂竿散髮孤
雲冷乘風六月寒可知渭水上不似富春灘

宋實穎 長洲

玉破鱸魚霜破柑秋風早滿江南水哉亭子似湘潭科頭楊
柳下濠上興方酣 匹馬盧龍成底事十年一夢朝簪功名
游戲小兒擔不衫復不履兩兩與三三 右詞臨

陳 菁 幼木 上元

先生筮仕方壯而遽處丘園抱奇未用而寄意乎釣為磻
溪邪為濠上邪吾見其倚石而捫膝以釣竿付童子是何為
乎鬱鬱有懷而莫語似有不平之牢騷任教間却絲綸手付
與兒曹去釣鰲

魏 禧 冰叔 寧都

一、夕、圖、未、

巨榭蔭其上竹環其左湖水演漾澄渟于其下則有偉丈夫
科頭跣足踞石而坐觀童子垂釣釣絲沈水中竹竿嫋嫋欲
動若魚觸餌彼丈夫者得魚不喜不得魚不怒目睽睽若有
所思丈夫者誰悔菴九先生也先生曰吾嘗從政烹鮮之義
吾聞之矣陽鱈吾棄之矣如山之鼇運海之鯤彼童子者常
得之而吾且以間廢也吾之齊物也久矣吾視我才名若冠
履然可委而蛻也坐石臨水哉軒悔菴自作水哉軒記翠微
魏禧作悔菴像記

水之上下以當春
童子玉魚竿嫋嫋欲



萬峰探梅圖

乙亥

角川張

蛟雨升寫照

茂苑高

簡澹游補景

尤

伺

長洲

自贊

躡為梅花道人。亦號萬峰山長。纓冠已易。綸巾羊裘且更鶴
 覽。不昇栗里籃輿。只把鹿門藜杖。偶過鄧尉小園也。到羅摩
 方丈。每逢玉樹瑤林。顧影悠然。獨賞童子挈榼提壺。我醉即
 眠石上。醒來長嘯一聲。能令衆山皆響。或問先生何人。必是
 逋仙妻黨。

題贊

宋

秋

漫堂

昂藏游鶴鬪精神。長嘯空山作好春。真木子與老名士。又署

新銜梅道人

八十老翁一壺酒梅花萬樹興飛揚香山句子取相贈從此
無多二十傷

高士奇 竹窓 錢塘

誰似西堂八十翁採梅歲歲萬山中
橋頭驢背立 中間拖藜杖尋詩句定比

歸來獨愛倚寒林山月湖煙野外心
從此隨君酌春酒冷香 叢裏聽啼禽

余 懷 曼翁 蒲田

看遍江南無數山西堂雲淨艸亭閒少陵有句猶能記詩卷
長留天地間

煙翠橫枝洒雪冰角巾野服喜尋僧昌黎有句猶能記看吐
高花萬萬層

滿塢香光鐵笛風銅螭鬣斗畫圖中香山有句猶能記萬樹
花前一老翁

獨上層峰望五湖懸厓飛瀑瘦筇孤東坡有句猶能記誤入
神仙碧玉壺

誰伴梅花醉幾回洞庭春色自攜來石湖有句猶能記不是
漁樵不與開

漫說桃源是避秦花中巢許上皇人放翁有句猶能記八十
年來自在身

孫 陽

身外何妨更有身不分誰幻與誰真百年仕隱渾游戲常伴
梅花作好春

堂上常懸萬樹梅任他風雪不相摧靜中聞性俱空寂更喜
無香入定來

彭定求

萬峰深處梅花海，絕稱閒身野服來。濟勝天然酬逸韻，仙葩

端合進詩材。

追陪巾屨記前遊，長嘯層巒最上頭。少友即今成老伴，官橋

橫渡得方舟。

徐

振衣已上萬峰頂，雲氣渾疑脚底生。自別軟紅塵十丈，廿年

無夢到春明。

行來萬樹梅花裏，獨曳孤筇破野煙。莫詫閒身今八十，先生

已是地行仙。

潘 耒

聰明強健八旬身，雅稱深衣與幅巾。借問雙藤趁朝者，何如

拖杖看山人。

別墅新營香海中花魂詩骨鬪清雄孤山已被林逋占石壁
天留與此翁

馮 勗曾
詩集

蓬池不戀住家山春逗南枝數往還收拾瑤華兩青眼風情
更比灞橋閒

賦手騷心結 主知歸來州閣獨吟詩山童報道梅花好策

杖穿雲恨較遲

脫却朝衣換幅巾蕭蕭白髮健精神天公亦愛西堂叟歲放

寒香伴老身

花開花謝盡春風筆點長春意不窮漫說萬峰圖影裏要留
冰雪在胸中

彭孫適

窈窕空山獨住時一竿冰雪趁幽期清寒風味全然別未許

人間熟客知

宋實穎

既庭長洲

少小滄浪四十人只今三老獨怡真
揖青亭子還如舊水色

花光簇簇新

總角交遊尚有君
凌雲意氣迥無倫
相期百歲同樽酒
元白

當年恐未醇

釋宗渭

紺池松江

朝衫卸去幅中閒
寄傲丹崖翠壑間
若與詩人鬪詩興
只應

官閣遊官山

隨意看花曳杖藜
千林香雪崦東西
忽添清夢松風穩

御墨淋漓賜鶴栖

好... 孤山已... 石壁

大... 此...

... 蘇子... 蘇子... 蘇子...

...

... 蘇子... 蘇子... 蘇子...

...

... 蘇子... 蘇子... 蘇子...

... 蘇子... 蘇子... 蘇子...

... 蘇子... 蘇子... 蘇子...

... 蘇子... 蘇子... 蘇子...

宋寶鼎

八... 蘇子... 蘇子... 蘇子...



夢遊三山圖

兩子

海昌俞培體仁寫真

茂苑葉璠漢章繪圖

吳門孫岳頌樹峰書額

九

侗

長洲

自題有序

海昌俞體仁為予寫夢遊三山圖而以蒙莊曼倩淵明太白東坡五君配焉亦猶趙岐壽藏陪位子產叔向季札晏嬰意也圖成戲題此并贈俞子

吾聞渤海東乃有三神山蓬萊當中居方瀛左右環十洲繞其下弱水迴波瀾金臺白玉樓曲房紫翠丹上有西王母戴勝領雲鬟久視厭寂莫塵壒相與頑姬滿及劉徹宴會時周旋長揖謝阿母二烝逝代間爾既能東游我亦欲西嚮形骸

苦拘束魂夢爲車船神氣無不之歎忽升其巔羣真後先至
有友五人焉五人者爲誰不俗亦不仙非隱亦非官似玄亦
似禪首座南華君化蝶竟高眠曼倩偷桃去淵明采菊還白
也酒一斗髯乎詩百篇周漢晉唐宋相越幾千年何期此解
后大家聚團團不鄙西堂老扶杖許隨肩仰眺閩風野俯挹
藥珠泉一觴兼一詠視笑渾忘言餘子等碌碌棄之如枝駢
竭來廣成子洪崖與偓佺前輩十數人逍遙戲雲端顧問爾
何物詩狂或酒顛此間無坐處逐之歸故園蘧然一夢覺回
首隔鈞天偶遇俞伯牙海上訪成連手持虎頭筆欲寫羽人
顏遂成三山圖我夢待君圓覽之增惆悵惆悵思五賢招招
不可得極望迷蒼煙水流花復落邈若天台源願與印友約
他日重追攀終結松石侶並列瑤池班勿作華胥觀空把丹
青傳

贊五先生像

吾學蒙莊逍遙多暇漆園既歸鼓盆亦罷寧為鷺笑不受鴟
嚇樂哉魚遊濠然蝶化 莊子

吾學東方長安索米教弄公卿詼啁文史忽入瑤池三偷桃
子何不歸遺細君必喜 東方生

吾學陶公不屑五斗歸去來兮門前五柳南山採菊東籬飲
酒蕭蕭挽歌桃源洞口 陶令

吾學青蓮狂歌驚衆天子請客沉香供奉舉杯邀月江心入
夢欲捉姮娥霓裳三弄 李翰林

吾學東坡奇才絕倒談禪自佳說鬼亦好跌蕩朝端支離嶺
表赤壁歌頭餘音嫋嫋 蘇學士

雜贊

王士禛

阮亭

故人昨有夢夢落滄海東海中三神山往來儻忽隨長風
有金銀宮闕互虧蔽下有雲濤汨沒相撞春瀟灑古仙人
漆園傲吏逍遙翁歲星不見幾千歲劃然一嘯驚鴻濛
羲皇上人北窓臥流觀山海須臾中謫仙騎鯨去采石
玉局西返峨嵋峰忽被天衣駕煙鴻或乘雲氣御飛龍
西堂八十方兩瞳生不並世道則同笑指桑田洗毛髓
下視六合塵濛濛兜率海山等游戲夢耶覺耶皆虛空
三千里外訊占夢漢廷猶有大王公

韓

炎

元少長洲

老人非夢莊游戲翰墨塲萬言皆縱恣三山亦荒唐
達觀無不可隨掃即糝糠持此質漆園運斤鼻不傷
老人非夢朔臣飢米曾索飯諧政復佳狡獪亦不惡
周召與宋萬教弄恣輕薄看翁詠五君相似茲歡詭

老人非夢陶歸來兮簞瓢開門揖滄浪環堵風蕭蕭頗有白衣
衣否不見我心勞我亦一酒人妙理在濁醪
老人非夢李相望落月裏不待沉香亭樂府稱才子詩成快
三斗身閒欠萬里直欲凌鯨魚興如捉月耳
老人非夢蘇揮斥豪不除往往弄明月不畏人採珠名山大
川氣嘻笑怒罵俱倘或從髯遊得如二鶴無

勞之辨書并石門

西堂老人黃白石前身應是神仙謫放懷頓使古今空寓形
翻覺乾坤窄一朝夢到三神山雲車風馬相往還金銀宮闕
成世界眼中歷歷皆仙班莊子南華多託寄東方金馬時游
戲陶公飲酒李公詩蘇公嶺表餐朱荔世上神仙難紀極安
期羨門不可即不如落落五君者睥睨浮雲弄白日老人忽
並五君遊邈千載兮相匹儔倘悅靈異非人境山蒼蒼兮水

悠悠我家二勞在東海畫分大小由真宰主人未得老人俱
徒望雲濤白皚皚

宋 華牧仲
商丘

赤縣神州環海九至今共怖談天口一浮漚露三神山寐合
魂交見所有無涯渺論何恢恢金銀宮闕青霞開吞山吸川
不帶芥胸中自有真蓬萊至人無覺亦無夢偶為蝴蝶天機
動陸沉金馬臥羲皇騎鯨化鶴儵然送此五達人天為徒超
然物表遊華胥西堂老人意栩栩一夕邂逅東海隅世有大
夢乃大覺前修解手無由搦獨上丹丘坐葆光扶桑窈窕雞
聲喔

周金然 廣蒼
上海

聞道先生夢到三山莫定遊蹤儘華胥國裏幕天席地微塵
聚處蟻穴槐宮雲海茫茫煙嵐浩浩神馬尻與瞬息通俄驚



ZW 21181088765575

喜見乘飈馭氣仙侶相逢
丹臺縹緲誰從有栩栩蘧蘧化
蝶翁更滑稽厭次歸來栗里清平才子嘻笑髯公何意諸君
千秋遙集共占西堂作閨風真佳話也無分今古志趣都同

調寄沁園春

朱彝尊

竹垞
秀水

酒榼詩籤足自娛鶴梅堂敞即方壺最奇一覺三山夢別置

真靈位業圖

五年陪坐紫花整老矣相逢語笑温吾夢游仙與翁異尚多
賈誼與虞翻